武俠世界

翡翠雙姝（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文

溫鷹儀是銀龍門的掌門，他有一對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兒，貌比天仙。一次他去赴宴，一路遇險，又一路逢凶化吉。及後回家，先是他徒弟被殺，繼而女兒在靈堂中失踪。涉及本案的，除有公孫派的人，也有江湖上的無行浪子，更有銀龍門的弟子，撲朔迷離。沈鷹及管一見久查却抓不到線索，但結果在峯迴路轉之下，案情突然大白……

$4.00

第24年
22
革新號

編者話

西門丁與石中火今期都有佳作刊出，他們分別是雙鷹故事「翡翠雙姝」及恩仇倫理短篇「大報復」。兩大巨著，趣味雋永。

「翡翠雙姝」是篇超逾十萬言的巨型小說，題材內容結構別創風格，故事講述一個掌門人生下了一雙一模一樣的女兒，貌若天仙，人見人愛。然而，故事的展開就在她們身上，案情相當複雜，驚動了江南江北兩大名捕親自出馬辦案，峯廻路轉之下，終於破案。欲知是宗甚麼奇案，請看本文。

＊＊　　＊＊　　＊＊

簡覆台灣譚君：來函已收到，閣下對現時一般武俠小說之創作水準及時勢所趨的高見，編者與同人等均有同感，多謝寶貴意見。本刊最終目的，都不斷在提升武俠小說境界，但可惜都是如閣下所云：這些學者雖然是指出了武俠小說的病理所在，但却未能對症下藥，奈何，奈何？但鼓勵有文學修養和創作能力的人從事武俠創作，本刊在任何情況之下，都義不容辭歡迎接受，今次能得閣下不吝詳函賜教，十分多謝！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翡翠雙姝（雙鷹神捕傳奇故事）
銀龍門的掌門人有一對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兒，貌比天仙，人見人愛。一次他去赴宴回來，發現愛徒被殺，繼而女兒也突然失踪……西門丁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大　報　復（精選俠情恩仇小說）
誤中毒計　含恨自戕……石中火47

銹　　劍（武俠掌篇故事）
一把銹劍　吊兒郎當……蕭易水5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亡命雙龍（俠義傳奇故事）◀一▶
大理王太子　國舅圖刺殺……黃　鷹65

萬里飛虹（俠情中篇故事）
訛傳被擄　引起糾紛……高　皐73

金　棺　材（司馬洛傳奇故事）
買主遇害　交易不成……馮　嘉83

賊　　眭（俠義中篇故事）◀續完▶
小蛛一雙　劫運難逃……黃　鷹9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劍勁退强敵　胆氣侵山主……秦　紅97

長　劍　篇（武俠長篇故事）
燕門傳繼後　和尚說因由……蕭　逸107

太空探秘・世界壯擧

策反畀將勞倫斯（廿世紀壯擧）亦　雄64
太空的未來（太空探秘）……雍　容8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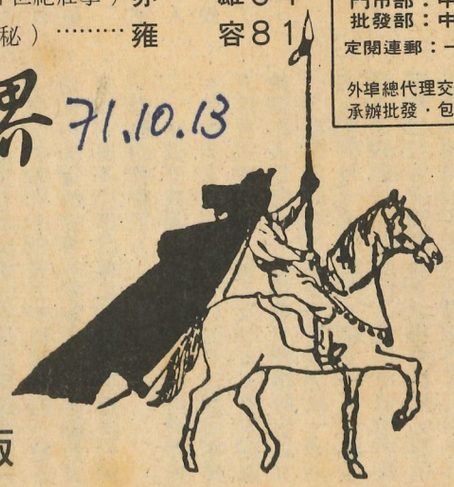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外埠總代理交由ASIAN PROGRESS PROPERTY LTD.
承辦批發・包括：澳洲・紐西蘭・菲濟・新畿內亞各地區。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71.10.13

第24年
第22期
（總號120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武俠小說名家
東方英
新作

每本H.K.$7.00

每本H.K.$6.00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地鐵站有售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雙鷹神捕故事

翡翠雙蛛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歸途遇伏 出現救星

懷玉山下的溫玉山莊一向與世無爭，但這兩日情況却有點異常，不但莊內一片熱鬧，而且門庭若市。

莊主溫秉忠向來淡泊名利，四十五歲那年便金盆洗手，隱居在懷玉山下了。山莊並不大，上下也只有四十多人，是故即使是些老江湖對溫秉忠也淡忘了。

溫秉忠二十二歲成親，那時候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終日在江湖上東闖西盪，望能博取一點聲名。

他的確爲善良的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也博到一點俠名，可惜却保不住自己的妻子。他家在被山賊洗刼一空之後，不但父母被殺，連妻子也被搶上山寨，做了押寨夫人了！

爲此溫秉忠聯絡了一些朋友，終於踏破山寨，但他妻子清白已不保，愧對丈夫，投環自盡了。自此之後，溫秉忠孑然一身，憑手中一把寶刀，管盡贛東一切不平事，以此寄情，矢志不再成親。

二十年後，溫秉忠在一次重傷後，偶爾被一個樵夫救走，結果在樵夫父女的悉心照顧之下，得以痊癒，不久，樵夫病危，臨死把女兒託付與溫秉忠，溫秉忠推辭不得，便答應下來。

翌年，溫秉忠與樵夫的女兒小玉成親，歲末並產下一個麟兒。溫秉忠中年得子，心頭之喜悅興奮，實非筆墨能喻。於是他便開始興建溫玉山莊，結果在四十五歲時，溫玉山莊完成，而他亦正式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享受天倫之樂。

溫秉忠本不想在有爲之年歸隱，但他更不想拋妻離子，以致再使妻兒遭受到任何不測。

現在溫秉忠已六十七歲，他兒子溫玉和也二十四歲了，今日便是溫秉忠的新翁之喜。所以使平時寧靜而又荒涼的溫玉山莊才會突然熱鬧起來。

溫秉忠只請了幾個江湖上的老朋友，但溫家本是個大家族，單只遠親近戚已有數百人了，當然溫家的親戚有不少也是江湖上的成名英雄，聲名最顯赫的要算是他堂侄子溫鳳儀了。

「銀戟」溫鳳儀這幾年在江北的確闖下不小的名堂。而且還是銀龍門的掌門人，銀龍門在江北只是個小小的門派，江湖上的朋友一向沒把它看在眼裏，直至出了溫鳳儀，世人對銀龍門才有較大的注意，而銀龍門在溫鳳儀的苦心經營下，在江北也逐漸嶄露頭角，聲勢比歷史悠久的神拳門已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溫鳳儀雖然是溫秉忠的侄兒，但他兩個女兒都已至及笄之年了。他與溫秉忠年紀雖相差了一大截，但感情極佳，亦親亦友，早年溫鳳儀一年總要來溫玉山莊幾趟，最近幾年却甚少來了，但這次他堂弟溫玉和大喜，他終於能發冗來赴會了。

使溫秉忠稍感遺憾的是溫鳳儀沒有把一雙女兒帶來。溫秉忠對溫鳳儀的一雙女兒實在異常鍾愛，若非輩份上及血緣上的關係，溫秉忠早已會在她倆之中挑選一個，作他的媳婦了。

江湖上見過及知道溫鳳儀有兩個寶貝女兒的人，實在極少，原因是溫鳳儀亦異常疼愛這雙女兒，翡玉及翠玉。捨不得讓她們在人前露面，免得惹來無謂的麻煩。

溫鳳儀的妻子在產下翠玉之後，不足兩年便病歿，溫鳳儀跟乃叔一樣，不能忘懷往昔的恩愛，雖然沒有兒子，但他亦沒續絃的打算，甚至溫秉忠後來勸他，他也不聽，使得這個老人在親友之前，不時都插腔讚他這個專情的堂侄兒一番！

黑暗已籠罩着懷玉山，溫玉山莊內，燈火通明，笑語喧天。酒席終於散去，一對新人也已入了洞房，住在附近的親友有一部分人在天未黑前經已告辭，大部分却留下來過夜，溫鳳儀當然沒有例外。

溫秉忠以爲溫鳳儀久已不至，這次來起碼也得住上三五日，陪他招呼親友，不料次日午飯後，溫鳳儀便向溫秉忠告辭了，溫秉忠不由詫異地問道：「賢侄因何去乃匆匆？愚叔還想跟你敍幾天哩！」

「三叔有所不知了，小侄門內事務，實在十分繁忙，這次也是因爲和弟大喜才抽空南下的，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請三叔原諒！」

溫秉忠問道：「反正已來了，多住兩天也不行麼？」

「門內實在有急事，盼三叔體諒，明春小侄一定帶翡兒及翠兒來向您老人家拜年！」

溫鳳儀幾番提到銀龍門內有急事，倒使溫秉忠不便再問，一則此乃江湖大忌，二則他既已金盆洗手，便更不方便過問江湖上的事，是以他輕嘆一聲道：「愚叔也不敢再留你，只盼你有空帶那兩個丫頭來一趟，告訴她倆：就說她三叔公很惦念她們！」

「多謝三叔關心，明年小侄一定帶她們來，決不食言！」溫鳳儀又向其他親友告辭，仍然出門。

料不到溫秉忠親送他到大門外，輕聲道：「儀侄，你老實告訴愚叔，貴門內是不是有什麼危急的事？」

溫鳳儀忙道：「三叔不必多慮，沒有什麼事！」

溫秉忠道：「那兩個丫頭年紀也不小啦，你別只掛着門內的事，也該替她們找一頭好婆家啦……唉，你別嫌愚叔嘮叨，其實你年紀還不老，大可以再找……」

溫鳳儀已知道他要說什麼，忙道：「小侄心意已決，三叔不必勸了！請三叔回去，小侄告辭！」

× × ×

溫鳳儀離開了溫玉山莊，心頭却沉重起來，他今年才四十一歲，正處男人的黃金年齡，精神體力都異常充沛，他眞的不需要一個女人來慰藉麼？

即使他矢志不再娶，但花前月下，良辰佳節，或見別人成雙成對，難道他眞的能做到心如止水麼？何況他不但身材高大，而且相貌堂堂，一表人材！

× × ×

斜陽照在溫鳳儀那匹白馬身上，好似鍍了一層黃金，馬鞍兩旁的一對銀戟，在落日映照之下，更是不斷閃着黃光。

暮春二月，風仍頗大，溫鳳儀眉頭深鎖，一路上催馬急馳，似有十萬火急之事般，跑了半天，也不知已馳出了多少里，幸而那匹馬十分神駿，長途跋涉下，仍沒疲態。

忽然白馬前脚一曲，向上聳起，輕嘶一聲，不再前進，溫鳳儀自沉思中驚醒，他深知坐騎十分通靈，每在危險之時，都會發出警告，他立即游目一望，附近是座山谷，却不見有人。

溫鳳儀心頭一怔，正想催馬前進，就在這刹那，他忽然感到有一股凌厲的殺氣盈身，這是他多年來出生入死鍛鍊得來的，是以立即抱拳喝道：「不知是那位朋友在路上設伏賜教！」

他連說三遍之後，才見一塊大石之後，立起三個中年漢子來，都是一色青衣，手執大刀。

溫鳳儀眉頭一皺，忙問道：「恕溫某眼拙，不知三位尊駕的高名！」

當中那個蓄鬚的漢子打了一個哈哈，道：「溫鳳儀，你眞善忘呵，料不到短短十五年便把咱三兄弟忘記了！」

十五年三個字一入耳，溫鳳儀才醒起對方的來歷，也哈哈笑道：「原來是昔日溫某的手下敗將，蔣氏三雄！三位半路候教，料是要討回當年受傷之辱了！」

蔣文龍哼了一聲：「不錯！你既然知道，也省得老子們多費唇舌！」說罷一揮手，指使兩個弟弟也奔了下去。

溫鳳儀見狀知非得用武力不可了，忙也翻身下馬，離鞍時，手一抄，一對銀戟經已握在手上，那白馬知道危險，踏着碎步走過一旁去了。

「你們是探聽到溫某今去溫玉山莊的麼？」

「正是。」蔣文龍冷冷地道：「當年給你破壞了咱們兄弟的買賣，但對咱兄弟來說却也有了莫大的好處，是以今日咱便留你一個全屍以報厚情！」

溫鳳儀訝然問道：「溫某給了你們甚麼好處？」

「若不是當年受你之辱，咱們三兄弟又怎會麼發奮圖强，回山苦練師門絕技？倘非如此，今日也不會當上白虎堂的香主了！」

溫鳳儀臉色一變，却笑道：「十五年的歲月不短，你們固有寸進，難道溫某便不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麼？」

蔣文虎說道：「大哥，你跟他盡說些廢話做什麼，天快黑了，早早送他上路去吧！」

蔣文彪道：「待小弟先去掂掂他的份量！」說罷執刀跳前。

溫鳳儀雙手執着短戟，以杆尾對着戟尾，一合一扭，便成了一枝雙頭的長戟，冷冷地道：「溫某無暇逐個打發你們，一齊上吧！」

「別先吹牛皮，等你打倒了蔣三爺再說吧！」蔣文彪手臂一掄，鋼刀劃了半個圓圈，斜向溫鳳儀的左臂砍去！

溫鳳儀那肯讓他近身，略退一步，手腕一振，銀戟泛起三團戟花，緩緩向對方胸前窺去。

蔣文彪迫得攻招，鋼刀把銀戟格開，不料溫鳳儀這些年掙來的成績，絕非僥倖，縱使對方武功大進，但功力仍比對方高上不少。手腕一沉一挑，戟尖刺開鋼刀，手臂暴長，戟尖已改刺胸膛！

這一戟，去勢急如閃電，帶着一絲尖銳的風聲，懾人心魄。

蔣文彪不敢托大，連忙側退一步，手腕向上一翻，急向銀戟撩去！

溫鳳儀存心先把其刺斃，免得等下要陷於以一敵三之境，是以一招未曾使老，另一招又生！

銀戟倏地一沉，改刺對方小腿！

這一戟大出蔣文彪意料，急切間忙向上一跳！溫鳳儀右手一沉，左手向上一挑，銀戟又向其下陰挑去！

蔣文彪身在半空不能閃避，只得沉腕格住銀戟，隨即一個後翻向後飛去！

溫鳳儀一聲暴喝，標前兩步，戟尖急刺蔣文龍後背！

這一戟，溫鳳儀拚盡全力刺出，當眞急如驚虹。蔣文龍見乃弟勢危，連忙揮刀來架！

只見「噹」的一聲暴响，濺起一蓬火星子來，但銀戟餘勢未了，仍在蔣文彪的後背劃下一道血槽來！

蔣文龍接下蔣文彪後，蔣文虎也抽出鋼刀雙雙合戰溫鳳儀！溫鳳儀毫無懼色，心想蔣文彪武功如此低微，他兩個哥哥也不足爲懼了，雙手一分，長戟當場又變成一對短戟，手臂一擺，如銀龍騰空，分刺蔣文龍及蔣文虎！

不料蔣文龍及蔣文虎武功比乃弟高出許多，尤其是蔣文龍，一柄鋼刀更是使得虎虎生風，幾無破綻！

溫鳳儀銀戟奇招迭出，仍不能殺退對方，心頭不由一懍，忖道：「今日若不用些計智，只怕脫不了困！」眼珠子一轉，計上心頭，虛擋幾招，連連後退！

蔣氏兄弟見他後退，急忙追前，溫鳳儀心頭暗喜，再一個倒縱，後飛三丈，雙手凌空一合，短戟又成一枝長戟，手臂暴長，戟尖急刺蔣文龍的胸膛！

這一着，蔣氏兄弟在十五年前，未曾領教過，虞不及此，不由有點手忙脚亂！

蔣文虎見兄長危急，鋼刀忙向戟杆砍下！

不料，這一戟表面上仍是有去無回之勢，但戟至一半，溫鳳儀手腕一移一沉，戟尖改刺蔣文虎脅下！

這一招才是溫鳳儀的絕招，也才是有去無回的全力的一擊！

蔣文虎刀已在外，舊招巳老，新招難生，身子又因重心已失再也挪移不開，眼看即將濺血當場，但此刻蔣文彪已裹好了傷，鋼刀及時在旁一格！

「噹！」蔣文彪只覺虎口一麻，鋼刀已脫手跌落地上！

溫鳳儀猛吸一口氣，手腕一抖，戟尖再度抬起！這刹那，蔣文龍已緩過一口氣，鋼刀一揮，把銀戟接去！

蔣文虎驚魂稍定，奮起餘勇，猛喝一聲，再度揮刀接戰起來，蔣文彪也拾起鋼刀在旁側攻！他武功雖較低微，但此刻却對溫鳳儀產生了莫大的威脅，有他在旁，溫鳳儀每次出招，都要留心提防他偷襲。

激戰之間，蔣文虎忽然伏地一滾，向溫鳳儀迫過去！

溫鳳儀心思玲瓏，知其要施展迎身搏鬥，忙後退一步，沉腕改刺其背！

這當兒蔣文彪揮刀急砍其後背，溫鳳儀身子一偏，戟尖仍向蔣文虎的背心刺過去！

可是蔣文龍身子忽地一慢，舉臂抬刀把銀戟格開，擰腰再向對方下盤滾去！與此同時蔣文龍也忽地凌空飛起，向溫鳳儀撲去！上中下三路，一齊進攻，正是蔣氏三雄此次特別爲擊殺溫鳳儀而訓練的！

說時遲，那時快！溫鳳儀跳起一丈，長戟急刺空中的蔣文龍！

蔣文龍揮刀一格，身子隨即落地！溫鳳儀正想留下，蔣文虎已自地上竄起，鋼刀急劈溫鳳儀雙脚！

這一刀攻其不意，溫鳳儀長戟難以迴護，急切間，猛吸一口氣，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斜拔三尺，向側飛落！

蔣氏三雄有備而來，豈肯錯過此大好良機？蔣文龍平地竄起，鋼刀飛舞如風，蔣文彪這次却自地向溫鳳儀滾了過去！

好個溫鳳儀，臨危不亂，雙手急速一分，雙手各執一柄短戟，右手短戟格開蔣文龍鋼刀，跳高三尺，左手戟反刺蔣文彪頭頂！

這一招，任誰看見都要讚一句「銀戟」溫鳳儀果然名不虛傳！可是，溫鳳儀還忘了一個蔣文虎！

蔣文虎此刻已自地上飛起，剛好在溫鳳儀的背後，鋼刀一揮，登時劈掉溫鳳儀小腿肚上的一塊肉！

血花飄洒中，溫鳳儀雙脚落地，痛得他幾乎踣倒地上！可是蔣文龍的鋼刀又至，只得咬牙苦鬥，這一次他拚上了命，出手更加兇狠手辣！

蔣文龍急道：「三弟快來助愚兄，二弟再攻其下盤，他脚上受傷，閃避不便，這斷死定了！」

溫鳳儀自己也暗暗叫苦：「想不到我溫鳳儀一生英雄，却要死在這三個毛賊刀下！」

心念未了，忽聞一陣如雷般的馬蹄聲遠遠傳來，心頭隨即一喜，暗道：「我且再咬牙支持一陣，也許是救星來了。」

不料對方也笑了起來：「白虎堂的兄弟來了，這次你就算有三條命，也是死定的了！」

溫鳳儀心頭一沉：「原來是他們的人！」臉色更白。

暮色四合，天地間似乎洋溢着一片悲愴之色，歸飛的宿鳥也只能在頭頂上盤旋，不敢棲落樹上。

溫鳳儀那匹白馬忽然長嘶起來，馬蹄聲倏忽近了許多，蔣文彪忽然咦了一聲，叫道：「大哥，來的不是弟兄們，不知是何方人馬！」

溫鳳儀不敢轉頭去看，蔣氏三雄攻勢却更加猛烈了。

蔣文虎鋼刀貼地飛出，溫鳳儀短戟沒暇招架，只得跳上三尺！但蔣文虎手腕倏猛地一翻，向上一撩！

溫鳳儀脚上疼痛，不敢再托大，咬牙沉腕，左戟及時刺下，叉開鋼刀！

說時遲，那時快！蔣文彪鋼刀一掄，又在溫鳳儀後背添了一刀！

這一刀入肉極深，鮮血迅即把後衣染紅，也把溫鳳儀砍得蹌前兩步！

蔣文龍獰笑一聲，鋼刀急劈過去！溫鳳儀臨危不亂，側身倒地，堪堪避過那一刀！肩膊落地，牽動背傷，痛得他哼出一聲！

蔣文虎自地上竄起，一刀飛速劈下，忽聽「噹」的一聲，鋼刀不知吃了什麼一撞，竟然偏開一尺，砍落在地上！

但見一騎如飛而至，馬上一個青年手持小弓，「叭叭叭」連發三塊飛蝗石，分射蔣氏三雄！

蔣文龍顧不得殺人，翻刀把飛蝗石磕飛，同時喝問道：「來者何人，竟敢與白虎堂爲敵！」

那青年夷然不懼，冷笑一聲：「少爺行不改姓，坐不換名，乃公孫白是也！」

言畢，背後七八騎也馳了到來。

溫鳳儀自地上掙扎起來，與青年打了個照面，那青年目光一落，叫道：「前輩莫非是『銀戟』溫鳳儀溫大俠？」

溫鳳儀有點慚愧地道：「大俠兩字不敢當，溫某正是銀龍門的溫鳳儀，多謝公孫少俠相救。」

公孫白收起弓來，抽出長劍飛身下馬，他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蔣氏三雄一見心頭俱是一寒，忙又道：「白虎堂跟公孫莊素無過節，公子何必淌此渾水，須知是次是白虎堂向銀龍門討回一筆舊債，外人不可干涉！」

公孫白冷冷地道：「少爺經已干涉了，你們又待怎樣？你們若是有理的，便以一敵一，少爺自不會插手，但以衆凌寡，少爺路見不平，自然要管上一管了，如今若有什麼事，便由少爺一肩承担了。」

莊文龍目光露出一絲怨毒之色，澀聲道：「好，有你這句話，咱兄弟今日便不再跟溫鳳儀計較，至於咱們嘛，哼，青山綠水，後面有期，兄弟，咱們去吧！」

公孫白冷笑一聲：「少爺若是怕你們的，便不敢插手，敢插手的便不怕！」回頭對手下道：「你們可有帶金創藥來否，還不快替溫大俠裹傷！」

說話間蔣氏三雄早已去遠，公孫白收起長劍，親自走去看視溫鳳儀的傷勢，只看了一眼便吃驚起來：「趕快止血，來福，快生一堆火，來壽，拿水給溫大俠喝一口！」

兩個人立即忙碌起來，溫鳳儀失血極多，終於支持不住，暈厥過去。

來壽問道：「公子，咱們今夜……」

「蠢才，自然就地歇息了，這還用問麼！」

× × ×

公孫莊在贛閩交界的武夷山下，莊主公孫旭頗有奇才，把公孫莊整理得十分堅固，似一座鐵塔般，矗立在武夷山下。

近幾年來，公孫旭禮賢下士，招納了不少賢能，使公孫莊的聲勢大增，直追舊有的江南四大莊。

公孫家有一項祖傳絕藝，神箭百步飛楊，公孫家的子孫，無人不學得一手神箭技法及神彈手法，公孫白是公孫旭的第三子，自不例外。

他雖有俠義之心，但自小長於大富之家，加上平日頤指氣使慣了，有點飛揚跋扈，不知天高地厚，但却絕非一個草包！

× × ×

一夜過去，溫鳳儀終於在昏睡中醒來，忙又向公孫白謝了救命之恩。

公孫白有點得色地道：「區區小事，何足溫大俠掛齒！溫某也只是舉手之勞而已！」

溫鳳儀心中有點不大舒服，但仍再謝了一次。

公孫白忽然問道：「不知溫大俠向在江北，爲何會來到此間？」

「溫某來懷玉山探親，回程時不期跟蔣氏三雄碰上了，不料……咳咳……」

「不知大俠欲往何方？若非急事，何不到敝莊稍住順便療傷？家父素聞大俠之名，對大俠之創業精神讚不絕口！」

溫鳳儀臉色稍霽，忙道：「不敢當令尊盛讚，溫某尚有要事，不便打擾了，異日有機再到貴莊拜訪賢父子。」

「大俠可是要回貴門？」公孫白見他點頭，便道：「如此便護送你回去吧！」

「溫某不敢有勞公孫少俠。」

「大俠何說此話，江湖上誰沒有朋友，沒有禍福的？何況晚輩本也有事要去江北，再說大俠傷成這樣，萬一半途再遇上蔣氏三雄，後果可不堪設想了。」

溫鳳儀想了一下，只好點頭。

香車夫人

溫鳳儀爲什麼不在附近，找處清靜的地方療傷，却要帶傷趕路，他矢口不說，公孫白當然不會知道。

公孫白人雖有點輕浮，但不愧是個聰明的人，他知道溫鳳儀不宜乘馬，便吩咐手下去買一輛有篷的馬車來，於是溫鳳儀便躺在車上趕路。

到了一座小城，公孫白又吩咐手下賣掉舊車，又買了一輛豪華舒適的雙套大馬車，溫鳳儀睡得更舒服了，可是他是個城府深沉心思愼密的人，眼看公孫白無事獻殷勤，不由忖道：「風聞公孫旭心懷大志，久有問鼎中原之心，他兒子無事獻殷勤，不知打何主意？哼，莫非要挾恩來迫我就範？」心中暗暗冷笑一陣：「我溫鳳儀是什麼人，豈會俯在公孫旭脚下稱臣！」

心念一念，對公孫白的態度却冷淡起來了，公孫白依然故我，但他手下反而看不過眼了，不過這個三少爺脾氣不甚好，他們都不敢把話說出口。

公孫白雖然日日趕路，但遲起早宿，每天都只走了數十里，溫鳳儀心中却不願意，但現在一切均要仰仗別人，也不好作聲。

走了好幾天才到達江邊，這天日頭剛偏西，公孫白便下令拐入彭澤縣城歇宿！

入了城，衆人覺得有點不對，幾家客棧都讓人住滿了，最後才找了家狹小骯髒的落脚，公孫白看得直皺眉，但沒辦法，也只好將就一下，卸下了馬鞍車轅，公孫白一邊扶溫鳳儀入房，一邊吩咐手下去找船。

入店的時候，溫鳳儀目光一掠，看到一些神色詭異的臉孔，心頭暗暗一動，待進了房才道：「公孫公子，這彭澤城可是發生了什麼事？」

公孫白聽得一呆，說道：「晚輩不曾聽見。」

溫鳳儀道：「那麼今夜要小心一點了，說不定有人會來找碴子！」

公孫白表面上恭謹地道：「晚輩會小心防範。」心中却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這一夜，溫鳳儀不曾好好睡過，幸而却不曾發生什麼事故，耳聞鷄啼聲遠遠傳來，不由恍然道：「莫非他們要在江中動手？必是如此，他們到底是那一撥人？是衝着我還是衝着公孫莊來的？」心念轉動間，天色已亮了。

吃過早膳，公孫白今日例外地來催起程，來到江邊，只見一艘雙桅大船泊在江中，渡頭處還泊着兩艘小艇。

公孫白扶着溫鳳儀下車，走下一艘小艇，一個護衞忙站在他身後，公孫白道：「解纜吧！」

那梢公解下麻繩，用竹篙一撐，小艇立時盪出丈餘，溫鳳儀看看水流，心頭又是一動：「這梢公好強的膂力！」暗暗拿眼注視着他，公孫白却毫不在意，跟他手下指點江帆，談笑風生。

小艇走勢越來越快，溫鳳儀抬眼一望，公孫莊的那幾個莊丁所乘的小艇却遠遠在後面，溫鳳儀忙道：「且等等他們！」

喝聲驚醒了公孫白，回頭一望，急喝道：「你要駛去那裏？」

那梢公忽地身子一歪，躍入江中，溫鳳儀大驚，忙道：「小心船底！」

那護衞急抓起竹篙用力一撐，向那雙桅大船駛去，公孫白取了小弓及神彈一直注視着水面。

候地小船一側，公孫白雙脚如柱石般，猛使千斤墜，同時連發三彈落水！

護衞再用力一撐，這一次小艇只盪出兩尺便停住了，剎那船上三人齊都吃了一驚！

心念未了，小艇又是一陣搖幌，終於翻了，溫鳳儀江湖經驗十分老練，就在小艇將翻未翻之際，銀戟在艙底上一點，强忍身子創傷的疼痛，拔高兩丈。

剎那，公孫白及護衞都已落水，小艇船底朝天，溫鳳儀剛好落在船底上，目光一落，只見江水翻翻滾滾，大概公孫白與護衞正在與那個梢公在水下搏鬥，溫鳳儀抬眼望去，只見另一艘小艇也翻了，叫聲喧天，另一邊忽然急速地駛來一艘戰船，戰船旁邊都是些瓜皮快艇！

溫鳳儀心頭一凜，定睛一望，只見戰船上飄揚着一枝大旗，上面綉着一隻翻滾的大鯊魚，不由暗叫一聲苦也，同時也十分詫異：「我跟巨鯊幫素來河水不犯井水，身上又沒有什麼財帛，他們怎會在此設

伏？咦，莫非他們是看上公孫白那小子？」想到此，心頭略鬆，側眼再一望，只見江水飄起一團血水，不知死的是誰。

一忽，只見公孫白及護衞露出水面，輕笑一聲：「幸而前輩沒有下水。」他水上功夫十分了得，雙脚一陣亂踩，踏浪而來，頭面肩胸全都露出水面。

溫鳳儀心頭又是一動：「公孫莊在武夷山下，四周沒水，他兒子的水上功夫却如此了得，看來公孫旭這人當眞大不簡單了！」

公孫白來到小艇旁，伸手在船底輕輕一按，身子竄了上來，也落足船底上，他那護衞亦步亦趨，跟在他後面。

溫鳳儀忙道：「公孫公子，令尊與巨鯊幫有過節？」

公孫白皺眉道：「據晚輩所知，不但沒有過節，而且毫沒來往！」

溫鳳儀道：「昨夜客棧內的那幾個人，必是巨鯊幫的探子！」

公孫白轉頭向遠方的手下打手勢，示意他們游過來。

巨鯊幫的船隻來得極快，眨眼間已來至三丈左右遠近。那些瓜皮快艇全部停住，等候隨後而來的大船。

不一刻，那艘大船也到了，只見船頭立着一個白衣中年漢子，江風吹過，衣袂飄飛，神態頗爲瀟洒，雙眼神光內蘊，兩旁的太陽穴高高鼓起，一望便知此人絕非尋常人等。

溫鳳儀心頭一跳：「此人料必是傳聞中的巨鯊幫副幫主魯少風了，聽說巨鯊幫自從得了他，游江天立即向上游的大江幫發動攻擊，連場得勝，今日他若是衝着我而來的，只怕我溫鳳儀要喪身此江了！」

公孫白年少氣傲，抱拳道：「來的可是巨鯊幫的魯副當家？」

中年漢子輕捋一下短髯，道：「正是區區！」

溫鳳儀忙道：「不知魯當家的在此攔截溫某是何道理？」

魯少風忽然仰天長嘆一聲：「素聞溫鳳儀是個精明的人，不料怎地比書塾內的夫子還迂！」

溫鳳儀强忍一口氣。「恕溫某愚昧，不明魯當家話中之意！」

魯少風格格大笑，說：「江湖上的爭紛還須說理由麼？若是如此，早已天下太平了！」

溫鳳儀沉聲道：「魯當家此言錯了，所謂盜亦有道，凡事自該有個道理，倘非如此，做人豈有宗旨？」

「區區老實告訴你吧，俗語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區區正是爲錢而來的。」

「可惜溫某身上只有一點碎銀，只怕當家看不上眼！」

「你倒也清楚區區的胃口，莫說你身上的錢，區區沒看在眼內，就算公孫公子的財帛，區區也未必動心！」

「如此溫某便不明白了。」

公孫白也道：「晚輩也同樣難明。」

魯少風說道：「現在不明不打緊，等一下溫掌門自然會知道自己是如何值錢的了。」

溫鳳儀心頭一動，道：「莫非是白虎堂的人要捉拿溫某……」

「溫兄果然是個聰明人，可惜聰明人壽命往往不長，孩兒們，快上，小心別抓錯了人。」

這句話的意思十分明白，今日他們全是衝着溫鳳儀而來，却也不想與公孫莊無端端結怨，所以暗示手下不可誤傷公孫莊的人。

公孫白哈哈大笑起來，道：「可惜公孫三公子已答應沿途保護溫大俠回家，你們衝着他，也等於冒犯了公孫莊，等下魯當家可也不要怪在下無禮。」

魯少風冷笑一聲，「想不到銀龍門要找公孫莊做保鏢，將來可能溫兄有機會入公孫莊做個大總管。」

這句話十分刺耳，溫鳳儀臉上再也掛不住了。「溫某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幾時要人保護？溫某的命便在此，有種的便來取去就是，休再多言！」

魯少風淡淡地道：「如此得罪了！」手一揮，那些瓜皮艇上的巨鯊幫徒衆，立即有人跳下水來。

此刻，另外五個公孫莊的莊丁都已泅水來至公孫白旁邊，見狀也都泅入水底，公孫白取出幾枝短箭，挽弓一發，連珠箭發，一口氣射出了七枝，三枝直奔船頭的魯少風，四枝却把瓜皮小艇上的巨鯊幫徒衆射落水中。

溫鳳儀忍不住讚道：「公孫家的箭法，果然名不虛傳！」

魯少風手臂微微一抖，一枝鐵笛立即滑落手上，抬臂一翻，把那三枝短箭擊落：「公孫公子既然決定要滴這趟渾水，就別怪巨鯊幫無情了。」

這剎那，江底水花翻騰，血水不斷漂上水面，公孫白又連發數箭，可是這次對方有了防備，並沒讓他得手。

溫鳳儀雖非旱鴨子，但身上劍傷尚未合口，不但動不了身手，連行動也大受影响，就像廢人般站在船上，眼看即將全軍盡墨，忽見遠處一艘快艇如飛駛來，艇上立着一個黃衣青年，手上舉着一枝綉着眉月的小旗，迎風招展。

「水月島水月莊莊主香車夫人有令諭，請魯當家暫止攻擊，夫人稍候即至。」

魯少風目光異采一現，喃喃地道：「她終於再露面了，却不知她是瘦了，還是胖了。」心念一動，連忙吩咐手下暫止攻擊。

溫鳳儀這時才能暫喘一口氣，眼見那艘快艇越來越近，公孫白忽然叫道：「原來是二哥，二哥，小弟在此。」

艇上那青年向他微微點頭，却不過來，把船停在另一邊。

溫鳳儀及魯少風臉色同時一變，公孫莊的人跟水月莊有來往，這件事實在難以想像，魯少風臉色一變之後，隨即問道：「請問二公子跟夫人如何稱呼？莫非你已經成了她，她的……」他本想說入幕之賓，但話到咀邊，終於忍住。

公孫明忙揚聲說道：「在下跟夫人只是朋友而已，魯當家對夫人千萬別心存不敬！」

魯少風心中忽然湧起一陣難言的感受，冷冷地道：「若只是普通的朋友，又如何請得動夫人的芳駕？」須知他暗戀香車

夫人已久，早在她丈夫還在世已如此，如今她已成了寡婦，愛慕之情更加如江水奔騰，不能遏止，奈何自從水月島主陶澎自刎之後，香車夫人便一直深鎖在水月莊中，不再露臉。

魯少風好幾次單人駕舟駛去水月島附近，都讓水月莊的人阻止了，但世上之事往往如此，越是得不到的，越是覺得其珍貴，魯少風對香車夫人之情，不但不曾因此稍減，反而更加熾熱，此刻乍聞她要來了，心中大喜過望，但回心一想，只覺得公孫明的行動出人意料，所以才會忍不住問了那樣子的一句話。（有關魯少風與香車夫人的感情瓜葛，詳情請閱本故事集之『香車夫人』。）

當下公孫明輕嘆一聲：「魯當家硬是不信，在下也不知如何說起……其實，夫人對魯當家也是，也是……」

他故意說了一半便止口不說，魯少風急問道：「她，她對區區如何？快說！」

公孫明悠悠地道：「看來在下還是不說的好，免得影響夫人的清譽。」

這句話更使魯少風心癢難搔，直恨不得衝出來，把公孫明的咀撕開，心念一轉，醋意又生：「她怎麼會把區區的事對這個小子說了呢？如此看來……她對他不是也……」

想到這裏，驀地暴喝一聲：「小子，你說是不說？倘若你不說，區區可要再下令攻擊了。」

公孫明嘆息道：「江湖上傳言魯當家爲了香車夫人，而屈居在巨鯊幫之內，目的也只爲能近水樓台先得月而已，唉！當眞是風流倜儻呀！」

魯少風臉上微微一紅，澀聲道：「區區之事幾時輪到你這小子來議論？」

公孫明又說道：「人道魯當家如何風流瀟洒，放蕩不羈，但今日一見，却與傳聞大有出入，唉！情之一物，當眞害人不淺呀！」

魯少風忍無可忍，「區區數三聲，你若不把話說得清楚，區區可要出手了。」

話音剛落，江面上忽然傳來一陣隱約的琴聲，琮琤的琴音似仙樂般悅耳，滔滔的江水奔騰聲，竟然掩蓋不了，江面上的人全都聽得清清楚楚。

琴聲一起，魯少風神色一呆，臉上憤怒之色，立時不見，琴聲越來越近，如訴似泣，雖然悅耳，但聞者心頭無不爲之一緊。

只見烟波中駛出一艘華麗的船來，船篷全是以木雕花砌成，船舷各立着一排朱漆欄干，異常豪華，琴聲正是由船艙中傳出來。

此刻，琴音忽地一變，一改低沉的調子，顯得一片歡悅。

魯少風臉上神色更加平和，忽地擧起鐵笛放在咀邊，用力一吹，撥了一個尖子，接着一個盤旋，如下華山百尺幢，漸漸與琴聲拍和起來。

琴聲得笛聲相伴，其聲更輕快歡樂，眨眼間，江面上的暴戾之氣，全皆隨風而逝，羣豪在此刹那，却不由自主想起自己的意中人來了，就連性格堅強的溫鳳儀，此刻也心搖神馳起來，一個美麗的倩影立即浮上腦海。

琴笛合奏了一段，笛聲忽然把調子一轉，奏起鳳求凰來，琴聲只跟了一段也轉了調，奏的却是莫相思。笛聲屢次要把琴聲「拉」過去，但琴聲始終若即若離。

魯少風再用力一吹，又撥了個尖子，魯少風喃喃地道：「你終於肯出來了！」

船艙中果然走出個風華絕世，臉如芙蓉的少婦來，一身絲羅，玉珮叮噹，鳳釵輕搖，說不出的尊貴雍容，她抬頭看了魯少風一眼，輕嘆一聲：「你也瘦了！」

「你也瘦了」這話的意思，便是她自己也瘦了，剎那，羣豪都是心頭一酸，無端端地替她担心起來。

魯少風道：「是的，你是比前清減了，但依然那麼好看。」

「是麼？」香車夫人幽幽地嘆息道：「歲月無情，相思無涯，人豈會不變。」

「在區區之心眼中，夫人永遠都不會老。」

這剎那，魯少風感情洶湧澎湃，不能自已，竟似把其他人的存在都忘記了，就像此地是花前月下。

香車夫人也似忘了還有旁人似的，又是幽幽一嘆，任何一個女人，在痴情人的讚美下，也都會情難自禁。「這一年來，你可好？」

「很好，只是相思之情太苦了些。」

「相思豈能說苦？天下間，尚有什麼能比相思更加使人細嚼回味，使人消魂蝕骨？少風，有一件事不知你知不知道？」

魯少風陡地狂喜，這是她第一次叫他的名字，忙問道：「區區一介凡夫俗子，如何能猜得到夫人的心事？」

香車夫人臉上現起一股淡淡的憂愁，神色隨即冷淡了下來，「妾身若不是也在相思中，早已投江自盡了。」

魯少風一呆，臉上神采倏地不見，長嘆一聲，緩緩地道：「那個人眞是天大的福氣，可惜不是區區……」

香車夫人忽然輕啓朱唇喝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她唱的正是前人白樂天的長相思。江水嗚咽，更添幾分悲傷，魯少風不由聽痴了，喃喃地道：「水月莊就在瓜州附近，虧得她想到這一絕妙好詞，但吳山又是否會爲她而愁？」想到自己爲她相思，她却爲別人而相思，心頭說不出的難受，一時之間竟忙了身在何處。

香車夫人忽然道：「少風，妾身從來不曾求過人，今日要求你一件事，不知你會否答應？」

魯少風精神一振，連忙說道：「夫人有話請說，只要區區做得到的，自不會推辭！」

香車夫人嫣然一笑，道：「其實你也已知道！」說罷走入船艙內。

魯少風忙道：「區區也有一事求你，不知……」

香車夫人輕笑聲自艙內傳了出來：「是什麼事？」

「區區認識夫人時日已不短，却還不知夫人的芳名……」

香車夫人長嘆一聲：「想不到你關心

我的，只是一個名！蓮香，回島。」

小船欸乃一聲慢慢退去，香車夫人的聲音忽又傳了出來：「二公子，你所求之事經已做到了，請代向令尊詢安！」話音一落，琴聲又傳來了，小船很快又投入烟波中。

魯少風喃喃地道：「名字只是一個人的記號，我仰慕的只是她的人，又何必如此執着……」

公孫明揚聲道：「多謝魯當家慷慨放行，異日若用得着咱們兄弟的，便請派人送一紙到敝莊，愚兄弟萬死不辭！」

溫鳳儀瞧了他一眼，忖道：「公孫明比公孫白可高明不止一籌了！」

魯少風好像沒有聽見般，雙眼仍望着香車夫人小船的去向，無力的揮揮手，示意手下放行。

公孫明把船搖至乃弟附近，抱拳道：「適才使溫大俠受驚了，請恕晚輩救援來遲，並請大俠上船！」

溫鳳儀悶着一肚子氣，在公孫白的扶攙下躍上小船。小船立即往對岸駛出。公孫明忽然又揚聲道：「魯當家，在下有一句話相贈，未知能進得耳否？」他不待魯少風作答，便又道：「世間之情愛，貴在發乎自然，不論是男是女都不能强求，若是愛上一個不能相愛的人，到頭來痛苦的必是自己！但假如魯當家對夫人只存着一片感情，則現在不是很好麼？又何必計較能否成爲眷屬？」

溫鳳儀心頭一跳，忖道：「這小子看來十分精明，怎會在這個時刻說這種笨話？須知此刻巨鯊幫若果反悔，不消一兩盞茶的功夫便能趕上來！」

不料，忽地傳來魯少風的一聲歡呼聲，叫道：「相愛何必求相親？好，好！多謝二公子之言，使區區茅塞頓開！區區今日便領你這筆情了，你也不必對今日放行的事耿耿於懷！他日若有機會，區區再跟你痛飲三杯！」

公孫白輕聲道：「說得好聽，他可是看在那女人的份上才放過咱們的！」

公孫明却回道：「魯當家紆尊降貴，使晚輩受寵若驚！前輩有命，晚輩酒量雖淺，也只好捨命陪君子了！」

魯少風的身形雖已隱在霧中，但話仍清楚的傳來：「區區尚未娶妻，便已是前輩了麼？哈哈！」

公孫白失笑道：「這句話若讓少林寺那些老和尚聽見，只怕都要氣壞了！」

溫鳳儀抱拳道：「多謝二公子相救，溫某五內俱感！」

「不敢，我道中人，守望相助，乃天公地義之事，區區小事，大俠何必齒掛！大俠千萬勿說客氣的話！」

公孫白却道：「二哥，你怎會如飛將軍自天而降？」

這件事正是溫鳳儀所關懷的，忙亦豎起雙耳，公孫明輕輕一笑。「愚兄恰好在水月島作客，聽島上的人道昨夜有白虎堂的人賃艇去巨鯊幫，今早又聽人說你帶着一輛馬車要過江，愚兄心血來潮，生怕他們要對付的是你，所以便央夫人前來相救了！」

溫鳳儀暗暗冷笑：「兩個豎子却把溫某當作傻子了，水月島離此數百里水路，走不了八十里路，溫鳳儀心頭雖然焦急，却也不敢逞强，免得再把傷口弄裂。

這天馳到懷寧附近，正在推敲公孫兄弟突然出現的事，忽聽馬匹一陣嘶叫，便自沉思中驚醒，抬頭一望，只見前面衝來一大隊人馬，定睛一望，隱約看出來的是白虎堂蔣氏三雄的模樣，心頭猛地一驚，連忙拉韁趕馬向側馳去。

可是車慢馬快，只跑了六七里便被蔣氏三雄帶來的人馬重重圍住。

蔣文龍哈哈一笑。「姓溫的，今日不會這麼巧，又自天降下一個救星吧！」

溫鳳儀心頭打鼓，却色厲內荏地道：「你們待要怎地，須知一夫拚命，萬夫莫擋！」

蔣氏兄弟大笑起來。「可惜你現在已連個莊稼漢也不如！孩兒們，還不快上去替我把他抓過來！」

溫鳳儀咬一咬牙，拋下馬鞭，抽出銀戟，準備拚命，他不望生還，只望臨死能殺幾個墊背！

就算是背插雙翅，也不可能在頃刻間趕到！」心中有了懷疑，臉上仍堆下笑容稱謝一番。

公孫白也把自己如何巧救溫鳳儀的經過簡述了一遍，公孫明忙道：「原來溫大俠身負重傷，就讓在下兄弟效犬馬之勞送大俠回去吧！」

「不敢有勞兩位少俠，過了江，離寒舍已不遠，溫某自己可以回去！」

公孫白正想說話，公孫明忙向乃弟打了個眼色，道：「大俠若嫌在下兄弟不足供驅使的，如此過了江，在下兄弟便告辭了！」

「二公子言重了！他日若有機會，溫某自當上門致謝！」

說話間，小艇經已泊岸了，公孫兄弟扶溫鳳儀上岸，又把馬車交給他便揮手告辭了。

溫鳳儀一邊趕車一邊忖道：「公孫兄弟不知在攪什麼鬼，哼，這些小把戲豈能瞞得了我溫鳳儀！待我傷好之後，備一份厚禮，送到武當山去，免得他日公孫旭挾恩威脅我！只恨溫某沒有兒子，那些徒弟又都不長進，否則我銀龍門早也已名震武林了！」想至此，腦海中立即浮上兩個女兒的影子來，目光異采一現，馬鞭一落，急忙催馬前進。

銀龍門座落在皖西岳西城內，溫鳳儀繞過泊湖望北而進。他傷口未癒，趕了一陣，背傷便疼痛了，只得馳入一座小鎮，找一家清靜的客棧歇宿。

睡了一夜，精神稍復。次日買了些乾糧，又再上路。一路上停停歇歇，一日也

身不由己

溫鳳儀端坐車上，倚在篷邊，以免腹背受敵。一個白虎堂的嘍囉欺他受傷，大砍刀高擧劈去！

溫鳳儀目光奇準，銀戟不架反刺，直奔對方胸膛！

那人不肯跟個垂死的人拚命，連忙斜閃一步，大砍刀反劈爲削！溫鳳儀上身一仰，手臂一翻，銀戟在其手臂上劃下一道血槽，那漢子吃了一痛，手脚稍微一慢，

溫鳳儀手臂暴長，一戟了結其性命。

這時候，七八個白虎堂的人經已同時衝至，溫鳳儀心胆俱裂，心知抵擋不住，身子猛地縮入車篷內！

一條紅纓槍如風刺至，溫鳳儀再向後一退，正想倚在車篷的後門，不料那門倏地打開，溫鳳儀重心驟失，立即向後跌了下去！

還未來得及有所反應，忽又覺後腰一緊，讓人抱住，一個青年道：「溫兄勿怕，楚某帶你走！」

走字話音未落，身子經已標出，斜飛兩丈，再一掠，又是二丈，雙脚一蹬躍上林邊的一匹駿馬上，那個自稱姓楚的漢子，雙脚微微一挾，駿馬輕嘶一聲，洒開四蹄急馳而去！

白虎堂料不到兩番都讓溫鳳儀在鬼門關口逃脫，蔣文龍勃然大怒，急喝道：「孩兒們，快上馬追趕！」

溫鳳儀過了一陣才定下神來，這才發覺自己仍在那人懷中，抬眼一望，却是個廿七八歲的青年，散髮披肩，虎眼劍眉，一張嘴巴，稜角分明，雖非絕頂英俊，但身上却散發出一股說不出的魅力。

溫鳳儀覺得有點臉生，問道：「恩公高姓大名，恕溫某眼拙，竟未識荊！」

那青年一手提轡，脚尖不斷踢着馬腹，仰頭笑道：「在下便是你三年前在杭州鯉軒內，爲在下辯白的楚天舒！」

溫鳳儀一怔，道：「憑溫某一句話，你便來救我？」

楚天舒微微一笑，道：「不錯，知我者叫我『天涯劍客』，不知我者叫我『無行浪子』，那天你說的話，你自己還記得麼？」

溫鳳儀苦笑一聲，道：「事隔三年，溫某早已忘記了！」

「楚某却沒有忘記。當日與你同席的有『聖手書生』徐棋、『鐵掌神箭』雷百厲，還有大名鼎鼎的『百步神拳』司馬千鈞！

「楚某去時，你們竟然不知，却無意中聽到你們正在議論楚某。當時雷百厲說道：『聽說楚天舒武功雖高，但行爲不端，四處勾引良家婦女，這種人算不得是個人物！』徐棋接道：『這種無行浪子，根本不值得一提！』楚某心頭大怒，又聽你道：『江湖上的傳聞未必是眞，再說溫某聽人說，凡讓他勾引上手的女子，事後不但不後悔，而且還對他念念不忘，一個如此，二個三個亦都是如此，這就難免使人懷疑了……』

「司馬千鈞問道：『懷疑什麼？』你道：『懷疑主動勾引的不是楚天舒，而是那些女子！』司馬千鈞哈哈大笑，說道：『天下間豈有這種良家婦女？』你答道：『也許有，只是吾等不曾遇到而已。若非如此，又怎能解釋？』當時楚某聽後，怒火全消，並引爲知己，亦暗中立誓，在你有難之時，必要助你一次，以報知遇之恩！所以今日我救你，你亦不必謝我！」

溫鳳儀道：「可惜當時溫某不知楚兄就在旁邊，否則早就上前結交了！」

楚天舒笑道：「如今見着了，只怕要令你失望！」

溫鳳儀正容道：「楚兄能爲一語而拔刀，單只這份情義，江湖上很多自命俠義之輩已做不到矣，溫某高興還來不及，又如何會失望？」

楚天舒哈哈笑道：「溫兄不隨波逐流，楚某也是佩服得很！」

溫鳳儀目光異采忽地一閃，問道：「當日溫某所言，難道與事實相符？」

「雖非十足，也有七成了！事實上與楚某來往的女子，大都是先向楚某示意的，只是楚某有寡人之疾，往往美色當前便情不自禁，也不理什麼龍潭虎穴，江湖道義了！」楚天舒忽然長嘆一聲：「事後楚某也自知不是，但下次再遇美色時，又再忘記了！」

溫鳳儀笑道：「楚兄當眞是英雄難過美人關！」

楚天舒苦笑一聲：「其實那種浪蕩的生活，楚某早已厭倦了，奈何如今四處樹敵，身不由己了！」

「楚兄大可以娶個賢妻，隱居山林，過着平靜的生活！」

楚天舒忽現神往之色，道：「某家何嘗沒有此念？奈何自知難容於世，也就不敢再動此念！生怕害了人家閨女！」他忽然爽朗地一笑道：「咱們無謂說這些話了，嗯，你怎會跟白虎堂結上怨的？」

溫鳳儀把前事簡略述了一次，楚天舒一邊聽一邊忖道：「這姓溫雙眼不曾向後望一眼，是相信我有能力保護他，還是有視死如歸的丈夫氣概？無論如何都值得我楚天舒爲他拚命了！」

正在沉思間，溫鳳儀問道：「楚兄又戶何會如此湊巧救了溫某？」

「說來的確湊巧了，剛才楚某在樹上打盹，却被你的馬車聲驚醒，睜眼一望，見你身上紮着綳帶，心知你必是受了傷，又見前頭塵頭飛揚，所以便暗中跟了下來，不料你却改轍向楚某這邊駛來！」

「原來如此！大恩不言謝，他日溫某必有所報！」

楚天舒淡淡地道：「楚某做任何事，但憑好惡，從不要人報答！」

「難道只許你做義氣丈夫，却不讓溫某沾一下光？」

楚天舒不由仰天大笑起來。「楚某在江湖上有不少紅粉知己，若數男子却只你一人，堪稱朋友！」

溫鳳儀神采又一動，說道：「楚兄年少有爲，值此風華之年，該做一番事業才對！」

楚天舒臉上又是閃過兩分痛苦之色，冷冷地道：「這些只有留待來生了！」

「楚某千萬不可自暴自棄！」

話音一落，背後的馬蹄聲已漸漸近了，原來楚天舒的座騎雖然十分神駿，但因多馱了一個人，時間一久，氣力漸衰，便讓白虎堂的人追上了。

楚天舒回頭看了一眼，眉尖微微一皺，把溫鳳儀扶坐起來，又把馬韁交給他。「你只顧策馬，不要理我！」

「溫某敢不從命乎！可惜溫某身上有傷，否則跟你聯手殺敵，豈不快哉！」

說話間，白虎堂的人又再追近了幾分，楚天舒身子一轉，面向馬後，冷冷地道：「不怕死的儘管來吧！」

蔣文彪喝道：「兀那漢子，你吃了豹

子胆麼？竟敢破壞你家大爺的好事！」

楚天舒哈哈大笑。「老子不吃豹子胆，也敢動蝴蝶堡主冷蜂的愛妾，何況是你們這些流寇！」身子忽地飄飛，猛向第一個白虎堂的嘍囉撲去！

那漢子馬快，待要閃避經已來不及了，只見白光一閃，「噗」的一聲，一顆腦袋已脫肩飛起！楚天舒凌空沉身，脚尖在馬臀上一點，又向第二個飛去！

楚天舒長劍急刺，不料那人有了準備，一把鋼刀舞得潑水不入，眨眼兩方立即接觸，「噹」的一聲，楚天舒手上猛加一股暗勁，那嘍囉虎不及此，登時被撞落馬下。

楚天舒一個千斤墜急沉，落身馬鞍上，隨即拉韁拍馬馳去！

他心想這個下馬威，白虎堂的人大概會知難而退了，不料蔣文龍仍然使指手下窮追。眼看又將追近，楚天舒忙叫溫鳳儀放馬先行，自己又停了下來等對方。

蔣文龍武功雖不高，但頗有心智，喝道：「射人先射馬，放箭！」

話音一落，人羣中立即飛出一蓬長箭過去，這些長箭都有發自硬弓，射程極遠。溫鳳儀胯下馬匹隨即中了兩箭，一個急跳，把溫鳳儀掀落在地！

楚天舒生怕功虧一簣，回頭瞥了一眼，稍一疏忽，自己的馬匹也中箭倒下了！

蔣文龍喝道：「分開兩撥，把他們隔開！」

楚天舒氣得七竅生烟，空負一身本領却未能施展，忙向溫鳳儀掠去，幾個起落，已奔至溫鳳儀身邊，猿臂輕舒，把他環腰抱起，施展輕功，望北而逃！

楚天舒輕功雖高，但抱着一個人，時間一久，怎及得駿馬？眼看快陷于白虎堂的重圍中，溫鳳儀忙道：「楚兄你快跑吧，溫某不想連累你！」

楚天舒沉聲說道：「不行，今日楚天舒就算爲你命喪於此，也決不會棄你而去了！」

他霍地停住脚，喘了幾口氣，抽出長劍，準備厮殺。

就在此刻，山崗上忽然衝下七八騎人馬，望這邊奔了過來，馬蹄聲驚動了雙方，衆人齊是抬頭望去，却見來的又是公孫莊的人！

蔣文彪暴罵一聲：「你奶奶的，公孫莊的人眞的寃魂不散哪！」

蔣文龍道：「今日咱們人多不必怕他，索性連他們也幹了！孩兒們，快放箭！」一邊又指揮手下向溫鳳儀那裏衝過去！

白虎堂的人馬，足足有七八十個，這一陣箭雨，射得公孫莊的人，空負神奇之技，却不能還手，一面揮動兵器，一面向溫鳳儀那邊馳去。

公孫明忽地把刀交至左手，右手掏出幾塊飛蝗石來，脫手拋出，只聽一片哎唷之聲，幾個嘍囉接聲跌下馬來！「三弟，快搶馬給溫大俠騎！」

公孫白冒險拍馬上前，右手揮刀，左手五指一抓，抓住一條馬韁，回身便向溫鳳儀馳去。

此刻楚天舒見來了救星，把溫鳳儀放落地上，回身厮殺，他雖然放蕩不羈，但武功之高在年青一輩之中，實是數一數二，只三幾個回合，便刺斃了二個嘍囉，脚尖一點，也躍上了馬背，喝道：「諸位既然是溫兄的朋友，便請一齊殿後，保護溫大俠！」

公孫明遠遠地答道：「這位大概便是楚壯士了，果然武藝超羣令人欽羨！今日有壯士如此俠義，傳言實在不虛！」也拍馬馳了過去。

於是溫鳳儀在前，楚天舒及公孫莊的人在後，一齊向左急馳而去！後面的白虎堂人馬仍然窮追不捨。楚天舒幾番欲回身殺過去，都讓公孫兄弟阻止了。「壯士是爲救溫大俠而來的，若你身陷重圍，以溫大俠的爲人，必也要陪壯士一起去，如此豈不違反壯士之願麼？」

楚天舒沒話好說，只好强壓着一口氣。這一陣急馳，至到岳西地界。黃昏，城牆經已遠遠在望，白虎堂怕銀龍門的人會反攻過來，這才勒馬退兵。

溫鳳儀驚魂甫定，不由暗暗叫苦。「這下想不請他們到家內可不行了，楚天舒天生好色，那兩個公孫兄弟，料也非柳下惠，加上來意難測，我這兩個女兒，可別讓他們見着才好！」

城門已至，溫鳳儀把馬拉慢，回頭道：「諸位屢次相救，大恩不敢言謝，便請一齊到舍下喝杯水酒如何！」

公孫白道：「打擾溫大俠，晚輩實在，實在恭敬不如從命！」說罷一陣大笑。

溫鳳儀心頭一緊，急又道：「楚兄也請到寒舍紱紱吧！」

楚天舒道：「你若不怕楚某會連累了你，楚某便不推辭了！」

「溫某豈敢？楚兄是熱血漢子，溫某害怕什麼？」

說話間，已至銀龍門總舵，門口的銀龍門弟子，看見溫鳳儀帶了一羣陌生人來，都是一怔，却也沒有忘記禮數，上前行禮。

公孫明忽然大聲道：「溫大俠身受重傷，你們還不快扶他下馬！」他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聲音竟用內功迫出，遠遠傳了進去！

溫鳳儀的大弟子齊鴻雁在內堂聞聲，忙迎了出來，到了門口，不但溫鳳儀已在徒弟的攙扶下下了馬，楚天舒等人也都躍下了馬。

「師父，你老人家受傷啦？」齊鴻雁忙行禮道：「待弟子扶您進去！」又向師弟打眼色示意準備藥物。

溫鳳儀輕哼一聲，回身向着各人道：「諸位請進！」

衆人道：「溫大俠先請！」

溫鳳儀踏上台階，又道：「鴻雁，快去吩咐厨子備一席豐盛的酒菜，爲師要好好答謝這幾位少俠！」

齊鴻雁應了一聲，快步奔入內堂。他剛進去，屏風後又奔出兩個人來，叫道：「爹爹，是誰把您傷着的！」嬌聲嚦嚦，如同出谷黃鶯，說不出的悅耳，好像大熱暑天喝下一碗冰鎮蓮子羹般舒暢。

衆人不由抬起頭來，只見臉前立着兩個姑娘，臉如鮮花，肌膚勝雪，麗質天生，令人一見，眼睛再也挪移不開，楚天舒一對眼睛更是睜得如同鴿蛋般大小。

再定睛一瞧，才發覺這兩個玉人，竟

然長得一模一樣，絲毫不差。她倆一個身穿綠裙，一個身穿紅裙，衣裙顏色雖然鮮艷，但跟容顏一比，便頓時黯然無光了。

溫鳳儀冷眼一掃衆人的神態，臉色登時一變，心頭一沉：「唉，我不想讓他們見着翡兒及翠兒，想不到還是……」忽然想到，這幾天所發生的事，由頭到尾都好像身不由己，一切都是冥冥中自有安排一般。

他輕咳一聲：「你兩個丫頭也不怕人家笑爹沒家教，大呼小叫什麼！」

穿紅裙的蠔首一低，穿綠裙的却道：「女兒不知爹您帶人來嘛！」

溫鳳儀堆下笑容，道：「此是小女翡玉！」又指指剛才說話的綠衣少女，「這是小女翠玉。她倆娘死得早，自小缺乏家教，倒讓諸位見笑了！」

衆人連聲不敢。溫鳳儀目光一掠，見楚天舒仍然是一副痴痴呆呆的樣子，心頭又是一緊，暗道不妙，正想說話，反聽楚天舒喃喃地道：「楚某見過不少女人，但至今日才知道美若天仙的樣子到底是怎樣的！」

翡玉翠玉同時飛起兩團紅雲，齊把頭低下。溫鳳儀忙道：「翡兒翠兒，這兩位是公孫莊的二公子及三公子，這位是『天涯劍客』楚天舒老弟，是次多虧他們，爹才能够回來，快替爹謝謝他們！」

「是。」翡玉翠玉同時應了一聲，走前一步，福了一福，齊聲道：「多謝諸位俠士仗義相救，妾身五內俱銘！」她倆不但容貌一般，聲音相同，連動作也劃一。

衆人都有點魂不附體，連忙回禮了。

只有楚天舒把身子微側，道：「楚某不敢受此一禮！」

翡玉問道：「壯士是嫌愚姐妹禮數不足？」

「非也，楚某是次救令尊，只是報恩而已！你若要謝我，我豈不是要謝令尊！如此恩恩相謝，何時了哉！」

翡玉及翠玉見他說得風趣，齊把眼角向他瞄了一下。芳心俱是一震：「這男子是何人？怎地與一般男人不同？」

溫鳳儀見狀忙道：「丫頭快進去準備茶點水酒！」

翡玉也忙說：「爹，女兒先替你換藥吧！」

溫鳳儀心念一轉，長身道：「諸位且稍坐片刻，溫某換了藥便再出來相陪！」

公孫明道：「溫大俠但去無妨！」

溫鳳儀又叫徒弟上廳陪客，才跟兩個女兒走入內廂。

× × ×

翡玉翠玉一個十九，一個十八，仍未有婆家，這點固然是溫鳳儀膝下無子，捨不得太早把女兒嫁出去；而翡玉翠玉也同樣捨不得離開父親。同時，溫鳳儀認爲至今尚未能替她們找到一門適合的親事。

楚天舒固非理想對象，而公孫兄弟一則家大族大，二則遠在武夷，也與溫鳳儀的理想大有距離。

三人走至書房，翠玉忙去拿藥物，翡玉一邊替父親解下綳帶，一邊問道：「爹，女兒還以爲你會在三叔公那裏多住幾天呢！」

溫鳳儀微微一笑，目光露出溫柔的神色。「爹捨不得離開你們太久！」

翡玉道：「女兒年紀也不小，自己懂得照顧，爹爹不用多掛慮！」

溫鳳儀嘆了一口氣，道：「你三叔公遠在江南，萬一這邊出了什麼事，遠水可救不了近火，而且你那幾個師兄，全都不中用！江湖上的爭紛又如此複雜，說不定有人趁爹離開時，却乘機來偷襲！嗯，爹離開之後，這裏一切如何？」

翡玉又用小刀把溫鳳儀的後衣割開一點，道：「一切平安如常，爹你把上衣解下吧，等下女兒替你拿件乾淨的衣服換上，荷花那丫頭也不知懂不懂得替爹您準備熱湯洗澡！」

溫鳳儀目光溫柔之色更盛，柔聲道：「你娘死得早，爹又沒有其他兄弟，現在只有你們兩姐妹能替爹解憂了！每次爹辦完事之後，見到你們倆，不但精神輕鬆，而且連疲勞也似消失了般！尤其是你，比你妹妹懂事得多了！」

翡玉笑道：「那麼爹以後便少點操勞，多點在家吧！」

「傻丫頭，男人的心，你怎能理解？我既然失去你娘，只好把全副精神放在事業上，這一生終要做幾件轟轟烈烈的事，否則豈不要遺憾終生？」

「女兒便帮你處理一下事務吧！」

話音一落，翠玉在書房門口出現，接口道：「爹那裏肯讓咱們出去，說什麼女兒家不好拋頭露面的……」

溫鳳儀正色道：「你們是爹的心肝寶貝，萬一有什麼意外，不但爹難過，也使爹爹對不起你們早死的娘親！」

翡玉翠玉眼皮一垂，都有點傷感。只聽溫鳳儀續道：「有一件事，爹也不知是好是壞，你們跟你娘長得一模一樣，都是那麼美麗，爹一直很担心。」

翠玉問道：「爹！你担心什麼？」

溫鳳儀長嘆一聲：「有關紅顏的典故，你們沒聽見麼？所以爹才不放心讓你們在人前出現！」

翠玉依在溫鳳儀懷中，撒嬌地道：「女兒不嫁，終生陪伴爹爹！」

溫鳳儀一邊望着翠玉，一邊憐愛地道：「傻丫頭，你不嫁，爹可要讓人家笑話了！」

翡玉不吭一聲，垂下蠔首，輕聲道：「妹妹，藥在那裏？」

翠玉失笑道：「小妹顧着跟爹說話，倒忘了這件事！」一邊把藥遞給翡玉，一邊又問：「爹，今日來的那幾個人到底是誰？」

溫鳳儀臉色立時一變。「那個姓楚的是個出名的登徒子，聲名惡臭，你們可要小心一點，至於那兩個公孫公子，是武夷山下公孫旭的二子及三子，他們兄弟屢次在爹危急時出現，來意不明……」說着便把經過簡述了一遍。

翡玉道：「爹，懷疑果然有理，天下間豈有這麼巧合的事，竟兩番三次如飛將軍般，自天而降！看來公孫莊對咱們一定不懷好意！」

「你們知道就好，以後不要在他們臉前出現，免得他們反臉時，拿你們作威脅！你們也知道，這後果的嚴重性！」

翡玉及翠玉同時道：「爹爹請放心，

這個女兒自然省得！」

「待會爹出去應酬他們，你倆也不要出去。」

翡玉替溫鳳儀敷好了藥，荷花已拿了澡盆及熱湯來了。溫鳳儀道：「放在這裏吧！」

翡玉及翠玉連忙走了出去，翠玉道：「荷花，老爺受了傷，大不方便，你替他洗滌吧！」

溫鳳儀臉色微微一變，却揮手道：「不必，你們都出去吧！」

× × ×

暮色四合，齊鴻雁早吩咐下人掌上了燈。他是個敦厚木訥的人，也不懂得陪客說話，廳內氣氛有點冷清，到後來反而公孫白滔滔不絕說將起來，好像他才是主人般。齊鴻雁不覺有點坐立不安，幸而溫鳳儀已更好衣自內走出來，抱拳道：「溫某離家日久，少不免要處理一下，累各位久候，心中難安，等下唯有自罰三大杯！」

楚天舒笑道：「溫兄自罰自喝，小弟等豈非只能白看？」

溫鳳儀大笑道：「寒舍別的東西雖然沒有，但各地佳釀絕不缺乏，只怕諸位量淺喝不下！鴻雁，叫他們快把酒菜送上來吧！」

廳內開了兩席盛宴，溫鳳儀陪楚天舒及公孫兄弟坐一席，其他的則由溫鳳儀的大弟子齊鴻雁及二弟子曹嚴華在另一席相陪。

廳上有了溫鳳儀氣氛登時活躍不少，一時之間，杯斛交錯，笑語喧天。楚天舒幾杯下肚之後，意興豪飛，說話也沒有顧忌起來，公孫白亦是笑語連珠，賓主均盡興而飲。

溫鳳儀表面上笑臉相迎，但心頭那塊大石仍放不下。不斷忖測公孫兄弟的來意。酒過三巡，他再也忍不住地問：「那天溫某聽三公子提及有事要到江北，不知是什麼事？」

公孫白道：「也沒什麼事，只是晚輩甚少到江北來，所以想藉機到此遊玩一下而已！」

溫鳳儀心中疑雲更盛：「那天他明明說是有事過江的……」輕咳一聲，又問：「貴莊跟水月島交情不錯吧，否則那天香車夫人豈肯破例露面！」

公孫明道：「說來也沒什麼交情，只是最近家父令晚輩到水月島拜訪夫人。」

「哦？溫某可有點奇怪了！」

「溫大俠不必奇怪，家父欲與水月島結盟，請他們島上的人去教敝莊的水底功夫，而敝莊則把箭法授與水月島，加强他們防範力量！」

「原來如此！」溫鳳儀恍然道：「如此倒是兩得其利！只是貴莊地處山區，又何必學習水性？」

公孫明道：「武人誰不出去江湖闖盪一下的？多習一技防身，總有好處！」

溫鳳儀點頭道：「令尊設想周到，溫某十分佩服！敝門弟子就缺乏這種努力求上進的精神！」

公孫明道：「貴門以前藉藉無名，這幾年在大俠的主持下，聲名日隆，對大俠的才能家父是一向讚不絕口，並勸諭在下兄弟若有機會要向大俠請教！」

溫鳳儀哈哈大笑。「溫某也想向令尊請教振興之術哩！」一回頭，道：「楚兄弟無憂無掛，不爲凡俗之事担憂，溫某最是羨慕，來，老朽再敬你們一杯！」

公孫兄弟表面對楚天舒也是有說有笑，但眉宇間却有卑視之色，楚天舒只當作沒看見般，吃喝如儀。

這一頓直吃到二更，酒席才散去。溫鳳儀道：「夜已深了，諸位便請在寒舍客房屈就一夜吧，等下溫某自會叫人送熱湯進房！」

楚天舒哈哈笑道：「溫兄家藏的佳釀果然都是上品，假如溫兄不怕小弟會連累的話，小弟決定多住幾天，好叨擾幾頓酒食！」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溫鳳儀笑道：「溫某正怕那些酒放得太久會變酸，楚兄弟替溫某解決，溫某歡迎還來不及呢！兩位公子也一併留下來多住幾天吧！」

公孫明及公孫白忙抱拳道：「晚輩恭敬不如從命！」

溫鳳儀親送他們進入客房之後才走入內堂，臉上的笑意經已不見，代之而起的是一副愁容。他沉吟了一下，忽然向翡玉的寢室走去。

黑夜魅影

夜雖已深，翡玉仍然未睡，燈光映紗窗，倩影投窗帘。

溫鳳儀伸手在門上輕敲幾下。「翡兒，你睡了沒有？」

翡玉聽出是爹爹的聲音，連忙走前把門拉開。「爹也還未睡？」側着身讓溫鳳儀入房。

溫鳳儀目光一落，見桌上放着一個枕套，一朵蓮花才綉了一半。

「翡兒，爹知你近來跟鴻雁來往很密……」說至此，溫鳳儀抬頭一望，只見她粉臉酡紅，低着蠔首，一雙手不斷玩着衣角。

溫鳳儀嘆了一口氣，道：「鴻雁人雖不錯，但他配不上妳！」

溫翡玉輕聲道：「女兒自己却不覺得……而且他自幼是個孤兒，是爹一手養大的，將來，將來女兒若……也可以依然留在家內，早晚侍奉爹爹。」這話已說得很明白，她要嫁給齊鴻雁，有一個原因是因爲齊鴻雁是溫鳳儀養大的，將來成親之後，也還可以跟父親住在一起。

「果然是個乖女兒，但你可知你如天上嫦娥，而他只不過是個凡夫俗子而已！唉，女大不中留……罷了罷了，不過他現在還沒有條件娶你！」

「爹的意思是……」

「他資質一般，平日又不肯苦練，至今仍未能得爲父的衣砵，若是成親之後，只怕更沒希望了！而他師弟們又比他更加不如，所以爹要他有了些成就之後，才肯讓你們成親！你會怪爹狠心麼？」

溫翡玉忙道：「女兒怎敢，爹一切都是爲女兒的好，女兒心內明白！」

溫鳳儀吐了一口氣，道：「你有了意中人也好，省得爹整日担心。你替我勸勸鴻雁，叫他好自爲之，爲父必不虧待他，要他加倍勤練武功，他若一無所成，又叫

爲父怎能放心把女兒交給他，何況將來銀龍門還要由他來接掌！」

溫翡玉一顆頭低得幾乎貼胸，蚊吶般道：「女兒自會把爹的話告訴他！」

「好啦！夜深了，你也不要再綉了，早點睡吧，爲父也要回去休息了！」

溫翡玉連忙向他請安，並送他至門口。「明早女兒再來給爹爹請安。」

溫鳳儀微微一笑，道：「翡兒，將來生下第一個兒子，可要過繼給咱溫家，要不然咱家的香燈便要斷了！」

溫翡玉羞得抬不起頭來，溫鳳儀放聲大笑，踏月而去。

溫翡玉望着他的背影，目光滿是感激幸福之色。她雖然自小沒娘，但有一個父代母職的爹爹，她還有什麼不能滿足的？

溫翡玉痴痴地望着溫鳳儀的背影，却不知道走廊一條朱漆柱子之後，立着一個人，眼淚如珍珠串般瀉下。

一陣風吹過，溫翡玉瞿然一醒，連忙回身入房，同時把門關起，拿起綳圈綉花針，又疾綉起來。燈光下，那朵蓮花更加鮮艷奪目，溫翡玉綉好，把綫打了個結，用銀牙咬斷，解下綳圈，仔細看了幾眼，也自覺滿意，她喜孜孜地扒起枕套，低頭吹熄油燈，躡手躡脚開房出去。

溫翡玉好像做賊般竄到後花園，匿在金魚缸後，學着鳥兒啾叫起來。

春風溫暖，吹得人舒暢無比。花樹婆娑，缸內的綠水泛着漣漪，溶溶的月光，把後花園鍍上一層銀輝。這一切都是如此熟悉，但對溫翡玉來說，又是如此的新奇美麗。

一陣夜風吹過，帶來了一陣芬香，花雖香，却不如她心中的甜蜜。一個輕微的步履聲傳來，幾聲鳥叫恰好傳來，溫翡玉又啾啾地回了幾聲，一道黑影迅速向這邊靠來，溫翡玉立即把頭投入黑影懷中。

兩人沉默了一陣，黑影才道：「翡妹，你爹回來，我以爲你不敢來了。」

「誰說的？」溫翡玉喜悅地道：「我只是因爲替你綉枕套，所以才來遲了。」

黑影夢囈似的道：「翡妹，你待我眞好！」

「雁哥，我告訴你一件事，以後你不必來此了！」

黑影身子一抖，道：「你，你要離開我？」

「傻子！爹爹默許咱們的事了！」

「眞的，師父答應了！」齊鴻雁心頭狂喜，聲音不由大了一些。「我，我眞高興！翡妹，我眞的肯爲你做任何事……」

溫翡玉淺淺一笑，道：「雁哥，你千萬不要看不起自己，嗯，爹叫你加緊苦練武功！還說，還說……」

「他老人家還說什麼？」

「他說一來你毫無成就，二來武功未成，三來年紀還小，要等你有了成就才肯讓我，讓我……」

「愚兄一定不讓師父失望。」

齊鴻雁其實也只比溫翡玉大了兩個月！他師弟曹嚴華是帶藝投師的，年紀還比他大了六七歲。

兩人在黑暗中卿卿我我，却不知黑暗中有一對眼睛不斷地偷偷注視着，眼中露出來的神色充滿狂野獸性妬恨殺機。

兩人依偎了一陣，溫翡玉霍然一醒，道：「雁哥，時候不早了！快回房去吧，省得爹爹知道不高興。」把手中的枕套塞給齊鴻雁，依依不捨地離開了。

齊鴻雁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過了好一陣才定過神來，喜孜孜地走回房，當他離開時，忽聞樹叢中傳來「嘻」的一聲，齊鴻雁吃了一驚，輕喝道：「誰？」

只見黑暗中竄出一個嬌小玲瓏的身影，往走廊那方飛去。齊鴻雁心頭一跳，喃喃地說：「是她？」一顆心登時亂了起來，發了一陣子呆才走回房去。

溫翡玉返回房內，正待解衣上床，忽聞隣房傳來一陣輕輕的飲泣聲，她心頭一跳，忖道：「妹妹爲什麼在這時候還未睡？」心中疑雲陡生，輕輕推門出去，走至溫翠玉房外，正想伸手敲門，却又不聞飲泣聲了。回心一想，若然吵醒了溫翠玉，讓她自己反問爲何尚未入寢，豈非不好應付，連忙走回自己寢室上床了。

溫鳳儀實在想不到千防萬防，却防不着「家賊」，他一直以爲自己的大弟子生得平常，二弟子資質又差，自己的女兒如天仙下凡，怎樣也不會看上他們，誰料翡玉及翠玉，因畢生未曾出過門，所見的男子不多，只與幾個師兄弟相識，日久自然生情，何況看不到其他男子，自然以爲眼前的便是世上最好的了！

這一夜，溫鳳儀也是睡不着覺，看看已是四更了，索性下床走向前堂。

客房那裏尚有燈光透出，溫鳳儀心頭一跳，忙閃住呼吸，躡手躡脚走了過去。那房本是楚天舒的睡房，但此刻竟然不見他的人影，這時候，楚天舒去了那裏？

剎那，溫鳳儀只覺手足冰冷，一陣寒氣自脚踵升起。他連忙飛回內堂，暗暗到女兒寢室外探視。

迴廊上靜悄悄的，月亮西墜，已照不着這裏，顯得有點陰森，溫鳳儀伏耳在窗上聽了一陣，隱隱聽到房內呼吸聲十分平穩，一夥心這才放鬆下來，重行回房。

這一來，他更加睡不着覺了，一個不解之念一直在他腦海中盤旋。「但望這次不是招狼入舍！」

× × ×

黎明前，天色更黑。銀龍門的總舵也是一片漆黑。

中堂忽然傳來一個輕微的開門聲，接着房內傳來一個沉重的聲音，此後一切便恢復正常了。

不一陣，天色便逐漸亮了。

× × ×

溫鳳儀一早便下床了，走至前堂大廳，此處是銀龍門的聚所，也是溫鳳儀發號施令的地方。

廳上掛着一隻牛皮大鼓，旁邊還放着一對鼓搥，此刻銀龍門的弟子都還未來，溫鳳儀抓起鼓搥，親自擊起鼓來。

「咚咚咚」鼓聲三响，溫鳳儀坐回正中那張虎皮高背椅上，不久，銀龍門的弟子便相繼出來了，齊聲向溫鳳儀請安。

溫鳳儀淡淡地道：「免了，本座出門之後，可曾發生過什麼事？」

曹嚴華道：「弟子們謹遵師父臨走的教導，嚴加防範，早起遲睡，一切正常，請師父勿掛。」

溫鳳儀目光一掠，臉色忽地一變，問道：「鴻雁呢？他身爲掌門大弟子，聽到鼓聲竟然不來，成何體統。」

一個弟子道：「大師兄近來都是很遲才下床的！」

溫鳳儀臉色又是一變，叱道：「上樑不正下樑歪，爲師一定要重罰他，嚴華，去叫他速來。」

「是，」曹嚴華見師父發怒，不敢多言，回身向內走去，其他弟子也都是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爲師且問你們，爲師離開之後，你們大師兄可有督促你們練武麼？」

那個弟子道：「這個大師兄倒不敢偷懶。」

另一個弟子道：「大師兄其實不是偷懶，他經常爭着守後半夜的。」

溫鳳儀臉色更加難看，忽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來，只見曹嚴華匆匆忙忙跑了過來，叫道：「師父不好啦，大師兄原來受了人家的暗算，倒在地上不能動彈，請師父快去看看！」

溫鳳儀臉色雪白，喝道：「豈有這般事，快帶路！」

銀龍門的弟子擁着溫鳳儀向後堂跑去，經過客房時，公孫兄弟不禁問道：「請問溫大俠發生了什麼事？」

溫鳳儀冷哼一聲，去勢更快，到了中堂，推開房門，果見齊鴻雁仰天睡倒在門後。

溫鳳儀見他尚有呼吸，知道是被人點了暈穴，連忙駢指在他身上點了幾指，齊鴻雁登時悠悠醒來。

「鴻雁，昨夜發生了什麼事？」

齊鴻雁搖一搖頭，振作一下精神，道：「師父，天亮了麼？那人呢？」

溫鳳儀沉聲道：「那人是誰？你慢慢說來。」

「昨夜弟子睡到一半，忽然聽見房門被人敲响，便下床把門打開，却看見外面立着一個人，那人以背對着弟子，弟子十分奇怪正想發問，忽然他向後一退，用背來撞弟子。

「弟子冷不及防被他撞倒，隨即便人事不省了。」齊鴻雁仍然是一臉驚詫。

溫鳳儀問道：「那人的樣貌如何，你看不到？但他是男是女，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可看得出來。」

「那人身材頗高，是個男子，身上穿的衣服顏色很深，若不是黑的，便是深藍色的。」

此刻楚天舒及公孫兄弟及其手下都已來到，公孫明問道：「那人敲門時可有說話？」

「不曾。」

公孫白接問：「既然他沒表明身份，你爲何又不問他？」

「我，我……以爲是師父來找我，問問別後的情況，所以沒有防備……」

溫鳳儀怒道：「你就是粗心大意！」

楚天舒看公孫莊的莊丁一眼，他們全都是穿深藍色的衣服，公孫明十分聰明，忙喝道：「你們昨夜可曾出過房？」

他手下齊聲道：「小的一入房便睡覺了。」

楚天舒哈哈一笑。「公孫公子又何必此地無銀，現在又沒人懷疑你們！」

公孫莊的人臉色全是一變，公孫白首先忍不住道：「姓楚的，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楚某只是隨口說說而已。」

公孫明急道：「楚兄千萬勿誤會，敝莊對溫大俠及銀龍門絕對沒有惡意！」

「這個楚某倒也看起出……」

公孫白冷哼一聲：「你知道就好！」

「兩位沒有惡意，而且心懷好意……嘿嘿，怕是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這話的意思十分明顯，連公孫明也沉不住氣。「姓楚的，你莫含血噴人，說不定這句話正是你的內心感受！哈哈！小弟素聞楚兄無往而不利，但說不定這一次却要鎩羽而歸了。」

他說的話雖不相同，但原意奉回，旁人都聽得出來，楚天舒的臉色霎時間也變了。

溫鳳儀忙道：「兩位千萬勿爲小徒之事而傷了和氣，你們都是溫某的救命恩人，溫某又豈會懷疑你們，那人必是敝門的仇家。」

楚天舒道：「溫兄，小弟有一點難明的，那人制服了令徒，爲何沒有進一步動手，他目的何在？」

溫鳳儀忙道：「雁兒，你快看看有否不見了什麼東西？」

齊鴻雁在房內找了一下，搖頭道：「沒有。」

「這倒奇怪了。」此刻連溫鳳儀也是一臉大惑不解之色。

齊鴻雁忽道：「師父，弟子臨暈倒時，好像聽到一個步履聲傳來。」

公孫明恍然道：「大概有人來了，那人來不及殺人，所以便匆匆離開。」

溫鳳儀一拍大腿，道：「必是如此！」一抬頭對着一干弟子道：「昨夜誰守夜的經過這裏。」

他連問了三聲，却沒人應，溫鳳儀看了楚天舒一眼，却見他低下頭去，不吭一聲。

溫鳳儀忽然道：「沒事了，諸位請到小廳用早點，嚴華你代爲師的送客，等下溫某再去陪伴諸位。」

衆人走了之後，溫鳳儀柔聲對齊雁鴻道：「雁兒，你不必出去了，休息一會兒吧！」

「是師父。」齊鴻雁臉上忽露出一絲喜色，溫鳳儀向他點一點頭也走出房去，隨手把門關起。

溫鳳儀並無立即走去小廳，而且到內宅翡玉的房中。「翡兒，鴻雁沒有什麼事了，你不必担心，你千萬不要去探他，免得……」

× × ×

溫鳳儀還未走到小廳，只見曹嚴華氣急敗壞地奔了過來。

溫鳳儀臉色一沉，喝道：「什麼事慌慌張張的？」

曹嚴華道：「師父，不好啦，楚壯士跟兩位公孫公子打起來了。」

「哦？」溫鳳儀目中忽然發出一絲異采，道：「不可聲張，待爲師去偷偷瞧一瞧，也許昨夜暗算你師兄的，是他們中的一個。」

兩人躡手躡脚地走回小廳，自花窗中望了進去，只見楚天舒一柄長劍力鬥公孫兄弟的兩柄鋼刀，仍然從容不迫，神色自若。

楚天舒身子忽然一歪，閃過公孫白的鋼刀，長劍自側削向公孫明的腰側，道：「昨夜幹的好事是不是你們？楚某可不想揹上這個黑鍋。」

公孫明鋼刀急忙一沉，把長劍格開，冷笑道：「你自個做的事自個知道，反咬人家一口，算是那門子好漢。」

公孫白一刀落空之後，擰腰轉身，再一刀劈向楚天舒後背。「姓楚的，你剛才不是說過此地無銀麼？哦，原來是你的寫照。」

楚天舒怒笑一聲，頭也不回，長劍反手向後一刺，「噹」的一聲，便把鋼刀挑開，同時左手五指抓向公孫明的刀背。「待楚某捉下你們，不怕你們不從實招來，哼，楚某早知你們不懷好意，說不定一切都是你們安排的，否則就算是鬼谷子再世，也不能三番四次都算得那麼準。」

公孫明臉色大變，向乃弟打了一個眼色，說道：「三弟，把他捉下交給溫大俠審問，一切便能够水落石出，不必跟他胡扯！」

公孫白忙吩咐手下也圍了上來，楚天舒夷然不懼，長劍飛舞，格開三柄鋼刀，左手斜拍一掌，又迫退一個公孫莊的護衞，長笑道：「楚某說中你們的心事吧，說不定連蔣氏三雄的出現也是你們苦心安排的，哈哈！要想在銀龍門內殺人滅口可不容易！」脚尖一抬，踢起一張梨木椅子，向公孫白飛去。

公孫白鋼刀一沉，「喀嗤」一聲，一刀把椅子劈斷。小廳內的傢俱立時乒乒乓乓的响了起來。

溫鳳儀知不能再看下去，忙向後一個倒飛，裝作氣喘吁吁地跑了過去，口中叫道：「諸位好好的，爲何打了起來，這這……這眞叫人左右爲難哪。」

公孫明見狀忙指揮手下退下，楚天舒也把劍收起。

溫鳳儀回頭道：「快叫丫頭來清理一下，諸位都是溫某的朋友，千萬不可爲了一些小事而失了彼此的和氣，這件事溫某也不問根由，如今請諸位跟溫某到偏廳用膳吧！」

楚天舒看也不看公孫兄弟一眼，並肩跟溫鳳儀走去。

吃早點時，溫鳳儀盡量找些輕鬆的話來說，氣氛還不算太差，而楚天舒也好像忘了剛才的不快，有說有笑起來，一直談至正午，下人又擺上筵席酒菜，溫鳳儀頻頻勸飲，楚天舒酒到杯干，臉色絲毫不變，他酒量之豪，連公孫兄弟也暗暗佩服起來。

這一頓，一直吃到杯碟朝天才算盡了興，公孫明忽道：「溫大俠，在下兄弟少來江北，想到附近看看！」

「也好，恕溫某不能奉陪，待我找小徒陪你們去，丁七兒！」

公孫白急道：「溫大俠不必客氣，在下兄弟等自個走就行！」

「如此溫某也不勉强了，不過日落之前請再來寒舍，溫某再陪你們喝幾杯。」

溫鳳儀轉頭望向楚天舒。

楚天舒不等他問，便說道：「楚某酒喝得太急，想去睡一覺，今夜好再共謀一醉！」

溫鳳儀哈哈大笑，道：「楚兄弟此話正合溫某心意，待我送你回房！」心中却暗忖道：「他昨夜不知去了那裏，現在自然睏了。」

他送了楚天舒入房後便走向中堂，準備去看齊鴻雁，可是到了那附近，脚步突然一住，接着閃到一條柱子後面，然後才慢慢探出頭去。

只見在齊鴻雁房外紙窗旁，有一個人着脚，向內偷看。他一夥心登時緊張起來。

過了一陣，才見那人轉過身來，赫然是他二弟子帶藝學師的曹嚴華。

此刻曹嚴華臉上的表情極之複雜，雙眼神光充滿妒恨，溫鳳儀在這剎那間實在十分詫異，只見曹嚴華快步而去。

溫鳳儀忍不住悄悄走前，只見紙窗上被曹嚴華用食指醮水，刺破了一個小洞，他立即也湊眼望了進去。

房內齊鴻雁臥在床上，床邊一個紅衣少女正用羅帕輕輕爲他拭汗，那動作說不出的溫柔多情，溫鳳儀臉色鐵青，暗罵道：「這丫頭越來越不像話，連老子的話也不聽了！」

忽聽齊鴻雁道：「翡妹，你回去吧，要不然師父知道了，會不高興！」

「嗯，你以後早晚可要加倍苦練武功才好……」

齊鴻雁笑道：「愚兄知道了，我也想早日娶到你……」說罷便輕笑起來。

翡玉輕啐了他一聲，道：「好啦，我要回去了！」

齊鴻雁忽然道：「且慢。」拉起翡玉的玉手放在嘴邊，親了一口，翡玉粉臉緋紅，眉宇間却滿盈春意，也不把手縮回去，任由齊鴻雁輕薄。

過了一陣，她才霍然一醒，連忙轉身要離去，溫鳳儀吃了一驚，急忙退後，又匿在一根柱子後面。

溫翡玉開了房，左右看了一下，見沒有人在附近，才躡手躡脚走了出來，同時把門關起，接着便快步向內走去。

溫鳳儀雙眼一直瞪着她，此刻身子忽然一抖，喉頭上下一陣移動，却沒說出話來。

站了一陣，才定下神來，走了出去，舉手欲拍門，忽然停住了，也轉身向內急行過去。

溫鳳儀的寢室跟兩個女兒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個小院，遙遙相對，溫鳳儀見柱後紅影一閃！溫翡玉並非回房，却走向後花園，他輕哼一聲，穿過院子走至翠玉的房前，輕輕把門一推，房門便打開了，裏面却沒有人。

溫鳳儀臉罩寒霜沿着迴廊走去，忽見翠玉匆匆走來。「爹你找女兒有事？」

溫鳳儀說道：「女兒家整天四處亂闖，也不顧顧爹的面子，快拿藥來替爹換一下！」

溫翠玉眼光不敢與溫鳳儀相觸，道：「爹先去，女兒隨後便來！」

「爺在書房等你！」

不歡而散

溫鳳儀換了藥之後，便斜倚在書房內的躺椅上合起雙眼，溫翠玉見狀連忙收拾好藥物，悄悄地退了出去。

溫翠玉剛離開，溫鳳儀便「醒」了，但只一忽，他雙眼又再閉起。

日落之後，又是一番熱鬧景象，公孫兄弟依時回來，但楚天舒却不辭而別了。

溫鳳儀自然十分詫異，公孫白冷冷地道：「也許他自己知道是個不受歡迎的人物，溫大俠，令徒昨夜受襲的事查出結果了沒有？」

溫鳳儀揮手道：「這件事溫某也不想調查，江湖上每日也不知發生了多少次同類的情況！嗯，別爲這件事影响了咱們吃酒的心情。」

三人乾了一杯，公孫明道：「不知溫大俠何時有空也到寒舍盤桓幾天！」

「一定一定，溫某對令尊的才能也是十分佩服，也許明春吧！」

「公孫莊上下必然倒履相迎！」

這一頓，要說的話都說了，溫鳳儀興緻仍高不斷勸飲，仍然吃至起更才散席！

溫鳳儀送他們返回客房歇息，也自個走回書房了，書房頗大，書架上擺滿了書籍，溫鳳儀有個習慣，每晚必須看一個時辰的書才上床，今夜却有點例外，只看了一忽便熄燈回房了。

銀龍門總舵的燈光也都全熄滅了，黑暗與寂靜侵進每一個角落，這一夜表面上便在平安渡過。

× × ×

又是一個大清早，溫鳳儀到外堂擊鼓要檢閱門下弟子的武功進展。

當廳上立滿銀龍門的弟子後，溫鳳儀目光一掠，依然不見齊鴻雁，不由皺眉道：「鴻雁最近怎樣好像變了個人似的？」

曹嚴華忙說道：「師父，待弟子去找他。」

溫鳳儀點點頭，喝道：「丁七兒，由你先把本門的戟法演習一次！」

一個弟子恭敬地向溫鳳儀行了一禮。「請師父及師兄弟們多多指教！」抽出插在後腰的一對銀戟，旁人却忙讓出一個空地來。

丁七兒立了一個門戶，剛使了幾招，曹嚴華已忽急地跑了過來，附耳在溫鳳儀耳邊說了一番話。

溫鳳儀輕聲對他道：「屋內還有外人，這消息不可傳出去！你在這裏監督，待爲師先去看看！」說罷走向後廂。

溫齊儀一到齊鴻雁的房門外，脚步忽然沉重起來了。只見齊鴻雁倒在血泊中，胸膛上扎着一刀，鋼刀仍留在身上，齊鴻雁手上也握着一柄短戟，戟尖映着一抹血漬。

溫鳳儀蹲下身來，看了一陣，匆匆走出房向內堂走去，走了一半，暗道：「這件事還是暫時不要告訴翡兒的好！」轉身走回外廳。

此刻丁七兒早已演習完畢，由另一個弟子繼續，溫鳳儀揮手示意停手，在虎皮高背椅上坐了下來，沉聲道：「爲師現在要宣佈一件事，你們大師兄並不是偷懶，而是他昨夜被人殺死了！」

此言一出，廳內的弟子立時如熱水般沸騰起來，有人道：「師父，是誰殺死大師兄的，咱們一定要替大師兄報仇！」

溫鳳儀臉色鐵青，道：「仇一定要報，但兇手已不知去向，目前大家都冷靜一點，仔細推敲一番，在家內找一找，看誰身上有傷，因爲雁兒短戟有血漬，他雖然被殺，但臨死前也把兇手刺傷了！」

丁七兒道：「師父，咱們先去看看大師兄的屍體！」

「好！」溫鳳儀見曹嚴華神色有點異常，輕咳一聲，「華兒，你帶師弟們去，爲師去找公孫公子！」

溫鳳儀尚未走到客房，已看到公孫莊的人神色都有點異樣。他溫聲問道：「請問令公子在麼？」

一個莊丁道：「請大俠稍候，待小的去找他！」

「不必，溫某自個去。」溫鳳儀剛走了兩步，便看見公孫明及公孫白迎臉走來，臉上神色十分焦急。

溫鳳儀冷冷地問：「二位公子可是不舒服？怎地臉色如此難看？」

公孫兄弟臉色再一變，公孫明輕咳一聲，道：「不瞞大俠，晚輩一個隨從不見了！」

溫鳳儀臉色也是一變，寒聲道：「兩位公子可有查問過其他人？」

公孫白道：「他們也都不知道。」

溫鳳儀聲音更冷：「溫某今早正想找兩位去看一件事，請跟溫某來！」

公孫兄弟互望一眼，硬着頭皮跟在溫鳳儀身後，神色晴陰不定，令人猜不到內情。

溫鳳儀走至齊鴻雁房門前，他弟子立即叫了聲師父，讓出一條路來。

「兩位公子請進！」

公孫明及公孫白一入房，即時發出一聲輕叫，溫鳳儀冷笑不已。「依溫某看，貴价的去向，大都由此推測！」

「前輩這話是何意思？」公孫明聲音發顫地問。

「兩位何必多問？看看小徒身上那柄刀不就知道！」

公孫明及公孫白走前瞧了一下，却是臉臉相覷。

溫鳳儀道：「大丈夫應該恩怨分明，兩位雖然於溫某有恩，但小徒跟貴莊可毫沒瓜葛，貴价爲何要下此毒手？」

「不可能的！」公孫白道：「晚輩手下若無在下兄弟之命令絕對不敢胡來！」

曹嚴華喝道：「但是假如你們有命令呢？」

丁七兒大聲叫道：「你們有命令，他們便會不分皂白地殺人麼？」

霎時間，銀龍門的弟子都哄鬧起來，公孫明兄弟臉色雪白，急道：「請大俠明查，晚輩絕對不會在此做出胡作妄爲的事來！」

溫鳳儀淡淡地道：「溫某怎敢懷疑兩位公子，只是請你們把那個失踪的莊丁交出來。」

「問題是晚輩根本不知道他現在去了那裏！」

溫鳳儀正色道：「請兩位替溫某着想

一下，溫某在自己窩內，眼睜睜讓徒兒白白被人殺死，而事後又一籌莫展，傳將出去，以後叫溫某還能在江湖上立足麼？」

曹嚴華叫道：「他們若不交人，便不要放他們離開！」他一呼百諾，銀龍門的弟子都是義憤塡膺，目中露出報仇的火燄來。

公孫白忙道：「晚輩的確不知情！」

丁七兒道：「誰肯自承是癩痢？又有誰肯自認是元兇？」

溫鳳儀把手一揮，讓弟子神情稍爲平緩一下才道：「溫某自然信得過兩位！兩位請看，小徒短戟上有幾滴血漬，證明兇手離開時必然受了傷，如今請兩位叫貴价拉起褲管，讓咱們查看一下！」

公孫明立時回頭對手下道：「把外衣全部解下讓溫大俠查看！」

那些莊丁果然十分馴服，紛紛把外衣外袴解了下來。

溫鳳儀道：「失禮了！」逐個上前查看，却不曾有任何疑點發現。「請諸位穿回衣服！」

公孫白道：「請大俠也爲在下兄弟查一查！」

溫鳳儀擠出一絲笑意，說道：「溫某怎敢懷疑兩位，不過希望貴莊能把貴价交出來，好讓溫某向朋友們及弟子們有個交代！」

公孫白不想辯白，公孫明却道：「在下兄弟若找到那人，不論他是否有殺人，在下兄弟都會親手把他送來貴門，讓大俠查個水落石出！」

「如此請拜託了！」溫鳳儀淡淡地說道：「請諸位出廳用膳，等下溫某再來相陪！」

公孫明道：「對於齊兄英年早逝之事，在下兄弟也感到十分難過！」拉着乃弟的手，恭恭敬敬對齊鴻雁的屍體鞠了三個躬！

曹嚴華輕聲喝道：「哼！貓哭老鼠假慈悲！」

公孫莊的人聽了臉色却是一變，却讓公孫明用眼色止住，只得悻悻然離開。

丁七兒立即道：「師父，這些人來意不明，大師兄……」

溫鳳儀忙道：「住口，爲師自有道理，快把你們師兄的遺體移走，準備辦理後事，華兒，你年紀比較大，做事有分寸，這件事便由你去辦！」

「是，弟子知道！」

語音一落，門口忽然衝入兩個少女來，正是溫翡玉及溫翠玉，此刻也顧不得什麼，蹲在屍體旁邊，掩臉大哭起來。

溫鳳儀長嘆一聲：「我平日對雁兒一直不假詞色，其實是恨鐵不成鋼，指望他日他能接掌門戶，做一番事業，唉，想不到……」言畢也忍不住洒下了幾滴英雄淚來。

翠玉哭了一陣逐漸收淚，翡玉却哭得更傷心了，累得一旁的人也都淚盈於眶。

溫鳳儀走前幾步，伸手輕撫着翡玉的頭髮，道：「翡兒別哭了，哭壞了身子叫爹怎辦？」

翡玉撲入溫鳳儀懷中，哭聲更响。溫鳳儀忽然笑了起來：「傻丫頭，你看師兄弟們都在笑你啦！」

翡玉嗚咽地道：「爹，你一定要爲大師兄報仇！」

溫鳳儀臉色一凜，沉聲道：「這個自然了，爹養了他十多年，豈能讓他白白死去，乖乖，你們倆先回房吧！華兒快準備後事！」

× × ×

小廳內，公孫莊的人却有點坐立不安，廳內靜得如同黑夜裏的墳場。桌上的茶水及糕點早已吃得一乾二淨，也不見有人來侍候，更不見溫鳳儀的人影。

再過一陣，公孫白道：「二哥，咱們不如走吧，溫鳳儀那批徒弟不好應付！」

「不行，你忘記什麼叫做『此地無銀』麼？最快也得明後天才能離開！」公孫明轉頭對手下道：「由現在起，沒有必要的話，都不要開口。」言畢自己也緘口不言。

也不知過了多久，溫鳳儀才匆匆趕來，抱拳說道：「讓諸位久候，溫某心頭難安！」

公孫明忙道：「大俠如此客氣，反令晚輩等不安了！」

溫鳳儀目光一落，忙叫丫頭再取早點來，公孫莊的人雖然吃不下，也都陪着他默默地吃喝着，溫鳳儀一反常態，一言不發，公孫兄弟也如此，廳內雖然多了一個人，仍然寂靜如死。

午飯之後，曹嚴華走了入來，溫鳳儀雙眼緊緊望着他，曹嚴華向公孫兄弟怒瞪了一眼，才稟道：「師父，大師兄的靈堂已排好了！」

溫鳳儀溫聲道：「華兒，你吃過飯沒有？」

「弟子不餓……」

溫鳳儀臉色一板，沉聲道：「餓壞了身子怎辦？你大師兄已死，將來的希望都落在你身上，你可知道你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快去吃飯！」

曹嚴華臉上閃過一絲令人難以明白的神色，隨即彎腰恭聲道：「弟子知錯，弟子現在就去吃飯！」

曹嚴華去了之後，公孫明道：「令徒之死，晚輩等亦十分難過，晚輩有一個不情之請，未知前輩能否……」

「兩位千萬別如此客氣，有話就快說吧！」

「晚輩想到齊兄靈前燒香叩頭！」

「小徒如何受得如此大禮？他泉下有知也該瞑目了！」

一行人便走向偏廳，此刻，偏廳已佈置成一個靈堂，仵工正在替齊鴻雁的遺體，縫補傷口，一口烏黑的大棺材便放在一旁。

溫翡玉坐在一旁抽抽泣泣，溫鳳儀拉着她站在旁邊答禮。

仵工縫好遺體，又替齊鴻雁沐浴更衣，然後把齊鴻雁放入棺內，旁邊幾個銀龍門的弟子也忍不住流下淚來，齊鴻雁年紀雖不大，但他的武功及爲人處處都有大師兄之作風，而且平易近人，即使是年紀比他大的師弟，對他都甚具好感，如今齊鴻雁突然被人暗殺，自然傷心。

當溫鳳儀見仵工把屍體放入棺內，也忍不住鼻頭一酸。再度滴下幾滴英雄淚。

溫鳳儀打發了仵工離開，又對弟子道

：「你們全都下去吃飯，一定要養足精神，說不定兇手今夜還會來！爲師不想明早又少了一人！」

丁七兒等都轉頭怒視公孫莊的人，澀聲道：「是，師父！」

溫鳳儀轉頭溫聲對溫翡玉道：「翡兒，你也去用飯吧，千萬別累壞了身子！」一回頭，却見公孫兄弟四隻眼睛緊緊瞪在溫翡玉的身上，四道目光說不出的熾熱，臉上神色却有點痴呆，好像着了魔般。

溫鳳儀臉上閃過一絲難查的神色，輕咳道：「諸位也請回房休息吧！」

公孫兄弟這才定過神來，溫鳳儀道：「溫某送諸位回房！」

公孫白道：「不必……」只說了一半，便爲公孫明的眼色所止住，溫鳳儀又回頭看了溫翡玉一眼，才出去。

當溫鳳儀自前堂回來之後，忽見溫翡玉站在走廊上跟一個男子說話，他心頭一動，立即躲在柱子之後偷窺。

只聽那男子道：「師妹你千萬別愁壞身體才好，古語有云：節哀順變，而且，而且……」

溫翡玉半側着身子說道：「而且什麼呀？」

這剎那，溫鳳儀目光陡地一亮，雙脚再也挪動不開。

那男子走前一步，露出一張陰沉的臉孔來，正是溫鳳儀的二弟子曹嚴華。「而且……人死不能復生……師妹理該爲活着的人着想……」

溫鳳儀再也聽不下去，立即自另一頭走入裏面。

過了一陣，他才自通往內堂的那一端出現，曹嚴華跟溫翡玉依然倚在柱邊說話，溫鳳儀臉色一沉，輕咳一聲，溫翡玉跟曹嚴華在好夢中驚醒，兩人同時低下頭，一個叫爹，一個叫師父。

溫鳳儀似無意斥責他們，急聲問道：「翡兒，你妹妹去了那裏？」

溫翡玉不敢抬頭，輕聲道：「女兒不知道！」

溫鳳儀怒道：「這丫頭！你房內及她房內都見不到人，後花園又沒人，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曹嚴華道：「師父，小師妹也許在大師兄的靈堂那裏！」

「見鬼！靈堂不見一個人！哼，當眞是不知天高地厚，明知現在是多事之秋，也不知危險，若讓人……你們去靈堂看看，我叫人去找，要是讓人拐走，叫我如何對得起她死的娘！」言畢穿廊而去。

溫翡玉欲言又止，曹嚴華一把抓住了她，道：「師妹，剛才師父的話你沒聽見麼？快走吧！」

溫翡玉一到靈堂又垂淚了，香烟裊裊，白幔飄動，益增幾分凄清。

靈柩旁邊的棺材已上了蓋，一陣風吹了進來，新糝的桐油味隨風飄送，溫翡玉及曹嚴華忽覺一股寒氣自脚底冒起，靈堂之內，瀰散着一股詭異恐怖的氣氛。

兩人默默無言地燒着紙元寶，火光熊熊之下，溫鳳儀焦急地走了進來，怒道：「那丫頭當眞不知跑去了那裏，全屋都找遍了，不知躲在那裏。」

溫翡玉嚶嚶地道：「爹不要生氣，也許她心情不好出去散步！」

「散步？」溫鳳儀更怒：「那天那個姓楚的一見到你們兩姐妹，好像三魂不見了六魄般，哼……而且他武功高强……當眞令人担心！」

曹嚴華忙道：「師父，不知是不是公孫……」

「待爲師去問問他們！」

曹嚴華忙道：「師父，弟子去吧！」

「不，你在此陪着師妹，若是她有什麼不測，爲師便把你逐出門去！」說罷又是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這也難怪，翡玉及翠玉一向是溫鳳儀心中的心肝寶貝，如今少了一個，就像失掉了一顆心般，教他怎能不急，不大失常態？

溫鳳儀筆直來至客房，伸手在門板上敲了幾下，門便開了。「對不起，請兩位公子把貴价都叫了過來！」

公孫明向公孫白打了個眼色，公孫白二話不說，走了出去，一會便帶了五個莊丁入來了，道：「晚輩已照前輩的吩咐做了，前輩有話請說！」

溫鳳儀臉色鐵青地道：「兩位公子，實不相瞞，小女翠玉剛才失踪了！溫某對兩位的仗義相救，沒齒難忘，但小徒跟小女跟貴莊可沒任何過節，若是兩位看上她，也請對溫某說一聲，爲何暗中把她收藏起來？」

公孫白臉色一變，呼道：「前輩你說什麼？晚輩幾時收藏了令嬡？」

「多說無益，現在便請把人交出來！」溫鳳儀說罷，眼珠子都變紅了，胸膛不斷地起伏着。

公孫明也忙道：「溫大俠，晚輩可以發誓，在下兄弟自靈堂回來之後，爲了避嫌一直都在房內，寸步未離，又怎會收藏了令嬡？」

「若不是你們收藏起來，她又去了那裏？」

公孫白眉頭一掀，淡淡地道：「也許令嬡因爲令徒慘死，心情不好而出外散散心也未定！」

話音剛落，門外人影一閃，丁七兒氣急匆匆地跑來，稟道：「師父，全城都已找遍，未見小師妹的芳踪！」

「可有問過隣居？」溫鳳儀急得連額角也沁出汗來。

「我問過了，但沒有人見到小師妹出去！」

溫鳳儀轉過頭，道：「兩位聽到沒有？你們未來之前，敝門一向平安無事，有如世外桃源，你們一到，便連續發生了幾件怪事！」

公孫明抱拳道：「大俠不能不講理，來此的不止晚輩等人……」

溫鳳儀臉色一沉，變得冰冷無比。「哦，你們是指楚天舒？第一夜小徒被人襲擊，不錯，他有嫌疑，但昨夜小徒被殺，今日小女失踪，他可不在！」

公孫明又道：「恕晚輩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楚天舒也許是以退爲進呢！前輩又非不知道他那副德性，說不定他看上了令嬡！」

公孫白接道：「不錯，大俠又沒證據，怎可胡亂思疑晚輩等？」

丁七兒叫道：「胡亂思疑？你們來意不明，一來之後，便發生了這許多事，難道你們能證明這與你們無關乎？」

公孫白怒道：「在下來此，可非不請自來的！」

「不錯，是溫某請你們來的，但溫某又豈能知道你們的來意，你們不要以爲溫某是個傻子，由頭至尾，溫某都有莫大的疑心！」

公孫明冷冷地道：「溫大俠千萬別忘記，晚輩絕無挾恩施威，也沒要前輩答應什麼的話說了出來！」

「不錯，話是沒有說出來，但溫某是什麼人？難道不知道大丈夫應該恩怨分明麼？」

公孫白冷冷地道：「溫大俠知道便好！」言下之意，在場的銀龍門弟子都聽得出來。

溫鳳儀神色又是一變，冷冷地道：「兩位對溫某的大恩，沒齒難忘，但小徒被殺，貴价失踪，這件事兩位又準備如何交代？」

公孫明及公孫白互望了一眼，只得硬着頭皮道：「這件事晚輩實在不知道……但假如咱找到了人，自會把他交來讓溫大俠審問！」

溫鳳儀道：「好，兩位對溫某的大恩，現在便報答你。」揚聲道：「本應把你們扣留，甚至殺死，現在放你們回去，但小徒被殺之事，限你們三個月給銀龍門一個答覆，若不交人，便休怪敝門邀請朋友去貴莊，向令尊討回公道！如今立即給溫某滾！」

公孫白還想說話，却讓公孫明踏了一脚。「溫大俠果然恩怨分明，晚輩回去，立即稟告家父，叫他派人去找莊丁公孫福！溫大俠，咱們後會有期！」說罷帶着人，急急離開。

溫鳳儀餘怒未息，道：「七兒，你帶一個人暗中跟踪他們，有了消息立即來報告！」

丁七兒立即帶了一個師弟前去。溫鳳儀突然一掌擊在桌子上，只聽「嘩啦」一聲，那桌子立即碎裂。「金通，快再到城內四處找一找！」

另一個徒弟也去了，溫鳳儀這才返回靈堂，見曹嚴華跟翡玉仍在那裏，忙道：「華兒，你去找人選個日子替你們大師兄下葬，翡兒，你來替爹換藥，這傷若不早日治好，終是個大患！」

溫翡玉尚未離開，溫鳳儀的徒弟已不斷來稟告找不到翠玉！

溫鳳儀喃喃地道：「翠玉去了那裏？莫非眞的是梁天舒擄走的，這次眞是招狼入舍了，翡兒，你要小心，千萬不要亂走，今夜爹便睡在你妹妹房內，以免再有意外，若連你也再有什麼不測，爲父也只好自殺了！」

翡玉輕聲道：「爹放心，女兒自會小心！」

過了兩天，齊鴻雁便下葬了，儀式十分簡單，也沒有什麼弔客，這當然是因爲溫鳳儀不欲聲張的關係。

第五天，丁七兒便回來報告，說公孫莊的人出了城之後便倉皇地南下了。他一直跟着他們，直至他們下船過江才回來。

雙鷹飛臨銀龍門

天氣開始熱了，管一見坐在凉亭裏喝茶，忽然夏雷快步走了入來，道：「頭兒，武夷山下的公孫莊莊主公孫旭，帶着兩個兒子來拜訪您！」

「哦？老夫跟公孫莊從來沒來往，他怎會突然來訪？」管一見沉吟了一下，抬頭道：「你告訴他們老夫還在睡覺，順便叫高老弟替老夫查一查公孫莊的底細！」

夏雷應了一聲，快步出去，管一見倚在躺椅上，緩緩閉起雙眼，讓清風輕拂。

管一見手下有四名大將，都跟了他不少年了，現在一般案件都由他們處理。他口中的高老弟，名天翅，不但年紀比管一見大，甚至比管一見還早吃六扇門的飯，後來退休之後，却跟了管一見。

高天翅武功雖然不高，但他有一個好處，不但記憶力强，而且江南一帶有頭臉的人的底細，無論是白道還是黑道，他都清楚得很，他有一本花名册，列下很多名人，每個人的家庭狀況以及出身來歷，都清清楚楚記在名下，而且每有新消息之後，便增添上去。

過了一陣，高天翅便拿着簿子到後花園來了，他一直走向凉亭。管一見欠一欠身，問道：「公孫旭這個人怎麼樣？」

高天翅打開簿子，唸道：「公孫旭今年五十一歲，一妻一妾，共生七子兩女，長子公孫光，今年廿八歲，三年前已成親，娶的是閩南『金刀史家』的女兒，二子以下全未娶妻，大女已嫁，夫家是金華崔家大公子。

「公孫莊世代相傳，在武夷立家至今已是第六代。公孫家雖無驚人的技藝，但一向深居簡出，倒也沒有什麼仇家，歷代一直平安無事，六代相傳下來，全族已共有八九百人！公孫旭自小即負大志，聽說小時曾四出訪求名師，詳情沒人知道，但看來也沒什麼特別的進展，據跟他交過手的金華崔寒濤對人說，公孫旭的武功跟他只在伯仲之間而已，其家傳刀法共有九九八十一招……」

管一見眉頭一皺，問道：「只是這些無關重要的事？」

高天翅合起簿子，道：「屬下最近曾聽人言，公孫旭收羅了不少高手，豢養在家中，似有什麼目的，而最近他的幾個兒子也經常到江湖上走動，目的未明。」

管一見把杯內的茶喝乾，道：「你陪老夫出去見見他！」

公孫旭國字形的臉上蓄着三綹長髯，望之頗有威嚴。他的二子及三子分坐在他兩旁，夏雷坐在他們對面相陪。

管一見跟高天翅走出小廳，公孫旭立即長身而起，抱拳道：「這位大概便是名震朝野的江南總捕頭管一見，管大人了？幸會幸會！」

「不敢，公孫莊主請坐。」管一見淡淡地道：「自己也在正中坐了下來。「公孫莊主千里迢迢，翻山越嶺來到杭州找尋管某，不知有何指教！」

公孫旭笑道：「大人言重，天下還有誰敢指教你？」言畢哈哈大笑起來。

管一見眉頭一皺道：「莊主不遠而來

，料非只爲說此幾句話！」

公孫旭正容道：「實不相瞞，小弟遇到一件疑難，特意來求大人幫忙的！」

「聽說貴莊素來深居簡出，不理世事，不知會有什麼麻煩？」

「說來話長，不知神捕大人有興趣聽否？」

「老夫正在洗耳恭聽！」

公孫旭吸了一口氣，道：「事情是與兩位犬子跟江北的銀龍門有關的，明兒，還不把實情仔細稟告神捕！」

公孫明應了一聲，立即由頭說起，對公孫白如何巧救溫鳳儀，後來自己又如何在長江，請來救兵解困，最後又如何與楚天舒合力把溫鳳儀在蔣氏三雄的虎口救走等說了一遍。

接着公孫白便又把銀龍門兩夜三天發生的事詳詳細細地說了。最後公孫旭才說道：「神捕，敝莊那個叫公孫福之家僕突然失踪，犬子的確不知道，而且更無指使他去殺人，奈何誤會已深，小弟怕銀龍門不能相信，他日若與師問罪，小弟便難辦了，因爲敝家祖訓第一條便是不得無故與外人結怨！小弟實在不想爲此而破了歷代祖先的教訓及危險，更不想把兵禍帶到寒舍！」

管一見仍然淡淡地道：「莊主欲求老夫何事？找尋那個莊丁，然後把他交給溫鳳儀？」

公孫旭苦笑一聲：「此是沒辦法中之辦法耳，最好能够解開雙方這個誤會，如此才是根治的辦法！」

「莊主的意思的要老夫替你們調查齊鴻雁的死因以及貴价失踪的原因？」

「正是如此，只要神捕應允，酬勞多少本莊都在所不計！」

「錢並非萬能！」管一見頓了一頓，續道：「要老夫接手查案也行，但一定要你們配合才行！」

公孫旭忙道：「愚父子若能得神捕幫助，願效犬馬之勞！」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好，老夫便答應你，酬金多少要視以後的情況而定，不過老夫現在便要先收兩萬兩訂金！」

公孫旭道：「這個沒問題！」忙自懷中掏出幾張銀票，雙手遞與管一見。

管一見示意高天翅替他收下，問道：「現在老夫告訴你們該配合的事來，第一件，岳西遠離武夷山，若需要賢喬梓對證的話，一來一往，費時失事，所以你們最好能够暫時在彭澤那裏，萬一要你們過江北上，也比較方便！」

公孫旭道：「此乃合情合理之事，愚父子敢不從命！」

「第二件，你們所說的話敢保證絕無一字虛言？」

公孫旭看了兩個兒子一眼，道：「愚父子所述，句句屬實！」

「好，現在老夫問你們一件事，令郎三番援救溫鳳儀是巧合還是有意的？」

公孫明道：「是巧合，也可以說是有意的！」

管一見目光一亮，忙問道：「此話怎說？」

「舍弟第一次救溫鳳儀是巧遇，第二次晚輩去水月島請救兵，可說是有意的！

那天舍弟等人到彭澤歇宿，剛巧晚輩自江北回來，無意中碰上了，後來問了公孫福才知道眞相。晚輩當時本擬上前跟溫大俠見面，後來發現客棧內有個食客鬼鬼祟祟的離開，晚輩心頭詫異，便跟了下去。後來發現他們是蔣氏三雄的手下，晚輩聽他們說要去請巨黨幫的人，在江中攔截，當時晚輩吃了一驚，正想回去，却無意中碰到一個水月島的探子……」

管一見截口問道：「他跟你相識？」

公孫明道：「晚輩並不認識他，是他認得晚輩的！」

他吸了一口氣，續道：「晚輩心頭一動，便把事情告訴了那探子，那探子謂，溫鳳儀就算改日過江也還是會護巨黨幫碰上的；就算繞道而行，難保蔣氏三雄不會請別人下手，反正綠林好漢，大多是認錢不認人的！

「晚輩問他可有辦法？他說要發訊號請夫人拿主意。晚輩道水月島離此數百哩水路，那裏來得及，他說夫人最近秘密來了這一帶……後來晚輩便去求夫人了，沒想到她十分豪爽，一口應承了。」

管一見不由忖道：「香車夫人是個有野心的女人，她必定不甘長期雌伏，諒與公孫莊有了什麼協議！」不過這件事涉及江湖門派的秘密，却不宜詢問。

公孫明喘了一口氣，道：「第三次救溫大俠，是咱們跟他分手之後，心中一直怕蔣氏三雄會不甘失敗，再去追擊，但又怕溫大俠那裏不好說話，所以便暗中跟着他北上了。反正在下兄弟到江北目的也只是遊玩而已，並無要緊的事！後來的事神捕都已知道了，這件事神捕是否認爲既是巧合又是有意？」

管一見不答而道：「好吧，三位且在城中歇幾天，待老夫安排了此間的工作，才進行調查！」

公孫白問道：「請問神捕是否要去岳西？」

「這個自然了，而且老夫跟沈鷹有個協定，這次要過江調查，還得先去知會他呢！」

公孫旭長身抱拳道：「如此愚父子便在振興客棧，等候神捕的佳音了！」

× × ×

第三天，管一見帶了端木盛夫婦以及風火輪、殷公正，路遠，馮曉年等得力手下出發了。自然他事先派人去通知了公孫旭父子。

一行人首先向西行進，每日俱是快馬急行，早起晚宿，一天趕了兩三百里路，幾天後便到了黃山，然後兵分兩路，管一見等繼續西行，公孫旭父子却折向西南去彭澤等候消息了。

這天管一見等人在池州過江，天上下着雨，江水急湍，白浪滔天，小舟左搖右擺，異常驚險。

管一見嘆息道：「人在此中，當眞如滄海孤舟，什麼雄心壯志也都要遜色了！」心中忽然泛起歸隱的念頭。

小舟衝過風雨巨浪，終於抵達彼岸。端木盛付了船錢，便問道：「頭兒，咱們雖已發了信鴿知會沈大人，但不知他收到沒有？」

管一見皺眉道：「風火輪，你去縣府

處通知當地的捕快，叫他們轉告一下！」

眼看天色將晚，便入城找了家客棧歇下。

第三日的中午便到了岳西城了，管一見等人便飽餐了一番，然後跟馮曉年出去打探消息。不久馮曉年回來報告：「頭兒，屬下探知溫鳳儀在家內，而最近這裏十分平靜，並沒有什麼礙眼的人出現。」

「他女兒找到了沒有？」

「沒有，聽說溫鳳儀還懸賞一千兩白銀，求人報訊哩！」

「好吧，咱們現在便去！」

銀龍門在岳西城中，岳西城又甚小，只一忽便找着了。守門的銀龍門弟子，見來了一羣陌生人，忙喝道：「諸位是那條綫上的朋友？」

風火輪說道：「這位大哥，煩請通報一聲，就說江南捕頭管一見有事求見溫掌門！」

溫鳳儀哈哈笑道：「神捕名震朝野，溫某有幸能得神捕紆尊降貴，簡直是三生有幸，迎之唯恐不及，豈可說打擾二字！諸位請進！」

衆人魚貫而入，到了大廳，分頭坐下，溫鳳儀嚅嚅地道：「聽說神捕是喝茶的大行家，溫某不敢班門弄斧，敢問神捕喜歡喝什麼酒？寒舍別的東西可能沒有，但各地的酒，却素有儲藏！」

管一見微微一笑。「溫大俠何客氣之有？所謂客隨主便，老夫豈敢苛求！」

溫鳳儀吩咐曹嚴華到地窖取酒，問道：「神捕光臨，蓬蓽生輝，但溫某自知高攀不上，未知神捕有何指教？」

「不敢，老夫是次來此，乃受人所託，忠人于事耳！」

溫鳳儀微微一怔。「哦？又不知神捕受誰之託？」

管一見哈哈笑道：「便是與溫大俠有救命之恩的公孫莊！」

溫鳳儀臉色立變，冷冷地道：「原來是他們兩個，不知他們託神捕辦些什麼事呢？」

說着曹嚴華已捧了一罈陳年的狀元紅來，銀龍門的弟子立即替管一見等人斟了酒。

溫鳳儀舉杯道：「今夜無論如何要請神捕賞臉，在寒舍吃頓便飯，如今先請各位喝一斛，潤潤喉嚨！」

管一見呷了一口，道：「公孫兄弟謂溫大俠對彼等有所誤會，所以請老夫來此調查令徒的死因！」

溫鳳儀臉色又是一變，冷冷地道：「他們兩個小子果然十分狡猾，居然會以退爲進！」

管一見看了他一眼，淡淡地問道：「溫大俠好像不大歡迎？」

溫鳳儀忙堆下笑容，道：「神捕說笑了，溫某也想早日查出兇手，好替小徒雪恨，只是大感意料而已！」

「老夫如查出實際情況，老夫自會把內情告知大俠！」

溫鳳儀喜道：「如此溫某先謝了！」

「聽說令嬡翠玉失踪，未知找到了沒有？」

溫鳳儀悲傷地低下了頭，輕輕搖了幾下，澀聲道：「不怕神捕笑溫某自私，小徒之死對溫某的打擊，實在不如小女失踪之萬一，可惜溫某已出盡辦法，仍沒有她的消息！」

風火輪笑道：「溫大俠何不一併求咱頭兒調查？」

溫鳳儀長身抱拳道：「不敢有勞，這一點溫某另有打算！」

管一見白了風火輪一眼，風火輪碰了一個軟釘子，訕訕地坐了下來。

「老夫想到府上各處走走，請溫大俠派人帶路。」

溫鳳儀忙說：「神捕是爲小徒之死而來，溫某敢不親自帶路？諸位請跟溫某來吧。」

溫鳳儀由外及內，先告知當日楚天舒及公孫莊的人，所住客房的位置，然後再到齊鴻雁生前的寢室。

管一見見客房是在大廳的後廂，與中院銀龍門弟子的住房只隔着一個小院，由那裏來此，只消三四個起落而已，想了一下，便走入齊鴻雁寢室，看了一回，問道：「令徒被殺那夜，貴門是否有人聽到打鬥聲音，或者呼叫聲？」

「這一點溫某事後已問過，並沒人聽見！」

管一見心頭詫異，訝然問道：「難道貴門晚上沒有派人值夜？」

「有，不過人手少，地方大，難免有疏漏之處。」

管一見忖道：「齊鴻雁爲何不呼叫？」隨又問道：「令徒伏屍何處？」

溫鳳儀指一指地上。「就在此處。」

此處離房門只有四尺，一步便能跨至，不由喃喃地道：「看來令徒是在沒有防備之下被殺的了！」

「溫某也是如此看法，否則小徒必會呼叫！」

「這人令徒一定認識的！」

「不錯，所以他才會開門，他才會沒有防範！」

管一請續問：「令徒武功如何？」

「雖非高手，但不是溫某自誇，這孩子一來很能吃苦，二來溫某對他要求頗高，他在同儕之中武功最高！」溫鳳儀一頓又道：「大約有溫某七八分火候！」

管一見點點頭。「老夫可否到令徒當時的靈堂看看？」

「有何不可？」

於是看了靈堂，又走入內宅溫鳳儀的書房寢室，以及翡玉翠玉和貼身丫環的住所查看。

經過溫翡玉的寢室時，管一見在窗縫邊向內望了一眼，見裏面坐着一個千嬌百媚，貌如天仙的少女，正在低頭綉花。雖只是驚鴻一瞥，但管一見心頭也不由一震，忖道：「溫鳳儀的女兒果然美麗過人，畢生難見！咦，莫非翠玉之失踪跟楚天舒眞的有關？就算如此也不稀奇，連老夫看了也都會心跳，何況是那個登徒子，又怎

華嚴曹是人那出看，間忽俠這在見一管。

會不爲之神魂顚倒！」

內宅之後，還有一排平房，住的都是丫環，再後才是後花園。

管一見目光忽然一亮，道：「想不到溫大俠的花園竟有江南的園林佈局！」

溫鳳儀長嘆一聲，道：「實不相瞞，內子是江南人氏，溫某十分鍾愛她，所以故意請了江南的巧匠造此花園，以供內子平日休憩及觀賞散心的！」

「看不出溫大俠還是個情深的人！」

溫鳳儀似頗有感觸地道：「情深之處便是痛苦，情深之人最多愁思！做人實在要拿得起放得下才好！」

管一見笑道：「溫大俠却不似是個放不下的人！」

溫鳳儀苦笑一聲：「很多人都是在人前歡笑，人後傷心，一個人的感情如何，絕非能憑一席話便可以下斷論，請諸位再來這邊！」

管一見也似同意地點點頭。

× × ×

當他們要出中院時，在內宅的走廊上忽見一個人影向另一端閃去，溫鳳儀輕哼一聲。管一見在這倏忽之間也看出那人是曹嚴華了，他心頭一動，生了一絲疑念，却也沒開口動問。

溫鳳儀把管一見等人引至小廳坐下，日已偏西。管一見問道：「溫大俠，令徒被殺，兇手是否有留下什麼綫索？」

「那柄鋼刀！」

「老夫也相信那柄鋼刀必是公孫莊的，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否？比如血跡，兇手既然受了傷，逃走時必有血洒落地上。」

「奇怪的是血珠滴至門外之後便不見了！」

管一見略一沉吟，道：「也不奇怪，也許兇手躍上屋頂離去了！」

溫鳳儀神情一震，脫口說道：「溫某竟沒有想到這一點！請神捕再到那裏查一查！」

管一見皺眉道：「事隔月餘，就算屋瓦上留有血跡，現在也不易發覺了！那天負責中院巡夜的人是誰？可否請他過來一下？」

溫鳳儀苦笑道：「敝門不成氣候，少人覬覦，一向沒有外人來襲，所以防備十分鬆懈，一般只有三四個弟子在四周走動防值，並沒有固定的人選，負責固定的地方的防務。而事後溫某已問遍全屋，都沒有人聽到一絲聲音，甚至公孫兄弟也自稱聽不到聲音！」

管一見眉頭又是一皺，忖道：「如此可有點棘手！」

只聽溫鳳儀又道：「溫某只愁沒有辦法，如今有神捕負責，水落石出之期已可待！」

管一見道：「這件案子既然毫沒綫索，只怕要經過長期的調查才可破案，不知府上的客房方便否？」

溫鳳儀臉上閃過一絲難辨的神色，聲音却帶幾分喜悅地道：「神捕要在寒舍長住？歡迎之至！」

說着下人已抬了兩張八仙桌上來了，接着酒菜如流水般送了上來。

溫鳳儀道：「諸位請入席，只怕酒劣菜粗，未能盡合諸位的胃口！」

「那裏，掌門人太客氣了！」自從去年中秋發生了那件「大壽宴」的事件之後，管一見的架子已沒有以前那麼大了。

衆人入席之後，溫鳳儀正待舉斛敬酒邊忽見金通走了入來，附耳的在溫鳳儀身，輕聲說了幾句話。溫鳳儀哈哈大笑，放下酒杯，道：「諸位且稍候一下，溫某出去一下便回來，相信這對諸位來說，也是個意外！」跟着金通匆匆出廳。

風火輪目送溫鳳儀離去，輕聲說道：「頭兒，這個姓溫的，跟別人似乎有點不同！」

「有何不同？」

「他客氣得有點出人意外，而且屬下覺得他似乎有意在咱們面前表現一種什麼似的……」

管一見冷哼一聲。「說得沒頭沒腦，老夫不明白你說什麼。」

風火輪尷尬地笑了一笑。「總之屬下有點異樣的感覺！」

端木盛接道：「屬下却覺得他對弟子之被殺，以及女兒的失踪，好像不太熱心，熱心的只是表面！」

「不要胡說，這次跟以前有點不同，咱們是他心目中的嫌兇請來的！」

說話之間，外面已傳來一陣雜沓的步履聲，衆人立即閉口不言。

門口一閃，只見溫鳳儀笑口哈哈，帶着四五個人走了過來。「神捕請看溫某今日的嘉賓是誰？」

管一見等一抬頭，目光一及，神情都是一呆，溫鳳儀背後的人也是神情一震，同時失聲道：「怎會是你？」隨又齊聲大笑起來。

原來來的赫然是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他背後還立着幾個手下：「閃電刀」顧思南，「雲上飛」雲飛烟，「飛鷂」郎四及葛根生！

管一見笑道：「老夫實在大出意料，溫掌門的嘉賓竟會是你們！」

溫鳳儀含笑說道：「實不相瞞，溫某是請沈神捕來寒舍，調查小女失踪的案子的！」

管一見輕咳一聲，道：「老夫出發前曾派人送了一封信知會你，不知你有否收到？」

「沒有，」沈鷹搖搖頭。「老夫剛自河北下來，半路接到溫某聘請的消息便星夜趕來了！」一頓又道：「如今兇徒越來越狡猾，案情也越來越複雜，老夫看咱們以後也不必楚河漢界分得太過清楚！」

管一見笑道：「老夫也正有此意，說不定將來有人在江南犯了案，却跑到江北去，若照以前方法查辦，可要花費不少時日！」

溫鳳儀忙道：「來，諸位都請入座，咱們一邊吃酒，一邊說！」

沈鷹、雲飛烟、顧思南、管一見、端木盛及其妻子小青與溫鳳儀一席，其他人在另一席，則由曹嚴華及丁七兒相陪，衆人都是舊相識，也多次聯手查案，此番見面，自然少不了有一番熱鬧，就連管一見和沈鷹也都多了一分喜悅。

端木盛及風火輪見溫鳳儀原來一早已聘了沈鷹查案，心中的疑雲，立時烟消雲散。

衆人喝了一回，管一見問道：「溫大俠是在何時請沈大人的？」

溫鳳儀道：「公孫兄弟離開之後，溫某即發動門下弟子四出調查，只因一無所得，所以才硬着頭皮去請沈神捕來調查的！聽說沈神捕不是輕易請得到的，溫某也沒有太大的信心，料不到請了一個，却來了兩位，眞是榮幸之至！」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沈鷹笑道：「早知有老笑在此，老夫也不必馬不停蹄趕來了！」

溫鳳儀正色道：「他是他，你是你。管神捕查的是小徒之死，沈神捕查的是小女之失踪原因，你們各有職責，也可互相配合，彷如牡丹綠葉，缺少一項也不得！」又是一陣响亮的笑聲。

這一頓直吃至二更，溫鳳儀才送他們回客房休息。

失而復得

深夜，清風徐徐吹來，天氣依然頗爲燠熱。

管一見及沈鷹住在一起，沈鷹倚在椅上吸着悶烟，半晌，管一見問道：「老鷹，你說這兩件案子是否有關連？」

沈鷹點頭道：「若非料錯，這兩件案子其實實是一件而已，溫翠玉之失踪，極可能是齊鴻雁之死的延續而已！」

「老夫也認爲這兩件案子，實則一件，起因都是因爲情與愛！」

「你認爲誰的嫌疑最大？」

「現在說這個還太早，對翡翠雙姝有意思的，第一個是齊鴻雁，但剛才老夫問過溫鳳儀，他跟溫翡玉的婚事，已得溫鳳儀的默許，成親日期也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再下來，便該是曹嚴華了！」

「哦？」沈鷹問道：「不過這也難怪，嗯，不知曹嚴華喜歡的是那一位？」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按理齊鴻雁既然已和溫翡玉來往密切，他選的應是溫翠玉，但老夫下午却見到他在溫翡玉的房外徘徊……這件事有點奇怪……」

沈鷹不由站了起來，道：「你分析得十分合理，莫非因爲溫翠玉拒絕了他的愛意，所以他才……」

「他才與齊鴻雁相爭？」

「不，老夫的意思是溫翠玉的失踪，不知是否跟他有關！」

管一見心頭一跳，隨即搖頭：「假如此事與他有關，那麼溫翠玉大概已死了，否則他把她收藏在那裏？」一頓又道：「但他似乎也沒有殺死溫翠玉的道理？」

「可能這裏面牽涉到複雜的內情也未定！」

「除此兩個之外，公孫兄弟及楚天舒對翡翠雙姝也有極大的興趣！」

沈鷹不由失笑道：「你竟會懷疑你的僱主？」

「有興趣未必要殺人擄人！」管一見道：「那溫翡玉當眞是國色天香，老夫平生僅見，連老夫這種老光棍見了也生出了愛意，莫說公孫公子年少方艾，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若說他們見了全不感興趣，老夫絕不相信！何況他們都還未成親！至於楚天舒那就更加不用說了！」

沈鷹問道：「聽說溫家兩姝，長得一模一樣是麼？」

管一見點點頭。「姐姐如斯漂亮，妹妹再差也是個美人，姓楚的那登徒子一見，只怕三魂都不見了六魄！」

沈鷹忽然轉頭道：「老笑，你知否老夫爲何會在接到消息之後便立即趕來，須知這裏面可能涉及銀龍門跟公孫莊之間的恩怨，照往常老夫必要先調查清楚才肯接辦的！」

管一見目光一亮，道：「莫非你是爲了楚天舒而來的？」

「你尚記得香車夫人否？那一案跟他也有關係，自那天起老夫便想見見他！」

管一見笑道：「老夫怎會忘記？事實上本案之初，跟香車夫人也有點關係！」

沈鷹一呆，忙道：「快說來聽聽！」

管一見立即把公孫兄弟的話轉述了一

遍，同時反問：「老鷹，溫鳳儀又是如何告訴你的？」

「他派人到洛陽，告訴烟兒說他女兒突然失踪，當時家內有楚天舒及武夷山下公孫莊的兩位少莊主，他女兒失踪之後，便如烟霧般消失，了無痕跡！」

「就這般簡單？」

「是的，老夫就是爲了楚天舒而來的，其他詳情老夫絲毫不知！」

管一見詫異地道：「他爲何只說得這般簡單？」

「也許他弟子見不到老夫，所以只簡單說了幾句！嗯，明天老夫可以暗中查問一下那個弟子！」

「如今咱們該如何進行？」

沈鷹也是一呆，不過他却不肯表示自己沒有辦法。「詳細情況待明日老夫到各處勘查一下再說！」一頓又道：「不過，老夫懷疑公孫莊所述的眞實性！」

「這一點，明早可以跟溫鳳儀對證一下！」

「何不雙管齊下，也派人去調查蔣氏三雄？」

管一見喃喃地道：「也可以派人去溫玉山莊查問一下！」

沈鷹苦笑一聲，道：「你還可以着手進行，但楚天舒行踪飄忽，要查他就困難了！」一頓，眼光一亮，道：「老夫可以先查曹嚴華！」

「這人的確值得思疑！」

「不知溫鳳儀睡着了沒有？」

「你現在便想去問他？要問什麼？」

沈鷹抬頭望窓，笑道：「月色如此美麗，你何不跟老夫到外面走一走？」

兩人走出客房，四處靜悄悄，走廊上不見一人，管一見輕聲道：「溫鳳儀做事竟如此粗心，以這般人手防備，再多幾個女兒也會被人擄走！」

兩人走至中院才見到圍牆上站着一個銀龍門的弟子。那人顯然也看見沈鷹及管一見，忙飛身躍下，輕喝一聲：「誰？」

管一見舉目一望，那人正是金通，便道：「你認不得老夫麼？」

金通忙回答道：「晚輩不知是兩位大人！」

「嗯，請問你小師妹跟大師妹，是不是長得很相像？」

金通點點頭，管一見又問：「齊鴻雁跟大師妹很要好？」

金通又點頭，沈鷹插口接道：「那麼令小師妹平日跟誰較好？」

金通想了一下，道：「好像對大師兄較好。」

沈鷹跟管一見齊是一怔，互換了一個眼色，續問：「那麼你二師兄對那個師妹較好？」

金通道：「咱們每個人對兩個師妹都十分愛護……」

管一見輕斥道：「老夫是指男女間的關係！」

金通想了好一陣才道：「好像也是對大師妹較好一點！」

沈鷹跟管一見又是一呆。「那麼你自己呢？」

金通漲得滿臉通紅，有點手足無措地道：「晚輩不想奢望吃到天鵝肉！」

管一見臉色一沉。「老夫要你說實話，若是讓你挑你要那一個？」

金通脫口道：「她們同樣那麼美麗可人，隨便一個晚輩都要！只是咱們知道師父擇婿的眼角甚高，不會……」

沈鷹接問：「你們大師兄及二師兄的武功，誰比較高？」

「大師兄。」金通不假思索地道。

「你們對那一個印象較佳？」

「大師兄！」

「大師兄！」

「爲什麼？」

「大師兄跟師弟們好，師弟們自然敬重他！」

「曹嚴華呢？」

「他平日很少說話，比較孤獨，我們便比較少跟他來往！」金通頓了一頓又道：「不過依晚輩之見，二師兄做事比較仔細穩當，大師兄稍爲衝動一點！」

「你們平日的防備也是如此？」

「是的，在此之前從未發生過什麼事故！」

「發生事故之後，也沒有多派人手防守？」

「有，每晚增加了兩個人。」

管一見揮揮手。「好啦，你忙你的，老夫四處走走！」拉着沈鷹向內宅走去。

中院跟內宅之間不但有一座庭院，而且內宅跟中院還隔着一道矮牆。進了月洞門，裏面還有一條甬道，靠矮牆那邊排了一列花盆，裏面便到了內宅的客廳，左首是溫鳳儀的書房，右首是寢室，再後又是一座小院，小院栽了很多花草，然後另一端才是溫翡玉及溫翠玉的寢室。

管一見跟沈鷹踏上台階，進入客廳，四周靜幽幽的，連虫聲也沒有一個，管一見輕聲對沈鷹說道：「不知溫鳳儀睡了沒有？」

沈鷹立即走出客廳，沿着小院子走至溫鳳儀寢室的窓外，他凝神靜聽了一陣，房內不但沒有鼻鼾聲，連呼吸聲也沒有，他向管一見搖搖手，又走到書房外靜聽，書房的情況跟寢室一樣，沈鷹忽然奇怪起來：「溫鳳儀去了那裏？」拉着管一見到溫翡玉房外偸聽。

聽了好一陣，却只聽到一個呼吸聲，料是發自溫翡玉的鼻孔，再到溫翠玉房外偸聽，裏面毫沒聲音。

兩人退後幾步，心頭却是十分詫異，沈鷹道：「拚着讓溫鳳儀在事後斥責，也要進去看個究竟！」

管一見也同意，兩人重回溫鳳儀寢室外，伸手在門上一推，門不動，是在裏面門上了！

兩人心頭更加奇怪驚詫，沈鷹說道：「莫非他發生了什麼意外？撞門進去看一看！」

「好！」管一見聲音一落，立即退後幾步！再一個箭步標前，肩膊撞在門板上，只聽一陣「嘩啦啦」的暴响，那道木門立即破裂，同時倒在地上，發出「蓬」的一聲巨响！

管一見及沈鷹也在此時竄入房內，沈鷹首先取出火摺子來，把其點亮，火光之下看得分明，房內空空如也，那裏有溫鳳儀的影子？

剎那間，兩人心頭都是一沉，尙未來

得及分析原因，只聽四周傳來一陣叱喝聲。房門人影一閃，首先奔進一個穿紅衣的少女，正是溫翡玉，她因爲住在對面，所以首先奔至。

沈鷹借着火光一望，心頭暗道：「溫翡玉果然是個大美人，當眞我見猶憐！」

溫翡玉驚呼一聲：「你們是誰，爲何入我爹房中？咦，我爹爹呢？」

管一見忙道：「姑娘不必驚慌，老夫是江南總捕頭管一見，這位是江北總捕頭沈鷹，咱們因有事要找令尊，可是敲了好一陣門都沒有人應聲，所以才破門而入，而房內却沒有令尊的踪影，最奇怪的是房門却讓人自內上了木門！」

溫翡玉急得眼眶淚花亂轉：「我爹爹到底去了那裏？」

這剎那，銀龍門的弟子也都被那道巨响醒驚，紛紛走來查視。

管一見沉聲道：「你們師父不知去了何處，有否人知道他的踪影的？」

銀龍門的弟子臉臉相覷，都表示不知道，沈鷹忙道：「快找一找！」

銀龍門的弟子都驚慌起來，立即出房而去，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道急勁的嘯聲，嘯聲來得極快，眨眼即飛來一道人影：「什麼事？」

「爹！」溫翡玉立即迎了上去。

沈鷹等人一怔，緊張的心情隨即一鬆，抬頭一望，果見溫鳳儀快步走來，臉色凝重，問道：「兩位神捕，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管一見看了他一眼，反問：「溫大俠去了那裏？老夫因有事要問你，因拍門不應，以爲你發生了什麼事，所以破門而入……咳咳，溫掌門沒有意外，便好了！」

溫鳳儀臉上泛上幾絲不悅之色，道：「溫某因睡不着，所以到後花園散步！」

丁七兒道：「師父，弟子怎地沒看到您？」

溫鳳儀怒喝道：「爲師坐在假山之後，你却像死人似的，連看也不看一眼，這樣防衛，就算是老夫有十個女兒也要被擄走！」

沈鷹道：「溫大俠既然到後花園散步，爲何房門會被人自內面上了閂？」

溫鳳儀一言不發，走入房內，忽地一掌拍開一扇窗子，道：「溫某是自這裏出來的！」

管一見道：「原來如此，倒讓人吃了一驚！」

溫鳳儀哈哈大笑，道：「如今事情已清楚，兩位夤夜找溫某到底有何要事？」

一轉頭對弟子道：「你們都回去吧！翡兒，夜深了，你也去睡吧！」

溫翡玉行了一禮才與師兄弟離去，溫鳳儀又道：「此地凌亂，請兩位到書房坐吧！」忽又揚聲道：「七兒，叫丫頭送一壺茶到書房來！」

沈鷹及管一見跟着溫鳳儀到了書房，分頭坐下，溫鳳儀立即敲動刀石把油燈點亮。

火光一起，三人不由互相望了一眼，沈鷹忽地發覺溫鳳儀鬢髮有點凌亂，大概是在後花園被風吹亂。

溫鳳儀態度從容，微笑問道：「此處幾沒別人，兩位有話但說不妨！」

沈鷹跟管一見互換了一下眼色，管一見輕咳一聲，道：「其實老夫也沒有什麼十分緊急的事詢問溫掌門，不過一則又睡不着，二則不能全盤了解，心中始終難安，所以……」

溫鳳儀笑道：「兩位不必客氣，兩位如此也是爲了敲門，溫某不會怪兩位，有話就請直言吧！」

「嗯，聽說令大弟子跟令嫒翡玉的感情甚佳是否？」

溫鳳儀點點頭：「不錯，但在這之前，溫某也只以爲他們之間，只有師兄妹間的感情而已，但當溫某自懷玉山回來之後，見女兒在爲齊鴻雁綉枕套，才知道他們之感情，已非純粹師兄妹之情了！」

「聽說掌門人對擇婿的要求頗嚴，未知令徒齊鴻雁能否盡合你的理想？」

溫鳳儀正容道：「兩位既然坦言相詢，溫某也不敢相瞞，實際上溫某對這個弟子雖然親如己出，但始終認爲不配娶小女，但後來小女說她不想出閣之後，離開溫某，而小徒又是孤兒，他們成親之後，便可承歡膝下，溫某回心一想，也覺大有道理，所以也沒有反對了！但想不到……」

沈鷹急問：「溫掌門想不到什麼？」

「想不到那天晚上，小徒便受到襲擊了！」

「哦……」沈鷹同時一呆。「溫掌門跟令嫒談話時，旁邊還有其他人否？」

「房內無人，但房外是否有人偷聽，溫某便不知道了，因爲當時溫某根本沒有料到，以後會發生了這一連串的事故，所以也沒有留意！」

沈鷹跟管一見立即忖道：「齊鴻雁是給他的情敵殺死的？但溫翠玉本與他無關，又怎會失踪？這兩者有何關連？」

沈鷹沉吟了一下，又問：「令次徒與令嫒是否也有超乎兄妹的感情？」

「這個，這個溫某便不得而知了！」

溫鳳儀忽然嘆了一口氣，「事實上，那個多情的少年，在見了小女之後，又有誰會不對其產生好感？」

沈鷹與管一見都有同感，兩人想了一下，覺得已沒有什麼可問，便向溫鳳儀告辭。

沈鷹與管一見返回客房之後，也解衣上床，銀龍門內已陷于寂靜之中。

沈鷹忽然在矇矓中被一道女子的尖叫聲驚醒，睜開眼，見管一見亦已醒了，連忙翻身下床。

「老鷹，聲音好像是來自內宅！」

「快去看看，九成是溫翡玉發生了意外！」

兩人推開房門，同時發出一道短嘯，通知手下，隨即展開輕功直向內宅方向馳去。

管一見喝道：「上屋！」話音未落，身子飄飛起來，沈鷹急跟在後，也躍上屋頂，月光下只見幾個值夜的銀龍門弟子也聞聲自圍牆上飛過去。

那道尖叫聲過後，再沒聲音，沈鷹更急，去勢也更疾！

猛見內宅也衝起一道白影，叫道：「翡兒，可是你發生了事故！」却原來是溫鳳儀！

翡玉的寢室房門洞開，溫鳳儀一陣風般衝了入去，又一陣風般竄了出來，寒聲道：「房內沒人！」脚尖一點，再度騰空而起，向後花園的方向馳去！

沈鷹及管一見雖然起步稍慢，但幾個起落之後，已與溫鳳儀並肩。三人飛落後花園，只見假山涼亭、花樹密佈，一眼望去，難窺全豹。

溫鳳儀道：「兩位請分左右搜去，溫某出牆看看！」也不理沈鷹及管一見的反應，脚尖再一點，便上一頭大鳥般越牆而去。

沈鷹沿着圍牆，自左前進，明月已西墜，花園頗爲黑暗，不易辨認，幸而此刻端木盛、顧思南及銀龍門的弟子也都已趕來。「小顧快點火！」

一言驚醒夢中人，幾個人同時把火摺子點燃，四周的景物立時顯露，走了幾步，沈鷹忽然停了下來，隨即向一座假山後面竄去，火光下果然地上蜷縮着一個身穿粉紅色寢衫的女子！

沈鷹彎下腰，扳過那女子的肩膊，可不正是溫翡玉？只見她臉上孕着驚悸之色，雙眼緊閉，鼻翼輕輕嗡動，知是遭人制住了暈穴，忙把其穴道解開。

溫翡玉睜開眼來，神色依然十分驚慌，脫口呼道：「爹爹！」同時如驚弓之鳥般，自地上跳了上來。

管一見也飛掠過來，叫道：「快去把溫掌門找回來！」

溫翡玉驚道：「我爹爹怎樣啦？他又失踪了麼？」

沈鷹溫聲道：「姑娘勿慌，令尊是出去找尋你而已！嗯，不知姑娘怎會跑來此地！」

溫翡玉在衆目睽睽之下，粉臉微紅，低下螓首道：「我睡了一半，忽然醒來，覺得有人抱住我，我一驚之下，便叫了起來，不料那人却在我後腰用力一點，我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管一見道：「那人是什麼樣子的，姑娘可曾看見？」

「他臉上幪着一塊黑布，只露出一對眼睛，所以……奇怪，那對眼睛，我好像有點眼熟……嗯，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溫翡玉咬牙苦思。

沈鷹柔聲道：「姑娘快想一想，這是一條極重要的綫索！也許你妹妹也是那人擄走的！」

溫翡玉搖搖頭。「我只見了他一眼，作不得準，也看不清楚……對不起，我實在想不起是在那裏見過那對眼睛的……現在叫我說出那對眼睛的形狀，印象也模糊了！」

沈鷹毫不心息，又問：「那麼那人的身材高矮肥瘦，姑娘該還記得吧？」

溫翡玉毫不思索地道：「我根本沒有看到他的身體，當時我只覺身體在移動，雙眼一睜，便見到那人的頭部，驚呼一聲，便給他點住穴道了！這之後便什麼也不知道。」

管一見及沈鷹交換了一個眼色，都有點氣餒，此刻，溫鳳儀已返回來了，他鬢髮凌亂，額角見汗，一眼看到溫翡玉便跑了過去，溫翡玉叫了一聲爹，像頭小鳥般，投入他懷中。

溫鳳儀眼睛露出溫柔憐愛的神色，輕拍着溫翡玉的後背，道：「你沒事，爹便放心了！嗯，爹不是叫你要小心一些了麼？爹現在只剩下你一個女兒，可不能再失去你！」

衆人見他們父女的情況，都泛起羨慕之念。只見溫鳳儀輕笑一聲，道：「傻丫頭，你怎樣流起淚來了？嗯，快告訴爹，你怎會跑來這裏的？」

溫翡玉又把剛才的話說了一遍，溫鳳儀身子一震，隨即柔聲道：「乖女兒你快再想一想，那人會是誰？嗯，是不是楚天舒？公孫明？公孫白？」

溫翡玉秀眉輕皺，搖搖頭，道：「女兒現在的印象實在十分模糊……那人的目光很怪……爹，女兒實在不知道，你不要迫我！」

溫鳳儀嘆了一口氣，又輕輕在溫翡玉背上一拍。「好吧，你現在不要想得太多，去睡吧，爹先與兩位神捕聊聊，等下再去看你，荷花，快陪小姐回房，你今夜便睡在小姐房內，不可離開！」

荷花年紀只比溫翡玉大一歲，她一向跟她倆姐妹一起玩耍，感情甚佳，溫翡玉忽然道：「爹，女兒只想一個人靜一靜，不想有人來騷擾我！」

溫鳳儀道：「好吧，華兒，七兒，你們陪師妹回房，今夜便在房外走廊守衞，直至天亮爲止！」

沈鷹在這剎那，轉頭望去，却發覺曹嚴華眼睛發出一道異光，但臉上神色却十分平靜，他心頭猛地一動：「這人好深沉的機心！」頓時升起了一團疑雲。

溫鳳儀又道：「自今日起，以後你們分兩班值夜，不得有人休息！」

銀龍門的弟子齊應一聲，沒人有異議，鬧了這一陣，天已將亮，溫鳳儀這才帶着沈鷹及管一見到他書房。只見書房內躺椅上放着溫鳳儀的一套外衫。

溫鳳儀一邊穿衣，一邊道：「溫某連日疲勞，睡得太沉，醒來時，連衣服也來不及穿！」

管一見問道：「溫掌門剛才是睡在此間？」

「寢室尚未收拾！咳，溫某慣了，以前看書累了，也經常在書房過夜！」溫鳳儀不以爲忤地道：「兩位請坐！」

他態度從容，反而使沈鷹及管一見心頭有點歉然。「請恕老夫孟浪，撞破了溫掌門的房門！」

溫鳳儀哈哈一笑。「兩位再這樣說，溫某可不高興了，事實上兩位也是爲了溫某的好！」

沈鷹及管一見這才告罪一聲坐下，三人交換了一下意見，都猜不出要擄走溫翡玉的幪臉人是誰。

沈鷹忽然道：「那個幪臉人既然已制服了令嫒，爲何又會把令嫒放在後花園？按說他已有時間，越牆離去！」

溫鳳儀身子一震，道：「這一點倒是十分奇怪，此乃極不合理的事！」

管一見道：「也許當時咱們已經驚醒，他可能怕帶着一個人，擺脫不了咱們的追踪，才會把溫姑娘置於後花園，而自己逃逸！」

溫鳳儀點頭道：「如今也只有這個理

由僅可作解釋了！」

三人再商量了一陣，都不得要領，鷄鳴之後，沈鷹及管一見便回客房了，溫鳳儀却去看他女兒。

登門尋衅

早膳之後，管一見正想派人去放信鴿，叫手下調查蔣氏三雄的行踪，不料溫鳳儀忽然匆匆走了入來，道：「蔣氏三雄竟然帶了兵馬來到敝城，兩位神捕認爲……」他故意把話說了一半，便頓住不言。

管一見心頭一跳，脫口道：「竟有此事？難道他們不怕深入虎穴？」

溫鳳儀道：「聽說連白虎堂的頭子郝白虎也來了！」

沈鷹問道：「溫掌門認爲應該如何應付？」

溫鳳儀冷哼一聲，「所謂兵來將擋，溫某背傷雖未痊癒，但行動已無碍，也不怕他們！溫某已吩咐弟子仔細防備了！」

沈鷹點頭道：「白虎堂雖是著名的流寇，伙的只是亡命本色，以及人多勢衆而已，武功倒不是十分高強！」

管一見却說道：「溫掌門認爲應該如何應付？」

溫鳳儀冷哼一聲，「所謂兵來將擋，溫某背傷雖未痊癒，但行動已無碍，也不怕他們！溫某已吩咐弟子仔細防備了！」

沈鷹點頭道：「白虎堂雖是著名的流寇，伙的只是亡命本色，以及人多勢衆而已，武功倒不是十分高強！」

管一見却說道：「不然，白虎堂最令人可怕的不是武功，而是那股遇敵奮不顧身的亡命本色，也因此很多人都不願去招惹他們！依老夫之見，貴門弟子雖不少，但江湖閱歷不但欠缺，也少了那股勇悍之氣！硬碰之下，死傷必衆，溫掌門可要小心！」

溫鳳儀臉色一斂，忙道：「多謝神捕提醒，溫某現在便去親自指揮一切！」

正想起身告辭，猛見金通奔了進來，叫道：「師父，白虎堂的人來了！」

「好快！現在已到那裏？」

「就快到咱屋前！」

溫鳳儀身子立即向外標出，管一見道：「老鷹，咱們也去看看！」

沈鷹忽露出一個神秘的笑容：「老笑，你記得昨夜溫翡玉所說的話？說不定那個矇臉人便是公孫明兄弟！咱們不是懷疑蔣氏三雄跟他倆有關係？何不抓一個來問問！」

管一見頷首，道：「他們大概已知道老夫應聘而來，等下你不要出面，然後窺準機會，把蔣文龍捉住！」

「好！老夫及手下都不露面便是！」

「如此老夫先走一步，」管一見立即去通知端木盛等人，一齊走向大門。

到了門前，只見白虎堂的人已一字排開，人人俱有一匹健馬，爲首那人不到四十歲的模樣，頷下一匹虬髯，如鋼針般尖銳，奇怪的是手脚皮膚黝黑，但臉皮却極爲青白。

管一見知道此人必是白虎堂的首領郝白虎。聽說他本是個孤兒，只因相貌奇怪，臉皮極白，所以人稱白虎，他自稱姓郝，人人均稱之郝白虎，這三個字既是他的外號，也成了他的名字。

管一見到時，溫鳳儀大概剛說罷話，只聽郝白虎哈哈一陣大笑，道：「廢話少說！咱們今日來此的目的，諒你也早已知道，要想解決這場干戈，也非不可能，有一個條件在此，只怕你不能答應而已！」

溫鳳儀沉着氣道：「堂主既然肯渡江而來，何不把話說清楚？」

「只要你讓郝某的手下：蔣氏三雄每人打一拳，這場過節便就此揭去！」

溫鳳儀臉色一變，冷冷地道：「若溫某不答應呢？」

「也很簡單，郝某手一揮，立即把你銀龍門踏平！」

此話一出，立時激起銀龍門弟子的鬥志，忍不住破口大罵起來。

郝白虎充耳不聞，問道：「到底如何掌門人可已拿定了主意？」

溫鳳儀忽然向後揮手，道：「你們都退入門內，待爲師跟他們談談！」

郝白虎向蔣氏三雄打了個眼色，臉上都有幾絲驚喜之色。他見銀龍門的弟子都已進入門內，便笑嘻嘻地道：「令徒都已不在，掌門人有話但說無妨！假如掌門人肯答應咱們的條件，郝某自會叫蔣氏兄弟手下留情！咱們走江湖的人，注重的是面子，可不是人命！」

溫鳳儀臉色忽然一變，冷冷地道：「你說溫某會答應你們的要求麼？」話音未落，身子已如大鳥般，向後倒飛，反射入門！

刹那間，圍牆上忽然露出十餘張硬弓來，「颼颼颼」一陣箭雨自牆上飛射出去，直奔白虎堂人羣！

這一着大出郝白虎的意料，他手下更是處不及此，經這一陣箭雨鬧得手忙脚亂，慌亂中，人呼馬嘶，已應聲倒下好幾個白虎堂的大漢來！

只聽溫鳳儀在屋內放聲大笑，道：「這是給口出狂言的莽夫的一點小教訓！」

「好狡猾的溫鳳儀！」郝白虎暴跳如雷：「孩兒們，用箭壓住對方，其他的跟本王衝！」

白虎堂的人都是亡命的流寇，吶喊一聲，冒死衝了過去，此刻大多已躍下馬背，有的抬着一根樹幹向大門撞去！

冷不防大門倏地拉開，裏面射出一陣密集的箭雨來，這下距離極近，白虎堂衆賊閃避不及，人多紛紛倒地。銀龍門一陣箭射畢，立即重新把門關閉！

屋內的銀龍門弟子，見師父妙計得逞，刀不及血便射倒對方不少人馬，都雀躍歡呼。

溫鳳儀臉上却毫無喜悅之色，輕聲道：「華兒七兒，你們帶十個人自後門出去，繞到對方背後，用箭射殺，引開對方的注意力！但要小心！」

曹嚴華及丁七兒立即應聲點人要去。

管一見忽然道：「帶十人太少，各帶十個，分兩邊藏好，先後發難，這樣才能够奏效！」

丁七兒道：「但這裏的人手可就不足了！」

管一見道：「莫忘了還有老夫等人在此壓陣！」

溫鳳儀大喜，道：「溫某倒忘了管神捕也是個見義勇爲之輩，失敬失敬！」

管一見老臉稍稍一熱，澀聲道：「這批流寇，老夫一早便有意把他消滅，奈何碰不到機會而已，如今看來機會已至！」

「大恩不言謝！」溫鳳儀急道：「快依神捕之計帶人過去！」

曹嚴華及丁七兒帶着人自後門而去。

此刻，圍牆上的人手減少，銀龍門弟子反而被對方射來的箭雨壓住，長箭不斷越過圍牆，射入院子內！

溫鳳儀心知對方必然會再來攻門，忙叫人用重物頂住大門。果然立即傳來「砰砰」的撞門聲，看情況不須多久便會被對方打破大門，而曹嚴華等人料還未繞到對方背後。

管一見知道假如讓白虎堂的人衝了入來，後果不堪設想，因爲白虎堂人多，更兼善戰，銀龍門將非其敵手。於是長嘯一聲，衝天飛起，落足圍牆上，迎面飛來四五枝長箭，管一見左袖一捲，掃下四枝，右手五指凌空一抓，抓最後那一枝長箭，隨即撥下第六枝，同時如頭大鳥般撲將下去！

白虎堂賊衆見狀，大叫一聲，紛紛把箭頭瞄向管一見。端木盛搶過一張硬弓，挽弓如滿月，「颼颼」連發兩箭，射下兩個頭目，其餘銀龍門的弟子也紛紛把箭飛出去，掩護管一見。

管一見雙脚一落地，左袖飛舞，把箭捲飛，右手握住長箭，倏地自袖管下刺出，點在一個流寇的「紫府」穴上，那流寇撲身倒地。管一見斜退兩步，向衝門的流寇迫去。

他存心立威，長箭再刺倒一人之後，脫手把箭射出，「噗」的一聲，長箭貫入一個流寇的胸膛，那人立即斃命！

管一見左袖飛舞不停，右掌挾勁拍出一股凌厲的罡風，那幾個抬着樹幹撞門的流寇，立時如喝醉了酒的醉漢般，脚步虛浮，搖搖幌幌退了幾步！

管一見大喝一聲，手掌縮入袖管中，右袖被他運起內勁，堅如鐵板，「颼」的一聲，貼地刮去！袖管切在一個流寇的腰骨上，那人應聲倒地！其他同伴見狀，忙拋下樹幹，四散跑掉！

郝白虎見狀大怒，雙手舞着雙鋼奔了過來，蔣氏二雄分護着他左右，向管一見殺過去！

管一見夷然不懼，不退反進，投入人叢中，此刻白虎堂的人有了顧忌，反而不敢發箭，但圍牆上的銀龍門的弟子却把箭射向白虎堂人多之處，饒得白虎堂衆賊悍不畏死，此刻陣脚也亂了。

郝白虎臉色鐵青，兩條銅鋼分左右望管一見腰腹掃去！管一見身子一偏，左手衣袖倏地飛出，掃向旁邊的蔣文虎！

蔣文虎鋼刀猛地一砍，不料管一見衣袖暗帶柔勁，手臂一翻，手袖便纏着了鋼刀，用力一拉，蔣文虎便跌下馬來。

蔣文龍及蔣文彪立即躍下馬背，揮刀分上下兩路，奮不顧身劈向管一見。

郝白虎也非省油燈，霍地自馬背上飛了上來，喝道：「孩兒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這扁毛畜生也放倒吧！」

管一見大怒，左袖右鍊，連發七招，可惜對方四人都是亡命之徒，一步不讓，左衝右突都不能脫圍而出！

刹那，只見對面屋頂上出現十一個銀龍門的弟子來，個個挽弓搭箭，射來一陣箭雨，白虎堂羣賊冷不及防，紛紛中箭倒地。但未曾中箭的賊徒立即借着馬匹的掩護，反向丁七兒等人射過去！

丁七兒十分機警，忙吩咐師弟匿在屋脊之後。銀龍門總舵這邊，溫鳳儀親自在圍牆督戰，他弟子趁對方注意力分散，也發射一陣箭，白虎堂陣勢登時亂了起來。

郝白虎見手下已有怯意，忙道：「龍兄弟，你去那邊壓陣，這邊有咱三個已足够應付了！」

蔣文龍虛幌一招，連忙後退，指揮手下分成兩邊，分頭迎擊。

白虎堂的賊衆箭法及馬上功夫都十分了得，還擊了一陣，陣脚便已逐漸穩定了下來。

恰在此時，曹嚴華帶領的人手，在左首一排平房牆後露出身來，十一張硬弓同時挽動，十一枝長箭，又射倒了六個白虎堂的賊衆，形勢登時又是一亂！

蔣文龍見曹嚴華那些人都在平地上，佔不了地利，大喝一聲，指揮手下衝過去，他自己身先士卒，奮不顧身，第一個衝前。

與此同時，溫鳳儀見時機經已成熟，便帶着弟子躍牆撲向白虎堂，一時之間，殺聲震天，附近的百姓都把大門緊緊關起，縮在屋子內求菩薩保佑。

蔣文龍幾個虎躍經已來至曹嚴華面前，他手臂一掄，一刀劈向對方的頭顱！

曹嚴華銀戟一擧把刀架住，同時向後一退。他的師弟們也與白虎堂的人接戰起來。

蔣文龍異常饒勇，一口氣連劈十六刀，把曹嚴華迫得節節後退，眨眼便已退至牆角。

蔣文龍越戰越勇，猛一聲暴喝，鋼刀

走勢更疾！一刀望曹嚴華天靈蓋砍下去！

「噹！」牆後倏地飛出一枝烟杆，把鋼刀格開，曹嚴華頭一低，向旁竄出。

蔣文龍心頭一怔，定睛一望，才發現臉前立着一個禿頂的中年漢子，臉上神情如石像般，似天下間的事沒能有一件可以令彼動容！

沈鷹不容其多思，一杆之後，左手隨即探出，抓向蔣文龍的胸襟！

蔣文龍吃了一驚，鋼刀立即迴飛，往沈鷹手腕砍下！

沈鷹左爪倏地一縮，再一暴長，食中兩指如鈎，搭向蔣文龍的雙眼！

這一招變化快速，蔣文龍不及細想，立即向後一仰，使了一招「小鐵板橋」！

剎那，沈鷹的烟杆忽然飛落，沒有人能形容這一招的快速神奇，蔣文龍眼珠子僅一動，腰上的麻穴已被烟鍋敲中，「砰」的一聲，仰天跌倒地上！一個銀龍門的弟子立即把他抓起退後。

沈鷹見目的已達到，長嘯一聲，帶着顧思南、雲飛烟及郎四等人衝殺出去。

到得門前一看，白虎堂的人已走得七七八八，原來郝白虎見情形有變，已在混亂中跟蔣文虎及蔣文彪乘馬逸去。

溫鳳儀正追，却讓管一見叫住。「溫掌門何必窮追？這夥人只要敢再在江湖上露臉，老夫第一個便不會放過他們！」

溫鳳儀立時停步，餘下的幾個逃不掉的白虎堂賊徒，見大勢已去，紛紛拋下兵器跪地求饒。

管一見轉頭向沈鷹問道：「得了手沒有？」

沈鷹微微一笑，說道：「老夫幾時失過手？」

溫鳳儀清點了一下傷亡的情況，雖然殺死不少白虎堂的人，但自己弟子也傷亡了好幾個，便與幾個大弟子替傷者包紮起來，沈鷹及管一見提着蔣文龍入客房審問起來。

不料蔣文龍武功雖然不高，但骨頭却是極硬，一路破口大罵，管一見心頭火起，猛地一巴掌刮了過去，蔣文龍半張臉龐都腫了起來，但罵聲依然不絕於耳。

管一見冷笑一聲：「你不必口硬，等下老夫在你身上施下『爛心搜魂刑法』，你若還能罵得出口，老夫才算服你！」

管一見「爛心搜魂刑法」跟沈鷹的「萬蟻噬心刑法」有同工異曲之妙，受刑者都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痛苦萬分，任是鐵石心腸的硬漢，也熬不上一兩盞茶，便要招供了，所以他倆對此不傳之秘，一向極具信心。

不料蔣文龍仍然一副毫不在乎的神色，管一見大怒，食指立即在他身上疾點幾下，只一忽，蔣文龍額角便沁出汗來，再過一忽，身子便在地上滾動起來，但他緊咬牙關，絕不求饒，連沈鷹也大感意外，眼看再下來，蔣文龍一命可要報銷了，忙向管一見使了個眼色，管一見會意，便又在他身上點了幾指，稍減其痛苦。

「老夫現在問你一句，你便答一句，不答或是答覆不能令老夫滿意的，便要再讓你嚐嚐痛苦了！」管一見頓了一頓，問道：「你們今日來此，可是受了什麼人的指使？」

蔣文龍冷笑一聲：「報仇雪恨，何須人指使！簡直笑話！」

管一見臉色一沉，聲音更冷。「你們三兄弟屢次欲害溫鳳儀，可是有人指使或是提供綫索？」

「這個問題老子已經答覆了！」

管一見怒火又升：「是不是公孫兄弟跟你們串通好了？他們又給了你們什麼好處？」

蔣文龍神色微微一變，隨即道：「這個問題，老子剛才也答覆了你！蔣家兄弟跟溫鳳儀的樑子，十五年便已結下了，咱兄弟無日不思報仇，何必聽人指使，又何須要人什麼好處？」

管一見臉如寒霜。「你是自個找死，與人無尤！老夫再看你有多硬多緊！」食指又在蔣文龍身上戮下。

蔣文龍痛得汗出如漿，一張臉比雪還白，但仍在嘴縫中道出幾句話來：「老子便證明一件事給你們看……綠林之中硬漢，還有不……不少……老子就算死，也不會多說一個字……」

恰在這時，溫鳳儀走了入來，見狀也皺起眉頭來，他爲人十分仔細，心想再下去管一見可下不了台，忙道：「神捕，看這小子只剩半條人命了，不如暫且留下他一條命來，慢慢迫供！」

管一見無奈，只得收了刑法，蔣文龍身上的痛苦雖然已經消失，却似離水的魚兒，躺在地上，瞪着眼，大口大口地喘着氣，一襲灰袍，上下都已被汗水濕透，人在這霎時間，也像瘦了十斤八斤肉般！

溫鳳儀忙叫道：「華兒，快把他抬下去，今夜再審！」

他連叫兩聲，進來的却是丁七兒。「師父，二師兄去內宅了！」

溫鳳儀臉色立時一變，揮手叫他把蔣文龍抬出去。

沈鷹嘆息道：「想不到一個流寇的頭目也有一副硬骨頭！」

管一見也大覺沒趣，皺着眉說道：「如今只好派人去調查公孫旭父子了！風火輪！」

房外的風火輪立時應了一聲，奔了進來：「頭兒有何吩咐？」

這刹那，他背後也走進一人來，却是金通，只見他輕聲在溫鳳儀耳邊說了幾句話，溫鳳儀臉色立時大變。

沈鷹忍不住問道：「掌門人，又發生了什麼事？」

「公孫旭父子在門外求見！」

這一着，連沈鷹及管一見亦大感意外，同時「咦」地發出一聲輕呼。

溫鳳儀望了他們一眼：「既來之則安之，他敢來，溫某便敢開門迎納！通兒，吩咐打開中門，準備迎接！」

管一見忙道：「你先去，老夫等隨後再來相見！」

溫鳳儀話也不說，快步而去。管一見轉頭問沈鷹：「公孫旭爲何會來此？」

沈鷹回答道：「也許是與蔣氏三雄有關！」

「難道他們之間眞是有什麼瓜葛？他要爲蔣文龍說情？」想到這裏，管一見覺得這件事十分奇怪，除非公孫莊是白虎堂的主子，否則蔣氏三雄的行動又怎會全在

公孫莊的計算之中？

溫鳳儀走至前廳，見公孫旭已帶着兩個兒子穿過庭院而來，連忙快步走下台階，道：「不知莊主大駕光臨，有失遠迎，失禮之至！」

公孫旭抱拳道：「公孫某冒昧拜訪，掌門人肯開門讓愚父子入來，公孫某已是榮幸之至！」

「莊主言重了，勿說兩位令郎是溫某的救命恩人，就算沒有此層關係，莊主幾時駕臨，溫某都會倒履相迎！請上廳先喝杯清茶！」

「掌門人先請！」

四人上了大廳，分賓主坐下，溫鳳儀問道：「不知莊主蒞臨有何賜教？」

公孫旭臉現難言之色，隨即發出一聲長嘆：「小弟却以爲溫兄早已料到！」

「莊主不說，溫某又怎能知道？」

「唉，還不是犬子之事！」

「哦？願聞其詳！」

「說來汗顏，犬子自從在府上見過兩位千金之後，終日茶飯不思，神魂不附，最後才央求小弟親自來向溫兄說媒！」

溫鳳儀哈哈大笑。「小女翠玉失踪之事，兩位公子經已知悉，如今只剩下一個，溫某又沒有辦法，令她多變一個來，這頭婚事叫溫某如何作答？」

「令二千金雖然失踪，但吉人天相，加上已有管神捕插手調查，料不日便會歸巢！而且小弟自忖這頭婚事也未算太過高攀！」

溫鳳儀冷冷一笑，道：「兩位公子飽學多才，機智善變，又兼豐姿俊朗，何慮找不到如花夫人？小女容貌醜拙，萬萬配之不上！」

公孫旭臉色微微一變。「掌門人有何條件不妨說來聽聽，何必用此種話來推搪？豈不叫小弟白跑一趟！」

溫鳳儀聲音更冷，「溫某還以爲莊主是爲莊文龍而來的呢！」

公孫旭臉色大變：「掌門人這話是何意思？」

猛聽裏面傳來一陣沉重的聲音：「公孫莊主是挾恩迫婚？」言畢只見沈鷹施施然走了出來。

公孫旭臉色鐵青，長身立起，忙問道：「恕小弟眼拙，未知這位高人是何方神聖？」

沈鷹淡淡地道：「老夫沈鷹！」

公孫旭身子一震。「原來是大名鼎鼎的江北總捕頭，失敬失敬！」

「不敢，老夫適才之話，是否使莊主大感難堪？」

公孫旭臉上閃過一絲怒意，隨即哈哈大笑道：「神捕在江北，小弟遠在武夷山下，小弟的爲人，神捕自然不會清楚，有了點誤會，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

「誤會？笑話！」沈鷹臉色一沉。「這是蔣文龍親口招的供，難道他所說的有假？」

公孫旭父子三人臉色同時大變，半晌，公孫旭才道：「蔣文龍屢次遭犬子破壞其復仇計劃，他對愚父子自然心懷怨恨，含血噴人絕不出奇！料不到神捕竟會相信一個流寇！」

沈鷹道：「莊主敢跟蔣文龍當面對質否？」

公孫旭略一沉吟，遂答道：「有何不敢。」

溫鳳儀忽道：「神捕且慢，公孫莊主遠來是客，溫某若不以禮相待，傳將出去，可要讓江湖上的朋友恥笑了！來人，快把酒菜送上來！」

轉頭又對公孫旭道：「莊主勿怪，神捕是查案心切，若有何得罪，請看在溫某面上原諒則個！」

公孫旭含怒地道：「豈敢！江湖上有誰敢得罪沈神捕！再大的事，也只能自認倒霉罷了！」

沈鷹臉色一變，却又忍住不發。溫鳳儀又道：「有什麼事，吃了飯再說！」

沈鷹心中不由暗忖道：「這溫鳳儀心思玲瓏，聰明絕頂，老夫雖然沒跟他先來商量好，他竟也配合得恰到好處！」

不久，酒菜便送上來了，公孫旭忽然問道：「溫兄，小弟有一事相詢，未知方便否？」

「莊主有話，但問無妨，溫某知無不答。」

「有關令徒被殺之事，小弟已聘請了管一見神捕調查，未知管神捕是否已來過府上？」

溫鳳儀微笑道：「正在審問蔣文龍！」

管一見的聲音忽然傳了出來：「掌門人有酒喝，怎不通知老夫一聲！」話音一落，公孫旭父子的臉色又變了。

無行浪子

廳後刹那間轉出幾個人來，爲首那人正是管一見。管一見一見到公孫旭父子，臉上立時露出詫異神色來，問道：「莊主不是去彭澤麼？怎地來了此處？」

公孫旭臉色忽青忽白，仰天長嘆一聲：「說來羞愧，都是這兩個小畜生不爭氣，見到人家的女兒長得漂亮，便茶飯不思，要生要死起來，小弟沒奈何只得違了約定，親來向掌門人提親，不料溫兄眼角較高，一口便拒絕了！」

管一見故意道：「這也難怪你們兩個兒子，那個少年見了溫家千金不爲她們害相思的？那個父親又捨得讓這樣的女兒離開身邊？」

溫鳳儀接道：「神捕當眞是溫某的知己！來，快請坐下共謀一醉！」

衆人立即舉杯就唇，大多是一口喝乾，公孫旭稍沾即止，有點忐忑地道：「聽說神捕抓住了蔣文龍，可是眞的？」

管一見正色道：「這種事還會假？」

「未知蔣文龍可曾說過甚麼話來？」

管一見雙眼一睜，露出一副奇怪的神情：「莊主是指那一方面呢？」

公孫旭不由沉吟起來，良久才吸了一口氣，道：「剛才小弟聽沈神捕說，蔣文龍竟然信口雌黃說他們兄弟的行動是受愚父子所指使的，當眞是豈有此理！」

「這的確是豈有此理！但老夫又不是三歲小孩子，豈會隨便相信人言？莊主請放心！」

沈鷹冷冷地道：「老夫可沒說他是受你父子指使，而是說你們是要挾恩迫婚而已！」

公孫白叫道：「笑話，公孫兄弟縱然畢生不娶，也不會做出此種大煞風景的事來！」

公孫旭瞪了他一眼，道：「小畜生，你嫌給爲父添的麻煩還不够麼？還不給我閉咀！」一頓，轉頭問道：「神捕，聽說你要我愚父子跟蔣文龍當面對質……」

管一見搖頭道：「老夫看沒這個需要了，這樣做不但傷了令父子的顏面，也傷了咱們的和氣，一個流寇的話何足掛齒！來，莊主，老夫敬你們父子一杯！」

公孫旭父子臉色大爲歡悅，都是仰脖一口把酒喝乾，這情景一一看在沈鷹及管一見眼中，心頭疑雲更盛。

這席飯吃了一個時辰才撤去酒席，管一見悄悄向溫鳳儀打了個眼色，溫鳳儀會意，立即挽留公孫父子住下。「小女蒙莊主青睞，溫某也臉上有光，俗語說生意不成仁義在，這一份情，溫某心頭感激，這一趟莊主千里迢迢而來，無論如何也得在寒舍盤桓幾天。」

公孫旭沉吟了一下，欣然道：「溫兄盛意拳拳，小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只不知小弟是否有眼福，能否見一見令嫒？」

溫鳳儀皺眉道：「若莊主不嫌小女缺乏教養的話，溫某等下便叫她來向你請個安！」

公孫旭喜道：「小弟怎敢當令嫒的大禮！」

× × ×

飯後，溫鳳儀送公孫旭父子入客房歇息，便與管一見及沈鷹走向後宅，忽見走廊上人影一閃，那影子眨眼即逝，令人難以查覺那人到底是甚麼模樣！

但是溫鳳儀的臉色經已一變，管一見望了他一眼，心頭忖道：「溫翡玉雖然美麗，但看來並非是個感情專一的人，任何女子在意中人剛喪不久，都不會有心情跟另一個男子偷會！」

溫鳳儀鐵青着臉，走到溫翡玉房門外敲起門來，不久房門打開，溫翡玉怯生生地叫了一聲爹。

溫鳳儀輕聲喝道：「翡兒，你吃過飯否？」

「女兒經已用過膳，爹也吃了吧？」

溫鳳儀臉色更加難看。「剛才是誰在外面？」

溫翡玉粉臉緋紅，聲若蚊吶地道：「外面有人？女兒並不知道！」

溫鳳儀寒聲說道：「你娘早死沒人教你，爹近來心情又不好，你可不要給爹丟臉！」

溫翡玉眼眶內淚花亂轉。「女兒怎會做出這種事來，爹……」

「沒有最好！你大師兄剛死了不久……哼，你自個知道該怎樣做，別讓閑話傳到爹耳中！」

溫翡玉嬌軀一震，不再答話。半晌才道：「爹找女兒有事？」

「是的，公孫莊莊主公孫旭要見你一面，你若對他兩個寶貝兒子沒意思的，言詞便不可太假以詞色！」

「公孫莊主要見女兒，是爲了甚麼事呢？」

「跟爹來吧！」溫鳳儀拉着溫翡玉的手走了過來。管一見迎前道：「掌門人，老夫看來不宜去見他！」

溫鳳儀住脚問道：「兩位神捕是不是認爲蔣氏三雄跟公孫莊主之間，有甚麼聯系？」

「不錯，老夫正有此看法！」沈鷹走前一步，輕輕在溫鳳儀耳邊說了一番話，溫鳳儀眼中神采閃動，道：「好，老夫便依計行事！」言畢拉着溫翡玉大步而去。

管一見忽覺溫翡玉神色十分不自然，臉上有驚慌担憂之色，心頭暗暗納悶。

不一陣，沈鷹便把蔣文龍提了出來，冷冷地道：「姓蔣的，老夫敬你是條硬漢，不願再讓你受刑；不過，天下間的硬漢並不是太多！老夫不信公孫明及公孫白的骨頭也有你這般硬！」

蔣文龍臉色一變。「老子不知你說些甚麼？」

「很好，你不知道，老夫便讓你看一件事！」沈鷹冷笑一聲：「公孫白已經把話招了出來了，你口硬也沒用！」隨即又點了他的啞穴，把他架起，拉至中堂一根大柱後。

不久便見公孫白笑口吟吟地跟在溫鳳儀身後走來，神色十分恭敬。溫鳳儀推開一扇房門，道：「三公子請進，小女便在裏面！」

兩人入房之後，沈鷹及管一見又等了一陣，才把蔣文龍拖至窗前偷聽房內的談話。

只聽溫鳳儀哈哈大笑。「三公子手段雖有點那個，但這却是爲了小女，今日三公子能坦言相告，溫某反而覺得三公子老實可靠！」

公孫白惶恐地道：「前輩謬讚使小侄汗顏，但望前輩不要見怪小侄用了非常手段，小侄便已感激不盡！」

溫鳳儀笑着道：「三公子幫了溫某一個大忙，溫某感激都恐怕來不及，怎會相怪呢？來，小女就在內室，待溫某帶你進去！」

蔣文龍聽至這裏，經已臉無人色，沈鷹向管一見打了個眼色，又把他拉至另一間房內，解他的啞穴。

「世上雖有不少義動江湖的好漢，亦有重色輕友之徒，現在閣下明白了否？」

蔣文龍如鬥敗公鷄，半晌才道：「公孫白既然經已供了出來，你們還要問老子甚麼？」

沈鷹跟管一見互望了一眼，目光却露出狂喜之色。「對證一下而已！」

「有甚麼好對證？」

沈鷹冷冷一笑道：「綠林好漢講究的是有恩報恩，有仇報仇，難道你要仇將恩報？對公孫莊口下留情！」

「不錯，蔣老子是拿了他們好處，但老子跟溫鳳儀也確是有仇未報！」

「不知他們給了你甚麼好處？」

「借出武夷山，讓咱們有難之時，可去躲避，如今已不成秘密，他們就算用八人大轎來抬，老子們也不會去了！」

沈鷹及管一見再問，但蔣文龍隻字不說，沈鷹道：「好吧，老夫便放你離去，下次不要再撞在老夫手裏！」

管一見接道：「老夫若再知道你們猶在江南爲非作歹，便不放過你們！」

沈鷹眉頭一皺。「老笑你要迫他來江北麼？」

管一見微微一笑：「總之不可再在江湖上橫行霸道，打家刼舍！」

蔣文龍用奇怪的目光望着他們，臉上絲毫沒有驚喜之色，直至沈鷹解了他身上的麻穴，他才道：「你們眞的是放老子離開？」

沈鷹正容道：「老夫幾時騙你？換作別人撞在老夫手中，自不會有這種便宜，但老夫敬你骨頭硬，便給你一個機會！」

蔣文龍道：「好，今日一切恩怨，老子都記下了！」

「且慢，讓老夫送你出去，否則你寸步難行！」

沈鷹把蔣文龍送出大門，便看也不看一眼入屋了。客房內的公孫旭見只沈鷹一個回來，臉色立即大變，一顆心怦怦亂跳起來。

不一陣，溫鳳儀便去找沈鷹及管一見了。「如何？」

「好極了！那小子已承認了，不知你怎樣會使公孫白說出那種話來？」

溫鳳儀得意地道：「溫某見剛才小女去向公孫旭請安時，他兩兄弟一對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小女，後來溫某便向公孫白打了個眼色，這小子十分聰明，便猜到溫某有好處給他。

「後來他果然偷偷走出來了，溫某便問他如何撇掉其兄的，他答說他對公孫旭說忘了買禮物來送溫某，公孫旭這才醒起，便叫他急急去買，他却詐稱肚子不舒服，要上茅厠，結果公孫旭便叫公孫明去買了！」

溫鳳儀又是一陣大笑，一頓才問道：「那個蔣文龍招了沒有？」

「他承認跟公孫莊有這一樁交易，而公孫莊給他們的好處是讓白虎堂在武夷山一秘密巢穴，以作躲藏之用！」沈鷹道：「蔣氏三雄本來就與你有仇，自然一說即合！」

溫鳳儀臉色一沉。「他心懷鬼胎竟然還敢請管神捕來調查此案，可說是胆大包天！」

管一見道：「也許想不到蔣文龍會讓咱們用計探出口風來，而且老夫估計他們這樣做大概並沒有甚麼太大的陰謀，目的只想藉此取得你的好感，從而結識令嫒，與銀龍門結成親家！」

溫鳳儀臉色陰沉，緩緩地道：「問題是小女不曾出過門，而且敝門跟公孫莊素無來往，他們又怎會爲此而如此處心積慮？而且憑公孫明兄弟，也不怕娶不到好妻子。」

管一見脫口道：「這倒是有點奇怪，不過這已與本案無關！」

溫鳳儀眉頭一皺，失聲問道：「神捕如何這般早就下判定？」

「試問公孫莊既然苦心用計要來結識令嫒，又怎會把令嫒刼走？」

溫鳳儀冷笑一聲，道：「管神捕莫非忘記了？公孫旭只是請你來調查小徒被殺之事！」

管一見登時閉口，沈鷹忙道：「但老夫却認爲這兩件案子必有關係。」

溫鳳儀反問一句：「神捕又憑甚麼下此判語？」一頓又道：「再說也許這是公孫旭聰明過人之處，小徒之死，可能與他們無關，但小女失踪之事可能與他們有關，公孫旭請管神捕調查前者，可能是爲了轉移視綫！」

這次連沈鷹也閉了口，心中忖道：「這溫鳳儀心思玲瓏，果然不同凡响……嗯，未知道這件事跟曹嚴華可有關係？」想到此，立即問道：「掌門人對令徒曹嚴華的爲人有何看法？」

溫鳳儀目光一亮，隨即露出一副沉思的神色，沉吟了一下，才道：「小徒曹嚴華論起武功可能稍不如雁兒，但他是帶藝投師的，以前在江湖上闖過一段日子，經驗稍佳。而且他做事十分仔細，每能三思而後行，比對之下，雁兒便顯得毛躁一些了！」

「他跟令嫒感情如何？」

溫鳳儀一呆，道：「只是尋常的兄妹之情而已！」

「但據老夫觀察，可不是如此！」

「也許神捕太過敏感而已，溫某却無此感覺！」

管一見忽然說道：「你們且坐一下，待老夫過去問一問公孫旭！」言畢開門而去。

沈鷹抽了兩鍋烟，管一見便回來了，臉色頗爲沮喪，溫鳳儀禁不住問道：「公孫旭不承認？」

「他就是承認了，所以才使老夫更加困擾！」

沈鷹精神一振，霍地敲掉烟灰，問道：「他如何說？」

「老夫一去，還未問他，他便說蔣氏三雄跟他們有默契，但他們這樣做法，也只是爲了能因有恩于掌門而達到成爲親家的目的而已！」

溫鳳儀臉色大變，怒道：「如此却苦了老夫吃盡不少苦頭，當眞可恨！溫某無論如何也不會把女兒嫁給他兒子！」

沈鷹道：「這個公孫旭也是個厲害的脚色，一看到你的臉色，便忖測到你的來意？」

溫鳳儀却問道：「他可有說，爲甚麼要花了這般大的心血，而與溫某結成親家呢？」

「老夫問過了，他坦言謂他不想公孫莊長期居住在武夷山下，所以希望憑藉着親戚的關係，而打開一個局面，不過，他又說他沒意思逐鹿中原，只想一振家聲而已！」

溫鳳儀冷笑道：「說得倒好聽，溫某便不相信，一個心機如此狡詐的人，會如此規矩！」

管一見說道：「老夫又問他爲何一定要討溫家的女兒做媳婦。公孫旭謂一則他很看得起溫掌門是個人材；二則門當戶對；三則聽說令嫒容貌更勝天仙！」

溫鳳儀忽問道：「他如何知道小女的容姿？」

「公孫旭謂，公孫白上次來江北遊玩時，去岳西城歇息，無意中聽到令徒們在酒樓內高談闊論，在比較令嫒的美貌，孰高孰低，結果是分不出高下！公孫白回去

對乃兄一說，兩兄弟便決意要娶令媛了，後來便想出了這個計謀來！」

溫鳳儀咬牙道：「這樣說來，香車夫人也是一早便與他們勾結上了，難怪會這般湊巧如飛將軍自天而降！嘿嘿，溫某起先還以爲是自己鴻福齊天哩！」一頓，又道：「如今他們三父子呢？」

管一見淡淡地道：「已經離開了！」

溫鳳儀雙眼圓睜，怨道：「人是你放的？」

「不錯，老夫認爲他們留下來，不但對查案無益，而且反而會碍手碍脚！至於掌門人，與公孫莊的恩怨，這已與本案無關了，掌門人若要報仇的話，將來大可以興問罪之師，到公孫莊討回公道！」

溫鳳儀胸膛起伏不定，怒形于色。「但小徒之死可能與他們有關，神捕豈可如此草率，在案情未淸楚明白之前，便把人放走！」

管一見眉頭一揚，抬頭沉聲道：「假如令徒之死跟他們公孫莊有關，老夫第一個便不會放過他們，這一點掌門人大可以放心！」

溫鳳儀嘿嘿冷笑一聲，道：「兩位稍坐一下，晚飯時分請自個出廳用膳，溫某要去檢視那些受傷的徒弟。」言畢拂袖而去。

管一見及沈鷹都同時生了一絲怒意。

沈鷹望了管一見一眼。「現在公孫莊暫時已經沒有嫌疑，咱們該查那一個？」

管一見道：「曹嚴華！」

沈鷹道：「不錯，這人的確是值得懷疑！」

管一見輕聲說道：「咱們今夜如此這般……」

× × ×

初夏，下弦月在雲朶中時隱時現，銀龍門弟子除了值夜巡更的之外，全都已睡着了，甚至溫鳳儀也早已回房了。

三更已過，四更的梆子聲自街角那方隱隱傳來，沈鷹、管一見以及其手下都未睡，他們瞞着溫鳳儀，悄悄埋伏在溫翡玉寢室的四周，了無倦意。

曹嚴華不斷來附近巡視，但他並沒有停下來，似乎異常負責任，不時提醒師弟們要提高警惕。

四更已過，天色更暗，月亮早已躲在雲層之內。沈鷹等人守了一夜，不曾有任何發現，都有點不耐煩，恰在此時，忽地傳來一聲極其輕微的衣袂聲，衆人精神俱是一震，都睜大雙眼暗中查看，同時心頭又是一懍：「這夜行人，好高的輕功！」

只見一個黑影自屋頂降下，匿在一根柱子之後，聽了一回，大概不曾發覺到什麼，這才躡手躡脚走向溫翡玉的寢房。

沈鷹及管一見一顆心立即砰砰跳動起來，都暗暗把內勁運在臂上，準備隨時救人。

那人走到溫翡玉房門外，並沒有推門而入，只默默站在窗前，忽然連續吸了幾口氣，隨即噓了一口氣。

雖只是一口氣，但那聲音却帶着無限的歡愉及安慰，管一見及沈鷹都是十分詫異，猜不到對方的用意。

那黑影在房外來回徘徊，又不時吸着氣，却毫無動作，沈鷹等人詫異更盛。

走廊一端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黑影提着袍角，脚尖輕輕一點，身子便竄上承塵，匿了起來。

一忽，只見曹嚴華手持着短戟，一手高擧着蠟燭，走了過來，他走至溫翡玉門外脚步微微一慢，却沒有停下來，更沒有抬頭向上一望，過了一陣，身影便在走廊的另一端消失。

那黑影又躍了下來，依然在溫翡玉門外徘徊，雙手不斷在握着，似有什麼難決的大事。

又過了一陣，黑影才依依不捨地走出走廊，欲飛身躍上屋頂，沈鷹及管一見那肯放過他，同時自假山花盆後標了出去！

那人十分警覺，身子立即向上竄起，脚尖在屋簷上一點，凌空轉了個方向，向左首飛去！

沈鷹及管一見窮追不捨，同時發出長嘯示警，銀龍門的弟子立時警覺，紛紛喝問。

端木盛忙說道：「諸位勿慌張，仍請緊守崗位！」跟着顧思南等人分頭奔了過去。

那黑影的輕功的確異常高超，更兼起步在先，沈鷹及管一見追出圍牆，竟然未能把距離縮短。

眨眼之間，三人便先後出了岳西城，那人依然向前急奔。

沈鷹內力悠長，猛地長嘯一聲，越過管一見向那人迫近。

仲嘯聲越來越响，速度也越來越快，不一刻已把距離縮短在一丈左右，那人眼看擺脫不了追兵，霍地住步，轉身，抽劍，急刺，這四個動作，一氣呵成，如閃電般已臨沈鷹胸前。

沈鷹嘯聲忽地一停，雙掌如刀，霍地往劍身夾去！

這一招，他一向自詡十拿九穩，可是那人手腕一翻，改以劍刃對着沈鷹手掌。

這一來，假如沈鷹雙掌不停，無疑是把自己的肉掌湊上讓人切割！

但那人變招的時間拿捏得極準，就在沈鷹雙掌將合之際，猛一翻腕！沈鷹內力雖已至收發自如之境，但這般短的距離，要想撤招，經已來不及了！

好個沈鷹，不愧是江北有數的高手，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右手中指忽然一曲一彈，在間不容髮之際，把對方長劍彈高半尺，恰好免却斷掌之厄！

那人顯然亦料不到沈鷹有如此敏銳的反應，禁不住喝了聲采：「好！再吃我一劍看看！」手臂一掄，長劍劃了半個弧圈，斜劈沈鷹的肩膊！

沈鷹身子一側，右臂暴長，反抓對方的胸膛！

不料那人的劍法確有過人之處，眼見那一劍是刺向肩膊，劍至半途，倏地一沉，改刺沈鷹的腰際！

這一招變化神奇，彷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沈鷹冷哼一聲，閃開兩步，一招：「旱地拔葱」，凌空竄起，那一劍剛好在脚底掃過！

那人又喝了一聲采，劍如游龍，眨眼又化削爲撩，疾向沈鷹下陰挑去！

沈鷹這刹那已喘過一口氣，右臂一翻

一落，只聽「噹」的一聲，烟桿已把長劍蕩開，同時凌空飄身，落在半丈之外！

沈鷹脚尖一落地，身子又再標出，手腕一翻，烟咀在前，急戳對方胸前的「華蓋穴」！

那人長劍一沉，把烟桿格開，同時立即爭取先機，劍刃沿着烟桿，削向沈鷹的手腕。

沈鷹手腕一振，烟桿把長劍彈開，手臂一長，烟咀又點向對方手腕上的虎口穴上。

那人長劍一偏又把烟桿格開，緊接着絕招如江水般，滔滔不絕，招招指向沈鷹的要害！

沈鷹乍逢對手，精神一振，輕嘯一聲，兩人交了六七十招，兀自未分出勝負！

管一見立于一旁看得暗暗奇怪：「這人是誰？竟然有此功力？只怕連溫鳳儀也有所不如！」

心念轉動間，又鬥了數十招，沈鷹越鬥越勇，長嘯一聲，桿法忽地一變，速度不快反慢，但他桿中夾爪，打法却更加兇悍辛辣了！

那人雖然也立即應變，劍中夾掌，但比起沈鷹深厚的內功來，便有所不如了，慢慢便落了下風。

黎明前的黑暗終於過去了，東方天際露出一絲曙光，四周的環境也逐漸淸晰起來。

沈鷹一口氣攻了二十六招，把對方迫退兩步，喝問道：「你到底是誰，因何鬼鬼祟祟跑去溫家？」

那人眼光一凝，脫口叫道：「你是江北總捕頭沈鷹？」

「正是老夫！」

那人一劍刺出一半，身子忽然向後飄飛，叫道：「在下剛才可有做出不軌之事？你爲何苦苦相迫？」

「黑夜潛入家宅，非奸即盜，老夫爲何不能追究？」

那人猛然叫道：「有人來了，兩位請跟在下來！」說罷轉身向前急馳！

沈鷹及管一見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不即不離跟在其身後，過了一陣，只馳了數十里，那人忽然奔上一座山崗，立在一塊大石上，扯下臉上的罩巾，露出一張英挺的臉龐，那張臉沒有一絲脂粉味，却散發着一股強盛的男子氣概，看來不是十分好看，却又使人忍不住要多看一眼！

沈鷹看了他幾眼，問道：「閣下莫非便是『無行浪子』之稱的楚天舒？」

「楚天舒正是在下，『無行浪子』之名只是江湖上朋友們的錯愛！」他臉上隨即泛起幾絲不屑之色，「世人往往如此，却可省却不少調查後觀察的工夫，兩位可知楚某爲何要引你們來此麼？」

「正要請教！」管一見冷冷地道：「敢情你已有暗悔之心？」

楚天舒目光忽地露出一股說不出的落漠神色來。「世上知我者唯天與地以及那些女子耳！」聲音忽地轉厲：「楚某引你們來此的原因，只有一個，因爲你們是天下聞名的捕頭，自不會學那些凡俗之人，單憑一些表面的現象便下斷語！」

沈鷹淡淡地道：「老夫只想聽你爲何入屋的解釋而已！」

楚天舒倏地仰天長嘆一聲：「你們請坐下，且聽在下細說！」可是過了一陣，他仍然不開口。天色却已大亮，晨曦把石頭照着發亮！

奇怪的大小姐

管一見見他仍不開口，禁不住冷冷地道：「老夫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枯坐在這裏看你的表演！」

楚天舒霍地一個風車大轉身，臉對管一見，激動地道：「在楚某未曾開口之前，有一件事要先表明的，不論楚某以前的行爲如何，不論兩位對我的印象如何，但楚某今日所說肯定是沒有一句虛言，沒有一句造作！」

沈鷹點頭道：「老夫現在相信，至於以後如何，正如你剛才說，對一個人的看法絕不能單憑一些表面現象而下斷語！」

「楚某昨夜潛入溫家已不是第一次，」楚天舒吸了一口氣，道：「但絕對沒有一絲惡意，也不敢去冒瀆溫家小姐，所以才會不時潛去暗中瞧她，嗅她的香氣！」

沈鷹及管一見都是一怔，同時脫口問道：「她身體上有香味？」

楚天舒眉頭一掀，反問：「兩位都未曾有過女人麼？」

管一見老羞成怒，喝道：「現在是老夫問你，不是你問老夫！」

楚天舒臉色一變，隨即恢復。「無論是男是女，身上都會有一種氣味，黃花閨女身上的氣味却似傳自山谷的幽香，嗅之令人心曠神怡！因此世人都叫此爲女兒香！只是每個人遇到意中人，都會覺得她的香味格外香，格外好聞！但有一點，溫家大小姐的香味却比別人濃郁一點！」

沈鷹及管一見臉臉相覷，他們年紀雖都已足爲人祖父，但不但未曾愛過女人，也絕少近女色，只覺這番話，當眞是千古奇聞般，回心一想，楚天舒是出名的風流浪子，加上說話時態度認眞誠懇，便有幾分相信了。

半晌，管一見才問道：「你去溫家只是爲了嗅溫翡玉的氣味？」

楚天舒臉上竟然現出一絲紅暈，道：「我若說是，你們大概都要以爲我是瘋子了，但事實上的確如此，楚某經歷過不少女子，但這些女子只須跟楚某睡上十天八天，楚某便了沒興趣，而棄之如屣了，但是這一次楚某的確愛上了溫家小姐，可是自知惡名遠播，另者自慚形穢，不敢存有奢望，所以才在暗中去瞧她，只要嗅到她的體香，楚某便覺得莫大的安慰了！」

沈鷹及管一見又是一怔，問道：「你愛的是溫家大小姐，還是二小姐？」

「不敢違言，楚某兩個都愛，只要能讓楚某挑一個，是大是小都沒有所謂，因爲她倆根本長得一模一樣，除了衣服之外，簡直令人難以分辨！大小姐比較嫻雅，二小姐比較嬌憨活潑，各有千秋，更是令人有魚與熊掌之感！」

管一見一怔，問道：「溫翡玉跟溫翠玉當眞如此相像？」

楚天舒嘆了一口氣，道：「不是相像，而是好像是同爲一個人般！」

沈鷹及管一見心頭立時一動，隨即又

問：「前夜你是否有去溫家？」

楚天舒搖頭道：「沒有。」

「眞的？你既然如此愛慕溫家千金，前夜爲何不去？」

楚天舒忽然露出痛苦之色。「楚某雖然愛慕她們，但自知今生不可能娶到她們，是以內心十分矛盾，便強制自己不可再去，免得陷入感情漩渦中，不能自拔……楚某巳連續三天沒去了，但到昨夜終於忍受不住，又去了！打算今日便遠離此地他去……但楚某又知道，我雖有此決心，卻未必能辦得到。」

沈鷹忽然喝道：「溫翠玉可是被你擄走的？」

楚天舒正容地道：「楚某引兩位來此，便是爲了向兩位解釋這件事，因爲楚某知道，必有人把這筆帳，算到我頭上來！」一頓又道：「溫翠玉失踪之事與楚某完全沒有關係，甚至連想也沒想過！」

沈鷹聲音更冷：「那麼那天你爲何不辭而別？」

管一見接道：「你當然又會說齊鴻雁之死，也與你沒有關係的了！」

「當然！不是楚某做的，自然與楚某無關！兩位又非不知，楚某一向是獨來獨往的！」楚天舒正容地道：「那天楚某之所以不辭而別，就是怕自己的理智控制不了情感的衝動，生怕再不離開，就可能會做出失禮的事來！兩位可知楚某爲何要在夜間才走麼？」

沈鷹冷笑道：「黑幕低垂，自然比較方便行事！」

「不錯，但銀龍門防備鬆懈，白天也有機會的！」楚天舒痛苦地嘆了一口氣：「因爲在白天去，我便可以看到她的嬌容了！楚某實在對她又愛又怕，怕長此下去，楚某會受盡感情的折磨！」

「活該！」管一見冷笑一聲：「這便是報應！你淫人妻女，上天難道不會懲罰你麼？」

不料楚天舒竟然毫不以爲忤，喃喃地道：「由楚某在西湖巧逢溫鳳儀，後來又巧救了他，再之後又無意中見到她倆，這一切好像都是偶然的巧合，但更像是冥冥中的安排！你說這是上天對我的懲罰，楚某不反對！」

沈鷹及管一見俱料不到楚天舒有此感慨。只聽楚天舒又嘆息道：「說也奇怪，自從楚某見過她倆之後，雖然痛苦與日俱增，但慾火全消，忽然好像大澈大悟般，痛恨昨日之非，只望每日能見到溫家姐妹任何人一面！」

沈鷹訝然問道：「她倆眞的有這等魔力？」

「別人的感覺如何，楚某不知道，但我自己卻有這個感覺！」

管一見道：「老夫不想跟你談這種男女之情，只想問你齊鴻雁之死，以及溫翠玉的失踪，是否眞的與你無關？」

「的而且確，楚某全不知情，溫翠玉的失踪，還是楚某後來潛入銀龍門，聽他們在閒談中提及才知道的！」

沈鷹道：「你既然如此喜愛她，爲何沒有去找尋她的下落？」

「誰說沒有？楚某雖不知道她現在何方，但肯定不在岳西城內！」

「你經常偸潛入溫家，可曾發覺曹嚴華跟溫翡玉有何不軌的行動？」

楚天舒勃然變色。「神捕如何能出口侮辱玉人？曹嚴華就算是登徒子，但溫小姐難道會是個水性楊花的淫娃麼？」

沈鷹沉聲道：「好，算老夫口不擇言！但曹嚴華這個人對溫翡玉的感情如何你將會知道吧？」

「不知道，楚某怎知他的內心？也許他愛溫翡玉只是爲了她的美貌，又也許只是爲了取得溫鳳儀的信任！將來好接掌銀龍門！不過，他倒還算守禮，而溫翡玉跟他也只是說些閒話而已，楚某覺得她倆都太寂寞了！溫鳳儀只好保護及愛護她們，但從未想到她們也是人，她們也需要朋友！」

沈鷹及管一見同時一怔，這一點連他倆都未曾想及。

楚天舒道：「楚某要說的話，經巳說畢，兩位要如何處置楚某，但請開口明言吧！」

管一見冷冷地道：「他向在江北，老夫不敢越俎化庖！」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老夫念你是個人才，又有返悔之意，而且傳言是否屬實，其錯是你，還是那些女人，老夫都未查實，所以今日便暫且放你一馬，日後若再見你作惡，你自己知道後果！」

楚天舒正容地道：「好，憑你這席話，我楚天舒他日若再作惡，見到你便自縛雙手，任你處置！也憑你這幾句話，日後神捕若用得着楚某的話，只要楚某知道，萬死不辭！」

沈鷹心頭暗喜，殺人雖比救人容易，但能眼見浪子回頭，任何人都會高興。「老夫望你多爲江湖做些好事，若有困難，可去洛陽城找老夫！」

楚天舒眼圈一紅，道：「大丈夫有恩記恩，有仇記仇，大恩不言謝，楚某也有一句話相贈！」

沈鷹神色一呆，忙道：「請說，老夫洗耳恭聽。」

「楚某天生有種預感力，而且鼻子極靈，所以仇家即使易容前來捉拿楚某，楚某都能憑此而預先逃脫！」楚天舒道：「楚某第一次見到溫家姐妹時，發現大小姐體上的香氣淸淡，二千金香氣較濃！如今這個大小姐，身上的香氣忽然比前濃了，不知是什麼原因！」

沈鷹道：「此話中是否另有意思？」

楚天舒道：「兩位都是當今的名捕，實際情況如何，楚某不欲多言，還是留待兩位自己去探查吧！」說罷抱一抱拳，展開輕功掠去！

沈鷹及管一見目望楚天舒離去，心中卻不斷地在推敲楚天舒的那些話，良久，沈鷹才道：「咱們回去吧，莫讓他們等急了！」

管一見忽然說道：「老鷹，等下他們問起時，便說追到這裏，那人便不知去向了！」

沈鷹一怔之後，隨即明白，兩人聯袂下山，向岳西城馳去。

× × ×

返回岳西城，便見到溫鳳儀了，他急聲問道：「追到那人沒有？」

沈鷹搖搖頭，道：「回去再說吧！」

到了銀龍門總舵，沈鷹及管一見絕口不提剛才的事，閒談了一陣，溫鳳儀便回內宅看望溫翡玉了，沈鷹及管一見卻在屋內四處閒步。

過了一忽，便見曹嚴華迎面走來，沈鷹伸手一攔，道：「曹少俠，請到老夫房內，老夫有幾句話要問你！」

曹嚴華臉上露出了幾分詫異之色，卻一言不發跟着沈鷹及管一見背後，走入客房。

「請坐。」管一見指着床前的一張椅子道：「曹少俠投入銀龍門已有多久？」

「七年整。」

「今年貴庚？」

「廿六。」

「七年的時間巳不短，你覺得令師妹倆爲人如何？」

「很好。」曹嚴華有點拘謹。

沈鷹接問道：「溫大小姐一向對你都這般熱烈麼？」

曹嚴華沉吟了一下才道：「以前比較冷淡，但自從敝師兄不幸亡故之後，她便變得比較多話了，對晚輩也比較……」

「以前她對你一向不假詞色麼？」

「也不是如此，但總有點冷淡。」

沈鷹沉吟了一下：「你是否覺得她跟以前有些什麼不同？老夫是指與齊鴻雁死前之情形。」

曹嚴華道：「也沒有什麼不同……就是對晚輩的態度有所改變而已！也許這也是與敝師兄之死有關！」

沈鷹點點頭，續問：「令大師妹跟小師妹，眞的長得一模一樣麼？」

曹嚴華一怔，反問道：「難道神捕不知道？有一次她們姐妹故意互換了衣服，連師父也認不出來哩！」

沈鷹及管一見都十分驚奇，天下間竟有連父母也分辨不出的子女？但楚天舒也如此說，卻不由不令人相信。

「她們像貌如斯相像，但不知性格如何？」

「也差不多吧，大師妹比較文靜一點，小師妹比較活潑一些。但這也只是比較而巳，實際上她們連愛好也差不多！」

「假如她們兩姐妹是互換了衣服，你可分得出來否？」

曹嚴華失笑道：「自然分不出來！連師父都不能，何況咱們乎？」

沈鷹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你忙你的去吧，但今日老夫跟你說的話，你不可告訴任何一個人！」說至最後聲色俱厲地重複一次。

曹嚴華一愕，但他是個城府深沉的人，有話也大多放在心中，寧願多費些功夫去推敲。

曹嚴華離開了之後，沈鷹及管一見立即在房內踱起步來。「老笑，你看這小子如何？」

「只能暫時相信他！」

沈鷹失聲道：「連他也相信，現在那裏尙有嫌疑犯？」

管一見不答反問：「老鷹，你說現今世上，除了溫鳳儀之外，誰最了解溫家兩姐妹？」

沈鷹想了一下，目光倏地一亮，道：「荷花！那天晚上，溫翡玉被人放在後花園地上的事，你還能够記下一切事物及經過麼？」

管一見目光同時也是一亮，脫口道：「溫翡玉果然大有可疑？咱們現在去找荷花！」

兩人出了房，裝作滿懷心事般，慢慢地踱步向後花園。靠後花園的那排平房，住的是溫家的丫頭僕人，荷花也是住在這裏。

沈鷹在每間房子的窗前暗窺，終於找到荷花的寢室，只見她坐在床上綉花，他故意輕咳一聲，荷花瞿然一醒，抬頭望見沈鷹及管一見，連忙放下手上的針綫。

沈鷹推門而入，道：「荷花姑娘，你在綉什麼？」

「奴婢正在綉鞋面。」荷花忙自床上跳了下來，有點手足無措地道。她實在料不到沈鷹及管一見會紆尊降貴地來看她。

沈鷹抓起鞋子一看，讚道：「想不到你的女紅還做得不錯！」

「奴婢這粗針劣技，不敢當神捕的謬讚！」

「咦，你還像讀過書般！」

「是的，以前老爺請了個教席來教兩位小姐讀書，奴婢有幸在房相陪，也認得幾個字！」

「這樣說來，兩位小姐的一切你都很清楚了！」沈鷹向管一見打了個眼色，管一見會意，忙把門窗關上。

荷花有點驚慌地道：「承兩位小姐靑眼，一向沒把奴婢當作下人看待！」

「老夫是問你對她倆的一切是否都清楚？」沈鷹臉色微微一沉，聲音隨又放柔：「假如你小姐互換了衣服，你能一眼分得出來麼？」

荷花搖搖頭道：「老爺尙且不能，何況奴婢？不過也不是不能分辨，但卻十分困難……」

「爲什麼？」沈鷹心頭一跳。

荷花嚅嚅地道：「奴婢說了出來，請兩位千萬不要說出去，否則老爺及小姐都會怪奴婢了！」

沈鷹心頭一跳，道：「這個自然，你快從實說來。」

「二小姐的後頸多了一顆小小的珠砂痣，但這痣生得很低，經常都被後衣領遮住！」

「你怎會知道？」

「這是奴婢以前伺候兩位小姐洗澡時發現的，後來老爺也知道了，卻吩咐奴婢不得告訴別人，否則便要把奴婢趕走。」

「爲什麼？」管一見脫口問道：「他可有告訴你原因？」

「老爺說他不想讓人知道太多有關兩位小姐的事！」

「這是在什麼時候發現的？」

荷花想了一下，說道：「大概七八年了。」

「大小姐對你好些，還是二小姐？」

荷花又想了一陣才道：「兩位待奴婢都一樣好，只是後來，後來大小姐跟齊少爺好了之後，跟奴婢便較爲疏遠了。」

沈鷹跟管一見打了個眼色，又道：「荷花，老夫跟你說的這些話，你也不可告訴別人！包括你老爺！」

荷花驚恐地道：「奴婢怎敢……」

沈鷹及管一見離開了荷花寢房，便匿在一座假山後，喁喁細語一陣，然後去找溫鳳儀。

溫鳳儀的房門已弄好，沈鷹伸手敲了好一陣，溫鳳儀却反在書房那邊開門了，「兩位有事要找溫某？」

管一見抱拳道：「老夫等已打擾了掌門人好幾天了，案情却毫無進展，欲到外面搜索令嫒的踪跡，因爲老夫一直認爲令徒之死一定與令嫒失踪有關，所以特來向掌門人告辭！」

溫鳳儀道：「小徒對小女翡玉有愛意，並非對翠玉有意，這兩件案子又怎會有關連？」

管一見道：「老夫已說這只是一個直覺！」

「兩位打算如何着手搜索？」

沈鷹道：「老夫想發出信鴿，把手下全部派出去，搜索楚天舒的行踪！」

溫鳳儀眼光一亮，脫口道：「神捕認爲這是楚天舒所爲的？」

沈鷹道：「除他之外，已沒他人有嫌疑。」

溫鳳儀正容地道：「兩位神捕爲小女的安全僕僕風塵，溫某大恩不敢言謝，待找着小女之後，溫某再陪兩位痛快地喝幾杯，不過今日午飯無論如何一定要在舍下進膳。」

沈鷹道：「好吧，掌門人盛意拳拳，老夫恭敬不如從命。」一頓又道：「有一件事要跟掌門人商量一下，老夫這次匆匆南下，身上沒帶錢銀，可否請掌門人先付兩萬兩銀子，作訂金，因爲此次一去，也不知要花多少的時間，費用可不少。」

溫鳳儀豪朗地道：「這個自然，所謂天子不差餓兵也，兩位請在書房內小坐一陣，待溫某去取銀子。」

沈鷹及管一見走到書房，見書架上放滿了書，但大多是些前朝的兵書兵法以及資治通鑑，拳經劍譜反而不見。

不一陣，溫鳳儀便笑口吟吟地來了，手上拿着一張兩萬兩的銀票，把它交給了沈鷹。

沈鷹又道：「可否請令嫒出來一見，老夫要在人海茫茫之中找人，對她的印象若不深刻，可不好找。」

溫鳳儀略一沉吟。「神捕說得有理，溫某這就去叫她過來。」

「且慢，請順便通知咱們的手下都來一下。」

溫鳳儀的臉色微微一變，却也沒有反對。

不一刻，端木盛、顧思南等人全都來了，把書房擠得滿滿的，接着溫鳳儀也帶着溫翡玉來了，衆人只覺眼前一亮，彷彿房內突然多了一位仙女，美得令人不敢迫視。

沈鷹長身立起，在溫翡玉身邊繞了一圈，緩緩地道：「老夫想試試你的武功，姑娘請放手施爲。」又喝道：「你們讓開！」不待溫鳳儀及溫翡玉有所反對便又喝道：「小心！」左手忽然向溫翠玉的腰側抓去。

溫翡玉反應倒也甚快，立時一擰腰閃開。

沈鷹喝道：「趕快反攻！」故意慢了一慢。

溫翡玉果然依言一拳搗向沈鷹的胸膛，不料沈鷹忽然躍起，飛過溫翡玉的頭頂，後脚跟向溫翡玉的後腦踢去。

這一招比較罕見，溫翡玉有點手足無措，管一見在旁連忙叫道：「快使『鳳點頭』！」

溫鳳儀却道：「翡玉快沉腰坐馬！」

但管一見的話先入溫翡玉耳中，所謂先入爲主，溫翡玉果然使出「鳳點頭」，上身微微向前一俯，同時把頭垂下。

剎那便露出一截如同白玉般的粉頸來，沈鷹目光一落，心頭同時一跳，隨即跌落地上，左足尖落地，右脚又凌空向後一蹴，溫翡玉顧得了上，顧不了下，吃了沈鷹一脚，立即向前蹦出一步。

沈鷹嘆息道：「令嫒武功不錯，但經驗太差，不知翠玉姑娘又如何？」

溫鳳儀也嘆息道：「半斤八兩，難分軒輊！」

「難怪這般容易受乘，老夫有一句肺腑之言相告，請勿把令嫒當作花草供養，否則便會變得比花瓶還脆弱！」

溫鳳儀忙說道：「誠哉斯言，溫某也有意在明春帶她出去走走，增長見識，嗯，酒菜料已經備好，請諸位跟溫某出廳用膳。」

這席飯，沈鷹及管一見笑語如珠，溫鳳儀起初有點心事沉重的模樣，隨後也逐漸開朗起來，吃過午飯，管一見及沈鷹便帶着手下離開，一口氣走出城外四五十里才停了下來。

漸露端倪

日頭已偏西，夕陽把半邊蒼穹却染紅了。殿後的風火輪自遠馳來，向管一見報告：「頭兒，他們沒有追來。」

管一見道：「咱們先上山歇一下。」

衆人跑上山岡，紛紛在大石上坐下，這當中端木盛的妻子小青跟雲飛烟一直吱吱喳喳說個不停，小青是沈鷹去年收的義女，雲飛烟却是上月才被沈鷹收爲義女，兩人頓成義姐妹，自有一番話兒要說，雲飛烟少不免要對肚子微微隆起的小青取笑一番。

管一見跟沈鷹耳語了一陣，決定今夜再入溫家一探究竟，兩人提了幾個疑點，以及可能產生的方案討論起來，最後管一見動手爲沈鷹易起容來，他身裁高大，管一見便把仲易成溫鳳儀的第四弟子金通的樣子。端木盛等人見後都訝然而問：「頭兒，你們要再潛入溫家？到底溫家隱藏了什麼秘密？」

管一見望了仲一眼，目中露出一絲讚賞之色，輕聲把今早的調查經過說了一遍。顧思南禁不住問道：「頭兒，那溫翡玉後頸是否有一顆珠砂痣？」

「就是有，老夫才要去探個究竟。」

耶四動容地道：「這樣說來，這個溫翡玉其實便是溫翠玉，而失踪的，實際上是溫翡玉而不是溫翠玉。」

沈鷹道：「正是如此所以才奇怪！」

風火輪道：「怎會變得如此複雜起來，莫非溫翠玉妒忌她姐姐既有齊鴻雁追求

，又有曹嚴華的暗戀，而狠起心腸，把她姐姐殺掉，却把自己扮成溫翡玉。

管一見道：「這也是有可能。」

端木盛道：「但假如這件事是溫翠玉所爲的，那麼她何必把齊鴻雁也殺死？」

端木盛道：「也許他不喜歡齊鴻雁，而銀龍門上下的都知道溫翡玉跟他相好，她若不把齊鴻雁殺死，而改戀曹嚴華便難免會引人思疑。」

葛根生摒掌道：「必是如此，但她在家內殺死了兩個人，爲何會沒人知道？」

風火輪道：「銀龍門防備如此鬆弛，多殺幾個也沒人知道。」

葛根生看了他一眼，道：「殺人容易，但如何毀屍滅跡，却是個問題。」

風火輪登時閉口不言，耶四道：「在屍體上撒一撮『化屍粉』或『腐骨水』，什麼問題也易解決。」

沈鷹忍不住道：「你們胡猜什麼？這一切都只是懷疑而已！今夜你們都留在山上，不要下去！」說罷管一見也已爲自己易好了容，乍眼望去，果然與曹嚴華有七分相像！

兩人等到天黑才聯袂下山，向岳西城馳去。到了城外，又等了一陣，才潛入城內。

管一見先自後花園躍入去，見四處不見有人，便學鳥兒叫了幾聲，沈鷹也忙越牆而入。

兩人正想走去溫翠玉寢室探看，忽聽一扇房門「呀」地一响，走出一個老婦來，老婦走至荷花房外，伸手在門上敲了幾下。「小丫頭，點心已煮好了，快拿去給老爺吧！」

荷花開門出來，走入灶房捧了一隻大碗，向內走去。

沈鷹及管一見待荷花回來之後，才走過去。

走廊上靜悄悄的，四處不見人影，管一見心頭一呆：「今夜的防備爲何反而鬆弛了？」輕輕走至溫翠玉門外聽了一陣，忽聽房內傳來一聲長嘆，管一見又是一怔：「她担憂什麼？難道她已知道自己經已露出了馬脚？」

他想了一陣，未敢決定是否該進去追問溫翠玉，正在猶疑之際，房門忽然拉開，溫翠玉一見到他還以爲是曹嚴華，壓低聲音問道：「二師兄，爹已叫你不要來看我了，你竟敢……」

管一見側身背光，故意沙着聲音緩緩說道：「我……我一夜不見你，便睡不着覺……」

溫翠玉幽幽地道：「二師哥，小妹知道你的心意，但你可要取得爹爹的同意才好來，否則……」

管一見心頭一動，忽然道：「師妹，愚兄知道你爲何會在房內長嗟短嘆！」

溫翠玉一驚，急問道：「二師哥，你知道什麼？」

管一見說道：「你不是大師妹，是小師妹……不過我喜歡的却是你，不是大師妹！」

溫翠玉花容失色，道：「二師哥你胡說什麼？這種話也能隨便說的麼！」

管一見查言辨色，更增幾分把握，沉聲道：「你不要再騙我了，你跟大師妹有一點不同，可能連你也不知道！」

「有什麼不同！」溫翠玉急問，她心急之下，聲音大了許多。管一見一驚，忙轉頭望向溫鳳儀寢室那方，幸而溫鳳儀似沒聽見。

「二師哥，到底有什麼不同，你快說呀！」

「大師妹的體香沒有你這般濃郁！」

溫翠玉臉色一黯，幽幽地道：「原來你愛的依然是她！」她心神震盪之下，終於露了口氣。

管一見暗吸一口氣，忙道：「誰說的？我的心……」

溫翠玉截口道：「你若不是喜歡她，又怎會留意她的體香？」

管一見輕咳一聲：「這眞不知該如何說才好！唉，氣味隨風飄送，我總不能掩着鼻子呀？」

「但你每次都故意站近着她，却把我冷落了！好呀，你既然知道了，以後便不要再來找我！」

管一見連忙伸手頂住房門：「小師妹，你聽愚兄解釋呀！師父不喜歡咱們跟你們太接近，但每次大師兄都跟你們在一起，咱們也只好站在他身邊沾沾光了，而大師兄喜歡大師妹，咱們也迫得要接近她啦二師兄，這才是天造地設呀！」

溫翠玉「噗嗤」一笑，道：「你就是油腔滑嘴！」

管一見又嘆了一口氣，道：「其實你又何嘗不是喜歡大師兄？」

溫翠玉粉臉通紅，輕啐了一聲，忽然小性子全部發了出來，道：「正是，只因爲大師兄死了，我才找你！又因爲你們都不理我，我才穿了姐姐的衣服，你們却都把我當作是姐姐了！」

「咱們不接近你的原因，愚兄剛才已解釋過了！」管一見雖然不知眞正的原因，但憑他豐富的人生經驗，倒也歪打斜着猜中八九分光景，所以連溫翠玉也相信了。「嗯，不知大師兄是誰殺死的？」

「這個小妹怎會知道？連江南江北兩位神捕都還未能查個水落石出，又有誰會知道？」

「有！便是那個兇手！」

溫翠玉輕啐一聲：「哼！這個誰不知道？」

管一見慢慢提到正題：「小師妹，大師妹到底去了那裏？」

「你問我，我問誰？」

「你若不是預先知道她會失踪，又怎會去假扮她？」

溫翠玉道：「當時姐姐在靈堂內，我一時氣你不過，所以故意穿了姐姐的衣服想捉弄你一下，不料後來爹爹却找不到『翠玉』了，小妹一想，爹爹明明見到我，却說不見了翠玉，這便表示姐姐不見了，所以我便大着胆子繼續假扮下去！」

「難怪兩位神捕會束手無策了！」管一見嘆了一口氣：「不知師父知道否？」

「當然不知道啦，要是讓他知道了，只怕小妹要給他打死了！你知不知道，我爹表面上一般疼咱，其實，他比較疼姐姐

的！」

「這是什麼原因？」

「也許我不如姐姐那般討人歡喜吧！」溫翠玉聲音帶着幾分酸意地道：「二師哥，你說我什麼地方比不上姐姐？」

管一見查言辨色，估計溫翠玉可能眞的不知道溫翡玉的下落，便道：「你樣樣都比大師妹好，嗯！小師妹，我可要去後花園巡視了，免得師父發現！愚兄明夜再來見你！」

管一見言畢便轉身欲去，溫翠玉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急道：「二師哥，這件事，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咦，你的手怎地如此粗……」

管一見吃了一驚，這一着他事前實在不曾料到，連忙一指點在她暈穴上，一手把其抱起，同時把溫翠玉的房門關上，然後向後花園馳去。

到了下人住所，忽聽一聲輕响，管一見急回頭，見沈鷹在荷花房門口揮手示意他過去。

管一見進了屋之後，只見荷花直挺挺睡在床上，知道必是被沈鷹點住了穴道。

「老笑，情況如何？」

「那個大小姐，果然是溫翠玉所扮的，但她並不知溫翡玉的去向，也不知道齊鴻雁的死因！」管一見把剛才與溫翠玉所說的話，簡述了一次。

沈鷹烟杆在手掌上一拍，道：「剛才老夫去溫鳳儀寢室及書房查過，不見溫鳳儀的踪跡！所以老夫再回頭來此查詢荷花，荷花說那碗點心是送在寢室的，當時溫鳳儀還在房中，但老夫去到時，不但不見了人，而且連碗也不見了！」

管一見臉色一變，澀聲道：「老鷹，你說這是什麼原因？」

沈鷹續道：「老夫再問荷花，她說以前大小姐未失踪之前，溫鳳儀是不吃點心的，而且有時仲剛吃飽了午飯，下午也要人送一大碗點心進去！」

管一見詫異道：「不可能是這樣的吧？每個人做件大事，必有其目的，仲們是父女，你說溫鳳儀爲何可能會這樣做？」

沈鷹喃喃地道：「天下間無奇不有，有什麼事不曾發生過？你仔細想一想，溫鳳儀的一舉一動！」

「對，他這個人不但聰明機智，而且城府深沉！」管一見立即冷靜了下來，「現在想起來，他有一些行動的確很值得思疑！」

沈鷹道：「最令人刺耳的是他的笑聲，聲音雖亮，却無感情，分明是硬擠出來的！」

「好，咱們倒不可能直接問他，現在該如何進行調查？」

沈鷹說道：「老夫已想過了。」他回身在荷花身上戮了幾指，輕聲道：「老夫是沈鷹，現在有幾句話問你，你要立即答復！

「第一件，以前是誰侍候你老爺的？第二件事，誰在此最久？」

荷花道：「以前一向是秋菊服伺老爺的，她在這裏最久。」

「如今她在何處？」

「如今她負責灶房的工作，便是剛才來敲門叫奴婢的那個人！」

白髮瘋女

五更將過，天色依然十分黑暗，但管一見已把人全部帶到，沈鷹隨即推一推楚天舒，楚天舒身子忽然竄出，向銀龍門總舵馳去。

沈鷹及管一見立時叫追，衆人一路追，一路吆喝，惹得附近居民的都讓他們吵醒。銀龍門的三個值夜弟子當然亦立即警覺起來，喝問：「誰？」

話音一落，楚天舒已走入後花園，沈鷹及管一見急跟而進，銀龍門的弟子連忙敲鑼示警！

沈鷹沉聲道：「快通知掌門人，就說老夫沈鷹跟管一見找到楚天舒了！」

他這幾句話故意用內力迫出，遠處都能聽見，銀龍門的弟子都聽見叫聲，忙披衣提着兵器過來查看！

那幾個巡夜的弟子早把風燈高高擧起，只見管一見跟楚天舒殺得難分難解，沈鷹及手下們都站在四周把楚天舒的退路封住，單單不見了顧思南！

過了一陣，不但溫鳳儀快步走來，連溫翠玉也慌慌張張地跑了過來。

「神捕，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沈鷹雙眼緊瞪在仲臉上，道：「黃昏，咱們忽在官道看見了這厮，便故意不張聲，暗暗盯着他，不料他進了城之後，歇在客棧內，老夫心想他來此有何好事可幹？回心一想：莫非他是爲了令媛而來的，爲了人贓並獲，所以一直沒動他。

「後來他果然出店向這邊馳來了，老

夫等自然不放過他。不料此厮十分機警，竟然發覺有人盯梢，展開輕功要逃，但老夫早已三面包圍，他只好逃來府上了。」

溫鳳儀臉露詫異之色，半晌才道：「他爲何不到別處去，却偏來寒舍？」

沈鷹哈哈笑道：「也許他自恃對你有恩，所以來此求你庇護！」

溫鳳儀目光神采一現，放聲大笑起來，道：「大丈夫恩怨分明，他若是殺死小徒的兇手，或是擄走小女的歹徒，溫某自不會放過他，但若不是的話，溫某倒要替他向兩位討個人情了！」

沈鷹嘿嘿笑道：「眞相如何待擒下他之後再慢慢拷問！」

丁七兒見楚天舒一道長劍仍如翻騰的蛟龍，未露敗象，忍不住道：「咱們何不上去助神捕一臂之力！」

沈鷹喝道：「放肆！咱們動手若要你插手，豈不笑話？你們都給老夫站着！」

溫鳳儀也忙制止門下弟子。過了一陣，管一見漸漸取得上風，但要想擒下楚天舒可還不容易，溫鳳儀看了一陣，心中忖道：「江湖上人云雙鷹神捕如何高明，如今一看，也不過爾爾！嘿嘿，江湖上吹捧拍馬之人，越來越多，倒不足爲信！」

忽然，顧思南在一座假山後閃了出來，悄悄向沈鷹打了個手勢，沈鷹知道他必是已完成了自己交給他的任務，便開口咳了三聲。

管一見忽然抽出纏腰的鷹鞭，攻勢立即凌厲起來，楚天舒退了幾步，後背撞及一座假山，身形一呆，管一見左臂手起指落，立即點住楚天舒的麻穴！

溫鳳儀笑容滿臉，叫道：「神捕果然武功高强！實乃溫某平生僅見！」

管一見微微一笑，隨即問楚天舒：「你鬼鬼祟祟來岳西城欲幹何事？」

楚天舒說道：「岳西城楚少爺來不得麼？」

管一見面色一沉。「快說溫翠玉是不是被你擄走的？」

楚天舒的雙眼望天，狀甚安閑。管一見冷冷地道：「你聽過老夫有一種叫做『爛心搜魂』的刑法沒有？」

楚天舒臉色立時一變，道：「你有證據證明溫姑娘是我擄走的麼？」

管一見喝道：「如今是老夫問你，還是你問老夫？乾脆一點省得多受痛苦！」

溫鳳儀也道：「楚老弟，你雖然是溫某的救命恩人，但你也知道小女是溫某的心肝寶貝，如果小女是你帶走的，便請楚兄弟把她交出來！」

楚天舒嘿嘿一陣冷笑。「令媛已失踪個多月，但楚天舒不覺你有什麼悲戚憂愁的神色，而且氣色比前更佳！哈哈哈！」

溫鳳儀臉色大變。「楚兄弟，溫某可不是跟你說笑！」

楚天舒冷冷地道：「其實溫翠玉姑娘並沒有失踪，她就在諸位面前！」

曹嚴華及丁七兒等人立即喝道：「楚天舒，你胡說什麼？」

楚天舒沉聲道：「你們當然不知道！但溫掌門，跟這位二小姐自然知道！」

溫鳳儀心頭狂跳，臉上却裝出詫異之色，問道：「楚兄弟，你可是說笑？溫某自己也不能分得出來……」

「但楚某有一管特別的鼻子，能從氣味上分別出來。」楚天舒指着溫翠玉道：「這位其實是二小姐，不是大小姐！」

溫翠玉粉臉雪白，驚得說不出話來。

溫鳳儀臉色一沉，喝道：「你到底是翠兒還是翡玉？」

「爹——」溫翠玉雙脚一曲，跪了下來，「女兒不孝……」

此言一出，銀龍門弟子齊聲驚叫起來，溫鳳儀氣得跺脚，把右手高高擧起，喝道：「氣煞我也！」

楚天舒急道：「你千萬不要打她，其實眞的溫翡玉在那兒，楚某也知道！」

溫鳳儀身子一震，脫口問道：「你知道她在那裏？在那裏？」

「也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衆人立即你望我，我望你起來。溫鳳儀厲聲道：「姓楚的，現在可不是說笑的時候！」

楚天舒忽然皺皺鼻子，用力吸了一下，道：「不錯，就在這裏！」說着指一指地下。

溫鳳儀臉色大變，冷笑着，怒道：「你說我女兒已死了在地獄？」

楚天舒不慌不忙地道：「楚某嗅到她的氣味自地底透上來，既尚有氣味，自然未死！」

「哦？」沈鷹忙道：「快找一找！」

溫鳳儀訝然道：「這小子胡言亂語，莫非連神捕也相信？」

沈鷹道：「他能從氣味上分辨出翠玉的眞正身份，現在又說嗅出翡玉的所在地，老夫就算是不信，也要試一試！」

溫鳳儀哈哈笑道：「那麼你們找吧，溫某先入內處理一些事務！」言畢走入內宅。

沈鷹立即向顧思南打個眼色，管一見却提着楚天舒越牆而去，沈鷹暗中向端木盛及風火輪等打了個手勢，也叫他們出牆而來。

顧思南是沈鷹手下的第一個機關消息的能手，他鑽入一座大假山中，衆人只聽一道輕微的聲音，接着顧思南道：「頭兒，找到通往下面地道的入口了！」

沈鷹大喜，忙道：「烟兒，鄧四你倆也進來看看！」他自己站在假山外，目注銀龍門的弟子。

假山極大，中間竟有暗道相通，雲飛烟剛走近那裏，便見顧思南向她招手。雲飛烟走入山洞，只見洞底還有一個小洞，却是通往地底。此刻天色雖已亮，但下面一片黑暗，顧思南忙叫郎四點了火摺子，他自己當先走下去，雲飛烟在中間，郎四高擧火摺子在最後。

洞下有一道竹梯，顧思南見地道並不太深，抽出寶刀，走下幾級便躍身下去。接着雲飛烟及郎四也相繼躍了下去。

火光下，只見地道頗長，見不到底，顧思南把刀護在胸前，當先走進去。大約走了十多丈，地道忽地一折，隨即露出一間石室來，石室之內床椅桌一應齊全，床前的錦帳放了下來，看不到裏面的情況。

顧思南回身向後打了個手勢，雲飛烟立即竄至另一端，郎四站在中間稍後之處，也抽出鋼刀準備應變。

顧思南見準備就緒，緩緩吸了一口氣

，寶刀倏地一劈，「刷」地一聲，把錦帳自中切斷，下截登時飄下，目光一落，只見床上錦被高高凸起，似是蓋着一個人，被角縫中露出一撮頭髮，灰灰白白，看不出是男是女。

顧思南踏前一步，伸出寶刀挑開被子，只見下面仰天臥着一個女子，臉龐十分娟好，但神色極爲憔悴，看樣子，似是被人封住了麻穴及啞穴！

顧思南見是個女子，不覺有點猶疑起來，雲飛烟收起長劍，走前彎腰把她抱起來。就在此刻，床板突然「蓬」地一聲碎裂，床底下跳出一個幪臉人來，一柄長劍如蛟龍般向雲飛烟懷中的女子刺去！

這下事出突然，更兼距離又近，雲飛烟處不及此，眼看閃避不及，雲飛烟只得撐腰一閃！

那柄長劍一過，登時在雲飛烟後背拖了一道深深的血槽！

雲飛烟尖叫一聲，向前撲倒！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際上却是在極短的一瞬間發生！說時遲，那時快，那幪臉人脚尖在床沿一點，第二劍又刺向雲飛烟的後背！

千鈞一髮之際，顧思南寶刀急忙橫地裏斜伸過去，堪堪把長劍格開，而雲飛烟也及時忍痛向郎四滾過去！

顧思南心繫玉人安危，手腕一抬，寶刀揚起，閃電般反向對方胸膛劈出一刀！

幪臉人長劍一橫，把刀格住，只聽「噹」的一聲，幪臉人已借勢向後飄飛！

與此同時，郎四張聲大叫：「頭兒，下面有敵人！」隨又把雲飛烟扶了起來，那道鐵閘已縮了上去，顧思南噓了一口氣，道：「頭兒，機關打開了！」

沈鷹道：「好，南兒，你抱着烟兒跟老夫來！」郎四立即走前舉火照路，衆人魚貫走出石室。

石室之外已是一道長長的地道，走了七八丈便到盡頭了。顧思南看了一會，道：「出口就在上面！」放下雲飛烟，在石壁上撫摸了一陣，只聽「得」的一聲，頭頂上一塊活板一翻，露出一道洞口，日頭也同時照了下來。

沈鷹輕吸一口氣，雙掌護着頭頂，躍了上面。目光一瞥，臉上肌肉一陣牽動，此地赫然是溫鳳儀的寢室！

他定一定神，才說道：「你們都上來吧！」

衆人出了地道之後，都發出一陣驚呼聲，溫翡玉更臉色雪白，身子發抖，溫翠玉連忙把她扶住。

忽聽一陣脚步聲自遠傳來，還夾雜着一陣兵器的碰撞聲，衆人出房一看，只見管一見揮動鷹鍊與一個幪臉人大戰起來，端木盛及風火輪等人守在四邊。

此刻幪臉人已改用一對閃閃發亮的銀戟了，他邊戰邊退，驀地發覺沈鷹已站在他背後，手脚立時一頓，身子急速地抖動起來！

沈鷹道：「你是老夫所遇的奸徒，最卑鄙最狡猾的一個，連老夫都差點給你瞞過！」

幪臉人眼光不敢與溫翡玉接觸，但溫翡玉此刻忽然嘶聲大叫起來：「你，你是爹爹？」

溫翠玉嗚咽地道：「這位是江北總捕頭沈神捕，是爹爹請來找尋你的下落的！姐姐，到底是誰把你害成這個樣子的？」

溫翡玉淚下更急，搖頭道：「那惡魔每次出現前，都在臉上幪着布，愚姐也不知他是誰！」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姑娘還記得是如何失踪的麼？」

溫翡玉身子如篩米般抖動。「那天我伏在大師兄的棺材上痛哭，倏地覺得後背一麻，全身便不能動彈了，張口欲呼却又發不出聲來，才知道啞穴也讓人點住了。接着愚姐發覺有人把我拖離棺材，那人把棺蓋揭開，把我放在大師兄的屍體上，接着那人食指一落，愚姐便昏迷過去了！」

溫翡玉說至此，衆人都「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沈鷹暗暗點頭：「原來當時只把溫翡玉藏在棺材裏，難怪沒人發覺，而棺材蓋必是留了小小縫隙，使溫翡玉不會窒息而死！」他吸了一口氣，問道：「後來呢？」

「當我醒來時，已在此室了，雙眼一睜便見到那人了，他幪着一塊大黑布，僅在眼部附近剪了兩個極小的洞，連他的眼睛也看不清楚。我想動，全身都沒氣力，但即發現了一件事，那人全身赤裸……後來我又發覺我自己也是……」說至此，溫翡玉又放聲大哭起來了。

溫翠玉怒道：「那人當眞該死，小妹一定要求爹爹把他殺掉！」

沈鷹道：「那人沒有給你吃下什麼藥，以及再封住你的穴道麼？」

「沒有……本來苦命女想一死了之，那白髮女却倒在地上！

顧思南見那人向後飄退，那裏肯就此罷休？脚尖一點，向前掠去！

幪臉人脚跟落地之後，又再向後掠去，顧思南正想再追去，只聽「刷」地一聲，一道鐵閘自上落下，把其去路封住！

幪臉人頭也不回，向內急飛過去！

剎那，沈鷹、葛根生、小青連同銀龍門的弟子也都躍了下來。

「南兒，敵人呢？」

「他自另一端逸走了！頭兒快看看小飛的傷勢！」顧思南用刀柄四處敲打，找尋開啓鐵閘的機關！

沈鷹連忙封住雲飛烟傷口附近的穴道，止住了血，便蹲下身視察那白髮女子。他伸手撥開覆蓋在臉上的頭髮，銀龍門的弟子立即驚叫起來。

只聽曹嚴華歎聲道：「她，她是大師妹！」

沈鷹暗嘆一聲，仔細一瞧，見她皮黃骨瘦，額頭橫紋如遭刀刻般深入，眼尾更是佈滿魚尾紋，此刻若有人說她與溫翠玉長得一模一樣，只怕沒人相信！

短短月餘的時間，便有這般大的變化，不用問也知道溫翡玉必是生活在極端的痛苦中！沈鷹一抬頭，見溫翠玉夾在人羣中，忙道：「請二小姐過來一下！」

溫翠玉怯生生地走前，沈鷹立即解開翡玉的穴道。

溫翡玉睜開雙眼，露出極其驚詫的神色，當她看到溫翠玉時，臉上才有了表情。「妹妹，我不是在做夢麼？」說罷哭泣起來。

溫翠玉急忙叫道：「姐姐，他不是爹爹！」

溫翡玉叫道：「除了他誰還能把咱銀龍門的戟法使得這般好！你，你快除下罩巾讓我看看！」

幪臉人把頭別了過去，沈鷹道：「他確是你爹爹，那裏還有面目敢見你！」

此言就似是平地一道霹靂，震得在場的人，耳朵嗡嗡亂响！

溫翡玉忽然大笑起來。「原來是爹爹要了我的身子！我要告訴娘，是我女代妻職，陪他睡了幾十次！哈哈，娘呀，你在那裏？」聲如夜梟哭叫，衆人聽得毛管直豎。

溫翡玉那些白頭髮倏地根根豎起，霍地掙脫溫翠玉的手，竄至溫鳳儀臉前，三把兩下，把胸衣撕開，露出一對羊脂般的胸脯來。以她的容貌及年齡來說，這對胸脯應比鮮花還好看，可是如今裸露在眼前却似是一對枯萎的花朵，無力地低垂着，衆人都不忍卒睹，各把頭拿開。

溫翡玉嘶叫道：「你假正經，平時不是每天都要來看幾回麼？今日怎地不敢看了？」

幪臉人喝道：「你瘋了麼，快拉好胸襟！」

「哦，原來你如今嫌棄我了，好，我去告訴娘，說你是個沒良心的狗賊！」聲音一落，溫翡玉忽然如同一頭瘋虎般，自曹嚴華身邊竄過，向外急奔。

衆人這才自噩夢中醒起，沈鷹忙道：「你們還不去把師妹找來？」

只見溫翠玉「嚶嚀」一聲，昏倒在地上。

結局

日光移動，越過圍牆，照在溫鳳儀那張石像般的臉上，顯得那般的孤獨、無神及落寞。

一陣晨風吹過，自他頭上飄下幾許髮絲，這剎那，一向注重保養修飾的溫鳳儀，竟似蒼老了十年般。

十多隻眼睛齊瞪在他臉上，就像是十多柄長劍刺在他身上般，他臉上的肌肉忽然扭曲起來，嘴巴嗡動，自喉管飄出一句話來：「無論如何我是愛她的！」

這句話像傳自九幽地獄的魔鬼口中，聽者無不毛管悚然，雲飛烟及小青更是忍不住乾嘔起來。

沈鷹怒道：「這還像是人說的話麼？簡直是畜生！」

溫鳳儀忽然激動起來。「我不是他父親，她也不是我女兒！」說到最後已似尖叫。

沈鷹淡淡地道：「老夫昨夜已查過了，早有此懷疑，也所以才敢懷疑你！但你仍然是他的後父，一箭貫母女，這還不是亂倫？」

溫鳳儀神情一斂，黯然低頭。半晌才道：「你又怎樣會懷疑是溫某所做的？溫某自信這件事天衣無縫，沒有漏洞及痛脚被人捉住！」

管一見道：「老夫第一次懷疑你，是那天假溫翡玉倒在後花園，令嫒說幪面人那對眼睛很熟悉。按說楚天舒及公孫兄弟的眼神，她只見過一眼，料不會有熟悉感，因此我便想到你，但却暗罵自己豈有此理，因爲任誰也不敢想像父親會擄刼女兒，後來老夫便懷疑曹嚴華了，而且覺得此人城府深沉，很有可能有能力做出一件天衣無縫的案子來！」

沈鷹道：「老夫懷疑你是始自那夜撞破你的寢室，你却不在房內，後來你來了，却道在後花園，當時你神情稍亂，鬢髮凌亂，但此都不引人懷疑，令人思疑的是你額面竟有汗跡！那夜有風，你若在後花園散步，豈會有汗？此是一；後花園離你寢室只有兩三十丈左右，以你的武功來論，由那裏趕來，亦不可能會出汗，此是二；令徒丁七兒負責後方的防務，却竟說看不到你，此是三！但老夫也跟管一見一樣，這念頭只在腦海中一閃，便不敢再深思下去！而且假翡玉被人放在後花園，那一夜你反應極快，幾乎與咱們同時飛上屋頂，假如是你故佈的疑陣，時間上根本來不及往返！」

溫鳳儀詫異地道：「既然如此，你們後來又怎會懷疑到溫某頭上來？」他臉上

忽然露出幾分得意之色：「溫某是點了小女的穴道，抱至後花園，再解開她的穴道，讓她發出驚叫，然後才回房。」

「原來如此！」沈鷹道：「說來還得多謝楚天舒坦言相告，他告訴老夫一件事，他說他鼻子特別靈，他嗅出溫翡玉的體香變濃了，是以老夫便懷疑這個溫翡玉是假的，而實際上是溫翠玉！」

管一見接道：「這件事老夫要補充一句，爲何老夫等一早沒有這樣懷疑？原因是咱們不知道溫翡玉及溫翠玉竟然長得如同一個人，開始老夫聽公孫白說她們長得一模一樣也沒在意，心想假如是假的，曹嚴華及你不可能看不出來！楚天舒的話頓使咱們認爲你是明知却假裝不知而已！目的是溫翠玉假扮溫翡玉對你頗有好處；使案情更複雜，更撲朔迷離！」

沈鷹接道：「所以老夫便定下一計劃刺探假溫翡玉頸上是否有一顆珠砂痣！當老夫得到正確答案之後，便以退爲進，故意告辭而去，因爲咱們一走，你的行動自然而然會比較疏忽大意！

「却料不到，溫翠玉的一席話，秋菊的一席話以及一碗黑心，使輪廓大清，而加上楚天舒湊巧趕來，便使老夫與老笑在一夜之間破案！」

溫鳳儀眼皮急跳幾下，怒道：「秋菊那賤人對你說些什麼？」

「她說溫翡玉出生後，你對她甚爲厭惡，又說你及尊夫人對人說溫翡玉是未足月出生的，但照她的經驗看，溫翡玉是足月出生的，因爲你兩個女兒都是她接生的。故此推算尊夫人是在成親之前便懷了孕的！尊夫人死後，你也一直比較疼愛溫翠玉，但當她們長大成人之後，你却反而較疼愛溫翡玉了！」

溫鳳儀如洩氣的皮球般，喃喃地道：「不錯，溫某一直非常愛我的妻子，她雖然已死了很多年，但我與她的感情一直不變，所以也沒再續絃。到了翡兒大了之後，我在潛意識中便用這種感情轉移到她身上，起初溫某也不覺有何不妥之處，到後來已是泥足深陷了，即使幾天不見她，也心亂意煩，茶飯不思！」

衆人都屏息而聽，粗濁的呼吸聲此起彼伏。管一見吸了一口氣，問道：「你爲何沒把這種感情轉移在溫翠玉身上？」

溫翠玉此刻已醒來，聞了此言，忍不住呻吟了一聲。

溫鳳儀聲音似泣。「也許她是溫某的親生女兒吧，天生有種抗拒感！唉！偏偏翡兒又長得跟她娘一模一樣……」

「人人俱說她們姐妹長得一模一樣，」沈鷹插腔問道：「難道她們之間除了那顆珠砂痣之外，尚有什麼異同？」

「翡兒的神態氣質跟她娘更爲接近……本門的地下室只有掌門人知道，所以溫某便……」

沈鷹截口道：「且慢，你殺死齊鴻雁是否因爲妒忌使然？」

溫鳳儀身子一震，道：「不錯，雁兒是我殺死的！我不能容許別人得到翡兒，當溫某返回家時，見翡兒在爲他綉枕套，心知他們感情已深，但答應了翡玉，不料她竟在半夜去跟雁兒幽會，當時溫某躲在暗處偷窺，只覺滿腔妒火難以遏止，便暗下決心要把雁兒除掉！那一夜，翠兒及小徒嚴華也躲在暗處偷看，他們看不到溫某，但溫某却發現了他們！」

溫翠玉垂下螓首，輕泣起來，只見溫鳳儀深深吸了一口氣，續道：「剛好楚天舒及公孫兄弟在家，溫某便想了個嫁禍之計。於是半夜去找雁兒，假意說公孫兄弟要挾恩迫婚，但溫某不喜他們，所以要用計迫走他們。雁兒自沒異議……」

管一見截口道：「所以齊鴻雁第一次被襲倒在地上，其實是你們師徒串演的好戲！而齊鴻雁事後所說的話，其實也全是你授意的！」

溫鳳儀目光雜着幾分回憶之色，喃喃地道：「不錯，正是如此！溫某見第一步成功之後，便開始實行第二步計劃。次日溫某把公孫莊的人酒醉之後，夜內偷偷潛入客房，抱了一個莊丁出來，封住了他的穴道，又暗藏了他的鋼刀，然後拍開雁兒的房門。

「於是溫某叫雁兒在他脚上用他的銀戟刺了他一下，雁兒問也不敢問便照溫某的話做了。溫某却趁這當兒，猝然點住了他的穴道，然後把暗藏的鋼刀刺在他胸膛上！最後溫某也把那莊丁的屍體運入地道，然後才上床睡覺！」

衆人聽他輕描淡寫地憶述，身子却不斷發抖，只覺此獠心機的確異常狡詐深沉，令人不寒而慄。

溫鳳儀頓了一頓才再續道：「溫某本以爲此事便如此解決了，不料却見嚴華像蒼蠅般跟在翡兒身邊亂轉，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便生了一計，支開衆弟子，然後制住了她的穴道，把她藏在雁兒的棺材內，那棺材很大，多睡一個人，根本是不成問題！」

只聽他又道：「促使溫某行此計的，還有一個原因，溫某在走廊無意中發覺翠兒竟然假扮她的姐姐，所以才拿定主意的！失踪的是翠兒，自然更加沒有人懷疑我了！」

管一見道：「每一個犯人都是有此心理，自己心事儘管十分秘密，也會懷疑別人知道！其實銀龍門上下沒一個懷疑溫翡玉不是你的親生女兒！」

溫鳳儀精神忽地一振，說道：「起初溫某也不知道！我妻子之所以會嫁給溫某，其實也是十分偶然的，那年溫某尚未成名，四處行俠，一日到小廟避雨，無意中撞破一個採花盜的好事，那個受害的女子便是拙荊！溫某救了她之後，她自感沒臉回家見人，溫某便把她帶回來，並與她成親，直至她產下翡玉之後，溫某細算一下日子，才知道翡兒原來是那個採花賊的女兒！」

沈鷹道：「你心思之愼密，計劃之周詳，連老夫也不得不佩服你！更出人意料的是，事情明明是你做的，但你竟然還要派人去聘請老夫來調查！」

溫鳳儀道：「溫某本是要做個樣子以防公孫莊請人來調查，屆時也可以多了一個防範的藉口！聽說你不插手門派間的爭執，却料不到你竟會接辦！」

「老夫接辦此事，那是因爲涉及楚天舒！」

溫鳳儀恨恨地道：「若不是他，溫某

的計劃也不會被你們偵破！」

沈鷹輕嘆一聲，道：「老夫怕污了手，也不願殺你，你自己了斷吧！」

溫鳳儀忽然一舉手中的銀戟，道：「溫某是個不到黃河心不死之人，臨死之前好歹也要殺一兩個人墊墊背！」

管一見放聲大笑起來。「哈哈！你還能够殺人？」

溫翠玉尖聲叫道：「爹！你……你不可……」

溫鳳儀身子一震，賭氣地道：「你不要叫我爹，我不配做你爹爹！」溫翠玉放聲痛哭。溫鳳儀聲音忽然轉厲：「我想殺的便是你，管一見！」

管一見一怔，隨即冷冷地道：「你別做夢！」

話音未落，溫鳳儀身形忽然滑前，一對銀戟分左右刺向管一見胸脅！

管一見雙脚一錯，把鷹鍊抽握手上，冷笑一聲：「剛才老夫因爲還不知道沈鷹查得怎樣，所以沒有放手施爲，只想把你迫退，你却以爲老夫不濟……」

溫鳳儀雙戟落空，又再刺出，管一見的鷹鍊也如毒蛇出洞般標射出去，直取溫鳳儀的咽喉，同時左掌一翻，拍在右戟上，溫鳳儀手臂一歪，右戟插在左戟上，那一招登時自個破了！

溫鳳儀也非省油燈，加上早把性命豁了出去，身子一偏，避過鷹鍊之後，左手短戟一抬，反刺管一見右手手腕！

管一見手臂一縮，鷹鍊回飛，向對方脖子纏去！

溫鳳儀身子向前一俯，雙脚一蹬，身子標前，右戟急刺管一見的胸膛！

管一見的右手腕一抖，手中鷹鍊末端的鷹咀忽然墜下，「啄」向溫鳳儀的「肩井穴」！

溫鳳儀看也不看左手銀戟向上一撩，把鷹鍊挑開，右戟去勢更疾！

管一見不閃不避，待至銀戟將至，左手才倏地一翻，五指如鈎，抓住戟杆！刹那間，管一見的右脚猛然一抬，蹴向溫鳳儀的胸膛！

溫鳳儀右戟被其抓住，左戟已然在外，招架不及，百忙中，只得仰身向後一彎，堪堪避過！他由前俯而改向後仰，反應敏捷，而且使來絲毫不拖泥帶水，沈鷹在旁觀戰也禁不住輕讚一聲！

說時遲，那時快，管一見左臂向橫一拉，溫鳳儀上身移動得快，下盤難穩，馬步不由一鬆，橫退兩步！他心知要糟，左戟一翻，連忙斜刺管一見的腰際。

距料管一見比他更快，右脚縮回，左脚忽然貼地一掃！溫鳳儀尚未拿住樁子，管一見的脚已掃在他脛骨上，登時應聲倒地！

刹那間，一股末路之感立時襲上溫鳳儀心頭，鬥志立時一鬆！

管一見左手五指不放，左臂再一拉，溫鳳儀連人帶戟離地而起！管一見右脚及時踢出，蹬在其胸膛上！

只聽「蓬」的一聲，溫鳳儀右手五指不由得一鬆，身子如斷綫風箏般，向後飛出。

又是「蓬！」的一道巨响，溫鳳儀後背撞及書房房門，門板立時碎裂，溫鳳儀身子曲起如煮熟的小蝦般，摔落在書房之內！

管一見重新把鷹鍊纏在腰上，他對自己這一脚的力道極具信心，是以也不到書房那裏查看！

就在此刻，曹嚴華及金通等人已返了回來，沈鷹急忙問道：「溫翡玉找到了沒有？」

銀龍門的弟子都如鬥敗了的公鷄，一齊搖頭。

沈鷹正想發話，忽見溫鳳儀自書房內爬了出來，胸膛及嘴角都染滿血漬。他爬到門口再也爬不動，倒在地上，喘着氣道：「沈神捕……溫某……有一件……一件事求你……你……要多少錢……但請開個價……」

「好！你先把話說清楚。」沈鷹微覺一愣。

「請你找回翡玉……並代溫某照顧她們……」溫鳳儀伸出一隻手，指了一指溫翠玉。

「老夫答應你，也不收你的錢！」

「多謝神……捕！」溫鳳儀臉上露出一個微笑，溘然而逝。溫翠玉標前幾步，伏在他屍上痛哭起來：「爹，女兒已長大，不必人照顧！」

管一見轉頭問沈鷹：「溫翡玉已不知去向，你如何去找她？」

話音一落，只見一條人影射落地上，却是楚天舒，他手上正抱着溫翡玉。「楚某已找到了她！」

沈鷹忙問：「怎樣？她神智正常了沒有？」

楚天舒搖搖頭。「不過，無論如何楚某一定好好照顧她！」

管一見道：「告訴她，溫鳳儀不是她父親！」

沈鷹却道：「把她交給你，倒是個很好的結局，希望你能醫好她心頭的創傷，也能醫好自己的劣根性！」

楚天舒臉上忽然現出一片光輝的神采，沉聲說道：「好！楚某絕對不會令你失望！也許，再過一兩年，楚某會帶她來找你！」

沈鷹喜道：「老夫無任歡迎！」

「如此楚某先走一步！」楚天舒向衆人點點頭，便轉身奔去。

沈鷹目注溫翠玉，問道：「溫姑娘，你又如何？」

溫翠玉道：「晚輩決定走出閨房，不做溫室內的花！」

管一見讚道：「有志氣！」轉頭：「老鷹，大功告成，咱們也走吧！」

「你不到老夫窩內盤桓幾天麼？」

「下次吧！」管一見揮手示意手下離開。

沈鷹道：「且慢，你要走，大可以自己走，老夫的義女及義女婿可要留下來陪老夫幾天！」

管一見哈哈大笑，道：「盛兒，你義岳父要你留下來，你便陪他幾天吧，老夫先回江南了！」

雲飛烟喜道：「我正想跟姐姐多聚幾天！」

沈鷹又是一陣大笑，一干人便魚貫走出銀龍門總舵。

（全文完）

短篇武俠小說

文・火中石
圖・黃耀基

大報復

誤中毒計 含恨自戕

（一）

五月十六日，天上的月亮如一輪銀盤，照得大地一片光明，一個睡在廟門口的小乞丐，看樣子只有八九歲，大概因爲年紀小被其他大人攆出外面睡。這小乞丐忽然覺得有人自他身上跨過，睜眼一望，正是那個老乞丐，他心頭大奇，忍不住問道：「喂，已快半夜啦，你還要去那裏？難道現在還能乞到錢？」

老丐記得這小乞丐有個名字，叫小狗子，冰冷的臉上露出一絲詫異的笑意。「你們是日間行乞，老子是晚上才出動，河水不犯井水！」

小狗子一把跳了起來，道：「他奶奶的，今日早上少爺討到一隻鷄腿，却讓花臉兒搶去啦，現在正餓得睡不下去，您老既有門路，帶小的一齊去吧！」

老丐冷冷地道：「老子一向不帶少爺！」冷哼一聲，轉身快步而去，他年紀雖大，手上拐杖連點之下，健步如飛，眨眼間經已去遠了！

小狗子「呸」地一聲，吞了一口涎沫，低聲罵道：「這老怪物，當眞邪門！」重新躺在石階上。

那老丐不一陣便已至鬧市，但此刻街道上行人甚稀，民居的門窗全已關閉，唯獨梁府還發出輝煌的燈光。老丐略一猶疑，望梁府走去。

到了府外，這才發覺仍有不少嘉賓登門，老丐目光一掠，連忙藏在暗處，只見街角湧來一羣人馬，約有六七個之多，爲首那人四十左右年紀，臉目俊朗，身裁挺拔，雙目顧盼之間，神光隱現，不怒自威。他背後那幾個人，對他神態十分恭謹，似以他馬首是瞻。

老丐滿頭的白髮忽然無風自動，根根倒豎，一張臉更加猙獰恐怖，上下牙齒咬得格格亂响。

那彪人馬尚未至門前，門外的梁府家丁已叫道：「是歐陽大俠來了，快進去通知老爺！」立見一個家丁轉身向內跑了進去！

其他家丁却迎前，拉住歐陽大俠的馬頭，那位歐陽大俠一聲長笑，從容下馬，姿勢極其瀟洒。

不久，梁府之內便走出一個神態雍容，脚步沉穩的老者，正是名震江湖的「威鎮天南」梁一劍梁大俠！

歐陽大俠忙走前一步，抱拳道：「大哥，小弟因路上遇到一件意外，是以來遲了，望大哥勿怪！」

梁一劍哈哈笑道：「賢弟，你我交情非比泛泛，還說這般客氣話作甚？」

原來這中年漢子歐陽賢，有個外號叫「玉面飛龍」，在江南一帶的聲名僅次于梁一劍，最近幾年威名日隆，很多成名的老前輩都讓他蓋過了。

歐陽賢道：「不然，小弟答應您提前來替你招待賓客的！」

梁一劍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是採百花風蝶的事！」

梁一劍笑道：「這採花賊遇上賢弟，算他倒霉！」

「正是如此，這小子竟然看上了彭師傅的千金，剛好讓小弟碰上，不料這小子十分狡猾，小弟追了半夜才追上他，後來又把彭小姐送回家，援撲了一陣，才能脫身來！」歐陽賢又道：「小弟本想立即離開，沒奈彭師傅盛意挈挈，一定要小弟等留下吃一頓才放行，小弟違大哥的吩咐，不敢拒人千里，免得讓人誤會是驕傲自負，是以……」

梁一劍吃吃笑道：「你看愚兄只顧跟你說話，却忘了招待你進莊！諸位快請進來！」一轉頭又道：「吩咐灶房厨子把酒菜開入老夫書房內！」

老丐臉上的神情逐漸平復，過了一陣，他才向梁府走去，一個家人見狀忙喝道：「明早再來，明早再來！」

老丐裝出一副可憐相，顫着聲道：「請大爺行行好，賞碗冷飯吃，老丐一日走了七十里路，滴水未進……等到明天，可能……可能已餓死了……」

他不斷叨嘮，那家丁不耐煩地道：「好吧，你且等一等！」轉身走了入去。

此刻大門口的其他家丁因送歐陽賢等人進去，至今尚未回來，此人一去，再無旁人，老丐拐杖一點，竄入莊去。

過了一陣，那家丁捧了一碗冷飯出來，抬頭不見了那老丐，不由罵道：「你奶奶的，故意來作弄老子，不拿你又叨嘮，拿了又跑了。」只得把冷飯放在門後。

那個老丐進了莊後，專找黑暗之處走去。

這兩天莊內的人都忙于招呼自各地前來道賀的賓客，一切都顯得十分紊亂，加上人手不足，巡夜的家丁極少，是以老丐一路走入內堂，竟沒一人發覺。

老丐心頭暗喜：「姓梁的吃了幾十年平安飯，他家人都驕傲自滿，痲痺大意起來了，眞是天助我也！」

他不敢現身詢問忙碌的人羣，找了好一陣，才找到梁一劍的書房。

只見紗窗上現出幾個黑影，原來酒筵尚未結束哩，老丐大喜，打量了一下地形，竄身跳上窗外走廊的一條橫樑上！

這一跳，當眞是點塵不驚，加上四周都是歡聲笑語，房內的人竟無發覺。

只聽梁一劍道：「賢弟，你心事解決了沒有？」

歐陽賢重重地放下酒杯，道：「人海茫茫，那裏找得到人？最令人遺憾的是拙荊這幾年又無所出！」

梁一劍道：「大丈夫三妻四妾，尋常事耳，賢弟何不另納小星？」

「小弟也試過了，家內的幾個丫頭都讓小弟嘗過了，奇怪也是無人夢熊有兆，現在這心也淡了！」

「但歐陽家總該有個接香火啊！」

歐陽賢笑道：「我輩中人，學得一身本領，總該爲武林盡一分力量，這兩年小弟也看破了，有沒有人承宗接祖，也不放在心上！」

老丐聽得心中暗暗冷笑：「這小子倒會裝模作樣，難怪這幾年讓他『混』出頭了！哼，所謂俠義道還不是些互相吹捧，互相標榜之輩！」

只聽梁一劍縱聲大笑：「賢弟爲武林獻身的精神，當眞爲人敬佩！但令郎之事，愚兄想趁明日嘉賓齊集之時，請各地朋友助一臂之力，你看如何？」

歐陽賢大喜，說道：「如此小弟先謝了！」

「但不知令郎身上是否有什麽特別的記認？」

「記認是有，」歐陽賢道：「只怕這記認如今可能已沒有了……」

「但說無妨！」

老丐連忙凝神細聽，就在此刻，忽覺下腹一片絞痛，痛得他額上汗珠橫流，他一邊凝神靜聽房內的談話，一邊強忍疼痛，不使其發出聲响。過了一陣，疼痛才止，老丐竟似在這一瞬間蒼老了幾年間，頭上之鬢髮，益發雪白。

書房內的談話經已停止，酒席撤去之後，梁一劍及歐陽賢等人也都離開書房。

也許長年的盛譽及無敵，使他們失却了警覺，竟沒有一人抬頭望一望房外的樑上。

老丐見他們去遠，才噓了一口氣，舉袖拭去額頭上的汗珠，臉上隨即泛上一股失望及怨毒之色。

看看四周無人，老丐跳下橫樑，依原路退了出去，到了前階，他耐着性子，等了半個更次才找到機會竄了出去。

（二）

五月十七日，岳陽城幾乎鬧翻了，土地廟內的乞丐也全都出去走動了，只餘那老丐仍然縮在神桌下，閉目靜坐，過了一陣，只見他頭頂上冒出一股淡淡的白烟，幸虧廟內已無別人，否則一定被他嚇了一大跳。

五月的天氣已甚炎熱，午時太陽甚猛，幾個討到飯菜的乞丐都回來了，那個小狗子也歡天喜地跑入廟內，只見他笑嘻嘻的解開背囊，自內掏出半月鷄肉，還有一個雪白的饅頭，坐在老丐旁邊，道：「喂，老怪物，你餓不餓？」

老丐睜開雙眼，目光充滿憤怒，神態極是嚇人，小狗子吃了一驚，忙道：「你不吃便拉倒，爲什麼要嚇人！」坐開一點，低頭咬了一口鷄肉，又咬了一口饅頭，把一張小嘴漲得滿滿的，語聲含糊地道：「可惜找不到酒！」

一個乞丐吃吃笑道：「小小年紀就想喝酒？哼，以後的日子還有得你受了！」

小狗子雙眼一睜，道：「難道我要做一輩子乞丐？」

那乞丐不屑地哼了一聲：「瞧你這德性，不做乞丐，難道能做皇帝？斗大的字也不認得一籮！」

小狗子似乎十分生氣，但却找不到話反駁他，良久才道：「我又不想做官，認得字有個屁用！」

那乞丐年過三十，此時也不與他計較，用獨臂抓起一把肉碎，把它放入嘴內咀嚼！

剎那，只見廟門一開，走進一個十一二歲的小乞丐來，這小乞丐一臉煞氣，臉上斑斑駁駁，滿是疤痕，身子長得頗爲高大。小狗子見他進來，忙以背向着他，不料那小乞丐眼尖早已看見，走了過來，道：「拿來！」

小狗子道：「拿什麼？」

小乞道：「當然是好東西！那天老子如何警告你的？你若要住進廟來，就得拿好東西孝敬老子！」

「我那有什麼好東西？」

小乞驀地伸手取去他的背囊，隨手一倒，只見裏面掉下一大塊醬牛肉，他拋掉背囊，哈哈大笑地伸手去抓地上的牛肉！

不料小狗子不甘心被搶，快一步把牛肉拾起來，小乞火了，喝道：「小狗子，你不要命啦？乖乖把牛肉給我，要不然便跪下給老子叩三個响頭，叫三聲爺爺！」

小狗子驚慌道：「少爺若不肯呢？」

「死乞！竟敢對老子自稱少爺！」小乞惡狠狠地道：「你若不肯，老子便把你的卵子掏出來，再灌你一泡尿！」

小狗子忽然把牛肉向他臉上拋去！隨即撒腿往廟外奔去！

那小乞反應極快，一個轉身，伸手抱住小狗子的後腰，用力扳倒，叫道：「老子若不給一點顏色你看看，你也不知道老子的厲害！」

小狗子給他扳倒，也豁了出去，叫道：「你奶奶的，殺千刀的花臉兒，少爺若怕你的便不叫小狗子！」用力掙扎起來！

兩人在地上扭打起來，但花臉兒的年紀較大，氣力自然較強，小狗子大部份都讓他壓在下面，不過小狗子的性子十分倔強，吃了幾拳之後，仍然悶聲不响。

花臉兒叫道：「叫不叫爺爺？」

小狗子趁着他說話分神，擰腰一旋，把花臉兒踢開，隨即壓到上面，小拳頭在花臉兒小腹上一搗，罵道：「叫你媽的臭名！你娘討十個野漢子，才生下你這小雜種！」

花臉兒十分驍勇，一雙小手在小狗子的背後伸起，抓住對方的衣襟，用力地一扯！

不料這次小狗子拚死抵住，並沒讓他扳倒，但襤褸的衣服便被他扯開了！小狗子大怒：「快賠，快賠！」

「賠你娘的皮！」花臉兒盡力一掙，把小狗子拋開，「砰」的一聲，小狗子後腰碰及神枱的一隻桌脚，痛得他直咬牙，便讓花臉兒反身壓住了！

這一撞，老丐又「醒」來了，睜開一對兇狠的眼睛，正想發作，目光一落，只見小狗子胸前掛着一個破舊的香囊，心頭一跳，心念一轉，忙喝道：「停手！」

花臉兒先是一怔，再而發現喝話的是老丐，不由罵道：「死老丐，你再吵，老子就連你也趕走了！」

老丐的拐杖倏地探出在花臉兒的脅下一撞，說也奇怪，花臉兒便應聲讓開了。

老丐對小狗子說道：「小子，你進來吧！」

小狗子見老丐給他撐腰，胆氣一壯，道：「少爺不怕他！」

老丐臉色一沉：「老子叫你進來，你進不進來？」臉上的神色十分嚇人，小狗子不敢違命，只得爬了進去。

老丐抓起他的香囊一看，登時哈哈大笑起來：「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哈哈！」

小狗子詫異地問道：「你……你說什麼？」

「小狗子，我是你父親的義父，聽說你做了乞丐，所以扮成乞丐四處找你，已找了五年整啦！想不到今日才找到！」

小狗子遲疑地道：「你，你找錯了人吧？少爺的父母早死了，要不然我也用不着來做乞丐！」

老丐臉上堆下一片慈祥之色，柔聲道：「你所說的父母是誰？」

「我爹姓龔，是個樵夫！」

老丐哈哈大笑：「他不是你父母，他只是你的養父而已！你父母當年被仇家殺死，重傷之後，去求老子替他找回襁褓中的你……」

話音未落，只見花臉兒帶着兩個青年乞丐，氣衝衝地跑了進來。

老丐忙道：「你不用怕，看你爺爺替你報仇，快把神桌搬開！」

小狗子也知道厲害，不敢亂動，忙把神桌搬開。花臉兒喝道：「小狗子，你過來！」

小狗子挺胸道：「哼！你有本事便過來！」

花臉兒笑道：「你以爲有那個半死不活的老頭撐腰，便可飛上天啊？」

老丐道：「不錯，他自現在開始便不用做乞丐了，老子要讓他出人頭地，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來！」

花臉兒大笑：「就憑你？」

「不錯！老子是他生身之父的義父，也就是他爺爺，我不助他，還有誰能令他出人頭地！」

花臉兒喝道：「那麼老子便先教訓你！」說着奔前幾步，提拳向老丐打去！

老丐看也不看他一眼，待他拳頭將至，拐杖才舉起，說來奇怪，那拐杖只在花

臉兒臂彎上一點，花臉兒一條手臂便再也提不起來了！他大叫一聲：「邪門！大哥快來！」

另外兩個青年惡丐，連忙左右奔來，揮拳便打，小狗子見他們聲勢洶洶，忙道：「你，你小心呀！」

「不妨！」老丐仍然端坐不動，只見他拐杖東伸一下，西伸一下，那兩個惡丐每一拳都似自個向拐杖凑上去挨打般，只聽「拍拍」兩响，兩人已各吃了一記。

其中一個惡丐大叫一聲，向同伴打了一個眼色，兩人一同衝前，那人忽然一個跟斗翻起，越過老丐的頭頂，反脚向老丐後背踢去！

與此同時，另一個惡丐，飛起一脚向老丐的臉門踢去！

小狗子不由驚叫一聲：「小心！」他天生一腔熱血，毫不猶疑，向一個惡丐衝去！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老丐身子向旁一彎，拐杖急如閃電般向後一探，那惡丐的後脚心剛好踢在杖頭上！只聽他大叫一聲，跌倒地上，半晌也爬不起來！

小狗子脚步一住，心頭十分驚奇，不知那惡丐爲什麼倒地不起，却不知那老丐使出上乘的武學，後背像長了眼睛似的，把杖頭指向對方脚心的「踴泉穴」上，那惡丐如何知道，穴道被杖頭一戮，一隻脚立即失却知覺，使不出半點力來。

另一個惡丐一脚讓老丐避開，又見同伴倒地不起，心知老丐不好對付，撒腿便跑。

老丐哈哈大笑：「憑你們幾個臭小子，也敢欺侮我老人家！小狗子，咱們走！」拉起小狗子的手，走出廟門。

小狗子又驚又羨，問道：「老……咱們去那裏？」

「叫我爺爺！」老丐柔聲道：「爺爺先去買幾件好衣服給你穿，好不好？」

小狗子一喜，道：「好呀，爺爺！」

老丐哈哈大笑，拋掉拐杖，拉着小狗子大步往郊野走去。小狗子訝然問道：「爺爺，你要買衣服，爲何反而出城？」

老丐冷冷地道：「爺爺可有說要去這城內買麼？」他一直向南走去，到了六里外的一個叫郭鎭的地方才停了下來，掏出一錠金元寶，買了幾套衣服，又買了一輛馬車，再找家酒家飽餐一頓，換了衣服，叫小狗子跳上馬車，自己駕車拐向東方馳去。

小狗子幾時坐過這種華麗的馬車？喜得在車廂內走來走去，老丐喝道：「小子，你不能坐穩一點麼？」

小狗子揭起車帘，與老丐並排坐下，道：「爺爺，你身上帶了這麼多錢，爲何還要做乞丐？」

老丐道：「傻孫子，我不是告訴你，我是爲了找你才扮成乞丐麼？」

「爺爺，你很多錢麼？」

老丐呵呵一笑，說：「够你吃用一生就是！」

小狗子大喜，又問道：「你說我爹不是做樵夫的龔老大，那是誰呢？」

「告訴你，你爹姓趙，名世恩，你母親花氏！」

「那麼爺爺你呢？」

「爺爺叫金復古，是你爹的義父！」

小狗子又道：「我爹爹可有告訴你，我叫什麼名字麼？」

金復古道：「這個倒沒有，當時你爹找到爺爺時，命已垂危，爺爺也不及問他，爺爺替你起個好聽的名字好麼？」

小狗子不大感興趣地道：「這個我倒沒所謂！」

「好吧，那麼你便叫趙復仇吧！」

小狗子又想起一件事來：「爺爺，我爹是被誰殺死的？」

金復古臉上殺機一現，却道：「這個等你年紀大了，學好了本事，爺爺才告訴你！」

「爺爺，我要學什麼本事？」

金復古轉頭沉聲道：「我要教你武功，好讓你去報仇！」

趙復仇（小狗子）見他臉色猙獰有點害怕，忙道：「爺爺，你本事很大麼？」

「你剛才不是看見了？爺爺現在身上有病，坐在地上仍把那幾個惡丐，打得倒地不起，若是十年前，哼，只要老夫吹一口氣，他們也得摔個狗吃屎！」金復古道：「不過，我要你專心學武，你若學不成，爺爺便不放過你！」

趙復仇打了一個寒噤，過了一陣才再問道：「爺爺，你又未見過我，怎認得我呢？」

金復古哈哈大笑：「第一，你像極你父親，第二，是你胸前掛的那隻香囊，這是你母親綉的，當時爺爺看着她綉，自然認得！」

趙復仇這才完全相信，馬車一連駛了幾天，才停下來，只見前面是座大山，他不由詫異地問道：「爺爺，現在咱們去那裏？」

「爺爺住在山上，咱們先買一些日用品，然後才上去！」

（三）

這山叫連雲山，自此之後，趙復仇便跟金復古住在山上的一個洞穴內。

金復古白天教他習武，晚上教他習文，趙復仇十分聰明，記憶力又好，一學便會，使金復古大樂，不過練武時，金復古要求極嚴，趙復仇練得稍爲不對，便打之罵之，倒是習文時，要求較鬆。

剛上山時，金復古每過一個多月，肚子便會疼痛一次，每次痛後，都是如大病初癒般衰弱。趙復仇每次都想替他下山找大夫，都讓金復古阻止，後來見慣了，也不覺得一回事。

過了三年，金復古肚痛發作得更密了，但他仍每日督促趙復仇練武。

山途崎嶇，上落不便，但自趙復仇十二歲起，金復古便要他去狩獵作飯，起初十分困難才獵到一兩隻野兔，過了幾年，一來年紀大了，二來武功精進，連猛獸也輕而易舉讓他制服。

金復古對趙復仇武功的進展心中十分滿意，表面上仍不斷地罵他蠢笨，使趙復仇戰戰兢兢，不敢稍懈。

十四歲之後，金復古便不再教趙復仇習文了，而趙復仇也深深覺得金復古明顯地老了，頭上的鬢髮已掉了大半，而肚痛的間歇期又密了，幾乎十二天便發作一

次，而且比以前更加痛苦。

趙復仇十分害怕他會突然老去，但金復古仍然掙扎着活了下來。

轉眼間，趙復仇經已上山七年了，已長得十分高大，由小童而少年了。這時候，金復古已半身不遂了，一天，趙復仇替他淨了身子，問道：「爺爺，你爲何不讓我替你找大夫來看看？」

「傻子！你現在還看不出爺爺是因練功不愼而走火入魔麼？若不是你爺爺發覺得早，又有過人的本領及意志，早就死了，這種病，大夫能醫得好麼？」

金復古稍頓，又說道：「若不是你爺爺犯上走火入魔之症，爺爺早去替你父親報仇了，還會這般辛苦去找你，以及栽培你麼？你若報不了仇，爺爺死了也不放過你！」

趙復仇不知爲何，竟然無端端地打了個寒噤！

金復古瞪了他一眼，道：「你怎不應我？這幾年，爺爺一直害怕我死了之後，你不替我完成心願！」

趙復仇忙道：「怎會呢？爺爺你放心，你有什麼心願，我一定替你完成！」

「爺爺的心願，便是要你手刃親仇，替你父親報仇，也爲爺爺出一口氣，想當年你爺爺是如何的英雄，若不是剛巧走火入魔，那還會讓仇人作威作福！」

趙復仇凜然道：「爺爺放心，孫兒一定挖了仇人的心來祭天地父母！只不知那仇人是誰？」

金復古道：「現在你還不是他的對手，待時機成熟，爺爺自會告訴你！爺爺身體越來越差，看來已時日無多，由明日開始，便教你習劍，希望三年之內，能使你成爲一代高手，更希望你好好練習，不准偷懶！」

「是！」

「現在你先去獵取一些山珍回來，先晒乾製成肉脯，明天開始，一連幾天，你都不准踏出洞口一步！」

× × ×

次日一早，金復古自席下摸出一柄長劍來，坐在地上比劃了幾招，脚步走法，則以口授之，趙復仇假如稍練得不對，便吃了一頓臭罵，幸而他領悟力特強，又天生異稟，很快便學了一套。

但是到後來，金復古所授的劍法，越來越複雜，學起來便更加困難了，趙復仇除了狩獵、做飯、吃飯、大小二便之外，都在練劍，每日只睡兩三個時辰。

他心中雖然對這種壓迫性的生活不甚高興，但見金復古身上有病，仍然堅持，每次趙復仇練劍，他都在旁瞪着眼注視着，心中不滿之情，很快便被感化。

這樣過了一年，劍法終於有成，金復古又開始教他指法及心法，晚上又要他硬記一些練武的口訣。

這一年，金復古頭上的白髮經已掉光，肚痛每三日便發作一次。

趙復仇十七歲那年，金復古對他說：「爺爺早晚之間便會死去，我把一切寫在床下一隻鐵箱內，不過我死後，你一定要再過兩年才准打開鐵箱，因爲裏面爺爺佈置了極厲害的機關，你若擅自打開，便會中了暗算死去！」

趙復仇問道：「那麼爲何要等兩年後才能開啓？」

「那時候，箱內物品的毒性已褪，而機關也生銹了，打開自然沒有危險！」金復古問道：「你可知道爺爺爲何要作此佈置？」

「孫兒愚昧，請爺爺教示！」

金復古罵道：「蠢才，爺爺怕你沉不住氣，忙着去報仇呀！你若反被仇人殺死，爺爺這九年來的心血豈不白費了？爺爺死後，你仍不要偷懶，終日多勤練，切切勿誤！」

「孫兒謹受教訓！」

金復古臉上露出一絲得意之色：「孺子可教！」

過了三個月，一天早上，趙復仇發現金復古直挺挺地死在床上。

他依言把金復古埋在洞內，每天仍苦練金復古生前教導之武功。

匆匆兩年過去，趙復仇把金復古床下那隻鐵箱取了出來，拿到洞外，小心翼翼把箱蓋打開，裏面那裏有什麼機關佈置？只放着兩封信。

趙復仇忖道：「我眞傻，我日夕跟爺爺在一起，他那裏有什麼時間去佈置什麼機關！」但想起金復古的一片心意，不由深受感動。

他怔了一陣，才顫着手，拆開第一封信，只見上面寫着：字譯復仇吾孫知悉：殺死你父親的仇人，第一個是「玉面飛龍」歐陽賢，第二個是「威鎭天南」梁一劍，第一個是主凶，第二個是協犯，是以吾孫該當先殺死歐陽賢，然後去找梁一劍報仇！

爺爺要你做幾件事，第一件當你殺死梁一劍，要把你的香囊放在他屍體上，好叫天下英雄都知道趙世恩的兒子是英雄，不是狗熊！你爺爺及父母九泉之下得知，也會含笑瞑目。

第二件，在你未曾殺死歐陽賢及梁一劍之前，絕對不能洩露身份，一洩露身份，你仇家勢力龐大，讓他們聯合起來報仇可就大大不妙了，切切！

第三件，歐陽賢的妻子蔣氏，不曾習武，亦無惡跡，是以你不准殺她，大丈夫該恩怨分明！

趙復仇看到此，不由暗暗點頭：「爺爺這話大有道理！」

再往後看，只見信上寫着：第四件事，在你去找歐陽賢及梁一劍時，他們問你來歷時，也不可告訴他們，預防一擊不中之後，讓他們知道底蘊，再度去復仇時，便困難了！切記！不過你可在梁一劍臨死之前告訴他，梁一劍一死，餘者已無所畏懼！

第五件：爺爺把這兩人的武功底蘊及其武功上的破綻，列於第二封信中，你仔細看過，練習好破解之法，才可下山。

第六件：由於你毫無交手經驗，所以下山之後，該先找幾個人試試身手，第一個先找「天龍劍」崔九嶽；第二個「神拳無敵」彭祖；第三個「一弓鎭三山」周處國，第四個……這些人若有的已死，你便依次跳越過去，直至把所列之七人全擊倒（不必要殺死他），便證明你已可與歐陽賢及梁一劍對手！

第七件：在進行第六件事之前，須用化名，這化名不能在歐陽賢及梁一劍之前透露，免得對方有準備，兵書有云：兵不厭詐。又云：出奇制勝，是爲此法！

趙復仇又忖道：「爺爺當眞仔細！」看了第一封信，又把第二封信展閱，信上所列均是歐陽賢及梁一劍劍法中的破綻，趙復仇一一記在心中，苦思三月後帶着那兩封信下山。

（四）

黑夜，深秋的夜風把松樹枝葉刮得沙沙亂响。

一個老者策馬自小路急馳過來，生似有莫大的急事般，小路兩旁全是濃密的大樹，這老者策騎之間，絕不顧盼，大概認爲自己的武功足以抵禦任何強敵的偷襲。

就在此刻，「沙」的一聲，樹葉一動，一塊石頭自側射至，這老者左手一翻，把石頭擊落地上，依然催馬前進。

只聽胯下馬匹傳來了一聲長鳴，人立而起，那老者吃了一驚，喝道：「是那個鼠輩偷襲！」隨即自馬背下飛身躍下。

目光一及，不知何時，馬前已立着一個矇臉人，老者又驚又怒，喝道：「無恥小子，還不露臉！」

那矇臉人冷冷地問道：「閣下可是『天龍劍』崔九嶽？」

老者道：「老夫正是崔九嶽！」錚的一聲，抽出一口寶劍來，「小子何故阻攔老夫去路？」

「在下小狗子，只因慕大俠之名，所以前來討教幾招！」

崔九嶽大怒：「如此，還不動手？早早打發，好趕路去也。」

小狗子抽出一把鋼劍來，挽了個劍花，道：「請！」

崔九嶽自持身份，不肯先發，道：「小子要想打倒老夫好出名，做的美夢！快來吧！」

小狗子道：「小心！」一劍刺出，直取崔九嶽咽喉！

崔九嶽大怒，心想老夫是成名人物，你這雛兒，竟敢叫老夫小心，又見他出手直取中路，絕不把其放在眼內，存心下馬威，身子一斜，寶劍如游龍般飛起，反刺小狗子脇下空門。

不料金復古傳授與小狗子（趙復仇）的劍法十分奇特，那劍明明似是有去無回的一擊，但劍至中途，手腕一偏一沉，崔九嶽劍才遞出三寸，趙復仇的劍尖已指向崔九嶽的胸前！

這瞬間，崔九嶽大吃一驚，暗呼一聲怪，連忙後退一步，長劍一翻，挑開趙復仇劍刃，手臂暴長，反刺其胸！

這一劍，連消帶打，是崔九嶽的成名絕活，不知多少人敗在此招之下，趙復仇見其來勢快速，微吃一驚，連忙後退。

崔九嶽一劍退敵，精神大振，長嘯一聲，寶劍絕招如江河倒瀉般，源源不絕，向趙復仇捲去！趙復仇剛下山，乍逢強敵，信心不強，加上缺乏實際經驗，不由一連被迫退七八步。

崔九嶽喝道：「今日老夫有事在身，你識相的趕快讓路吧，老夫還可饒你一條生路，否則便只有血濺當場，不死即傷這一下塌了。」

趙復仇吃他一激，反而激起鬥志，深深吸了一口氣，沉着應戰。

三十招過後，趙復仇陣脚漸穩，崔九嶽大奇：「這小子怎地越戰越勇？」當下把眞力注在劍上，展開全力進攻。

起初那十招八招，趙復仇又被迫退，但十五招一過，趙復仇又站穩了脚，並且伺機反攻！一百招過後，崔九嶽更是大驚，越戰越怯，不由心生逃跑之念，正想說幾句門面話，趙復仇一劍筆直刺過來，他乘機向旁一掠！

不料，趙復仇這一劍本是虛招，劍至一半，倏地一橫，而且去勢極快，崔九嶽意不及此，「噗」的一聲，竟然爲其一劍攔腰截斷！

趙復仇殺死了崔九嶽之後，大吃一驚，他根本無心殺死對方，更料不到崔九嶽會避不開那一劍！

怔了好一陣，才定下神來，連忙抱着崔九嶽的屍體用劍挖了一個大坑，草草把其葬了。

弄好這一切，三更已過，正想離開，忽見又一騎自另一端如飛而至。

冷月下，那人又是個五六十歲的老者，相貌十分威武，他見趙復仇滿身血跡，心頭詫異，不覺把馬拉停，問道：「閣下爲何臉上矇着黑布？」

趙復仇初次殺人，心頭有點忐忑，聞言低頭道：「武林中可沒這個規矩？」

那老者臉上焦急，似不欲跟他糾纏，又問道：「閣下可曾見過一老者自那邊過來？」

趙復仇心頭一動，問道：「那人叫什麼名字？什麼模樣？」

「那人是『天龍劍』崔九嶽。」

趙復仇忙道：「沒見過。」

那老者冷哼一聲，催馬向前馳去，剛馳了幾步，霍地撥轉馬首重新追上趙復仇：「小子停住！崔兄分明被你殺死！你還敢狡辯！」

趙復仇道：「在下幾時殺死他？閣下親眼看見？」他自忖已把崔九嶽葬了，不怕被對方知悉，是以來個矢口不認。

不料那老者冷笑一聲：「你還不認？崔兄的坐騎已倒斃在前頭。」

趙復仇目光一掠，忽見其後背揹着一把金弓，心頭一跳，問道：「閣下莫非便是『一弓鎭三山』的周大俠！」

老者沉聲道：「正是老夫！」

趙復仇豪氣忽壯，長笑一聲，道：「不錯，崔九嶽正是在下殺的。」

「狗賊大胆！」周處國一翻身，自馬背上跳下，「快報上名來！」

趙復仇不待其拿下金弓，一劍便刺出：「在下小狗子！」

周處國冷笑一聲：「無名小卒！」身子一斜，避開來勢，同時伸手去摘後背上的金弓！

趙復仇手腕一移，劍尖改刺其手腕，周處國見其反應快速，暗吃一驚，未敢託大，急忙吸氣飄身向後猛退。

趙復仇喝道：「老不死的，你還能逃得掉麼？」

周處國一退再退，喝道：「老夫跟你到底有何仇恨？」

「完全沒仇沒怨。」趙復仇長劍不絕，笑嘻嘻地道：「只是見你來頭太大，未知是否眞材實料，是以特來伸量一下！」

周處國趁他說話分神，極力向後一退，順手把背上的金弓摘下來，左手一握，右手拉住，「刷刷刷」連發三顆鐵彈。

「好小子，心腸如此狠毒，沒怨沒仇也要殺人，今日老夫若不殺你替崔兄報仇，誓不爲人。」

趙復仇長劍一橫一挑，那三顆鐵珠全跌落地上，周處國躍前一步，右手一揚，挽住弓弦，「拍拍」幾聲，又射出幾枝沒羽箭。

這下距離極近，趙復仇有點大意，幾乎着了道兒，所幸反應够快，急切向他出了一招「鐵板橋」，堪堪避過。

但周處國那肯放過此一良機？左手金弓一揮，撞向對方的胸腹！

趙復仇仗着年輕反應快，下身不動，上身一旋，同時長劍急架！

周處國見他能殺死崔九嶽，不敢大意，手腕一翻，用弓弦來扣趙復仇的長劍。

趙復仇不知就裏，手腕加多點力量，「擦」地一聲，劍刃砍在弓弦上，弓弦不但不斷，而且把劍彈起，趙復仇虞不及此，長劍幾被震落地下。

周處國手腕再一翻，用弓架壓住長劍，右掌一揚，一掌擊出！

趙復仇右臂一抽，長劍未能抽出，眼看周虎國一掌經已拍至，他左掌迎起，右手驀地用力一送，劍尖刺向周處國胸膛。

他一抽一送，轉變極快，毫無拖泥帶水，使周處國不得不後退，趙復仇手腕一翻，長劍便脫出金弓的糾纏。

但周處國到底是個成名英雄，武功也比崔九嶽稍高，是以他一退即進，右手一抽，以弓弦向趙復仇的喉管割去！

趙復仇右五指忽地一探，抓住弓弦，隨即用力一拉，周虎國連忙用力抓住，不料趙復仇一留即鬆，「拍」的一聲，周處國右手虎口登時被震裂。

說時遲，那時快，趙復仇右手長劍一掄，向周處國劈去。

周處國倉惶一退，不料趙復仇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標前幾步，左掌一幌，右脚輕輕一勾，周處國脚步未穩，被其一鈎，立時倒地。

趙復仇左脚一蹬，把周處國踢飛一丈，同時收劍轉身拍手揚長而去。

周處國羞怒攻心，挽起弓來，正想發箭，不料，左手虎口欲裂，把持不定，心知勉強射之亦無作用，還得吃人恥笑，廢然一嘆，收弓跌坐地上，心中充滿失敗的悲哀。

× × ×

趙復仇在兩月之內，打敗武林六大高手之消息傳遍江湖，一時之間，小狗子這三個字如一塊巨石投落平靜的湖中，泛起陣陣的漣漪。但是，查遍武林，並沒有一個是姓小的，假如小狗子這三個字是一個武林高手的小名，那的確太過不可思議了，就連趙復仇以前的「仇家」花臉兒，也想不到這一個哄動武林的人物，竟是以前他的手下敗將。

小狗子捲起一股旋風，也給武林帶來了一陣神秘及驚懼感。

（五）

十一月下旬，天氣已十分寒冷，北風吹來，如刀刃般鋒利，也送來了一個比刀刃還凌厲的人物：趙復仇！

趙復仇踏入洪州，也沒人知道其來歷，趙復仇找了一家客棧住下，取出金復古的遺書，仔細看了一遍，又冥想一下破敵之計，然後養足精神，準備明日去歐陽府內爲父報仇。

次日一早，趙復仇抽上佩劍，滿懷信心向歐陽府走去，到了府前，見門外有四個護衛把守着。趙復仇裝作遊人，拐了個彎向橫巷走去，到了屋後，見無別人，於是懵上罩巾，飛身躍入圍牆內！

牆內是後花園，不料歐陽賢正在那裏飲茶賞景，見狀忙喝道：「何方高人蒞臨寒舍？恕歐陽某不曾遠迎！」

趙復仇問道：「閣下是否便是名鎭江湖的『玉面飛龍』歐陽賢？」

歐陽賢哈哈一笑：「那是在下年輕時，朋友們給在下臉上貼金而已，如今再沒玉面兩字，徒惹朋友們的笑話。」

趙復仇心頭不知如何，忽然產生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覺，覺得不知在何時見過對方般，忽然又想返身離開。

歐陽賢好整以暇，自石榻上站了起來，長笑一聲：「閣下擅自闖入寒舍，不知有何指敎？」

趙復仇道：「不敢，要想找你一較高低！」

歐陽賢哈哈大笑：「原來閣下便是最近名震江湖的小狗子？」

趙復仇長笑一聲：「閣下自恃聰明，可惜猜錯了，你看在下會用一個這樣好笑的名麽？」

須知趙復仇本來是個熱血的爽直漢子，只因金復古是個工於心計的人，在他長期敎導及陶薰之下，也變得機詐起來了。

當下歐陽賢一怔，問道：「那麽閣下到底是何方高人？」

「在下戰八方！」

「戰八方？」歐陽賢冷哼一聲：「閣下好大的口氣！」

「戰某有一事相求，未知歐陽大俠能否答應？」

「請說！」

「戰某是次上門，只求跟大俠印證一下武功，不希望有外人來助拳！」

歐陽賢解下外套，說道：「閣下未免自視過高了，歐陽某還要人助拳麽？亮兵器吧！」

趙復仇道：「在下先空手向大俠討敎一下拳脚功夫！」

「很好！」歐陽賢道：「閣下既然目的是在印證武功，何不拿下罩巾？」

「不必，假如戰某贏了，自會取下，假如輸了，便無顏在大俠面前露相。」趙復仇亮了一個門戶，道：「請！」

歐陽賢道：「閣下遠來是客，請！」

「好，如此在下有僭了！」趙復仇奔前一步，雙掌一吐望歐陽賢胸前擊去，這一招平平無奇，但歐陽賢不敢太過托大，橫肱一格！

趙復仇未讓雙掌招式變老，便易掌爲爪，向歐陽賢手腕抓去，同時左掌也改抓

對方的前胸！

歐陽賢冷笑一聲：「閣下變招雖快，却還差幾分火候！」手臂一翻，右手中指豎起，反點對方腕脈，同時左手斜伸，把對方的左手托開！

趙復仇喊聲好，略退一步，隨即再進，這次他不用掌不用爪，以長拳應付！

歐陽賢雖以劍成名，但享譽二十多年，其他方面亦有過人之處，所以趙復仇連攻十七招，却讓他輕易破解。

歐陽賢見對方並無過人之處，便開始反攻，只十一招，便把趙復仇迫退五步，再一招，手臂暴長，向對方面門抓去！

幸而趙復仇及時閃開，否則矇面罩巾便得被扯下來。

歐陽賢哈哈一笑。「閣下要想跟歐陽某一爭長短，看來還得苦練十年才行！」

趙復仇斜退一步，反手抽出長劍，說道：「歐陽大俠果然名不虛傳，但是在下仍不心息，想再向你討敎一下兵器上的功夫！」

歐陽賢緩緩拔出腰際的佩劍，中指一彈，長劍發出嗡嗡的聲音，長嘆一聲：「歐陽某已五年未用此劍，今日重新啓用，你若敗了也該心滿意足！」

趙復仇暗道：「這匹夫果然如爺爺所料，驕傲自負，目中無人，這倒好辦！」挽了一個劍花，道：「請大俠指敎！」

歐陽賢淡淡地說道：「仍是讓你先發招！」

趙復仇一言不發，手腕抖動，一招兩式，分刺對方左右「乳突穴」。歐陽賢夷然不懼，一招「野馬分鬃」把對方長劍格開，手腕一翻，長劍如毒蛇吐信般，直刺對方胸膛！

趙復仇手臂一縮，把對方長劍一架，正想變招，歐陽賢比他更快一步，長劍一沉，斜刺趙復仇臂上之「曲池穴」。

趙復仇振腕把其彈開，長劍一掄，劃了一道弧圈，急劈對方頸脖！

歐陽賢冷笑一聲：「以劍代刀，氣勢雖然磅礴，但輕靈不足，徒取其辱！」身子一蹲，手臂暴長，一招「仙人指路」，急刺趙復仇的心窩！

這一招使得極其乾淨俐落，絕無拖泥帶水之弊！

趙復仇大吃一驚，倉惶後退！歐陽賢向前進迫，道：「閣下如此不濟，早知歐陽某也不用劍！」

「閣下太狂！」趙復仇語音一落，狂風暴雨般攻了過去，一口氣刺出五五二十五劍！

歐陽賢精神一振，道：「這才有點意思，剛才實在太令某家失望了！」

他連接二十五劍，未待對方緩過氣來，隨即反攻過去，兩人越來越快，眨眼間已互換了八十五招，歐陽賢道：「難怪你敢來挑戰，你這般身手，也足够在江湖稱雄，不過尚差某家兩籌！再過十年，某家若不死，也可能不是你的敵手了！」

兩人的打鬥聲，驚動了屋內的人，紛紛奔來觀戰，歐陽某的妻子蔣氏，亦出來觀戰，歐陽賢叫道：「你們不准下來，我要令他口服心服！」

趙復仇忖道：「死到臨頭尚不知道！」却叫道：「我雖心服尚未口服！」

歐陽賢的劍法忽然一變，由快而慢，手上的眞力却增加了幾分。「再吃我這一劍！」

激戰中，只見歐陽賢看得分明，一劍震開趙復仇長劍，手腕一翻，手中長劍自中透入，喝道：「你服是不服！」

眼看趙復仇立將濺血當場，不料他左手忽然翻起，五指如手撥琵琶般，只聽錚錚幾聲，把歐陽賢的長劍彈開！

若論劍法，雙方互有長短，歐陽賢勝在經驗豐富，劍法辛辣，趙復仇的劍法勝在詭秘多變，但因經驗淺薄，自要略遜半籌，只是歐陽賢驕傲自滿，而趙復仇却是故意不使全力，以驕其心；加上歐陽賢不想殺他，這一劍遞出，便卸去幾分眞力，只望迫使對方拋劍認輸，這樣才能顯示自己的本領！

不料趙復仇有備而戰，對方勁力剛卸，左爪却全力施爲，加上此乃金復古的絕學「天魔爪」的三大絕招，歐陽賢冷不猝防之下，長劍被其彈開三尺，胸前立露空門！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白光一閃，趙復仇的長劍已廻飛，「喀嗤」一聲，歐陽賢的一條右臂，連手帶劍已跌落塵埃！

這剎那，歐陽賢如遭雷殛，這是自出道以來，未曾遇過的慘敗，只覺腦中「嗡」的一聲，只餘一片白紙，竟不知更大的危機已至！

與此同時，石階上的歐陽家家人齊聲叫道：「小心！」

話音未落，「噗」的一聲，趙復仇已一劍送入他心窩！

這剎那，趙復仇不知何故，心房忽地一沉，心中說不出的難過，到底因何會有此感覺，他也說不出來！

歐陽賢的妻子及家人見狀也似失却知覺，他們實在不能相信歐陽賢會失敗，而且一敗塗地。

歐陽賢的身子逐漸自趙復仇的劍尖滑落，睜大雙眼，滿臉詫異驚恐地道：「這兩招『天魔狂舞』以及『魔鬼引路』是誰敎你的？」

趙復仇一怔，金復古敎他武功，從不告訴其招式名稱，他自己亦不甚了了。

只聽歐陽賢又叫道：「趙桑田是你什麽人？」

趙復仇搖搖頭：「我不認識他！」

「砰」的一聲，歐陽賢已跌落地上，仍睜開雙眼望着趙復仇，目光盡是疑問。

趙復仇禁不住又道：「趙桑田這三個字我聽都未聽過！」

歐陽賢大叫一聲，胸膛鮮血泉湧，登時斷氣，這剎那，歐陽家人才如魂魄歸體般醒來，齊聲發出一片怒吼，同時向趙復仇衝過來！

趙復仇猛然一醒，喝道：「我不想殺你！」身子一轉，幾個起落，已躍出圍牆，走得無影無踪！

× ×

西行的官道上，雪花飄揚，行人稀疏。趙復仇白衣白馬，彷如一位濁世佳公子般，策馬不徐不疾地向岳陽城進發。

只見他眉頭緊鎖，神情落寞歡，全無復仇後的喜悅心情。他自己也覺得奇怪，在此之前，他每一次的勝利，都爲他帶

來莫大的滿足及興奮，只有這一次例外。

這是什麼原因？看來只有蒼天才會知道。

「趙桑田？趙桑田是誰？他跟爹爹又有什麼關係？歐陽賢臨死之前，爲何會問一句這麼奇怪的話？」趙復仇不斷地忖測着。一陣北風吹過，如刀的寒風吹在他的肌膚上，使他霍然一醒，連忙催馬急。

現在只剩下一個仇人了，只要能殺死梁一劍，他的大仇都全部報却，而爺爺的心願也能了結了，也無負於他九年的苦心教導。

臘月廿四日，趙復仇已至岳陽城，他找了一家成衣店，買了一件皮裘，然後找了一家最豪華客棧住下。

他每日都是遊歷的秀才般，到各處名勝遊玩，彷彿不是來復仇的。其實他正在選擇時機，因爲歐陽賢一死，消息必會傳到梁一劍耳內，也即是說梁一劍不同歐陽賢！

對付歐陽賢他可以攻其不備，而且還可以使詐求勝，但梁一劍不同，他是個穩重的人，一切都非常小心，所以才能活了七十二歲！

（六）

臘月廿九日，早上。天上飄着瑞雪，趙復仇出門了，仍是那套衣服，緩緩向梁府走去！

十二年前，梁一劍六十大壽，趙復仇曾在門口走過好幾次，是以對那一帶的地形十分熟識。

今日是一年的最後一天，過了今天，新的一年又開始了。是以街上都是閑人，買應節東西的，擺賣春聯、鞭炮及糖菓的，還有歡笑的孩子，在街上堆着雪人。

就在這個時候，一輛無篷的馬車馳過，趙復仇的脚步忽然加快起來，追了上去，那馬車停在一家雜貨店前，車伕跳落地，叫道：「老闆，再來二十斤上好的花生糖，二十斤芝麻糖，十罈陳年狀元紅，一麻袋瓜子！」

那老闆喜得裂開大嘴，叫道：「福哥，今年怎地，要了這許多？」

那車伕走前一步，輕聲道：「實不相瞞，原來新春有好些英雄好漢，要來咱家拜訪老爺，聽說……聽說最近武林中出現了兩個神秘的高手，是以……」

趙復仇是在此刻竄入車底，雙手抓住車軸，整個人便離地掛了起來。

那雜貨店的伙計把貨物搬上馬車後，車伕便駕車回府了。趙復仇輕易便潛入梁府之內！

梁一劍這幾年已穩穩然成爲未來的江南武林盟主，其府邸的規模及人數，遠非歐陽賢可比。車子自傍門進入後宅，便有不少人來搬車上的貨物。

當最後一袋瓜子被搬走，而車子又卸下了馬，趙復仇便暗暗着急起來了，但周圍的下人極多，可無把握在不驚動旁人的情況之下竄出去。

就在此刻，一個大漢走到車後一推，眉頭立即鎖起，車子滑前三尺，他低頭一望，積雪上車轍殷然，又清楚又深刻，他在江湖渡過好幾年，心知必有事故，却仍裝作若無其事般，叫道：「老丁，你來幫一手吧，今早俺拉肚子，去了十幾趟茅厠，手脚乏勁！」

話音未落，忽然紮腿沉腰，雙手抓住車板，向上一扳，車子登時打了一個轉，翻倒在前頭！

說時遲，那時快！那大漢還未看得清楚，只見眼前一花，隨接覺得肚子一陣疼痛，登時踣倒地上！

幸而他啊的叫了一聲，驚動了同伴，衆家丁見狀都大聲呼喝起來！

趙復仇吃了一驚，脚尖一點，向一間大屋飛去！他一飛三丈，再飛又是三丈！那些家丁如何追得上他？却是大聲呼叫起來：「小心，來了奸細！」

就在此刻，走廊上忽然飛來一個青年，問道：「發生什麼事？」

衆家丁忙道：「孫少爺，這個是奸細，剛才藏在梁福的馬車下潛了進來，又打倒了楊七哥！」

那青年一見，是一個白衣幪面人，立即大喝道：「大胆小賊，竟敢來我梁家放肆！」

趙復仇聽得心頭一動，迎面飛去！那青年夷然不懼，翻腕抽出長劍刺出！

趙復仇雙脚一頓，身子拔高在他頭上飛過，那青年反應極快，立時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又再劈出！

他雖然聰明，但那裏敵得過金復古調教出來的徒弟？

趙復仇身在半空見他轉身，左手立時在橫樑一拍，身體反彈而落，此刻，那青年剛好轉身而去，趙復仇反先在其後，右手一指一戮，登時閉住了他的穴道。

衆家丁以及附近的梁家大人都聽到聲音，紛紛奔來查看，趙復仇一手持劍，一手挾住那青年，喝道：「別吵，快叫梁一劍來見我！」

一個梁府的護衛喝道：「小子，你侵犯孫少爺，還想飛出去麼？」

趙復仇道：「不必多說，快去通知梁一劍來見我，否則休怪我無情！」說着把長劍架在那青年的後頸上。

那些家丁只得跑入內院去找梁一劍。不久，梁一劍便帶了兒子來了。

趙復仇問道：「你便是梁一劍？」

「不錯，你有什麼要求但可提出，現在老夫令你立即放人！」

「在下只想跟你較一較高下而已，假如在下跟你決鬥時，沒有旁人插手的，事後不論在下是勝是負，都會解開令孫的穴道！」

梁一劍的大兒子梁光宗喝道：「你不解，難道咱們不會自己解麼？」

趙復仇道：「很好，先讓你們試試再說！」說罷放下那青年，退後幾步。

梁一劍向大兒子打個眼色，梁光宗立即走前提起兒子，看了一下，伸手在他身上戮了幾指，不料他兒子梁寶玉額上忽然冒出豆大的汗珠來，目光露出痛苦之色。

梁光宗愛子心切，忙喝問道：「小賊，你用什麼手法點了他的隱穴的？」

趙復仇笑而不答，梁一劍道：「抱來給爲父看看！」

梁光宗不敢有違，把兒子抱至梁一劍身前，梁一劍看了幾眼，也伸出食指在梁寶玉身上戮了幾指，不料梁寶玉額頭汗珠

更如小溪般淌下。梁家上下大吃一驚。

趙復仇吃吃大笑，道：「梁大俠千萬不可妄爲，否則只有增加令孫的痛苦而已！一個時辰之後，令孫的穴道若不能解開，便要逆血而亡了！戰是不戰，請梁大俠及早決定！」

梁一劍脫下外衣，把上衣下襟塞入腰帶內，叫道：「拿劍來！」

趙復仇跳出走廊，落身在院子中。梁一劍緩步走落院子，問道：「在下大概便是殺死歐陽大俠的那個人了！」

趙復仇搖搖頭，梁一劍又問：「莫非是小狗子？」

趙復仇又搖搖頭，梁一劍道：「不管你是誰，總之你以此手段要挾便非正人君子，無論如何老夫都不會輕易放過你！」

趙復仇見他雙脚不丁不八地立着，却似山岳峙立，一顆心登時一沉：「梁一劍果然不同歐陽賢！」但奇怪的是他反而沒有對歐陽賢時那種感覺，一心只想把梁一劍擊殺於劍下。

北風在院子內打着盤旋，地上積雪飄揚，兩人如石像般竚立。周圍的人反而替他們緊張起來。

（七）

梁一劍道：「閣下既然有爲而來，爲何還不動手？」

話音未落，趙復仇忽然標前幾步，手臂一伸，長劍似若攻出！

梁一劍不讓其佔得先機，手中寶劍一抖，泛起四朵劍花，反向對方舞去！

趙復仇那一劍並沒有攻出，雙脚一錯，閃開兩步，自梁一劍身前掠過！

不料，梁一劍數十年的經歷非同小可，對方雙脚剛一動，便已料到其用意，立時反手一劍削出。

與此同時，趙復仇也是一劍反刺！

「噹！」兩劍互碰，爆出一蓬火星子。兩人又同時轉身，立時施展平生本領急攻起來！

趙復仇爲了爭取先機，劍招越使越快，而梁一劍的心情也一樣，剎那間，只聽一陣「叮叮噹噹」的兵刃碰撞聲，眨眼之間已互換了三十六劍。

這一陣急攻，只看見在場之人目瞪口呆，頗有接應不暇之感，而梁一劍也暗暗詫異，料不到對方竟能與自己打了個平手！他心念一動，心知對方年紀較輕，反應快，自己若與之鬥快，時間一久，可能反而輸給對方，是以六十招一過，劍法一變，倏地慢了起來，但每一劍使出都挾着一片嘶嘶的劍氣聲，聲勢極其嚇人！

由於梁一劍把內力揉合在劍法中，迫使趙復仇的劍法也不得不慢了下來。

再過六十招，梁一劍已漸漸取得上風，趙復仇自知內力不及對方，心頭暗暗焦急。不過他下山以來，戰無不勝，鬥志極爲旺盛，加上聰明過人，一邊應戰，一邊暗謀反勝之計！

激戰中，梁一劍一劍橫削過來，勢力十分兇猛，趙復仇連忙振腕擧劍去架。不料，梁一劍又是一慢，待趙復仇的長劍架空之後才又猝然加速。

這一着大出趙復仇的意料，眼看劍刃即至，急忙上身向後一仰，只聽「噹」的一聲，臉上的幪面罩巾吃對方劍氣一絞，登時碎裂，露出本來的臉目，可惜在場之人雖不少，但仍沒人認出他的身份！

說時遲，那時快，梁一劍手腕一翻，化刺爲劈，劍刃望對方臉門斬下去！

這剎那，趙復仇顯出其十一年苦練的成就來，左手一翻，五指奇準無比的抓住梁一劍的劍背，同時身子一沉，梁一劍虞不及此，上身登時一俯！

電光石火之間，趙復仇右手長劍一翻，「噗」的一聲，刺入梁一劍的脅下。

趙復仇見冒險能够成功，心頭之喜，實非筆墨能喻，正想再補一劍，驀地覺得梁一劍的長劍傳來一股強大的拉力，上身也不由向前一俯！

霎時間，只見梁一劍身子自地上彈起，一掌劈向趙復仇的胸膛。

「砰！」一接着又是「拍」的一聲，前聲是趙復仇中掌，後聲是梁一劍硬生生拚力彈起，拗斷了趙復仇手中的長劍。

在場之人一道驚呼未落，兩人已同時倒地！

趙復仇雖被擊中一掌，但一則梁一劍因爲身體被趙復仇的長劍架着，十成眞力只使得五成，加上梁一劍那一掌剛好印在趙復仇那隻香囊上，是以傷勢並不太重，饒得如此嘴角也沁出幾滴鮮血。

梁光宗兄弟見狀立即躍落場中，有的去扶梁一劍，有的要去殺趙復仇。

趙復仇掙扎着自地上爬了起來，道：「你們不要他的命了麼？」說着指一指梁寶玉！

梁光宗又驚又怒，喝道：「你還不解開他的穴道？再有猶疑，梁某便一掌把你斃了！」

趙復仇哈哈一笑。「我以一命換兩命，何樂而不爲？何況我大仇已報，更是死而無憾！」

梁光宗一隻手掌高高擧起，却擊不下去。就在此刻，忽有家丁傳報：「歐陽夫人駕到！」

梁一劍身受重傷，再拚力發出一掌，妄提眞氣，鮮血自傷口處不斷湧出，他聞報虛弱地道：「傳她進來，問問她這個人是否便是殺死歐陽賢弟的兇手！」

家丁出去迎接之後，梁一劍轉頭問道：「剛才那一爪是誰教你的？」

趙復仇傲然道：「趙某所有的武功全是我爺爺教的！」他現在大仇全報，再無顧忌，接道：「告訴你，小狗子，戰八方全是我：趙復仇！」

「趙復仇？」梁一劍臉上肌肉忽然扭曲起來：「趙桑田是你何人？你爺爺？」

「趙桑田？」趙復仇怔了一怔，搖頭道：「趙某不認識他！」

梁一劍又問道：「那麼，你父親又是誰？」

「先父趙世恩，母親花氏！他們在十七年之前都給歐陽賢殺死了，是以今日趙某前來索取血仇！」趙復仇臉上呈現一片殺機：「你別以爲姓趙的如今受了傷不能離開，但除非你不要令孫的性命，否則，哼……」

趙復仇無意中目光一掠，只見人羣中人人均是滿臉驚恐及憤慨之色，心頭不由一怔。

梁一劍喘了幾口氣，道：「原來你是天魔教的餘孽，今日拚着失去一孫，也不讓你離開！」

趙復仇吃了一驚，表面上仍裝作一片鎮定，冷冷地道：「那麼來吧！趙某即使要死，起碼也得多找幾個墊背！」

梁一劍狠毒地道：「即使梁家死絕，也不讓你活着離開！宗兒，祖兒還不快動手？」

梁光宗猶疑地說道：「爹，實兒他，他……」

梁一劍喝道：「你若再猶疑，便不是我梁家的兒子！」話音一落，咯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

梁光宗及梁光祖兩兄弟知道老父的心意已決，不敢再猶疑，分左右向趙復仇圍去！

就在此刻，忽見一個女人飛快地射落場中，叫道：「梁大哥，此人既是殺死賢哥的兇手，請把這差事留給弟妹吧！」

原來此婦正是歐陽賢的妻子蔣氏。梁一劍沉吟一下，道：「此厮雖已受傷，但十分奸詐，說是趙桑田的孫子，所以仍請弟妹小心一點！」

蔣氏一怔，道：「趙世恩夫婦死時，膝下無子，亦無義子，他會平空冒出一個兒子來？」

「這是他自個說的，料必無錯！」

蔣氏抽出長劍，轉身向趙復仇走去，趙復仇心頭一沉，忖道：「爺爺素來仔細，算無遺策，他說蔣氏不通武藝，但如今看來，這婆娘還不好對付哩。」

一陣北風吹過，趙復仇胸膛被掌擊之處的衣襟，忽化蝴蝶，翩翩飛揚。蔣氏目光一落，身子忽然發起抖來。

蔣氏越抖越是劇烈，最後竟似搖搖欲墜，趙復仇滿懷詫異暗道：「這婆娘在弄什麼玄虛？」

梁氏兄弟見狀忙奔前立在蔣氏左右，提防趙復仇偷襲，只見蔣氏伸出發顫的手臂指向趙復仇胸膛，說道：「這隻香囊是誰的？」

趙復仇冷冷地道：「是趙某自小帶在身上的。」

蔣氏道：「可否借與末亡人一觀？」聲調充滿哀求。

趙復仇不知何故，竟然默默把香囊解下，揚手拋給蔣氏。

蔣氏拾起一看，忽然大叫一聲，往後便倒，梁光宗連忙把她扶住，梁光祖喝道：「小賊，你使了什麼詭計？」

趙復仇冷冷笑道：「她自個要暈倒，關趙某什麼事？」心中也是暗暗詫異。

眾人一陣忙碌，終於把蔣氏救醒，只聽蔣氏一醒來，哭叫起來：「我好苦命的兒啊！」此言一出，全場全都怔住了，凜烈的北風也似乎爲之一歇！

（八）

良久，梁光宗才道：「叔母千萬要節哀！」

蔣氏一骨碌自地上爬了起來，走前幾步，顫聲問道：「這香囊你到底自何而來的？」

趙復仇訝然問道：「你問這個做什麼？在下早已說過此物在我懂事以來，便一直跟着我了，是先父母留給我做紀念的！快還給我！」

蔣氏臉色又是一變。「你說趙世恩是你父親？你見過他的臉？」

趙復仇怒道：「我在襁褓之中，先父母已讓你們殺死，你還來假惺惺？」

蔣氏沉聲道：「不錯，你父母是被吾等所殺，但他罪有應得，他是天魔教主趙桑田的義子！而天魔教是江湖的公敵，犯下纍纍血債，爲何殺不得？」

趙復仇不由倒退一步，忽道：「你胡說！」

「我胡說？你爲何不到外面去打聽一下？」

梁氏兄弟亦道：「當年天魔教欲統率武林，駕馭各路英雄爲其驅策，稍有反抗的便被其處死！那幾年，武林中當眞是一片黑暗，人人均談魔色變。」

蔣氏接道：「趙世恩是天魔教的內三堂總堂主，雙手染滿鮮血，當時武林同道公議讓愚夫婦假意投入天魔教作內應，愚夫婦經兩年的經營，終於登上堂主之位，漸得趙桑田那魔頭的信任，後來在百事俱備之下，梁大哥率領的白道高手倏地發難，攻其一個措手不及，愚夫婦在內作應，殺死趙世恩夫婦，接引羣豪攻入內堂……」

說至此，蔣氏臉上現出驚恐及回憶之色。「那一夜，當眞是殺得血流成河，屍積如山，每一個人的兵刃都殺捲了口，羣俠在衆志成城之下，終於把對方殺敗，最後把趙桑田圍困着。

「不料那魔頭武功的確有過人之處，初戰之時，仍被其殺死三個人，其他人一見，心生寒意，那時外子心知若讓其逃掉，後患無窮，於是叫道：『現在只有進，不能退；今日若不斬草除根，明日禍胎又生，也不知要再死多少人！』羣俠在外子鼓勵下，一鼓作氣，拚力厮殺，那魔頭雖受多處重傷，見大勢已去，忽然一個沒頭跟斗翻起，縱身躍下斷崖……想不到他竟然沒有死，還教了你的武功，準備東山復出！」

院子中靜幽幽的只聽到蔣氏的說話聲，良久，趙復仇才道：「但教我武功的並非趙桑田，而是金復古。」

梁一劍忽然道：「小哥，你是否一直跟在那個金復古身邊，可否把你的來歷說出來聽聽，好讓大家參詳一下，因爲武林中從未有人叫做金復古的。」

趙復仇此際對自己的身世以及「爺爺」的來歷亦是好奇心大盛，是以略一沉思，便把經過說了一遍。

梁一劍看了蔣氏一眼，道：「弟妹，這金復古必是趙桑田無疑，愚兄認得他那幾式天魔爪，當時舍弟正是被他那一爪，抓碎腦骨致死的，愚兄對那一招印象實在太深了！」

蔣氏道：「不錯，外子亦認出其兩招劍法，雖然趙氏父子從不在愚夫婦臉前顯露武功，但那一夜的厮殺，趙桑田是十八般武藝全部使了出來的！」

趙復仇仍是半信半疑。「你們對他心存偏見吧？」

「金復古？不就是今復古？」梁一劍嘿嘿一笑：「他還想借你來恢復天魔教昔日的威風啊！」

趙復仇喃喃地道：「不論我爺爺是誰，我爹趙世恩可是你們殺死的！」

「但，但趙世恩可能也不是你父親……」蔣氏嚅嚅地道：「據愚夫婦所知，趙世恩夫婦根本沒有兒子，我在天魔教兩年，難道還不清楚？」

趙復仇一怔，喝道：「胡說，我若不有趙世恩的兒子，趙桑田還能無端端教我的武功？把我收上山麼？」

蔣氏道：「我不理這些……這香囊是我親手所綉的，這邊角還有一點紅血跡，是我當時因外子進房告訴我，梁大哥已發出訊號說要攻進來了，我一驚，針尖刺着了手指頭，滴血於上的！」她喘了一口氣，續道：「我怕在亂軍之中沒法保護你，是以叫一個貼身丫頭抱你下山撫養，打算事後，愚夫婦若能生還再去找她……還約好三個月之後在連雲山下的山神廟內相會，不料，三個月之後，她却沒來……」

趙復仇問道：「爲什麼她不來？」

「兵荒馬亂的，也許她下山時便被人殺死了！」

趙復仇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那麼那孩子呢？」

「也許讓樵夫拾去了！」

趙復仇大叫道：「胡說！胡說！」他心情激動，牽動內傷，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蔣氏叫道：「孩子，你傷得如何？」

趙復仇一怔，心中忽然泛上歐陽賢的影子來，接着是他當日殺死歐陽賢的情況，一幕幕的如畫片般，翻上腦海，心頭一震，忖道：「那丫，我爲何會有那種感覺？莫非，莫非她說的……」

只聽蔣氏又道：「你以爲你的武功可以殺得了外子麼？那丫你離開之後，外子臨死前對我說了一句話：『我不知爲何對他下不了殺手……』外子一向嫉惡如仇，殺人一向乾淨俐落，否則也活不到今日，他爲何……」

「不要再說，不要再說！」趙復仇叫道：「我就算不是趙世恩的孩子，也是做那樵夫龔老大的兒子！」

蔣氏忽然哭了起來，梁一劍忽然長嘆一聲，道：「他的確是你的兒子，不過這種兒子不要還要乾淨，你們看看他的臉貌，跟歐陽賢弟一模一樣！」

梁光宗道：「不錯，不但樣貌相似，而且神態及聲音也十分相像。」

趙復仇迅速泛起十一年前金復古對他說過的話：「一是你樣貌跟你父親十分相像，二是你身上那隻香囊。」當下立即問道：「我樣貌跟趙世恩相不相像？」

梁光祖道：「趙世恩身裁又矮又壯，一張國字臉，滿腮鬍茬子，你沒一絲跟他相同。」

梁一劍嘆道：「這老魔頭當眞厲害，他竟能想出一招如此狠辣的報仇手段！」

蔣氏道：「大哥你說什麼？」

「以仇人之子，去殺自己的仇人！」梁一劍臉上忽現一股紅暈。「這一招，怕只有趙桑田才想得出來！」

趙復仇身子忽然如篩米般發起抖來，他心中已信了八九分，但口上仍大聲叫道：「不！我不是歐陽賢的兒子！」

忽然他醒起一件事來，把金復古的兩封信取了出來，道：「你既然在天魔教臥底了兩年，趙桑田的字跡你總該認得！」

蔣氏接過信來，忙不迭拆開展閱，只看了幾眼，便叫道：「是，是，這正是趙桑田的字跡，梁大哥，你看看！」又把信拿給梁一劍看。

趙復仇道：「你說我『爺爺』是趙桑田，那麼他爲何不知你身懷武技？你又是殺死趙世恩夫婦的從兇，他該恨你入骨，爲何反叫我放過你！」

梁一劍咳了一聲，喘着氣道：「這便是趙桑田狠毒之處，他故意不讓你殺死蔣氏，又叫你去殺死老朽之後把香囊放在老朽屍體上，正是要蔣氏認出你的身世。」

趙復仇道：「這樣對他有何好處？」

「有何好處？」梁一劍哈哈大笑起來：「親子殺死親父，這件傑作若無人知道，又有何趣味？他要你後悔一輩子！」

趙復仇虎吼一聲：「你再胡說八道，我先殺了你！」

梁一劍冷冷地道：「老夫已七十餘歲，還會怕死？何況現在怕已過不了年？」

蔣氏忽然問道：「你說你父親是樵夫，那麼你母親呢？」

這句話如晴天霹靂般在趙復仇耳畔響起，這剎那，他記起一件事，村內的人都叫他父親龔光棍，他爹若是有妻子的話，別人怎會叫他光棍？而且他小時候所住的山村，離連雲山本就不遠！

良久，趙復仇都說不出話來，心中一直叫着：「那丫頭一定是被人殺死了，爹爹上山砍柴，把我拾去撫養……不，不，他不是我爹，那麼我爹豈不就是歐……」

一時之間，他只覺手足一陣冰冷，腦子一片空白。

蔣氏道：「孩子，你想通了沒有？」

趙復仇突然大叫一聲，又一口鮮血噴出：「我不是人，我，我應該跟那丫頭一齊被人殺死，天啊，我……我好恨！」

「噗！」趙復仇心想自己親手殺死生身之父，再也忍不住，把手中的斷劍拚力插入小腹內！砰的一聲，跌倒地上。

衆人驚呼聲中，忽聞梁一劍狂笑起來：「趙桑田，你好毒，你好厲害，這一戰還是你贏了，皇天無眼，我好恨……」

話音一落，頭一歪已死在妻子懷中。

梁家啕哭聲中，又聽蔣氏長嘯一聲，嘶聲叫道：「我兒我兒，你父親不是你殺死的，是趙桑田殺死的，乖乖你別動，娘親替你去找『賽扁鵲』！」她奔前幾步，俯身抱起趙復仇，「乖乖，你眞聽話，果然不動，賽扁鵲藥到病除，你便好了……」

梁光宗伸手一探鼻息，道：「叔母，他，他已死了！」

「誰說的！」蔣氏忽然一掌把他推開：「你們都恨不得他死！他不會死的，他永遠都不會死的，我要抱他去找大夫！」

衆人抬頭一望，只見她雙眼露出綠幽幽的神光，鬢髮散亂，神態極其嚇人。

「乖乖，娘買花生糖給你吃，一塊給你，一塊給你爹爹……再買一塊，留給你娘自個吃……賢哥賢哥，我寶貝兒子來了……」話音未落，身形已消失在園牆外。

天上下着大雪，外面傳來除夕的歡笑聲，梁府却一片沉寂，籠罩在黑暗中……

——未完——

短篇武俠故事

蕭易水・文
黃耀基・圖

銹劍

吊兒郎當的郎當

殘秋，秋風蕭蕭，黃葉落盡，冬已將至。

空山寂寂，四野無人。所有的樹嚴格說來已不能算是完整的一棵，因爲樹上已沒有一塊葉，只剩下光禿禿的枝幹。

今天並不是個好天氣。沒有陽光，只有灰黯黯的烏雲，風很大，帶着許多塵埃和一些難以形容的臭氣。在這樣的天氣下，人會懷念炎夏和寒冬，要熱便熱要冷便冷，不像現下如此侷侷促促，死氣沉沉，令人悶悶不樂。

這一隻蹇驢在踽踽獨行，牠的步伐緩慢非常，這肯定與牠背上馱着的東西有直接關係。

那嚴格說來其實不算是甚麼東西。那是一個人。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穿着一襲已洗得發白的青布長袍，頭髮梳得很是整齊，樣子也很秀氣。

他這樣騎在驢子上，就像是一個王孫公子穿着名貴綢緞，騎在千中選一的名駒上，驕傲地巡視着自己擁有物業一樣。

他揹着一個長形的粗布包袱，右手正拿着一本「宣和遺事」的話本在讀書。書距離他的眼睛很近，這在旁人看來便不似看書而跡近嗅書了。

他自顧看書，絲毫不理驢子的去向。也不知是因爲驢子認得路還是因爲不論走到那兒去對他都沒有分別。

然而他是有目的地的。當他嗅到一絲花香時，連雪也爲之而溶的微笑就在他的臉上綻開了。他把話本收在背後的包袱中，勒停了驢子，抬頭一望，就笑得更愉快了。

他終於到了。

「長春谷，碧水潭，養劍山莊。」

五十年以前，劍試天下，曾經大小決戰了三百五十四次而未嘗一敗，天下公認的「劍中之仙」白花隄的居所，「養劍山莊」。

白花隄於二十年前封劍歸隱，退出江湖，卸下莊中由江湖中人所贈的『劍中仙』牌匾，從此將所有企圖向他挑戰的人摒絕。

牌匾雖已卸下，白花隄「劍中仙」的身份無疑已經確立了，無法推翻了。

年青人走到「養劍山莊」大門前，用銅環敲了敲門。

那頭驢子的脾氣一點兒也不像驢子，倒有點兒像條狗。年青人一下驢背，牠就一直乖乖的在後面跟着，既不用拖也無須拉。

大門沒有開，開的是西角門。開門的是個年約五十的僕人。這僕人手短脚短，四方面上長着兩只三角眼。

此刻這雙三角眼正緊緊的盯着年青人：「你找誰？」

年青人認爲他欠缺了僕人們應有的恭敬。

他聳聳肩，或許這座莊院的主人與別

不同，連下人也與別不同罷。

所以年青人並不介意，他擺出了一副親切的微笑：「在下專程來拜訪『劍中仙』白老前輩。」

那僕役死板板的說：「沒有這個人，你找錯地方了。」

「找錯地方？」年青人莫名其妙：「難道此地不是長春谷，碧水潭？」

「是。」僕人說：「這兒是。」

「那麼此地唯一的這座莊院便應該是『養劍山莊』了。」年青人說。

「不，」僕人說道：「不是。」他的聲音冷如冰：「難道閣下在敲一座莊院的門之前，從不抬頭一看那座莊院的門匾的麼？」

這個年青人又笑了：「也許你不知道。我的目力差，太遠的物事都不能看得清楚。這兒的門匾也實在放得太高了些。」說罷從懷中掏出了一塊明亮的薄水晶片，他將水晶放在右眼前，閉起左眼，一看門匾，然後他的眉頭便緊緊的皺起來了。

門匾上的四個金漆大字是：「無劍山莊」。

他立刻放好水晶片，恐防自己緊張之下手會鬆開而把它掉在地上，那是會敲碎的。

這時他才開始喃喃自語：「怎麼會是『無劍山莊』？」

「不錯。」那僕人說：「這兒便是『無劍山莊』。」

年青人心念電轉，微笑着問：「貴主人高姓大名？」

「我家主人魚居士。」

「老哥可否替在下通傳一聲？」

「我家主人從來不見外客的。」那僕人說道：「你找姓白的，干我家主人什麼事？」

年青人微笑：「莊院的名字和人的名字都可以改的。所以白花隄即是魚居士，『無劍山莊』亦即是『養劍山莊』。」

那僕人冷哼一聲，踏後一步，便欲關上門，再也不理這個年青人。

這個年青人只伸出脚尖，已把門頂着，那僕人再使力亦自不能將門關上。

「你想，」年青人微笑着問：「倘若我跪下來求你，你會不會幫我引見？」

「不會。」這僕人說得截釘截鐵：「就算你躺下來也不會。」

年青人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緩緩地解下背上的包袱：「看來我只有用這個了。」

「嗖」的一聲，烏光暴閃。有若靈蛇，又如匹練，迅急無儔，立即又回到包袱中。

無聲無息地，僕人的衣衫忽然整套的從中一裂爲二，連內衣在內，全部從中裂開，却沒有損及皮膚。他急忙一抓衣衫掩着自己的身子。雖然他不是女人，但仍是不大習慣在別人面前赤身露體的。

年青人滿意地笑了：「去，拿這套衣服給你的主人看。告訴他我的名字。」他頓了一頓：「我姓郎，郎當。吊兒郎當的郎當。」

× × ×

莊院內有許多種花。

春天開的花，夏天開的花，秋天開的花，甚至冬天開的梅花，這兒居然都有。

一道九曲橋，橫跨一個大荷塘，橋的正中，也正是荷塘的中央，有一個八角亭子。

郎當背着包袱，站在亭子中，凝視着荷塘中的一條金鯉。

那僕人從一座小樓中走出來，經碎石小徑，穿過月洞門，到達庭院，踏上九曲橋，進了亭子內。

他身上已換了一套衣服，只是臉上那副令人生厭的表情還沒換。

郎當不介意。

就憑這僕人對他說的一句話，他甚麼都不會介意了。

那僕人對他說：「我家主人有請。」

郎當握了握拳，笑意打從心底裏直湧上來，要忍也忍不住，他只好笑。

他隨着那僕人走出亭子，步過九曲橋，離開庭院，穿過月洞門，由碎石小徑到達小樓的梯級前。那僕人忽然止住脚步道：「『無劍山莊』的『埋劍小樓』內，不容許有任何武器。」

郎當噬的一笑：「這當眞是脫褲子放屁！口中嚷的是無劍埋劍，心中却又處處計較着劍！」

那僕人臉色一變，正待發作。忽聽小樓上傳來一聲歎息，聲音蒼老中帶着威嚴：「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尊駕的一番話，直如當頭棒喝，老朽着相之餘，汗顏無地。恕老朽行走不便，不能遠迎。尊駕便請上來一聚如何？」

郎當大笑：「當然最好不過！」也不再理那詫異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的僕人，逕自拾級而上。

每踏一級，他的心便緊張一分，緊握着的手也沁出愈來愈多的汗。

「氣定神閒，」他不住告訴自己：「一定要氣定神閒。」

可是，他失敗了。

名動江湖，技壓武林，聲威震天下的一代武林英傑，「劍中仙」白花隄，轉瞬間便要出現在自己的面前，絕沒有一個練劍的人在這個情形下還能够保持氣定神閒的。

雖然那僕人堅持他的主人是「魚居士」，郎當肯定這個「魚居士」必定就是白花隄。

白花隄在練劍的人的心目中，已不算是一個人。他是劍中的王者，他代表着劍的尊嚴，不容任何人侵犯的尊嚴。

他就是劍。

他是劍中之仙。

郎當告訴自己最後一句：「要氣定神閒。」然後他就踏上了最後一級樓梯。

× × ×

郎當到了樓上。

樓上的光綫好暗，加上今天是陰天，能透過唯一的窗子上底白窗紙照進來的光，已是微乎其微，使樓上暗得不能再暗。

這使得郎當本已甚差的視力更能發揮作用。

只有一扇窗，關着的窗，微弱的陽光透過窗子照在一個人的背上。這個人就盤膝坐在地上，背着窗，背着光。郎當甚至不能看見這人的輪廓和衣着，只是一個漆

黑的身影。

郎當吃力地看看四周。樓上沒有任何陳設，空敞得很。橫條子木的地板上只放着一個銅鼎和一套茶具。那個僕人的破衣服，被郎當劃破了的，就放在銅鼎之旁。銅鼎下有個爐子，爐子裏生着火，銅鼎在冒烟。

「郎先生？」人影問。

「晚輩郎當拜見魚居士。」

「請坐。」

郎當盤膝坐下。樓上的空氣不很流通，加上還有一爐子火，他頓時覺得呼吸困難。

「郎先生來得巧，」魚居士說：「現在正是老夫每天煮茶之時。郎先生遠道而來，就請品嘗一下此谷內獨有的『天心月』如何？」

「那我就老實不客氣啦。」郎當笑着說。

那茶鼎的構造異常特別，近足之遠有一枝銅管伸出來。魚居士提起茶壺，放在銅管口之下，在銅管上不知怎的一扭，茶水便自銅管傾流而出，流進茶壺中，只有茶水，當中沒有夾着一片茶葉。

魚居士又一扭，茶水便停止傾流。他放下茶壺，一笑：「老朽自問不諳茶道，只是素來有一怪僻，就是不喜茶中夾雜茶葉，是以着人造了此鼎。」說着斟了兩杯茶，將一杯推到郎當面前：「郎先生，請。」自己先呷了一口。

郎當一舉杯就將茶一喝而盡。茶一入口，郎當就皺起了眉頭。這種「天心月」，茶味苦澀無比，他差點連舌頭也吐了出來。心想我從來沒看見過有人這麼樣煮茶的，一定是魚居士把茶味弄壞了。

「郎先生定是覺得茶味苦澀，難以入口了。」魚居士笑了笑。

「不錯。」郎當也笑了。

魚居士忽然嘆了口氣：「看來你今天要探望的人並非老朽。」

「居士此話怎說？」郎當笑不出了。

「這種『天心月』極是特別。它味道之甘苦，全仗於品茶客之心。其人若是心如靜雪，那末茶的味道自然甘美無比；其人品茶時若是心如亂麻，或貪、或嗔、或癡，這茶的味道便自然變得苦澀無比。」

魚居士說：「尊駕覺得這茶難以入口，那自然是有所圖謀了。」

郎當當場怔住。隔了一會才能開口說話：「不錯。在下此行，找的不是魚居士，而是白花隄；爲的不是品茶說道，而是比武論劍。」

「那麼我只能告訴閣下，你找錯地方了。」魚居士淡淡的說：「白花隄和他的『養劍山莊』早已不復存在。」

「你就是白花隄，『無劍山莊』便是『養劍山莊』！」郎當很大聲地說。

「人和山莊都已不在。」「魚居士」說。

「劍在人在！」郎當說：「你昔年的名劍『魚人樂』呢？」

「早已沉在『無波湖』中。」

郎當問：「那麼爲何『水蛇幫』最精水性的二十八個高手展開搜索已達十五年仍然沒有發現？」

「『無波湖』那麼大，他們那有可能找得到？」

「你當年根本沒有沉劍！你捨不得！」郎當咄咄迫人：「那是千中無一的寶劍。你雖然不用，但擁有它已是一種莫大的樂趣。」

「魚居士」終於嘆了口氣：「你知道甚麼？你懂個屁！」

「我知道！」郎當大笑：「我更希望知道劍到底在什麼地方。」

「劍已埋。」

「既能埋，爲何不能再起出來？」

「因爲我不願。」

「現在你已不能不願。」郎當一字字地說。

「郎先生，你是老朽二十年來唯一接見的外客。因爲通過我僕人的形容，我對你產生了興趣。我只留意你的人，不是你的劍，何況，」白花隄說：「何況我早已封劍歸隱，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戰。」

郎當一笑，說道：「但劍中仙仍是劍中仙。」

「那塊牌匾早已卸下。」白花隄說。

「是給你自己卸下的。」郎當說道：「如果是給別人拆下來的話，情況就會不同。」

「倘若我這次接受了，那麼別人也會跟你一樣，一窩蜂地來找我比劍。」白花隄長吁：「我會失去平靜的生活。」

「那是如果你能贏了我的話。」郎當說：「如果你輸了給我，別人便不會來找你，只會來找我了。」

白花隄笑了：「你以爲你自己能够贏我？」

「除非你壓根兒不肯動手。」郎當驕傲地一笑。

「我就是壓根兒不肯動手。」白花隄淡淡的說：「你去死吧，不要來煩我。」

「你不能不動手。」郎當忽然說。

「何出此言？」白花隄問。

「因爲我就要動手了。」

那道烏光又再閃起。

迅雷不及掩耳地自郎當的包袱中劃出，剎那間劍尖已抵在白花隄咽喉上。劍當然是握在郎當手中。

郎當在笑，他的坐姿幾乎沒變過，仍是保持着盤膝的姿勢。

白花隄嘴角掛着一絲笑意，鎮定如恆地看着那口劍，郎當的劍。

一口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鐵鑄長劍，沒有一點特別。

有的，特別的有一點，劍身上已生滿了銹。倘若別人的劍生銹，早就丟了。郎當却顯然是不以爲然。

「這就是你的劍？」白花隄問。

「是的。」郎當微笑：「我會收回它的——只要你肯亮劍與我一戰。」

白花隄閉上了口。

郎當再問：「你的劍呢？」然後他的臉色就變了。

因爲就在此時，他聽見了身後響起的另一個人的聲音，問白花隄同一句話：「你的劍呢？」

× × ×

剛才那個僕人又出現了。他正在微笑，微笑着問：「你的劍呢？白花隄？」

黑暗中，白花隄似乎嚇了一跳，但聲

音仍是鎮定如常：「白楊，你幹什麼？」

「幹你。」這個僕人白楊說：「我要幹掉你。」

郎當的劍仍然抵住白花隄的咽喉，一動也不敢動，以防後面的白楊有什麼異擧。只是在問：「你到底是誰？」

「當然不是尋常僕人。」白楊笑：「是高柳，不是白楊。」

郎當聳然動容：「已失踪了二十年的『樹影婆娑』高柳？」

「正是。」這個既然不是僕人，也不叫白楊的人在笑。

「耐人尋味的是，」郎當說：「一個素負盛名的劍客爲什麼會忽然自動失踪，巴巴的跑到別人家裏當僕人？」

「一點也不耐人尋味。」高柳說：「若你的目的是一口名劍，就很合理了。」

「爲了『魚之樂』？」白花隄忽問。

「不錯，爲了它。」高柳說：「在白花隄封劍退隱後，我　作無家可歸，既冷且餓，可憐兮兮地討了個僕役來做，只盼可以查到『魚之樂』放在那兒，可是連一些蛛絲馬迹也沒法找得到，就這樣一躭二十年。白花隄你也眞厲害，二十年來，從未聽你提起過藏劍之事。」

「二十年來，我亦從未發覺你是會武功的。」白花隄似乎笑了笑：「高柳你也很厲害。」

「二十年的時間，加上竭力掩飾的功夫，」郎當嘆了口氣：「值得麼？」

「一個人做的事，只消他自己認爲值得就行了。」高柳說：「我愛劍如痴。」

「你可知道，」白花隄說道：「你今天這樣現身是很笨，我是絕不會起出埋劍的。」

「是麼？」高柳只是笑。

郎當已有點笑不出了，他忽然覺得頭暈。

他的手也有點發軟：「那些茶……」

高柳大笑。

郎當好像看見他面前的白花隄倒了在地上，他自己的劍也脫了手。

然後他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 × ×

郎當覺得自己的頭很痛。

他睜開眼來，拍了拍頭，立刻就看見了對面的白花隄。

光綫仍然很弱，所以他仍只是依稀看見一個臉部輪廓。

白花隄額角很高，鼻子直而挺，頷下有三綹長鬚，此刻正含笑看着郎當。

郎當笑了笑：「幸會幸會。」四下一望，處身之地已不再是「埋劍小樓」，而是一間斗室。四面都是石壁，只是斗室之頂有一絲微光透入，不至於全室漆黑。

「這間密室在埋劍小樓之下，本來是用以躲藏的。」白花隄解釋。

「不錯。」郎當緩緩點首：「你封劍前結下不少仇家。明槍易擋，暗箭難防，的確需要這樣一個地方。」抬頭一望，距離斗室之頂大概有七、八丈高，問道：「倘若你避仇躲進了這地下室，仇家走後你怎麼離開？」

「你背靠的這面牆上有扇暗門，後面是條地道，一直通到碧水潭畔。」白花隄嘆了口氣：「可惜出口已在十年前給我親手封了——我以爲它再也沒有用了。」

郎當望了望上面照下來的一綫光：「那就是唯一的出口了？」

白花隄點點頭。

郎當說道：「以你我的輕功，當可掠到上面去，可是高柳也一定在上面早有防備。」

白花隄又點頭。

上面忽然大放光明，有人打開了暗門。高柳的臉出現在上面：「你們倆早，睡得安穩罷？」

郎當大聲問：「喂！劍是他的，你二十年來一直不迷倒他，却爲何偏要待我來才動手？」

高柳哈哈大笑：「我的蒙汗藥雖是無色無味，這老頭機靈得緊，始終會辨出茶味有別。你這小子一來找他鬥劍，他還當自己心中不安，致令茶味有變呢。」

郎當苦笑：「你待怎樣？」

「也不怎樣，」高柳洋洋自得：「老頭說出埋劍所在，我放人；不說就餓死你倆在此處！你們想清楚，我一個時辰後再來問。」

暗門又被掩上。

郎當壓低語聲，問道：「劍到底在哪兒？」

白花隄屏息靜氣，細心傾聽上面有沒有呼吸聲。確定了沒人在上面偷聽。才開始一聲不發地用手抓挖地上的石磚。

郎當發覺他的呼吸聲，竟似越來越沉重。

他立刻幫着挖。

石磚一塊塊的給他們起了出來，一共起了兩層，才出現一個長方匣子。

白花隄坐倒在地，喘息不休。

郎當拿起匣子，一打開，便看見一口形式古拙的烏鞘長劍。靠着上面照下來的微光，他一抬手，劍出鞘。

劍雖有光，却並不耀眼，只是清淡至絕，看上去舒服非常。

郎當長吁一聲：「魚之樂。」

「你待怎樣？」白花隄問。

「你待怎樣？」郎當一笑反問。

「不如給他算了。」白花隄嘆氣：「反正劍對我已再無意義。」

「哈哈呵呵。」郎當吊兒郎當地笑：「你以爲他還會放你麼？」

「怎麼不會？他答應了的。江湖中人極重言諾，連惡匪强盜也絕不食言的。你年紀輕輕，懂什麼？」白花隄說。

「你說的是廿多年前的事了。」郎當不以爲然的道：「勞駕你老人家走出去看看這一代的江湖人。」他冷笑：「他只消殺了我們，到江湖上宣揚一番：『劍中仙』和最有前途的新進劍手都已經死在我手上，那時候他的名頭可比你老人家響得多啦。」

白花隄在微光下不信地皺了皺眉。

郎當忽然問：「高柳到底知不知道地道被封的事？」

「他根本不知道有地道。」白花隄說：「這莊內沒人知。我只告訴他說這密室是用來囚人的。他根本不知這密室的眞正作用其實是躲藏。」

「還有，」郎當問：「你只封了地道的出口，那條通道仍在，是麼？」

「是的。」白花隄說：「但沒有出口有什麼用呢？」

郎當神秘地一笑：「你暫時不須知道，只是，希望閣下從現在起能依我的話去做。」郎當胸有成竹地說。

× × ×

一個時辰過得很快。高柳又打開了暗門，正想對下面的郎當和白花隄笑笑，却忽然臉色大變，再也笑不出了。

他用燈籠照清楚了，才肯定下面眞的空無一人！

從上面看下去，地下室一目了然，但高柳還是很小心。他一揚手，撒了一把暗器下去，看看下面沒反應，才提劍躍下。

一到下面，他立刻用劍柄敲了敲四面牆壁，然後他立刻就發覺左面的一堵牆的聲音有些不同。

他罵了句粗話，一面埋怨自己太疏忽，一面打開牆上的暗門。現下只好循着地道追他們了。他有信心取勝，白花隄久未動劍，年事又高，郎當那小子一來無劍在手，二來看他剛才削爛自己衣服那一劍，自問自己也能使，況且他們昏迷初癒，內力自然大打折扣。

「只要能够追上他們！」高柳想。

就在這時，地道內寒光一閃，一口劍匹練也似的刺了過來。一來劍光在黑暗中特別明亮，二來劍氣太盛，使得高柳有了戒備，脚下急退，避了這一劍。

出劍的是郎當，不待高柳站定，挺劍又上。劍光如花雨繽紛，幻化成一片光幕，向高柳推壓過去。

高柳拚命竄高伏低，心念電轉：「怎麼他們不沿秘道逃走，反而伏擊於我？這小子手中又怎會有劍？這劍清澈淡雅，莫非就是『魚之樂』？」

連番意外，令高柳緊張萬分，深深吸了口氣，手一旋，劍一抖，劍尖往郎當身上十多個穴道招呼過去。

白花隄大喝一聲：「踏巽位，刺他右腕！」

白花隄所教的這一劍，是要郎當閃開高柳的攻勢，從旁刺他的腕。高柳劍一脫手，勝負立分，大有君子之風，點到即止，不傷人命。

那知郎當直如不聞，手一翻，長劍直劈，只聽「噹」的一聲，高柳的劍被削斷，魚之樂抵住了他的胸膛。

「魚之樂到了你手中，逍遙之意盡消，暴戾之氣大盛。」白花隄長嘆。

「誰說用魚之樂一定要逍遙的？」郎當問：「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乎？劍是用來殺人的，不是用來繡花的！」

「高柳也是愛劍成痴，一念之差。」白花隄說：「就饒了他吧。」

郎當冷笑，手一送，長劍「波」的刺進了高柳的胸膛。

白花隄臉色一變：「你……」

「老一派的江湖規矩要不得啦！」郎當說着用劍板開了高柳的手。手上藏着四顆鐵蓮子。

要命的鐵蓮子。

「還不快多謝我的救命之恩？」郎當笑：「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可能你認爲我做得不對。可是只有像我這樣，才能在今天的江湖上立足。現在再沒有人會跟你說道義的了。」

白花隄一言不發，掠了上去。

× × ×

旭日初昇，秋天的旭日紅如血。

郎當牽着驢子，站在旭日下，山莊門前。

一個老人站在他身旁。

這個十分十分蒼老的老人一直都生活在黑暗中，此刻站在朝陽下，他的一條條皺紋變得特別明顯。

「他不是白花隄。」郎當喃喃地說：「白花隄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不錯。」老人說：「我不是。」

「你說得沒錯。我找錯了地方。」郎當說：「白花隄和養劍山莊早已不復存在了。」

「不錯。」老人說：「這兒是無劍山莊。」

「無劍……」郎當忽然解下自己身上的佩劍。那柄平平無奇的鐵劍，上面生滿了銹。

他把劍遞到老人面前：「請收下。」

老人接過，看着劍上的銹嘆了口氣。

「再見。」郎當上驢，掏出那部「宣和遺事」，看了起來，驢子馱着他離去。

老人緩緩回進莊內。

旭日下，莊院前，有一棵枯樹。樹上的葉已落盡，只剩下少許枯枝，孤零零的立在莊院前。

郎當抬頭看了看枯樹，心中忽然起了個念頭：「六十年後，不知我會變成怎樣？」

——完——

環球小說介紹

狙擊手

馬雲著

富家子胡子仲被劫時，因被擊中腦部而受傷，患上了失憶症。而其母不幸被殺。警方及胡之女朋友姜美媚，多方設法，希望可以幫助他恢復記憶力，協助調查誰是兇手。

可惜，多番努力仍是白廢的，後來此案更將記者徐風牽涉其中，浪子畢基眼見好友被牽連，迫使挺身而出，闖龍潭，入虎穴，安排妙計擒兇。胡子仲的失憶症，却原來有一段時間是僞裝的，所爲何事？屢次突襲狙擊的人却原來是與他認識的，事情更複雜了，兇手又是誰呢？

（每本$7.00）

策反悍將勞倫斯

譯・亦雄

沙漠策反悍將勞倫斯使土耳其帝國傷透腦筋。

勞倫斯本來是個傑出的考古學者，但是，誰會料到他却是一名策反悍將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由於個子細小，從戎被拒，後來土耳其參戰，投靠德國，勞倫斯立刻在土耳其帝國所統轄的阿拉伯部落中，進行策反工作，無奈實力懸殊，起義軍盡遭土耳其軍隊殲滅，勞倫斯雄心未泯，向英國獻計，謂要潛進敵後，重新把阿拉伯人組織起來，變爲一股戰鬥力量，支援英美聯軍，果然，過不了幾個月，阿拉伯半島即出現一個白袍領袖，動員所有阿拉伯部落，以殺戮土耳其人爲宗教，當族人問及武器何來時，他回答將由一隻「巨鳥」啣來，原來他已經說服開羅的英軍，供給他們槍械，因此，當一架軒里一披茲式飛機在勞倫斯的沙漠大本營前着陸時，卸下無數的來福槍，阿拉伯人無一不嘖嘖稱奇，在這場沙漠戰爭中，他的部屬摧毀了差不多八十座橋樑和無數的火車，土耳其軍隊的補給綫，全遭截斷，從紅海北面至耶路撒冷，而大馬士革，都是勞倫斯的阿拉伯游擊隊，沙漠情願做坦克兵和空軍也不當高官的勞倫斯終於駕電單失事撞山而死。

戰爭結束，勞倫斯回到英國，但他却拒絕高官厚祿，然後突然失踪，原來他改名易姓走了去當坦克兵，不久，他又參加了英國皇家空軍，改了姓肅，一九三五年，駕電單車失事而死。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亡命雙龍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大理王太子
國舅圖刺殺

五行追命

黃昏。晚鐘從山上的古剎傳來，棲止在山下林中的羣鳥齊被驚起，鐘聲鳥喧，驚破了林中古道的靜寂。

鐘聲中彷彿還有誦經聲，這誦經聲又彷彿來自走在古道上的六個人，他們都是身穿袈裟，頸掛佛珠，手提戒刀禪杖方便鏟等佛門弟子所用的兵器。

佛門弟子嚴戒殺生，這六個人卻帶着一身殺氣，彷彿隨時都會出手殺人。

沒有陽光，他們的頭上卻仍然低壓着一頂竹笠，低壓鼻樑，要遮擋的似乎並不是陽光，是他們的面目。

鐘聲一下接一下，終於停下，這六個人亦同時停下來，爲首的一個招手將竹笠推高了一些，突然一聲：「小心！」

語聲低沉，從竹笠射出來的目光有如刀光般凌厲。跟在他後面的五個人隨即左顧右盼，但並無發現，抓着兵器的手反而更緊，他們絕對信任他們的頭兒，所以並無發現只是他們的道行未够。

爲首的那個等了一會，鼻翅突然抽動一下，一步移前，即時霹靂一聲，前面兩丈不到的一株大樹倏的火光一閃，一斷爲二，轟轟發發的橫倒下來，截斷了去路。

六個人的目光不由都向這邊望來，一陣金鐵交擊也似的大笑聲也就在這時從他們的後面響起。他們馬上回頭，後面三丈的路上已多了一個人。

那人最少比他們高出了一個頭，禿頂，光可鑑人，赤裸着上身，肌肉一塊塊墳起來，古銅色，彷彿是用古銅鑄出來的。

爲首的目光一落，立即暴喝：「殺！」反手將竹笠擲掉。竹笠下是一張極其威武的中年人臉龐，束髮，其餘五個亦隨即將竹笠擲掉，是五個年青人，也全都將頭髮束起來，並不是佛門弟子。

走在最後那一個跟着撲出，手中禪杖「嗆啷啷」一聲中攔腰向那禿頭大漢掃出。

大漢沒閃避，吸氣，混身的肌肉跳動，彷彿有聲響發出來，禪杖迅速掃在他的左腰上，「鏗」的竟然發出金鐵交擊的聲響。大漢面無表情若無其事，紋風不動，那條禪杖反而給震開去。

那個年青人亦被震開一步，面色一變，大喝聲中禪杖再一掄，當頭劈下。

大漢「哈哈」一笑，左手一抬，一擋一抓，硬硬抓住了禪杖的頂端，旋即轉身，右掌如刀，疾劈而下，「刷」的只一掌便將那條禪杖柄劈斷。整條禪杖都是鐵打的，那個年青人若沒有幾斤氣力也用不動這樣的一條禪杖，大漢却是如此輕易將之擋下，劈斷，一身氣力簡直不可思議。

禪杖一斷，那個年青人亦被震飛，順勢一個翻身，手中斷杖向大漢當頭插下。

大漢雙掌一抬，「霸王舉鼎」，接一拍，「童子拜觀音」，將那截斷杖拍在雙手中，只一搓，那個年青人便再也把持不住，斷杖脫手飛去，一個身子却凌空落在大漢肩頭上，大漢借力使力，那個年青人立時被他掄得風車般上下左右翻飛。

其他人已然揮動兵器衝前來，看見這種情形，只恐傷了同伴，齊皆怔住。

爲首的中年人喝一聲：「什麼人？」

大漢笑應道：「除了金剛，江湖上還有那一個有這種金剛不壞之身？」

「金剛？」中年人一張臉沉下來。

金剛接一聲暴喝，雙臂一掄，將手上那個年青人撞向旁邊的一株樹木。一聲巨響，那株樹木一斷爲二，年青人一個身子亦攔腰斷爲兩截，慘叫聲驚心動魄。

中年人等五個眼都紅了，揮動兵器正要衝前，又一聲巨響，斷擋在前面路上那截斷樹突然片片碎裂，一個人從樹幹當中飛出來，飛舞在半空中。

衆人回頭一看，碎裂的木片已射到眼前，揮手一擋那刹那，半空中那個人已落下，探手一抓，一個年青人的頭顱已在他的五指下爆裂，腦漿鮮血激濺，那個人的身子隨即又拔起來，上了旁邊的一株大樹的橫枝上，發出一陣猴猿也似的尖叫聲。

他的身軀亦有猿猴一樣短小，四肢却很長，尖叫着一聲：「木猿！」

語聲未落，一個年青人脚下的地面陡然下陷，他驚呼未絕，一個身子亦往下疾沉了下去，旁邊他的一個同伴慌忙伸手抓去，才抓住他的手臂，他的眼耳口鼻突然一齊標出了一股股鮮血來。

一聲悽厲叫聲接從他口中吐出來，也只是一聲，他便死在這地洞內，一個陰沉的聲音這才從地洞內傳出：「土龍——」

這聲音就像是來自地獄深處，聽得人毛骨悚然，爲首的中年人打了一個寒噤，失聲道：「五行追命——」接一聲大喝：「大家散開！」

一聲尖叫應聲半空落下，木猿尖叫着凌空探手抓向中年人的天靈蓋。

中年人雙手一對雙鋒筆一轉一擋，脚下泥土陡裂，一雙手伸出，疾抓向他的足踝，也算他眼利，單脚一跳，身子接往地上一倒，滾身躍進了樹林內。

那片刻之間，地上又裂開了四個洞，那雙手從洞中探出，一抓再抓，都不能够追上中年人的雙脚。

木猿尖叫着半身疾轉，急追了進去。

金剛同時抓起了一截斷樹攔腰掃向其餘的兩個青年人，那兩個年青人不等樹幹掃到，便雙雙躍進了樹林內。斷樹掃在樹幹上，那條樹幹「轟」地斷折，倒向金剛，金剛反手將斷樹拋掉，一拳將倒下來的那截斷樹擊飛，大踏步追進樹林內。

× × ×

木猿進了樹林，更顯得活躍，手脚並用，搭着橫枝飛舞飄盪，很快便追上了那個中年人。

他的一雙手隨即抓下，中年人雙鋒筆疾轉，迎向抓來的雙手。木猿尖叫着凌空滾身，倒躍回一條橫枝上，中年人半身一轉，厲聲道：「是誰指使你們來的？」

「段昌——」木猿怪笑着應道：「我看你不是這麼笨的人！」

中年人面色一變再變，道：「是……」下面的話未接上，木猿已撲下。

段昌雙鋒筆轉動，搶先刺出，木猿接連幾次撲擊都被迫回，再給一迫，已到了一株樹木前，段昌大叫着迫前去。

木猿腦後若不是長着眼睛反應便是猿猴般靈活，後背一貼樹幹，身子立即往上翻起來。段昌雙筆刺在樹幹上，拔起身子，再刺，眨眼間，樹幹已多了十多個洞。

木猿頭下脚上，雙手抓着樹幹，往上倒退着閃避，一下子倒爬上三丈高，手一探，搭住了一條橫枝，身子離開了樹幹，橫枝上接連三個翻滾，尖叫一聲，正要撲下來，目光及處，已不見了段昌的踪影。

「怪了，這個老小子眨眼間躲到那裏去？」木猿抓耳爬腮，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的。

段昌只是竄進了旁邊的一叢矮樹內，只等機會，突然出手襲擊，聽說連忙屏息靜氣，一動也都不動。

木猿一再四顧，突然又一聲尖叫，終於撲下，撲向相反的一叢矮樹，雙手落處，左右一陣亂抓，只抓得枝葉橫飛。

段昌已準備出手，但還是忍着，五行追命已現身三個，其餘兩個說不定亦會到來，一擊不中，驚動他們，便是背插雙翅，又難飛出生天，況且他身負重命，離開這裏，遠比殺一個木猿更要緊。

再說，就是暗算他也無必殺的把握。

木猿再一陣亂抓，枝葉散處，一條五色斑斕的毒蛇突然在樹叢中掠出來，直標向他的咽喉。蛇快，木猿的一雙手更快，一抓一拉，左手抓住了那條毒蛇的七寸要害，右手接將之拉得筆直。

「原來是你這個軟骨頭躲在這樹叢裏。」木猿氣惱的雙手再一緊，「嗤」的那條毒蛇被他硬硬拉斷爲兩截，蛇血洒了他一面，他却一些也不在乎，反手丟掉，縱身上樹，跳躍着追前去。

段昌這才鬆過一口氣，蛇尾那截正落在他藏身那叢矮樹的前面，着地那一下聲響，着實嚇了他一跳。還有那兩個弟子這下子不知怎樣了？他歎息在心中，四顧無人，藉着樹木掩護，一旁竄出。

× × ×

那兩個年青人竄進了樹林內，立即往前狂奔，金剛緊追而入，緊追不捨，他身材看來雖然笨重，脚步放開，竟也慢不了那兩個年青人多少。

「有種的別走！有種的停下！」一面追金剛一面叫，聲如洪鐘，驚嚇得林中的鳥雀「噗噗」亂飛。那兩個年青人沒有回答，只是往前狂奔，他們不是沒有種，否則也不會接下那個任務。

在決定完成那個任務同時，他們亦已作出最壞的打算，準備隨時犧牲，讓段昌有脫身的機會，金剛的追進來他們正中下懷，聽到了木猿的尖叫聲向這邊移來，更加放心。

木猿很快追上了金剛，隨即尖叫道：「有沒有看見那個老小子？」

「那個老小子？」金剛大叫道：「你不是追着他的？」

「我看見他好像跑到這邊兒。」

金剛大搖其頭說道：「我可是沒有看見。」

木猿道：「那我回頭找。」

金剛道：「還是先解決這兩個小毛頭，我跟你一起找回去。」

「也好！」木猿跟着尖叫追前。

這兩個人雖然身懷絕技，有異常人，頭腦却似乎不大靈光。

那兩個年青人這才眞的放下心來，脚步也就更加快，一心將這兩個人遠遠引開去。

× × ×

出了樹林，是一個河灘，一條獨木橋橫跨兩岸，走在前面那個年青人立即道：「我們趕快過去，將橋弄斷。」

「好——」後面那個氣喘喘的應道：「頭兒這時候應該安全的了。」

金剛木猿追得很緊，那條獨木橋絕無疑問是他們惟一的生路，但到他們衝上橋頭，立即就發覺那其實也是一條死路。

橋中心赫然躺着一個人，中年人，一身紅色的衣衫，鮮紅得就像是火焰，在血中燃燒的火焰。

他的面膛也是赤紅色，無論怎樣看也不像個殭屍，却像個殭屍般在那兩個年青人衝上橋頭後，直挺挺的從橋上彈起來。

兩個年青人脚步一頓，前面一個隨即大喝一聲，高舉戒刀衝前去。

紅衣人雙手掌心之上同時出現了一團火焰，左手接一揚，一團火焰「嗤」的疾射向衝過來的年青人。

那個年青人揮刀急擋，火焰正撞在戒刀上，非獨沒有被撞飛，反而「蓬」的怒放，裹着那柄戒刀燃燒起來，那個年青人不由棄刀，與之同時，紅衣人右手的那團火焰奪隙而入，箭一樣射在他的胸膛上。

那團火焰一樣炸開，燃着了那個年青人的衣衫，他整個身子迅速被烈火包裹，慘叫着倒退了下去。

在他後面那個年青人當機立斷，翻身跳進河裏，紅衣人視若無睹，沒有阻止。

水花開處，那個年青人疾沉下去，突然又翻起來，一聲慘叫，翻出水面三尺又墮下，眉心、咽喉、胸膛上已各多了一個血洞。

一個女人隨即從水裏冒出來，一條飛魚也似飛上了那條獨木橋，看年紀三十不多，相貌姣好，身材窈窕，蜂腰一束，婀娜多姿，彷彿給風一吹，便會斷折，身上一襲水青色的緊身衣裳，濕了水，更緊貼在胴體上，極盡誘惑。

紅衣人目光落在這胴體上，面色似乎又紅了三分，歎了一口氣，道：「水天嬌，你難道就沒有第二套衣服？」

那個女人抬手一掠秀髮，風情萬種的嬌笑道：「別人可以動火，你這個火霹靂卻是不可以，惹火焚身，燃着了那一身火器爆炸開來，只怕屍骨無存。」

火霹靂「格格」笑道：「跟你一起燒，就是燒成怎樣也不要緊。」

說話間，金剛木猿已追到橋下，還未走近金剛的一雙眼睛便亮起來，盯在水天嬌的胴體，一張大嘴巴笑得合不攏，就像個傻瓜，木猿亦「骨」的咽喉一响。

水天嬌媚眼如絲，瞟了他們一眼，道：「大驚小怪的，怎樣了？」

金剛道：「水妹妹總是喜歡水裏來水裏去，我們都是旱鴨子，能够怎樣，還不是只有乾瞪着眼睛的份兒？」

火霹靂那邊突然打了一個冷顫，歎息道：「我一個身子本來要燒着的了，不知怎的你一開腔便不由打冷顫，像給丟進冰窖裏。」

金剛瞪了他一眼，正要說什麼，木猿已叫起來：「還說這些幹什麼，你們忘了爲首的那個給跑掉了。」

火霹靂一怔，道：「有這種事？我們可是不知道。」

水天嬌接道：「我只是負責守着這條河，你們追失了的人，可與我一些關係也沒有。」語聲一落，一聲嬌笑，翻身倒躍回水裏。

她的姿勢美妙之極，水花開處，便消失在河裏，不知所踪。

火霹靂接道：「我也只是負責看着這條橋。」身子往後一倒，又直挺挺的躺回橋上。

金剛一頓足，頓得整塊地面也震動起來，大聲道：「我們回頭搜！」

木猿歎了口氣跟上去，往來路走回。

相距數十丈一側的一叢枝葉即時一分，露出了段昌的臉龐，他的目光落在那伏屍橋下，仍然在燃燒的年青人之上，神態看來很激動，到底沒有衝出去，反而退後，這已是他惟一脫身的機會。

河灘又恢復原來的靜寂，只有那個年青人的屍體繼續在燃燒，偶然發出响聲。

這時候，夜幕已低垂。

× × ×

夜更深，五行教總壇的大堂却光如白晝，燃着了十數個大火盤。

五行教在江湖上的名氣並不大，也不好，據說源起於關外，却不容於關外武林，遷入中原，又遭受各門派的排擠，不得不再南下。

他們當然並不屬於正道，但亦不受邪派的人歡迎，據說那完全是因爲他們爲了錢，什麼事也做得出來，與其說是一個門派，毋寧說是一個殺手集團。

這一任的教主，據說是前任教主的大弟子，現在年已六旬，外號「千手如來」，本來的姓名，除了五行教有限的幾個弟子外，知道的人只怕沒有多少個。

他的一雙手據說千變萬化，殺人的方式據說也所以層出不窮，隨心所欲，但他的武功到底高到怎樣子却是沒有人知道，只因他甚少出手，近年來更幾乎一次也沒有。

所有事他都交給了五個弟子做，也就是金剛，木猿，水天嬌，火霹靂，土龍，江湖上有名的「五行追命」，這五個人到現在還沒有失過手，他交帶的事情都能够

依期順利完成，的確沒有他出手的必要。

他的日子無疑過得很舒服，可是到現在，他的身材仍然一些變化也沒有，六十歲的人，還是那麼的精壯，這惟一的解釋就是他一直都沒有將武功放下，而聽他的笑聲，內功更是一年勝一年，已臻化境。

現在他只是隨便打一個「哈哈」，便有如响雷一樣，堂中火盤的火焰齊皆像受了很大的驚嚇的，「突突」地一陣飛揚。

他高坐在堂上的一張獸皮椅子上，懶洋洋的就像頭睡獅，一身錦衣，映着火光，耀目生輝，花白的鬚髮亦銀光閃亮，隨着那一個「哈哈」，疾揚了起來。

在他的左邊，放着一張大椅子，上坐一個錦衣人，年紀與他差不多，很肥胖，挺着一個大肚子，平日顯然是養尊處優，才有這種氣色，身材。

他的服飾很奇怪，有異於中原，十隻手指上都套着嵌了寶石的指環，一動之下眩人眼神，那雙被脂肪擠成了一條縫的眼睛這時候正落在堂下地上的五具屍體上。

那正是追隨段昌的五個年青人，死狀慘不忍睹，一個斷開了兩截，還有一個更就被燒成了焦炭。

金剛，木猿，水天嬌，火霹靂亦左右坐在堂下，除了水天嬌，其他三人都面無表情。

胖老頭兒看着忽然打一個寒噤，嘟喃道：「殘忍。」隨又展開笑臉，輕拍雙手道：「教主座下五行追命，果然厲害。」

千手如來目光一轉，大笑道：「國舅爺，我叫得你放心，即管放心。」

胖老頭兒點着頭道：「這件事，全看教主你的了。」

千手如來又打了一個「哈哈」，道：「是了，國舅爺只吩咐追踪他們，截殺他們，到底是什麼回事，我們還未清楚。」

胖老頭兒道：「我還以爲你已經猜測知道的了。」

千手如來搖頭道：「我只知道國舅爺乃是大理王朝的國舅爺，姓高，雙名天祿。」一頓接道：「其他的事還是請國舅爺說清楚的好，一個猜測出錯，誤了國爺的大事，可就不好了。」

「應該說清楚。」高天祿拈鬚微笑。「這說來其實並不太複雜。」

「洗耳恭聽。」千手如來半閉着眼。

高天祿接道：「大理是一個小國，也一直是段氏的天下，到了這一代，已是段氏王朝的第三十七代，這一代的皇帝，年輕的時候有些糊塗，幸好娶了一個賢明皇后。」

千手如來道：「這位皇后就是國舅爺的妹子了。」

「也所以我變成了國舅爺。」高天祿歎一口氣，「我那個妹子好就好了，就是妒忌心重了一些，所以她生不出兒子，皇帝雖然妃子不少，也都生不出兒子來。」

千手如來道：「也所以皇帝要了你的兒子做乾兒子！」

「在中原禮義之邦這實在說不通，我們大理却並不在乎。」

「也是說這個大理皇帝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冬瓜豆腐，大理王朝就是國舅爺高家的了。」

高天祿乾笑一聲，道：「這雖然是一個小王朝，但資源豐富，可也是富有得很，而大理子民一向服從得很，這個皇帝做起來實在舒服之極。」

千手如來這才問道：「近日傳說，現在這個大理皇帝，其實有一個兒子，不知道……」

「這是事實，」高天祿笑臉一斂，道：「我那個妹子一直都很小心，可惜百密一疏，還是給一個姓趙的妃子懷了孕，而且秘密將孩子生下來，送到皇帝面前，那個孩子長得很可愛，背後還有一條龍形的胎痣，皇帝當時很高興，却是想不到這個龍子活不到五個月，便因爲宮中失火，跟他的母親一齊燒死，只剩下一副小小的骸骨。」

千手如來拍案大讚：「好火——」

高天祿道：「惟一不好的就是起火之前給太監萬方玩了一些花樣，以侍衞統領秦魯直的兒子將太子換去，並且着秦魯直立即將太子送走，一直到十天前萬方才抓住機會，奏知皇帝這個秘密。」

千手如來又笑了。「又是貍貓換太子的一套，在中原來說，已經是耳熟能詳，不容易上當的了。」

「在大理來說，却還是破題兒第一趟，我們兄妹也實在太信任萬方，一直都倚爲心腹，種下了這個禍根！」高天祿乾笑一聲：「皇帝當然很高興，吩咐了萬方立即派人將太子接回來。」

千手如來道：「賢兄妹危矣。」

「幸好皇帝仍然是有些懷疑，要看見太子才作決定，又幸好這件事剛巧給我那個妹子經過聽到，否則只怕萬方將人送回來，仍然被蒙在鼓內。」

千手如來道：「奇怪的消息却已經傳開。」

「那是因爲萬方也發現了我那個妹子在偷聽，故意散播消息，以保護自己的安全。」

「不錯，這一來最低限度賢兄妹不敢公然對他採取什麼行動。」千手如來想了想接問：「太子給送進了中原？」

高天祿點頭：「但相信不會離開大理太遠，雖然如此，萬方也不敢帶太多人越過邊界，避免引起中原邊關守將的誤會。」手一指堂下屍體又道：「也所以貪夜叫了心腹侍衞段昌，率領這五個高手喬裝僧侶，先行前去保護太子，準備將太子送到邊界安全的地方，與之會合。」

千手如來道：「國舅爺的消息也很靈通啊！」

「我重金買通了段方手下好些人。」高天祿把頭一搖。「好像段昌之類的，當然買不到。」

「否則國舅爺也不會找到我們。」千手如來捋着鬚。「太子的下落，當然只有段昌才知道的了。」

「當然，」高天祿笑笑：「所以我才要你們故意將段昌放走，跟踪他，看太子到底在什麼地方，就地解決。」

「這件事可不簡單。」千手如來深注高天祿。

「事成之後，除了已講妥的酬勞之外，我還準備聘請教主做大理的國師。」

「國師？」千手如來的一雙眼睛亮起來。

「五行教順理成章，自然成爲大理的國教，享不盡富貴榮華。」

「也是說，五行教非獨威震大理，而且大可以在大理內大張旗鼓，日後與中原武林一爭長短。」千手如來露出了貪心狂熱的神色。

高天祿微笑頷首。「我想不出到時中原武林有那一個門派有五行教勢力的龐大，到時教主大可以挾雷霆萬鈞之勢，橫掃中原武林。」

「也這才消得我心頭之恨。」千手如來怪笑起來。

高天祿接說道：「都要看教主的本領了。」

千手如來傲然道：「國舅爺大可以放心，我這五個徒兒便眞的應付不來，還有我這個師父！」接一聲大喝，從椅上拔起，凌空翻滾，落在堂下右側的一個梅花椅上，脚踏七星，旋風般一轉。

三十六根木樁幾乎同時脫出地面，在半空中碎成了一片片，千手如來身形倒翻，又回到了椅上。

高天祿又怎會看不出千手如來是有意炫耀武功，却是由衷的讚好，大理以武立國，他年輕的時候也曾經下過一番苦功，跟過好幾個高手，千手如來的是否眞材實料當然心中有數。

金剛，木猿，水天嬌，火霹靂亦齊皆露出了驚羨之色，千手如來的修爲事實比他們意料中的還要高強。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隻鴿子從堂外飛進來，千手如來把手一招，兩旁火盆中的火一下子標高，那隻鴿子亦彷彿被一股無形的力道牽引着，直投進千手如來掌心。

縛在鴿腿那支銅管中藏着的字條隨即在千手如來掌心攤開來，這個人動作之快，實在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他接道：「段昌繼續東行，你們大可以動身，開始下一個行動了。」

金剛四人應聲身形齊動，退出了堂外，千手如來袖子一拂，鴿子飛去，接拍掌，一聲：「備轎——」

高天祿一聽喜形於色，這個五行教主親自出馬，何事不成？

× × ×

段昌連夜趕路，一直往東行，拂曉才在路旁一間破廟前停下來，路上他已經很小心，這時候再細看周圍並無任何異狀，才放走心進去。

那間破廟年久失修，山門與兩側外牆大部份已倒塌，院子雜草叢生，殿堂却仍然甚爲完整，只是到處蛛網塵封，看來令人不大舒服。

段昌却沒有理會那許多，甚至連神枱上的灰塵也不拭抹一下，跳上去倒頭便睡，這一夜急趕狂奔，到現在他實在已累得要命。

他幾乎立即便睡着，却就在他睡着之前，急風一陣吹來了急驟的馬蹄聲，不由他睡意全消，一下子坐起來。

急風吹過，馬蹄聲消失，段昌懷疑的往外看一眼，終於忍不住躍下，一個箭步竄到門旁，傾耳細聽。

又是一陣急風吹至，院子雜草一陣响動，有如浪濤，却是再聽不到馬蹄聲。

——方才的難道竟然是幻覺？段昌不能够肯定，傾耳再細聽了一會，除了風吹草動的聲响便沒有其他，到底還是不放心，探頭往門外望去。

一個人同時從門外探頭望進來，禿頂，赤裸着上身，一身肌肉古銅色，彷似用古銅鑄成。

段昌冷不防嚇了一跳，隨即脫口一聲：「金剛！」

金剛的胆子彷似也是古銅鑄的，若無其事，應聲大笑道：「我只是隨便看看，想不到你這個老小子竟然眞的是藏在這座破廟裏。」

段昌倒退出半丈，雙鋒筆在手，旋轉，金剛却沒有立即衝進來，轉首大呼道：「人在這裏！」

段昌一聽，一顆心直沉下去，對付一個金剛他已經一些把握也沒有，五行追命的其他四個若是也到來，他就是背插雙翅，也難以逃出生天。

死他並不怕，只怕不能够完成任務，將消息送到秦魯直那兒，他深感安慰的就是五行追命只是追到這裏來，若是與他找到秦魯直同時追到去，後果更加不堪設想了。

他進來的時候，並沒有留意殿後有沒有走路，而即使有，也來不及的了，金剛一聲大呼，身子便跟着欺進來，肩頭過處，撞下了一片磚石。

段昌一咬牙齦，騰身撲上，右手雙鋒筆插向金剛的肚臍。

「這不是我的要害！」金剛不閃不拒，任由那支雙鋒筆插在肚臍上。

「錚」的一聲，雙鋒筆如插鐵石，段昌把握機會連忙疾起一脚，踢向金剛的小腹下。

金剛仍然不閃不拒，段昌一脚雖然踢着，一樣是踢在鐵石上的感覺，不由心頭大駭。

「好毒啊。」金剛又大笑。「幸好這也不是我的氣門所在。」

段昌筆收脚收，身子繞着金剛一轉，雙筆未動，金剛已接道：「要插我的耳朵還是眼睛？沒用的。」

段昌冷笑道：「那你讓我的雙筆插上你的眼睛看看。」

金剛道：「你看我是這麼笨的人？」

段昌也就在金剛說話中雙筆疾插金剛眼睛，金剛抬臂一遮便將之擋開，雙筆插在他的手臂上，只是在他的皮膚上留下了兩個白色的印記，隨即便消去。

金剛笑接道：「我本想證明給你看，可惜我沒有這個耐性！」一拳緊接揮出，硬硬將段昌迫開，拳脚緊接開展，排山倒海般攻向段昌。

風聲呼嘯，周圍的塵土都被金剛的拳脚激盪起來，段昌完全沒有招架的餘地，金剛拳脚的勁風甚至令他有要爲之窒息的感覺。

沾着金剛拳脚的東西也無不粉碎，脚步過處，竟然在地面磚土上留下了一個深深的脚印。

段昌倒退着退到了一條斷落斜靠在牆壁上的木樑後，那條木樑隨即在金剛拳下斷折，幸好段昌及時閃過一旁，閃到了一座石鼎的後面。

金剛也不知是否有意炫耀，直截了當

地一拳將那座石鼎擊碎，當中穿過，迫向段昌。

那座石鼎重量不用說，能够這許多年都沒有崩缺，可見是如何堅實，竟然被金剛一拳擊碎，那若是擊在人身上，血肉之軀如何能抵受得來，不變成肉漿才怪。

段昌只看得頭皮發作，身形再一縮，倒躍上神枱，金剛一拳緊接擊到。

石磨的也粉碎，這木造如何不迎拳而碎，段昌意料之中，身形再一縮，上了後面的佛龕，那之內還有半截泥塑的佛像，段昌正要閃到佛像後面，目光及處，突然一呆。

佛像後面赫然靠臥着一個和尚，那個和尚面圓身胖，臥着就像是一堆肥肉堆在那裏，一個大肚子不住的起伏，眼睜着，看見段昌望來，竟還眨了眨眼睛，神態看來極其滑稽。

金剛一雙手也就在這剎那抓住了那個佛像，一面大笑：「看你還能够躲到那裏。」一面將那個佛像硬硬的從佛龕內捧了出來。

那個胖和尚以臂作枕，雙臂都擱在佛像上，驟失重心，身子便倒栽下去，幸好他及時抓住了那個佛像，却是隨同那個佛像給捧出了佛龕。

金剛力足以舉千斤，那個佛像隨便被他捧了出來，可是多了那個胖和尚，却顯得有些吃力，幾次要將那個佛像拋出去，都拋之不動，咬牙切齒的看樣子竟似是力不從心。

段昌在佛龕上看得清楚，大感詫異，却又看不出那個胖和尚是什麼來頭。

金剛這時候便亦已發覺胖和尚附在佛像上，雙手左搖右擺，只想將那個胖和尚甩開，但一任他怎樣動，那個胖和尚仍然緊緊的附着那個佛像，一怒之下，右手突然一鬆，接一拳擊出。

那個佛像迎拳而碎，胖和尚及時倒翻了出去，手一探，接住了一塊碎片，一聲佛號，道：「我佛慈悲，請恕弟子保護不力。」神態語聲，却都有些滑稽。

金剛瞪着他，大聲喝問道：「你是那一個？」

胖和尚搖搖頭。「入廟拜佛，你不拜也不强，打碎這個佛像却是佛也光火。」

「我連你也打碎！」金剛大吼撲前，雙拳齊出，攻向那個胖和尚。

那個胖和尚身材若是橫量，比金剛還要寬闊，若是直度則才到金剛胸膛，站在那裏就像個圓球的，也就圓球般一滾，避開了金剛的拳勢。

金剛出拳更急，連環劈撞向胖和尚，只道一拳擊中，便將這個胖和尚擊碎，那知道胖和尚迎着他雙拳滴溜溜的亂轉，拳風才激盪起那袈裟，人便已轉開，雙拳就是打不到身上。

金剛大吼大叫，雙脚接也用上，情形還是一樣，冷不防胖和尚突然出手，搭上了他的雙臂，他本能的要將雙臂抽回去，那知道一抽不動，再抽也不動，一個念頭還未轉過，人便已被那個胖和尚借力使力，凌空疾擲了出去。

這一擲也不太遠，只不過丈許，金剛後背着地，「隆」然有聲，震得整塊地面也動起來，塵土飛揚。

金剛眼睛也紅了，一下跳起身子，斧牛般直向胖和尚衝去，胖和尚一聲佛號，身子滴溜溜一轉，金剛便從一旁衝過，他雙手接搭上金剛的肩膀，一揮，金剛一個身子立時倒翻回來，「蓬」地倒撞地上。

金剛這一次反而清醒過來，身子一滾躍起，吃驚的道：「少林柔功門？」

「阿彌陀佛！」胖和尚合十點頭。「你也知道柔功門？」

金剛道：「柔功門傳僧不傳俗，少林派僧人向來不管閒事，你跟那個姓段的是什麼關係。」

段昌那邊似要說什麼，胖和尚已然道：「什麼關係也沒有。」

金剛道：「那你插手幹什麼？」

胖和尚道：「這兒是佛門清淨地，貧僧乃佛門弟子，你們在這裏大打出手，連鼎爐神枱都拆掉，貧僧都沒有理會，連佛像也不放過，叫貧僧如何看得過眼。」

他話說得既有條理又莊嚴，可是給人的仍然是一種滑稽的感覺。

金剛揮手道：「動起手來誰管得這許多。」

胖和尚把手往外一指。「那你們到外面打，總之不要再損壞佛門地方。」

金剛大怒道：「我的事你也敢干涉？你知道我又是什麼人。」

胖和尚道：「貧僧此刻眼中只有佛而已。」

金剛再揮手道：「滾開。」

胖和尚扳起臉，道：「你這厮還要在這裏撒野。」一頓接喝：「出去！」

金剛的回答是一拳，胖和尚反應却是那麼的敏捷，滴溜溜一轉，讓開來拳，雙手搭上金剛的臂膀，輕描淡寫的一推一送，金剛便飛仆出門外。

胖和尚這才一拍雙手，嘟喃道：「辣塊媽媽，不給你吃點苦頭，也不知道佛爺的厲害。」

話出口他才醒覺這不是出家人說的話，手一掩嘴巴，接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口孽口孽。」

金剛在院子連翻了兩個觔斗才停下，一下跳起身子，手指胖和尚，隨又改指向段昌，大喝道：「出來！」

胖和尚目光亦轉落段昌面上，拂袖道：「這位施主，請你也出去。」

段昌從龕內跳出，着地即向胖和尚抱拳，一聲：「師兄——」

胖和尚舉袖一擋，擺手道：「別稱兄道弟。」

「師兄，我眞的也是少林弟子。」段昌恭恭敬敬。

胖和尚上下打量了段昌一遍。「你身穿袈裟，頸掛佛珠，可惜沒有將頭髮剃光，否則還像個和尚，但和尚不一定就是少林派弟子。」

段昌忙道：「家師神拳郭冲。」

「郭冲。」胖和尚撫着光頭。「少林派好像有這個弟子。」

段昌接道：「家師是六房悟通大師的弟子。」

胖和尚點頭應道：「不錯，郭冲是悟通師伯的弟子，外號神拳。」

段昌隨即擺開架式，迅速的打了一路拳，胖和尚看着大搖其頭。「火候還未够

，有姿勢，沒實際，你師父是怎樣教導你的。」

「師兄……不，師叔，這一次，你一定要救救你這個師姪。」

「救你？」胖和尚用力的捏着下巴。「那個可不是好人。」段昌手指金剛。「是五行教的五行追命之一。」

「五行追命。」胖和尚一怔，瞪着段昌。「你有多少本領，五行追命也敢惹他們？」

段昌苦笑，還未答話，胖和尚已搖頭道：「也罷，你就留在廟裏。」

段昌急道：「小姪要事在身，不便多留，請師叔送小姪一程。」

「得寸進尺。」胖和尚一派老氣橫秋的。

「師叔——」段昌長揖到地。「這件事無論如何要幫忙。」

「眞的很重要？」胖和尚反問。

段昌歎息道：「我們已經死了五個人了。」

胖和尚撫着光頭。「同門一家，這樣好了，和尚替你截下這個狂人，你趁機會開溜好了。」

「多謝師叔。」段昌鬆一口氣，正要動身，外面已傳來金剛的呼喝聲：「和尚，有種的滾出來，我們再較個高低，拚個明白。」

胖和尚詫異地道：「奇怪，這個小子怎麼又神氣起來了。」接一捋袖子。「和尚這就出去再教訓他一頓，讓他知道天高地厚。」

他捋着袖子大踏步走到殿門處，看樣子便要衝出去，可是探頭望一眼，突然縮回來，段昌不由亦上前往外望望。

金剛已退出丈外，在他的左右，赫然立着木猿，水天嬌，火霹靂。

胖和尚隨即問道：「那就是五行追命了？」

段昌惶然道：「不錯。」

「只有四個。」胖和尚伸出了四隻手指。

「還有一個藏在泥土裏，等機會暗算。」段昌想到那個給拉進地洞裏的手下，尤有餘悸。

胖和尚躡着脚步，倒退了回來，搖手道：「這個架是打不得的，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十手？」

金剛的聲音這時候又傳來：「和尚，你還等什麼？」

胖和尚振吭應道：「這就出來了。」

段昌吃驚的道：「師叔你眞的要出去麼。」

「出去的是孫子。」胖和尚忙又一聲佛號。「口孽口孽。」

段昌聽着好受，可是這時候又如何笑得出來，忙問：「那該怎樣？」

「當然是溜之大吉。」胖和尚隨即轉身，鷄手鴨脚的走向龕後，段昌忙跟了上去。

龕後沒有路，却塌了一個缺口，胖和尚手脚並用，從那個缺口爬了出去。

× × ×

金剛在院子等着咬牙切齒地道：「那個和尚一出來，我們便一動齊手，幾下子將他放倒。」

木猿聽着大笑道：「聽你的口氣，想必是吃了那個和尚很大的虧。」

金剛怪兇惡的向木猿一揮拳，那個距離雖然不可能打到去，木猿仍然一躍跳開，抓耳搔腮，作猴子叫。

水天嬌即時笑道：「想不到一身皮堅肉厚的金剛也有吃虧的時候。」

金剛的滿面怒容反而一下盡消，轉顧水天嬌。「一個人偶然吃吃虧，吸收一些經驗也是好的。」

水天嬌輕笑着還未答話，木猿那邊已接上口，道：「水妹妹到底是水妹妹，百煉鋼也可變作繞指柔。」

金剛朝木猿一瞪眼，那邊火霹靂突然道：「我們不是來吵架的。」

水天嬌笑接道：「那個和尚現在還不現身，你們看會不會有詐？」

金剛搖頭道：「不會的。」

木猿却道：「我看一定會。」

火霹靂一聲不發，拔步往那座殿堂走去，金剛連忙跟前，木猿水天嬌亦左右齊上。

× × ×

出了那座破廟，胖和尚領着段昌，却從樹林中一轉，繞到那座破廟前面的山野來。

段昌到底忍不住，詫異地問道：「師叔，那五行追命可是由這個方向來的。」

胖和尚「呵呵」笑道：「他們由這個方向追來，就不會向這個方向追回去，現在一定從廟後狂追，換句話說，也就是離開我們越來越遠。」

段昌苦笑道：「我們若是由這個方向離開，他們那個方向追，的確追一輩子也未必能够追得上。」

胖和尚恍然道：「你不是要走這個方向？」

段昌道：「小姪是要往東行。」

胖和尚道：「這個還不簡單，前面不遠有一條古道，可以繞道東面去。」

段昌道：「他們現在却是往東找。」

胖和尚笑道：「到我們往東的時候，他們往東追不着，還不回頭找。」

「又是道理。」段昌撫掌道：「師叔眞是神機妙算。」

「否則那有這麼大的腦袋？」胖和尚雙手捧着腦袋搖了搖，對於段昌的讚賞老實不客氣，照單全收。

段昌反而又平添了幾分好感，接問：「尚未請教師叔法號。」

「你這個小輩也可謂糊塗的了，到現在才請教佛爺的法號。」胖和尚大搖其頭道。

段昌忙道：「小姪顧得逃命，有失禮的地方，師叔千萬不要見怪。」

胖和尚點點頭，怪神氣時挺起肚子。「佛爺法號醒目。」

「醒目？」段昌一怔。

胖和尚停下脚步回過頭來，一本正經的接道：「所謂醒目，其實也就是聰明伶俐，舉一反三，一點就明，再點會飛的意思。」

段昌呆望着醒目和尚，醒目不以爲意的搖頭接道：「其實我也不太明白我那個師父到底是不是因爲我那麼機伶，才替我改這個法號。」

段昌不由點頭道：「師叔也事實人如其號。」

醒目似乎並不知道謙虛爲何物，摸着下巴點着頭，接道：「所以你跟着我保管絕不會撞板。」

語聲一落，他轉身舉步，方向却有些不對，不防後面是一條樹幹，一頭「蓬」地，立時撞在樹幹上，撞得他昏頭昏腦，一個身子打了三個轉才停下來。

「撞樹則例外。」他雙手捧着頭，大大的歎了一口氣，接着步高步低的走向前去。

段昌忍着好不容易才沒有笑出來，急急緊跟在醒目後面。

× × ×

前行不遠，果然橫着一條古道向東伸展。

醒目段昌才轉進那條古道，後面不遠山坡上的樹叢中，便冒出了金剛，木猿，水天嬌，火霹靂。

在他們的後面停着一頂轎子，簾子已然給左右掀開，可以清楚看見坐在裏頭的千手如來。

他捧着一隻信鴿，雙目似開還閉，悠然吩咐道：「霹靂木猿跟着他們，待機行動。」

水天嬌詫異地問道：「那我們……」

千手如來撫着那隻鴿子道：「國舅爺接得密報，萬方一共派了七個人，還有的一個人現在已有了下落，你與金剛帶人追上去看看，到底那個人此去何處，目的何在，有什麼懷疑——」

他沒有說下去，只是抬掌作砍殺狀。

水天嬌金剛又怎會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左右上前，在千手如來手上接過那隻信鴿。

× × ×

第七個萬方派出去的是一個其貌不揚的人，年紀與段昌差不多，也姓段，單名豐。

他也是萬方的心腹，平日與段昌一同侍候萬方左右，武功亦不在段昌之下，善用一柄開山刀。

路上他非常小心，打扮成樵夫一樣，那柄開山刀亦藏在柴堆中，不知道這個樵夫的裝束反而成了對方的目標。

又有那一個樵夫會負着柴堆走上半個月的路，可是他自己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那當然主要是因爲他並不是一個江湖人。

萬方也不是，雖然有點小聰明，却缺乏經驗。

一路上都沒有出事，段豐平平安安的到了杜家莊，見到了杜西川，放下那堆柴枝同時，他的一顆心亦放下來，恭恭敬敬的取出萬方的密函，送到杜西川面前。

杜西川是一個已過四旬，未到五旬的中年人，蓄着五縷長鬚，看來非常神氣。

密函以火漆密封，杜西川仔細檢視一遍，才將之拆看，他看得很慢，彷彿要以眼睛將之完全消化，吸收進腦海裏。

到將信放下，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問段豐：「萬公公，信中說只派了你一個人到來。」

段豐道：「萬公公認爲一個人反而方便。」

杜西川接問道：「你也知道是什麼回事？」

「多少知道一些。」

「却沒有看過這封信，」杜西川左手二指夾着那封信，隨便一抖。

「小的不敢。」段豐誠惶誠恐。

杜西川點點頭道：「如果你看過，也不會到來這裏。」

段豐一怔，與之同時杜西川右手拔劍，閃電般刺出，段豐很自然的閃避，一閃再閃，「通」的劍還是穿透他的胸膛。

他的面色一下蒼白起來，沒有叫，只是疑惑的道：「我是萬公公的心腹。」

「那如何留得你這個心腹之患？」杜西川拔劍。

段豐跪倒地上，臨死之前，眼瞳中還是充滿了疑惑之色，似乎沒有聽進杜西川的話，想不透其中道理。

「看過信，殺掉送信的，將信毀去……」杜西川喃喃着接將信箋移向燈火，信箋迅速燃着。

杜西川看着信箋化爲灰燼才移步走出去，這是座密室，無論出了什麼事，外面的人也不會知道。

× × ×

杜家莊並不怎麼大，只有三進，後院的環境最爲幽雅，古松修竹，花木扶疏，清池之上一道九曲飛橋，相連着一座精緻的小樓。

夜未深，小樓中仍然有燈光，狄飛鵬正在燈光下看着書，他是杜西川惟一的弟子，非獨深得杜西川武功眞傳，還在杜西川全力栽培下，在文學方面也有相當的成就，眞的是文武雙全，絕非時下的一般青年可比，相貌方面他也是比一般青年英俊得多。

杜西川在江湖上名不經傳，亦絕足江湖，狄飛鵬雖然已練成一身好本領，杜西川也沒有讓他到江湖上見識一下，甚至沒有將他帶到江湖上，只是默默的教導他，讓他吸收更多的學識。

這種教徒弟的方式實在少見，狄飛鵬却並不覺得奇怪，那是他與外面的接觸實在少了些。

杜西川也教他處變不驚，面對任何事都要鎭定，這一點他也做到了。

現在他雖然聽到很多人向小樓接近，仍然在看他的書，若無其事。

門窗突然一下完全被撞碎，十多個金衣人分從門窗衝跳進來，雙手都戴着鐵打的手套，指節部位嵌着鋒利的尖，一齊向着狄飛鵬。

尖刺都閃着光，這樣的拳頭打在身上，後果不堪設想。

狄飛鵬左手沒有將書放下，從容不迫的轉過身子，目光一掃，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些金衣人竟然全都被他的氣勢攝住，不由一呆，其中一個倏的揮拳大呼：「上——」

他也第一個衝上去，揮拳痛擊狄飛鵬的臉，狄飛鵬仍坐在椅上，頭一側，右手刁住了那個金衣人的手，「四兩撥千斤」，那個金衣人立時從他的頭上飛過，撞在他身後另一個金衣人的身上，兩個人隨即飛出了窗外。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　皐・文
黃耀基・圖

萬里飛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雲岫已到廿歲，跟虬髯老者練好一身武功，這虬髯老者原來是武林怪傑乙萬里，敎了徒弟又要殺掉，姜雲岫也不怕死，依約和師傅比武，來到比武場上，乙萬里中了仇家毒箭，只有退回洞裏，由姜雲岫將一夥黑衣人殺死，將乙萬里護送去自己師傅唐碩處醫治，在巫山縣城江岸，乙萬里又被人擄去，不知踪跡，生死不明，找到唐碩，取了解毒靈丹，轉回山東老家，見過雙親，完成婚事，再投身江湖，找尋師傅乙萬里，先到漢口找紅娘子，希望她會知道擄刼乙萬里的蛛絲馬跡，提供一點綫索。

訛傳被擄　引起糾紛

羽衣道：「多謝姜老爺，你且寬坐一下，待小婢去通知姑娘一聲。」

姜雲岫道：「好，姑娘請便。」

羽衣走後，姜雲岫立刻陷入沉思中。他不認識大豐銀號的少東，但知道大豐銀號是華中的豪門，氣焰之盛，連官場中人都不敢開罪他們。

現在他似乎來得不巧，竟然遇到這麼一個強大的豪門，那麼他今晚能不能見到紅娘子就很難說了。

但出人意外的大豐銀號的少東竟然走了，羽衣跟着過來相請。

「姜老爺，姑娘有請。」

「好的，請帶路。」

在一間花團錦簇的閨房之中，姜雲岫見到了紅娘子，兩年多的分別，這位花國魁首的美艷，似乎更甚往昔。

她迎着姜雲岫，巧笑倩兮的檢枉一禮道：「姜公子，我以爲你忘記我這個薄命人了。」

滿瞼幽怨，一身媚態，令人不得不心軟，不得不同情。

而且她好像忘記對姜雲岫下過毒，只是在眉挑目語之間，放射出無盡的相思，無窮的情意。

如果還是兩年前的姜雲岫，必然禁不住她的挑逗，但此時的他，曾經滄海，已經不是一個雛兒了。

微微一笑，姜雲岫道：「姑娘這麼說就冤枉人了，小生無時無刻不在想念姑娘的厚賜！」

紅娘子嫣然一笑道：「是眞的？」

語音一頓，接着嘆息一聲道：「我也眞傻，來咱們這種地方的客人，只不過逢場作戲，所謂郎情妾意，只是騙人的把戲罷了。」

姜雲岫道：「不要妄自菲薄，姑娘，紅蓮白藕還不是出自汚泥。」

紅娘子雙目一張道：「多謝公子，咱們這裏沒甚麼招待，隨便吃些點心吧。」

姜雲岫搖搖頭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在下已有前車之鑒，姑娘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紅娘子愕然道：「這麼說是賤妾有甚麼開罪公子之處了，賤妾却想不明白。」

瞧她那既錯愕，又莊重的神色，絕對不會虛假，除非她是大奸大惡之人，才不會使人瞧出半點破綻。

她年方少艾，人美如花，像這麼一個柔似春水的人兒，會是大奸大惡之人？

姜雲岫眩惑了，張着一雙星目，呆呆的向紅娘子凝視着，原有一大堆責問的言語，竟然一句也說不出來了。

紅娘子淚珠盈盈，嬌容悽然的幽幽一嘆：「賤妾只是一個可憐的弱女子，縱然有甚麼不週之處，必然是無心之失，那日黃鶴樓前曾蒙仗義相助，使賤妾得免虎狼之吻，公子的恩德，三年來賤妾不敢或忘，好不容易將公子盼來了，想不到……」

她轉過身去，香肩在微微的聳動，响起十分輕微的咽哽之聲，她在悲泣，這種輕輕的無言悲泣，似乎較號啕大哭更有動人的魅力。

姜雲岫原是滿懷忠義，一腔熱血的性情中人，瞧到紅娘子因爲他而如此悲傷，他那還忍耐得住？

於是他站立起來，撫着紅娘子的香肩道：「別傷心，紅姑娘，算我的錯，小生給妳賠禮，好麼？」

紅娘子嬌軀一軟，向他的懷裏倒了過來，軟玉溫香抱滿懷，他不得不伸手將她摟着。

珠淚未乾，紅娘子那吹彈得破的嬌靨之上，已經綻開了迷人的笑容，柳眉輕揚，櫻唇一噘道：「以後要拿我出氣可以，總得先說個理由，像這麼不明不白的冤杜人，哼，冤死了人你不心疼！」

姜雲岫雙臂一緊，忍不住低下頭向她的紅唇上印去，她沒有閃避，而且丁香暗送，情意綿綿，還斷斷續續的吐出一股動人心魄的咿唔之聲。

有過男女關係的姜雲岫更迷惑了，這新奇而前所未經的情趣，使他飄飄然，連靈魂兒都飛上天去了。

此時如果有人對他下手，他必然難逃刼難。

其實這也怪他不得，所謂自古英雄俱好色，古往今來，多少英雄喪志，人君亡國，都是失敗在這一關上。

正當他們如膠似漆，難分難捨之際，門外忽然傳來兩記剝啄之聲。紅娘子依然用粉臂勾住姜雲岫的脖子，沒有讓他起來，只是櫻唇跟他微微分開，向門外詢問道：「誰？」

「小婢霓裳，稟姑娘有客要見妳。」

紅娘子道：「告訴他們，我今天身體不適，謝絕一切客人。」

霓裳道：「小婢這就去告訴他們。」

紅娘子道：「還有，妳去準備幾樣可口的菜餚，我要陪公子小飲。」

霓裳道：「小婢遵命。」

片刻之後，霓裳羽衣兩個俏丫頭果然捧來酒菜，紅娘子陪着他低斟淺酌，並命羽衣起舞，霓裳曼唱，此情此景，姜雲岫當眞是樂不思蜀了。

待更鼓兩傳，反見紅娘子霞飛雙頰，紅若塗丹，這已經美得使人心神顫抖，再加上眉挑目語，以及那令人無法拒抗的撩人媚態，姜雲岫當眞無法自持了。

他此時已是醺醺然有了幾分醉意，酒是色之胆，他再也顧不了什麼別的了。

他站立起來，一把抓住紅娘子的玉腕，右手一帶左手一抄，就將她抱了起來。

霓裳羽衣兩個丫頭倒是知情識趣，她們悄悄退出，輕輕將房門帶上，然後兩人凝神摒息，貼着耳朵靜聽房裏的動靜。

沒有人知道她們聽到了一些甚麼，但這兩個丫頭却眼兒發媚，腿兒發軟，兩頰熱烘烘的，一直燒到脖子後面去了。

良久，她們悄悄吁出一口長氣，兩人相視一笑，手牽着手退回她們的臥房。

翌晨辰初時分，這雙丫頭再度來到紅娘子的房外，按往常紅娘子在這般時辰是不會起來的，她們因爲房裏多了一個客人，心情跟往常不同，所以才來瞧瞧。

那知這一着倒被她們弄對了，房門洞開，珠簾深垂，輕盈的笑語之聲正由房裏傳出。

霓裳羽衣急忙掀簾走了進去，向並坐床沿的姜雲岫及紅娘子施了一禮道：「恭喜公子姑娘……」

紅娘子面色一紅，指着地上揉作一團的床單道：「霓裳將這個拿去燒了，羽衣收拾一下，咱們要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可能她們早有此一打算，因而這兩名丫頭都沒有感到意外，意外的是霓裳無意中抖開那幅床單，但見血跡斑斑，赫然入目，不知昨晚揉碎了幾許桃花，才造成這般景象。

紅娘子嬌羞無限的輕聲叱喝道：「死丫頭，還不拿走！」

霓裳啊了一聲，這才匆匆的將床單拿走，一會兒她回來幫羽衣收拾，然後提着衣箱，走出了這座名滿華中的天香樓。

紅娘子是自由之身，隨時可以離開，而且早與天香樓定有成約，所以只要招呼一聲就行了。

在太史巷靠近漢水之處，紅娘子有一幢樓宇，平時由一名伍姥姥及一名楊大娘看管，收拾的倒也頗爲清潔。

現在紅娘子既已擺脫賣笑生涯，霓裳等也改了對她的稱呼，她們稱紅娘子爲小姐，稱姜雲岫爲姑爺。

對姜雲岫來說，這是意想不到的結果，他去天香樓的目的不是爲了這個，但在醇酒美人誘惑之下，他却多了一名妻室。

在當時的社會，多一名妻室算不了甚麼，只是他的家境並非富有，這就不能不使他担上一份心事。

紅娘子心思靈巧，已然瞧出他心情，因而詢問道：「相公，你在想些甚麼？」

姜雲岫道：「這個……」

紅娘子道：「說吧，相公，咱們是夫妻，只要你有困難，作妻子的就應該替你分憂，別擺在心裏折磨你自己！」

姜雲岫沉吟一陣道：「我在家鄉成過婚了……」

紅娘子道：「這沒有甚麼，我不會計較名位的。」

姜雲岫道：「可是我家……並不富有。」

紅娘子微微一笑道：「別担心，相公，只要你不揮霍無度，狂嫖濫賭，賤妾這點私蓄，足够咱們夫妻安享一世。」

姜雲岫面色一整道：「不，不，我不能……」

紅娘子道：「你早懷疑我的私蓄來路不正了，先父母家財萬貫，富甲一方，他們只有我這個女兒，難道還會讓咱們在生活上發生困擾？」

姜雲岫一怔道：「那妳爲甚麼要去天香樓？」

紅娘子忽然眼眶一熱，一股急淚忍不住湧了出來，然後睜目切齒，怒哼一聲道：「妳以爲我生得賤？相公，我交給你的可是清白之身……」

姜雲岫急忙摟住她的纖腰，輕輕道：「別生氣，紅娘，我不是這個意思。」

紅娘子依在他的懷中，無限傷感的嘆道：「我知道你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我這怪異的行爲，難免使人懷疑……」

姜雲岫道：「我想妳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了，告訴我，究竟爲了甚麼？」

紅娘子道：「我爹崔昆，是長勝鏢局的總鏢頭，五年前的一個夜晚，一批矇面強人夜襲鏢局，我爹驟不及防，鏢局裏自我爹以下總共二十八口全都遭到殺害，嗚嗚……」

紅娘子說到傷心之處，忍不住哀哀的悲泣起來。

姜雲岫一面安慰她，一面詢問道：「妳是怎麼逃脫的？」

紅娘子道：「當時我帶着霓裳羽衣去了舅舅家，否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姜雲岫道：「那麼妳青樓賣笑，是在尋找仇家了，究竟有沒有收獲？」

紅娘子道：「有，只不過咱們主婢三人勢孤力弱，這個殺父毀家之仇，今生今世只怕難以報復了，如果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也許還有一綫希望。」

姜雲岫奮然道：「女婿是半子，替岳父復仇義不容辭，妳說，仇家都是何等人物？」

紅娘子道：「你別急，我會慢慢告訴你的，你說，誰替你解去散功散的？」

姜雲岫道：「這麼說來散功散的確是妳下的？」

紅娘子道：「對不起，相公，當時賤妾身受喪父毀家之痛，又不知道仇家是誰，那時心情的沉重可想而知，因而在意識之中，對一般身負武功之人，都有一股仇視與害怕的心理，所以造成那次錯誤行動，後來經過仔細調查，才知道冤枉了你，不過賤妾已經補償你了，難道你還怨恨賤妾？」

姜雲岫長長一吁道：「現在我當然不會怨妳，只是妳那散功散幾乎使我萬劫不復。」

紅娘子道：「啊，快說，你是怎麼好的？」

姜雲岫對這個苦心孤詣，爲父報仇的妻子，當然不會懷疑，因而將巧遇乙萬里的一切經過，毫無保留的說了出來。

紅娘子啊了一聲道：「恭喜你，相公，那你是因禍得福了。」

姜雲岫一嘆道：「不，我原本不是江湖中人，也不想習得高深武功，只要找到乙老丈，使他能够安渡餘年於願已足。」

紅娘子道：「別忙，讓我想想。」她偏着頭思索了一會，忽然高聲呼叫道：「羽衣，快來，我有話問妳。」

羽衣應聲奔了進來道：「小姐要問甚麼？」

紅娘子道：「好像妳跟我說，有一次妳瞧到一位身穿麻衣的老人？」

羽衣道：「不錯，那天小婢過江去武昌，是在渡船上瞧到的，因爲麻衣老人長像特殊，所以現在還記得。」

姜雲岫急道：「羽衣，妳看到的麻衣老人，是怎樣一個長像？他也是渡江去武昌？」

羽衣道：「麻衣老人瘦瘦高高的，長着一臉虬髯，形像十分威猛，他是在一艘去下游的船上，像是被人制住穴道。」

姜雲岫大急道：「不錯，他正是乙老丈，咳，這叫我到那兒去找！」

羽衣道：「姑爺不必着急，小婢知道那艘船去了那裏。」

紅娘子道：「那妳還不快說。」

羽衣說道：「他們是齊雲山飛龍寨的人，邱公廉是飛龍寨的總管，我認識這個人。」

姜雲岫道：「齊雲山在那裏？」

紅娘子微微一笑道：「聽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看來此事不假。」

姜雲岫道：「妳說的不錯，今後我應該多在外面跑跑，以增長一點見聞。」

紅娘子道：「我只是隨便說說，相公可不要生氣。」

姜雲岫豪放的哈哈一笑道：「閨房話家常是人生一樂，如果這個也要生氣，不被氣死才怪，妳倒是說說，齊雲山究竟在那裏？」

紅娘子道：「在安徽休寧縣境以西，你乘船至東流縣登岸，那裏有一條山路，經祁門縣再往東就到齊雲山了。」

姜雲岫道：「多謝妳，紅娘。霓裳快替我收拾一個包裹，我要即刻上路。」

紅娘子道：「不要急嘛，相公，咱們去僱一條船，明天上路也不遲。」

姜雲岫道：「紅娘，我知道了乙老丈的消息，片刻也待不下去了，我去搭便船，妳們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紅娘子道：「你今天要走我不反對，可是你一個人去我有點放心不下。」

姜雲岫道：「不必担憂，我會小心照顧自己的。」

紅娘子見他意志堅決，雖然有點難捨難分，也只好放他去了。

× × ×

九江地當長江中流，爲江西省的門戶，商埠在西門外，以茶葉爲大宗，我國三大茶市，九江就屬於其中之一，景德鎮的瓷器也由此地輸出，因而商業極爲繁盛。

這天船到九江，夕陽只不過剛剛含山，但因船家要在此地進貨，因而提早靠了碼頭，姜雲岫是搭便船，行止都得聽人家的。

船老闆是一個便便大腹，年約四十出頭的商人，他對姜雲岫笑笑道：「上岸去瞧瞧吧，公子，此地熱鬧得很呢。」

待在船上的確無聊，姜雲岫也就聽從船老闆的建議，帶了一點銀兩，一逕前往市區。

此地果然十分熱鬧，但見百貨雜陳，人羣熙攘，喧囂之聲，令人震耳欲聾。

姜雲岫先找一個酒館吃過晚餐，再到街上閒逛，他正在漫無目標的隨意觀賞，想不到竟聽到一聲熟習的呼叫之聲。

「公子……」

他脚下一窒，扭頭向呼叫之處一瞥，不由啊了一聲道：「先生，是你，這當眞巧得很。」

叫他的原來是秱歸的那位測字先生，估不到他也到九江來了。

姜雲岫走了過去，在桌旁的圓櫈上坐下，道：「先生生意可好？」

測字先生道：「勉強可以糊口，公子的朋友找到了沒有？要不要再替你測一個字？」

姜雲岫道：「已經探出了消息，小生正是前往尋找，就請先生再替我測一個字吧。」

他隨口說了一個「九」字，測字先生略作思忖，道：「公子，令友貴姓？」

姜雲岫道：「姓甲乙的乙字。」

測字先生啊了一聲道：「他負了傷，已經被一個使刀的人所救，那人將令友救回他的家中，正在研究治療他的傷勢。」

姜雲岫道：「先生如何能够這般肯定呢？」

測字先生道：「公子測的字是九江的九字，貴友姓乙，乙加一撇就是九字，撇形如刀，這把刀却支撐着乙字，所以在下才斷定貴友受傷，是被使刀人所救。」

姜雲岫道：「那麼敝友被使刀人救回家中，正在研究治療他的傷勢，又該如何解釋？」

測字先生道：「測字全憑觸機，公子說出九字之時，在下正巧瞧到街邊陰溝的一個洞穴，穴字可作家解，九加穴變成研究的究字，所以……」

測字先生語音未落，忽然飄來一陣香風，同時响起一聲冷哼道：「一派胡言，又在騙人的金錢了。」

姜雲岫扭頭一瞥，見是一個修眉朗目，面如秋月的白衣公子，帶着一名長相清秀的青衣書僮，來到測字攤邊。

測字先生對白衣公子的言語，絲毫不以爲侮，倒是哈哈一笑道：「小……咳，小公子，咱們跑江湖的，就憑三寸不爛之舌混口飯吃，請小公子別拆在下的台。」

姜雲岫道：「小生覺得先生測的字頗有幾分道理，不過小生還要到飛龍寨去瞧瞧。」

他掏出一塊銀子放在桌上，起身就待告辭，測字先生却伸手一攔，道：「別忙，公子，請恕在下多事，你到飛龍寨作甚麼？」

姜雲岫道：「先生也知道飛龍寨？」

測字先生道：「任寨主俠名滿江湖，在下豈能不知？」

姜雲岫道：「有人瞧見敝友爲飛龍寨的總管邱公廉所擄，不管怎樣小生必須前去瞧瞧。」

立在一旁的白衣公子忽然面色一變，一雙點水雙瞳竟然射出兩縷煞光。

測字先生連連搖手道：「使不得，公子，飛龍寨是人人敬重的所在，豈能容你胡來。」

白衣公子哼了一聲道：「閣下的胆量不小，居然連飛龍寨也敢侮辱，小瑩，帶他到鯉魚灣，我要教訓一下這個狂徒！」

他最後兩句是跟青衣書僮說的，語音一落，便已擦身急馳而去。

測字先生目光一瞥姜雲岫道：「這才是禍從口出，公子，你快點逃命去吧！」

姜雲岫淡淡道：「適才這位兄台必然是飛龍寨的門下了，小生正感踏破鐵鞋無覓處，怎麼能够輕輕放過！」

書僮小瑩撇撇嘴道：「閣下好像蠻有自信的，那你就跟我走吧。」

姜雲岫道：「小兄弟請。」

鯉魚灣在上游，距離九江碼頭約莫三里，那兒有一片空場，前臨大江，後倚叢林，如果用作搏殺場所，倒是再也理想不過。

姜雲岫到達空場之時，白衣公子正負着雙手，翹首雲天，眺望遠山的景色，他沒有回頭瞧看，只是冷冷的一哼道：「小瑩，給我摘下他的一眼一耳，以爲狂妄者戒！」

小瑩應了一聲「遵命」，身形一彈，來勢如風，小身尚高懸空際，食中二指吐出的勁風，已然直撲姜雲岫的面門。

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一個看來毫不起眼的書僮，出手一招，竟然這等凌厲，如是換上一個功夫較差之人，不要說挖眼摘耳，就算要老命也只得雙手奉送。

姜雲岫不敢大意，身形微仰，雙掌已然交錯擊出。

他使的「飛虹手」，是乙萬里的成名絕學，左掌切向小瑩的右腕，右掌兜胸急吐，向小瑩撞來的小身子擊去。

這一招雙式，不只是乾淨俐落，速度之快，也不亞於電掣星馳。

小瑩無力避讓他這神速莫測的一掌，自然擊了一個正着，所幸姜雲岫只用了六成眞力，小瑩仍然一聲悶哼，迅速倒翻而回，落地一個踉蹌，同時噴出兩口血水。

白衣公子心頭一懍，他對小瑩的失敗，似乎大感意外，他先喂給小瑩兩粒療傷靈丹，然後身形一轉，道：「本公子原想饒你一命，你竟敢傷我的書僮，接招。」

身形一飄，掌影千重，姜雲岫週身三十六處大穴，幾乎都在他掌指籠罩之下。

姜雲岫吃了一驚，他絕未想到這麼一個年紀輕輕的公子哥兒，一身功力竟然如此的不凡。

他是第一次遇到如此高明的對手，倒也激起了他的豪興，口中一聲長嘯，雙手立還顏色。

飛虹手快速絕倫，威力無雙，他於指顧之間，一連使出六招，招招相連，如同驚濤擊岸，而且他那連綿不斷的掌勢，竟然越來越強，但見罡風流轉，勁力如潮，他週身三尺以內，形成一座堅強無比的鐵壁。

白衣公子襲敵無功，竟被迫得倒退八尺，禁不住面色一變。

姜雲岫使出六招之後停了下來，與一個素不相識之人，他不願作毫無意義的拚鬥，因而淡淡一笑道：「閣下如果不介意，小生想就此告別。」

他是不爲已甚，誰知白衣公子竟然哼了一聲道：「我就是有點介意，想走麼？沒有這麼便宜！」

姜雲岫朗聲一陣大笑道：「好得很，

咱們不妨說個明白，首先在禮貌上小生應該請教閣下尊名上姓……」

白衣公子道：「還有麼？」

姜雲岫道：「閣下如果不介意，咱們不妨一項一項的來。」

白衣公子冷冷道：「還是那句話，我就是有點介意。」

姜雲岫道：「這麼說，閣下是不講理了！」

白衣公子道：「是你先不講理，怎能怪到別人。」

姜雲岫一怔道：「咱們好像才第一次見面？」

白衣公子道：「所以，我更不能饒恕你！」

這是怎麼說？莫非第一次見面就該使點下馬威？

要不，他當眞是飛龍寨的門下才這麼不講理，但姜雲岫適才只說要到飛龍寨瞧瞧，並未犯着他甚麼。

不管怎樣，對付不講理的人，只有武力解決，因而冷冷道：「看來咱們不必浪費唇舌了，閣下不妨划下道來。」

白衣公子道了一聲「注意了」，右掌輕揚，寒光急閃，兩隻晶瑩若玉的燕子，並列着急飛而來。

這雙燕子的來勢十分勁急，燕嘴破風生嘯，發着刺入耳鼓的怪異音响。

姜雲岫在絕命崖中兩年苦學，對暗器收發也曾經涉獵，但他不明白這雙燕子是否有意，所以不敢用手去接。

於是一提右掌，以七成眞力，撞向那雙燕子。

他以爲這一掌縱然不能將燕子震碎，至少也可以將它擊飛，因而神色上顯得輕鬆無比。

但掌力撞上玉燕子，它們竟然左右一分，畫了一個弧形，以極端快捷的速度，向他身後的鳳尾穴，以及身前的期門穴急射而來。

雙燕交叉，前後夾擊，所指之處，又是他三十六大主穴，他縱然功力再高一點，也會迫得手忙脚亂的。

於是他不斷在移形換位，以躲避這雙燕子的攻擊，同時不斷的發出掌力，希望擊落那雙燕子。

掌力呼呼，勁風震耳，他幾乎使出了全力，來搏鬥這對玉燕子，但一盞熱茶的時間過去了，那雙玉燕不只是沒有被他擊落，而且飛翔之勢竟然更爲急劇，他如果再鬥下去，必然會筋疲力盡，末了還是難免被玉燕所傷。

他明白這可怕的後果，但他却束手無策。

忽然一股細如蚊蚋的聲音，在他的耳鼓中响了起來，道：「够了，小伙子，再揮一百掌也是白費，趕快來個懶驢打滾吧，否則等到人家十二隻燕子齊飛，你的小命只好交待了。」

他知道這是有人點醒他，但以時機迫急，無暇多作細想，待雙燕再度攻來之時，他身形一矮，左肩着地，腰部運勁一挺，便已翻出一丈之外，那雙燕子也同時跌了下來。

白衣公子面色一變道：「好功夫，不過在下還要在兵刃上領教領教。」

姜雲岫道：「慢點，朋友，師出總要有個名，咱們素昧平生，又何必作無謂之爭？」

書僮瑩兒走過來拾取玉燕子，同時應聲道：「是嘛，小……公子，別人適才已經表演過懶驢打滾了，咱們就放過他一馬吧。」

「懶驢打滾」聽起來有些刺耳，但姜雲岫的確使過這麼一招，聽不順耳也只能忍受下去。

再說這雙主僕年紀很輕，他也不願跟他們一般見識，因而身形一轉，舉步逕向市區走去。

他剛剛跨出兩步，一股強大的暗勁忽然襲向他的「脅門」，他絕未想到像白衣公子這等人物，會使出偷襲的下流手段，一個疏失，竟着了對方的道兒。

姜雲岫呆了一呆，突然仰天一陣狂笑道：「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姜某總算又長了一點見聞……」

白衣公子面色一紅，神態間顯得有些忸怩，他不敢面對姜雲岫，只是以帶着歉意的語氣道：「咱們飛龍寨不能任人隨意侮蔑，在下出此下策，實在情非得已。」

姜雲岫哼了一聲道：「閣下果然是飛龍寨的，那就怪不得了。」

白衣公子怒叱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姜雲岫冷冷道：「在下的話再也明白不過，閣下如果還不知道，不妨用點腦筋想它一想。」

白衣公子沉吟半晌，最後嘆了一口氣道：「我出手的確有欠光明，不過咱們並無惡意。」

姜雲岫道：「這麼說你是好意了？此等好意在下却消受不起。」

白衣公子道：「你誣蔑咱們擄刦你的朋友，所謂賊咬一口，入木三分，爲本寨的聲譽與清白着想，我才出此下策。」

姜雲岫道：「好理由！」

白衣公子道：「我想請你去飛龍寨，你必然不會答允，所以……」

姜雲岫哈哈一陣大笑道：「敢情飛龍寨請客全是這般請法，在下又開了一次眼界了。」

白衣公子原是驕狂任性的，爲了出手的不當，自己覺得過意不去，說話的語氣才隨和了一點，經不住姜雲岫一再諷刺，他的面色不由一變。

「小瑩，帶他走……」

小瑩道：「公子：去那兒？」

白衣公子道：「僱船，咱們回家。」

小瑩道：「可是，公子……」

白衣公子怒目叱喝道：「少說廢話，走……」

小瑩不敢再說甚麼了，雙手一攤，對着姜雲岫苦笑一聲，道：「走吧，姜公子。」

姜雲岫的武功被封，對行動並無妨碍，小瑩要他走，他毫不遲疑的面向碼頭奔去。

這並非姜雲岫如此容易聽人擺佈，因爲他知道乙萬里在飛龍寨，這雙主僕也是帶他去飛龍寨的，只要能够見到乙萬里，龍潭虎穴又有何懼！

待到達碼頭，小瑩終於僱到一艘單桅

篷船，他將姜雲岫帶進船艙，白衣公子却立在碼頭之上。

小瑩安置好了姜雲岫，他也躍上碼頭，因爲他們主僕的包裹還在客棧裏，他必須前往取回。

登岸之後，他對白衣公子道：「公子，你到船上歇歇，小的去客棧取回咱們的包裹。」

白衣公子道：「你不必管我，你就去吧。」

小瑩展開身形奔往市區，白衣公子在目送他的背影，自然沒有注意身後的船隻，及感到情形有點異於尋常，再回頭瞧看竟然出了意外。

姜雲岫不是財寶，也非名人，按說是不會有人搶奪的，但那艘船隻却悄悄的將他帶走了。

船輕水急，快逾奔馬，白衣公子雖是氣得七竅生烟，却一點也奈何他們不得。

待小瑩取來包裹，他們才另外以重金僱了一條船追趕，一直追到東流，那艘單桅篷船却踪影全無。

依白衣公子之意還要繼續追趕下去，但小瑩却相勸道：「不要追了，公子，他們如果上了岸，或是入了海，咱們到那兒去找他們？」

的確，天地茫茫，大海無邊，憑他們主僕二人，實在沒有辦法找到姜雲岫。

那麼他只有回家去找他的爹了，他爹神龍劍客任槃，財雄勢大，功力通玄，天下的事應該沒有他辦不到的。於是，他們在東流棄舟登岸，買了兩匹坐騎日夜趲程，向齊雲山飛龍寨趕去。

飛龍寨是一個雄偉的城堡，裏面的居民五百餘戶，全是神龍劍客任槃的部屬。

裏面有縱橫整潔的街道，百貨雜陳的店舖，外人只會覺得它是像一個市鎭，絕對想不到他們還有一股十分強悍的戰鬥武力。

寨主的房屋在偏東的一角，裏面亭台水榭，紅樓掩映，景物之美，在東南各省是不易見到的。

任槃中年喪偶，只有任雙燕這麼一個女兒，自然嬌寵了一點，這位姑娘生得美似仙姬，聰慧絕倫，不只是她爹像心肝寶貝般的愛護她，寨中一千多口子，就沒有一個不打從心眼裏喜歡她的。

今天任雙燕回到寨子，雖是沿路跟人們打着招呼，神色上總是有點異於往日。

神龍劍客的大弟子李安邦，是一個三十出頭，忠厚老成的青年，他遠遠瞧到任雙燕，立即快步迎了上去。

「啊，小師妹，妳終於回來了，師父天天在念着妳，不知道小燕子又飛到那兒去了。」

任雙燕噘着櫻唇，道：「氣死人了，大師兄，我要找爹去，非抓住那個小子不可！」

李安邦道：「別急，師妹，跟大師兄說，誰欺負妳了？」

任雙燕道：「就是那個姓姜的嘛，你不知道他多麼氣人……」

李安邦一怔道：「那一個姓姜的？是金陵公子姜雲楠？」

小瑩兒此時已將馬匹交給佣人，回到任雙燕的身邊，她忽然啊了一聲道：「小姐，他叫姜雲岫，金陵公子叫姜雲楠，莫非他們是同胞兄弟？」

李安邦道：「我跟金陵公子相識，但沒有深交，他有沒有同胞兄弟就無從知道了。」

任雙燕道：「八成他們是兄弟，否則那有這般巧法？走，大師兄，咱們找爹爹去。」

神龍劍客任槃，約莫五十多歲，身材中等，面貌慈善，一副平易近人的模樣，不認識他的一定瞧不出他就是東南半壁的武林泰斗。

他很喜愛園藝，此時正在修剪花木，瞧到任雙燕，他立即放下工作，笑笑道：「燕兒，這次玩得還痛快吧？」

任雙燕噘着櫻唇道：「不痛快。」

任槃見她面色不好，不由詫異道：「怎麼啦？燕兒，是有人欺負妳了？」

任雙燕道：「不是欺負女兒，他是連飛龍寨都欺負了！」

任槃微微一笑道：「別瞎說，八成又是妳在耍小姐脾氣。」

任雙燕道：「不是嘛，爹，他是眞的欺負咱們。」

任槃道：「哦，那妳說，他是誰？又怎樣欺負咱們了？」

任雙燕道：「此人叫姜雲岫，他說咱們飛龍寨擄刦了他的朋友……」

任槃道：「他的確在胡說，不過無憑無據地說也沒有用，不要理他了，燕兒，進屋裏去歇着吧。」

任雙燕道：「不，爹，他說得有憑有據，說是有人親眼瞧見他的朋友是被邱總管擄走的。」

任槃道：「胡說，邱總管這一向從未離開寨門一步，他如何能够擄人？」

任雙燕道：「這個女兒當然知道，所以才覺得他在欺負人。」

任槃道：「姜雲岫是甚麼人？爹怎麼沒有聽人說過？」

任雙燕道：「他最多不過二十歲，像這樣的毛頭小夥子，爹自然沒有聽人說過了。」

任槃搖搖頭道：「不要輕視別人，年齡大小並不代表一個人的能力，妳有沒有跟他交過手？」

任雙燕道：「交過，他的功力好像不錯。」

任槃道：「他使的是甚麼武功？」

任雙燕道：「飛虹手。」

任槃一怔道：「甚麼，飛虹手，妳有沒有看錯？」

任雙燕道：「飛虹手是乙伯伯的獨門絕藝，女兒怎會看錯，啊，女兒想起來了，他要找的朋友也姓乙。」

任槃神色凝重的道：「燕兒，這件事妳處理的太輕率了，他既然使的是飛虹手，找的人又是姓乙，妳就應該想到他跟妳乙伯伯必有關係，現在他人在那裏？」

任雙燕委委屈屈的道：「女兒聽說乙伯伯從不收徒，他又稱呼要找的人爲乙老丈，所以才沒有想到是乙伯伯，不過女兒曾經制住他的穴道，想將他帶回寨來，但咱們將他放在僱的船上，船夫却乘女兒在岸上等候小瑩之時，竟偷偷的將船開走，咱們再僱船追趕，直到東流都沒有發現他

的踪跡。」

任槃略作沉吟道：「此事的確透着奇怪，實在令人想不明白，乙老哥哥不會收徒，更不會將他的獨門絕藝傳給他人，那姜雲岫爲甚麼會獲得他的武功？」

任雙燕道：「爹，咱們先不管這些，這件事咱們要不要管？」

任槃道：「妳乙伯伯跟爹是道義之交，咱們既然知道他出了事，如何能够不管呢？」

任雙燕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先由姜雲岫找起，他被同黨開船救走，找起來比較容易。」

任槃道：「比較容易？海闊天空，咱們怎麽個找法？」

任雙燕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咱們雖然不知道他住在那裏，他在金陵却有一個名氣很大的兄弟。」

任槃道：「哦，是誰？」

任雙燕道：「自然是金陵公子姜雲楠了，只要找到了金陵公子，還怕不知道姜雲岫的下落？」

任槃道：「這倒也是，好，妳去歇息，明天爹就派人去找金陵公子。」

任雙燕道：「不，爹，女兒要自己去，好順便到金陵玩玩。」

任槃道：「這個……」

任雙燕道：「好嘛？爹……」

任槃哈哈一笑道：「好，好，不過，燕兒，目前江湖之上暗潮洶湧，似乎有一股力量在逐漸形成，如果妳乙伯伯當眞遭到不測，必然與這股力量有關，所以妳不可任性，凡事都要小心一點！」

任雙燕道：「知道了，爹。」

× × ×

有人說，一個人如果運氣來了，門板都擋不住。

姜雲岫原是任雙燕的階下之囚，誰知纜繩忽然鬆脫，船隻一瀉數十里，任雙燕措手不及，他也就獲得自由之身了。

船老闆是一對年老夫婦，他們此時却互相抱怨起來，老太婆首先埋怨道：「老頭子，你怎麽攪的？連纜繩你都拴不緊，現在你看該怎麽辦？」

船老闆說道：「老太婆，妳講不講道理？分明是妳不小心，妳怎麽倒怪起我來了？」

老太婆道：「我不管，你把客人丟在岸上，我看你找誰去拿船錢。」

原來這對老夫婦吵嘴是爲了拿不到船錢，那麽姜雲岫就不能不接下話去了。

「兩位老人家，不必着急，船錢小生有。」

老太婆啊了一聲道：「老頭子，我看你當眞老暈了頭了！」語音一頓，回過頭來說道：「公子不必介意，適才咱們是說着玩的。」

姜雲岫的身上帶有十幾兩碎銀子，他取出五兩交給船老闆道：「小生帶的銀子不多，請老丈收船買盅茶吃。」

船老闆收下銀子，道：「公子還要去東流？」

姜雲岫道：「不，請老丈找一個河汊子駛進去，小生想上岸去。」

船老闆道：「好吧。」

在九江的岳師門與鎮江樓之間，有一個河汊子，老太婆把舵一擰，船頭就向河口滑了進去。

前進約莫兩浬，船隻就停了下來，船老闆道：「對不起，公子，前面水道太窄，咱們只能將你送到這裏。」

姜雲岫道：「多謝你兩位，小生告辭了。」

他踏上河岸，只見月隱星稀，天空上佈滿烏雲，匹週全是一人多高的蘆葦，一陣寒風吹來，响起一片呼魯之聲。

這是一個不太理想的夜色，處境又荒涼無比，他幾乎連方位都迷失了，如何能够趕回九江？

他想詢問船家，及回頭一瞥，除了悠悠河水，那裏還有船隻？

他再縱目四週打量，左前方似乎有燈光閃了幾閃，也許那兒就是九江，就算不是，能够找個地方借宿也是好的。

可是左前方沒有通路，只有密密麻麻的蘆葦，他只得認定方位，分開蘆葦，向適才燈光閃爍之處奔去。

深入約莫十餘丈，他忽然脚下一虛，接着重心驟失，竟然一頭栽倒下去。

敢情他走進了水塘，成了一隻落湯鷄了。

天色原本不好，蘆葦中更是一片漆黑，他瞧不出那兒是陸地，僅憑意識向一邊掙扎。

他不會游泳，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旱鴨子，再加上他運氣不好，費盡了全身的氣力，仍然沒有找到陸地。

最後他灌了不少水，人也跟着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辰，他終於醒來了，身體雖是有些虛弱，神智倒是清醒得很。

他睡在一張床上，靠窗處擺着一張半桌，桌上燃着一枝蠟燭，在微風中輕輕的搖擺着。

半桌靠裏的一端，是一個兩人高矮的書架，上面琳瑯滿目，擺着不少書籍。

原來這是一間書房，陳設雖然並不華貴，却令人有一種樸實的感覺。

自然，他是被此間的主人所救，否則他只怕早已成爲水塘中的冤魂了。

救命之恩如同再造，他沒有甚麼可以報答人家，至少應該向救命者表示一點謝意。

可是夜闌人靜，此間的主人只怕早已進入夢鄉，這段時辰，實在不便道謝。

此時他發覺身上所着的衣衫並不是他的原物，那是救他的人替他換下濕衣來了，他身上沒有甚麼財物，倒不必爲之担心，惟一使他不安的，是他那件寒烟簑。

它是一件獨一無二的寶衣，而且具有紀念性質，如果將它失落，將來如何向乙萬里交待？

他睜着雙眼，在憂心忡忡中渡過了兩個更次，當曙色映上窗紙之際，他再也忍不住了。

忽然房門一聲輕响，一名約莫十五六歲的書僮走了進來，他啊了一聲，道：「公子醒來了？你歇着，小的替你打洗臉水去。」

姜雲岫道：「別忙，我有些事向你請教。」

書僮道：「請教不敢當，公子有話儘管吩咐。」

姜雲岫道：「你叫甚麼名字？」

書僮道：「小的名叫冲兒，是侍候咱們大莊主的。」

姜雲岫道：「我是被大莊主救來的了，這兒是甚麼地方？大莊主的名號怎麽稱呼？」

冲兒道：「咱們大莊主由九江城裏回來，遇巧救了公子，這兒是鐵馬莊，大莊主名叫賈化！」

姜雲岫從未走過江湖，對鐵馬莊自然毫無所知，只是說了一聲「久仰」，道：「我想拜見大莊主，你看可以麽？」

冲兒道：「當然可以，待小的取水來，公子先洗過臉再去。」

姜雲岫道：「那就有勞你了！」

洗臉之後，冲兒引他經過一條穿堂，來到一座大廳之上。

這座大廳跟書房一樣，樸實無華，却令人有一股舒適的感覺。

大廳的上方是神位，中間供的是武聖關公，兩旁左昭右穆，供的是歷代宗祖。

中央一張大圓桌，桌上是稀飯，醬菜，花生米等早餐的食品，以及九副碗筷。

大廳的兩旁是八張紫檀木的太師椅，上面坐着八名男女，這般人每一個都眼神充足，太陽穴高高隆起，可能全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除了坐着的八名男女，還有兩名彪形大漢，及兩名青衣丫環在一旁侍候。

姜雲岫進入大廳，雙拳一抱，作了一羅圈揖道：「大莊主救命之恩，如同重生父母，請受小生一拜。」

他準備跪拜謝恩，却被離他最近的一名少年一把拉住，道：「一點小事罷了，兄台不必多禮，請教貴上下怎麽稱呼？」

姜雲岫道：「小生姜雲岫，請益兄台是……」

少年道：「在下曲西陵，這位是咱們的大哥賈化……」

敢情鐵馬莊共有八位莊主，大莊主賈化，年逾五旬，身材瘦長，面貌不怒而威，具有領袖羣倫的風範。

二莊主劉三變，是一個四十出頭小胖子。

三莊主樊霖身材高大，莊主四焦度個子最矮，五莊主郭玉麟是一個美男子，六莊主茅榮是一位二十五六歲的大姑娘，七莊主曲西陵温文爾雅，很像一個讀書的士子，八莊主白昭容也是一位姑娘，只是她那春花一般的粉頰，却永遠籠罩着一層嚴霜。

經七莊主曲西陵介紹過之後，大莊主便邀姜雲岫入席，他的性格原是豪放的，他就不作虛僞的客套，加入了他們早餐的行列。

飯後撤去殘席，他們仍圍桌而坐，大莊主賈化咳了一聲道：「一簑烟雨乙前輩藝業通玄，名動江湖，愚兄弟仰慕已久，只可惜緣慳一面……」

姜雲岫道：「乙老丈的脾氣雖然怪了一點，的確是一個好人。」

賈化一怔道：「甚麼，少俠稱乙前輩爲老丈？」

姜雲岫道：「不錯，小生一向都是這麽稱呼他的。」

三莊主樊霖道：「請問姜少俠與乙前輩是什麽關係？」

姜雲岫道：「小生與乙老丈是仇人，也是朋友。」

樊霖道：「此話怎講？」

姜雲岫道：「三年前小生冒犯了乙老丈，他要殺死小生，咱們自然是仇人了，只是他不殺沒有武功，以及年齡未滿二十之人，他強迫小生學習他的武功，咱們又變作朋友了！」

樊霖道：「會有這種事？如非姜少俠現身說法，實在使人不易相信。」

姜雲岫道：「咱們素昧平生，小生何須欺騙各位。」

賈化道：「乙前輩從不收徒，姜少俠的話的確可信，不過其中還有一些可疑之處，不知姜少俠你能不能給咱們一個簡單的解釋？」

姜雲岫淡淡道：「事無不可對人言，大莊主有話但說無妨。」

賈化道：「寒烟簑是乙前輩的隨身兵刃，普天之下只此一件，爲甚麼會落在少俠的手中？」

姜雲岫道：「這話說起來就長了，其間經過是這樣的……」

他由在武漢應試說起，一直說到跌進水塘爲止，除了一些兒女私情，可以說一字不遺。

天下的怪事很多，但像姜雲岫這等遭遇的，只怕走遍三山五岳，再也找不到另外一個。

鐵馬莊幾位莊主，都在爲這件奇人奇事而悚然動容，只有八莊主白昭容面色一沉道：「我舅公是何等人物，你胡說！」

這位姑娘的臉色原是冷冰冰的，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此時滿臉嚴霜，更令人不寒而慄。

尤以她這兩句話十分突然，使得姜雲岫有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感覺。

二莊主劉三變微微一笑道：「八妹的舅公就是邱公廉，邱前輩與飛龍寨主任槃，及乙萬里前輩是莫逆之交，姜少俠說邱前輩據了乙前輩，只怕是誤信人言。」

姜雲岫冲着白昭容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八莊主，小生見事不明，請八莊主多多原宥。」

白昭容面色一霽，雖然還是冷冰冰的，比適才已經好看得多了，很難得的她還說了一句「我不怪你」。

劉三變道：「其實這件事很容易澄清，只要走一趟飛龍寨，是非黑白就可以弄個明白。」

姜雲岫道：「二莊主說的是，小生原是前往飛龍寨的，想不到才到九江就遭到別人的暗算。」

白昭容道：「你說暗算你的那位公子，會用玉燕作爲暗器？」

姜雲岫道：「是的。」

白昭容道：「看來她對你倒是蠻客氣的！」

姜雲岫一怔道：「八莊主是說他出手偷襲，封閉小生的武功，這算是客氣？」

劉三變哈哈一笑道：「這些小事不提也罷，只是在下有點奇怪，姜少俠爲甚麼不運功衝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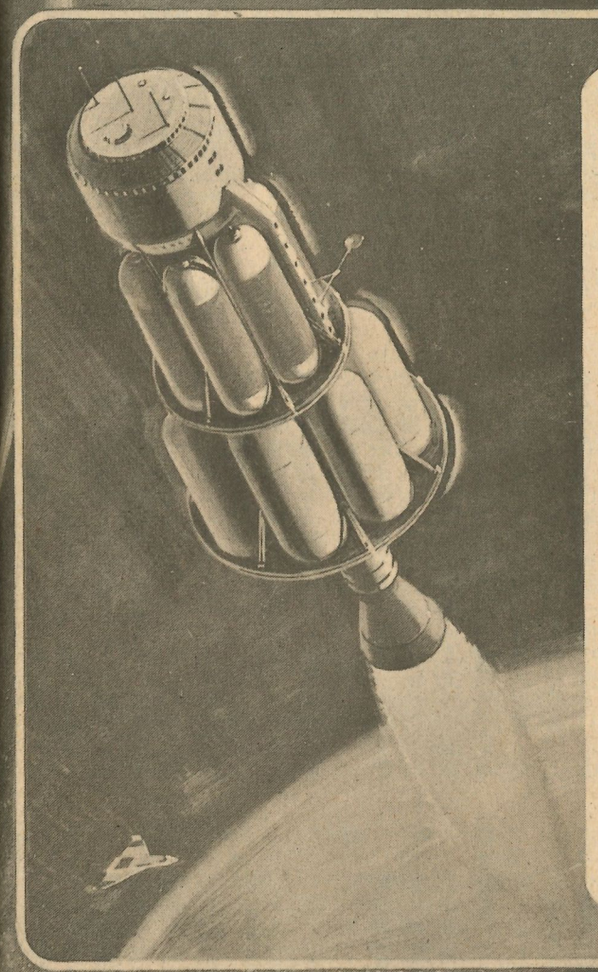
（未完）

太空探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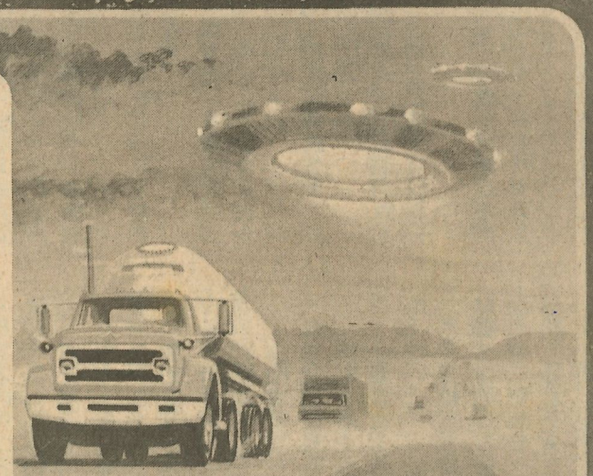
太空的未來

雍容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便可以遣派太空探測器到任何一個星座去了。不過，它們所需要的火箭，却要比起今天的更强有力和可靠，問題是其他的星座都是離開我們很遠的，以今天的速度來說，那個探測器即使要到最近地球的半人馬座去，也需要十萬年的功夫，如果要縮短時間的話，那就需要更新和更快的火箭了，第一個探測其他星座的探測器將會是利用核能發動的，有人建議利用兩截火箭，並利用氫彈的爆炸力驅進，這樣的火箭，時速可以達一億三千萬公里，這樣只需五十年便可以到達最近地球的星座了，到達目的地後，把所搜集得來的資料用無綫電拍回地球。



星際船在建造上可能出現困難，所以迄今還沒有這個打算，但探測器是不成問題的，預計下一個世紀即可以實現，探測器內，可以利用機械人操縱，目前科學家們所感到興趣的就是在其他的空間裏面，是否有生命存在，有些太空電訊員已經開始非常注意附近我們的星球有沒有可能的電訊發出，不少人認爲我們地球早便有天外人到來訪問過，其他最值得懷疑的地方就是飛碟的出現，不過，那些飛碟，我們一直把它當做自然的現象，或者人造的工具，不知道會不會是自欺欺人。



未來的太空將會比今天的要大得多，起碼也要在同一時間內能够容納一百幾十人才行，在下一個世紀，我們的科學家肯定還可以造一些太空殖民地，能够容納一萬幾千人的。

這種太空殖民地的形狀可能是球形，或者柱形的，它利用自轉去供應殖民地內層的引力。所有的移民就在這個球體或者柱體的內層，那裏有着最理想的設備，同時還會有風景如畫，儘可能使到他們像在地球上面一樣，完全沒有任何的不便。

在這個球體或者柱體外壳的適當的地方鑲起了鏡子，利用它的反射作用，把陽光透過窗子射進來，憑着射進來的陽光的份量，我們就可以把氣候控制，風調雨順，四季如春，這個殖民地將是自給自足的，他們種植自己的食物，利用太陽能做能源。

太空殖民地可以利用蘊藏在月球上面的資源去建造，第一個殖民地自然是放在繞地的軌道上，不過，科學家斷言，到了最後，這些殖民地是在太陽系裏面的任何一處空間可以建立的，這麼一來，在下一個世紀裏面，起碼也有一百萬人，住在太空殖民地上。

我們處心積慮去探測其他的星球，但是，對於我們自己的地球，可能未必徹底了解的，利用太空殖民地，肯定會對地球更清楚認識了。過去，我們一直認爲地球是個扁平的圓球，但是，根據人造衛星的詳細測量，發現它是個不規則的球體，形狀像個梨，梨頭在北極，有點收尖，梨底在南極，向裏凹進去。太空探測器還發現地球的磁場受太陽風的影响，被壓縮成一個彗星狀的固定區域（磁層），在這個區域裏面，有兩條地球輻射帶（范愛倫帶），輻射帶中有高能的帶電粒子，這是一項極新的發現。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棺材

馮嘉・文
黃耀基・圖

買主遇害 交易不成

司馬洛煩躁地把烟蒂丟出窗外，走回沙發那裏去，坐下來等着。就這樣把畫賣給杜思良？假如杜思良愿這些畫撈到十倍以上的利潤，那他豈不是成了江湖笑柄？他差點把咀唇間的香烟也咬斷了……

驀地，他忽然醒覺到，杜思良的車子還沒有來到門口。時間已經過去了不少，就是再慢的車子也應該到達了，爲什麽杜思良的車子却還沒有到呢？

這使司馬洛的背上起了一陣陰凉的感覺。他站起來，再走到窗前。那雙車頭燈仍然在着，角度是正照着屋子這邊的。仍然是差不多在他剛才所見的地方。

那燈光已經不動了，祇是定在那裏。

那陣陰冷的感覺是更深了。

司馬洛慢慢地退後，退到廳中的酒櫃旁邊，打開左邊的櫃門，取出了兩件東西。這兩件東西就是一把手槍和一副望遠鏡。望遠鏡是一直都放在那裏的，手槍則是不久之前才從行李中找出來。他把手槍插在腰間，又把望遠鏡從皮盒子裏取出，再回到窗前。

通過望遠鏡望去，那部車子就變成近在眼前似的了。他可以看到它是半傾側地停在那裏，由於一邊車輪已經輾上了路邊的草堆上。難道是壞了車嗎？但是，車子旁邊的地上那一長條的黑色又是什麽？

他把望遠鏡移動，焦點集中在那東西上。一個人！一個人伏在那地上，一動也不動！

這是不尋常了！一陣冷顫通過他的身子。現在他可以猜到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了，他放下望遠鏡，匆匆走到門口，打開了門。

一陣疾風襲進來，天上電光閃閃。這都是無助於消除那恐怖之感的！

離開他的屋子大約一百碼之外另有一間一層的小木屋，比較接近水邊。這座小木屋就是康伯所住的。康伯去養病離開了，這木屋中住着的人就變成是茱莉了。屋中已經黑暗下來，一點燈光都沒有。

司馬洛用手圈着咀巴，在風中提高聲音叫道：「茱莉！」

沒有反應。他再叫了一次，小屋子的一個窗口便亮起了燈光。一個人影出現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決定休息一段時間，在海島有山的地方租了一間小屋，日間駕遊艇逛逛，徜徉於青山綠水間，游泳，射魚，繪畫風景，他雖然不是名畫家，但將附近的風光，如實的繪在畫布上，想不到這些風景畫，放在遊艇上也會被人偷竊，幸好被一個少女茱莉發覺，高聲呼叫捉賊，司馬洛茱莉利用遊艇兜截竊賊，竊賊被捉，供出是杜思良大老板指使的，司馬洛知道杜思良的爲人，他做的事情都是有財可發才做的，叫他們同去告知杜思良，這批畫索價二十萬，杜思良果然收購，並親自來達成此項交易，司馬洛反而摸不透這是什麽玩意，其中有什麽秘密……

窗口那個亮框中。

「茱莉，過來！」司馬洛叫道。

那個人影離開了窗口。三分鐘之後，茱莉便出來了，向司馬洛的屋子跑過來。茱莉的身上還是穿着那件白襯衣和那條牛仔褲。這可能並不是她的睡衣。她大概是在起床之後換過了衣服才出來的。

當她進入屋子的門口時，司馬洛正在把一把射魚槍的彈簧拉好，魚矛則已經裝上那射魚槍上了。電光又在天上閃動，這一次，雷聲自遠處傳來。

「發生了什麽？」茱莉在問。

司馬洛把手槍從腰間拔出來，遞給茱莉。茱莉却不去接，而且好像看見毒蛇似的，尖叫一聲，連忙退後。她吶吶着問道：「你在幹什麽？」

「拿着吧！」司馬洛把槍塞進了她的

手掌中，「我猜你也是不懂用這個的了，是不是？看着，你祇要把這一頭先朝着你要打的人，扳動這裏就行了！」

「我在電影上看過了。」茱莉說。她雖然接了槍，但是拿槍的手勢還是很怪的，就像她是拿着一件很骯髒的東西，根本不願意它長久留在她的手中。「要我怎樣做呢？」她又惶恐地問。

「記着，茱莉，」司馬洛說，「很可能有人要來搶這些畫。你要做的事就是守在這裏，關着門，不讓任何人進來。要是有人硬闖進來，你開槍好了！」

「但——但——」茱莉不由自主地顫慄起來了，「我不會殺人的！」

「我沒有叫你去殺人，」司馬洛說，「我祇是叫你開槍吧了！殺不死人才是最妙的！」

「你是要出去？」茱莉的眼睛愕愕地睜大着。

「是的。」司馬洛說：「杜思良的車子似乎在那邊出了事，我得過去看看。我很快就會回來的。」他温柔地按着她的肩，輕拍一下，說：「你可以應付吧？」

她咬着下唇點點頭。司馬洛走出門口，隨即又關上了門，便向車子的方向跑步而去，射魚槍的槍咀低垂着。這是一種慣性的動作，凡是有經驗的潛水人，拿着射魚槍時，槍咀總是朝着地面的。其他的槍械亦是一槍。這樣就可以避免誤傷別人。

那部車子的車頭燈仍然亮着，在黑暗中像一雙憤怒的眼睛。車子的後面，那遠遠的天空是一片灰黑，遠遠的輪廓完全不見了。那是因爲這處正在下着大雨，雨從天上降下，就像垂下了一度灰色的簾子，把後面的一切都遮蓋了，這雨不久就會到達的。

當他跑近車子的時候，他就開始戒備了。他並沒有直接走到車子旁邊，而是先在車子附近的山林間繞了一圈。當他發覺沒有什麽異狀的時候，他才向車子逼近。

車子旁邊果然是伏着一個人。電光一閃，照見這個人的眼睛大大地瞪着。眼旁的太陽穴有一個黑洞，好像是另一隻缺了眼珠的眼睛。那是一個子彈洞。司馬洛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一看就認得，知道這個人已經死了。

司馬洛跨過這具屍體，走到車子旁邊，窺進車窗內，看見車中祇有一人。電光再閃，司馬洛就可以看到杜思良的臉。杜思良這個人一向都愛好奸笑的，現在他也在奸笑，不過這個奸笑却永遠凝住了，因爲他也是已經死了！

杜思良的額頭正中也有一個子彈洞。也許，當兇手對他開槍時他還以爲是開玩笑，所以他在奸笑。那陣悚慄的感覺，使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直豎起來。

電光在天上又一閃，這一次閃得很厲害，而雷聲緊接着响起來了。「霹靂！」他不由自主地跳後！就像車中的屍體會跳起來咬他一口似的。

這究竟是怎麽回事了？司馬洛蹲下來，小心地周圍的黑暗窺伺着。沒有人，這一點他剛才是早已肯定了的；他剛才不是已經在附近巡視過了嗎？杜思良是已經死了好一段時間的了。

在司馬洛看見車頭燈不動時，杜思良就是已經死了。到現在，殺他的兇手要逃走的話，也有足够時間逃得很遠了。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之後，終於又再悄悄地爬上前去。他掏出手帕隔着手，以避免留下指紋，然後把車門拉開了。

他小心地在杜思良身上搜索了一遍，摸出了一張長形的紙。電光又一閃，讓他看到那是一張支票。銀碼是2字後面有好幾個0，沒有時間數清楚究竟是有多少個0了，但是可想而知那個數目是二十萬。

杜思良果然帶來了二十萬元買那些油畫。然而，在他未能够交易之前，他已經死掉了！司馬洛把支票放回原處。死人的支票是沒有用的，到銀行也拿不到錢。而且，他也不喜歡發死人財的。

他把車門關回了，然後提着射魚槍，向屋子走回去。

電光又閃起來了，雷聲震耳。他簡直已經可以嗅到雨的氣味。於是他連忙加快腳步。

× × ×

司馬洛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等了一會，電話便接通了。一把聲音惺忪地說：「找誰？」

「是司馬洛，記得我嗎，老黃？」

「司馬洛！」那把聲音馬上充滿了喜悅，「你來了這裏？你來了——」

「聽着，老黃。」司馬洛說：「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情，我要你替我打個電話報警，你要報告說相思灣附近的公路上有一部車子，車上有兩具屍體。記得嗎？我這附近沒有公衆電話亭，但是你家樓下就有！用公衆電話打，警方查不到打電話的人！」

「好吧！」老黃躊躇了一下之後就答應。

「謝謝你。」司馬洛說：「過幾天我會來探訪你的。那時我會好好地向你解釋。我會請你喝兩瓶好酒！」

「解釋是用不着了。」老黃吃吃笑着：「我的好奇心並不重，但酒則是一定要的。」

司馬洛放下聽筒，轉身，看見茱莉仍然站在窗前，把頭伸前，看着遠遠杜思良那部車子的燈光。她的兩手緊攥着自己的身體，就像覺得很冷似的。

「警方快要來把他們搬走了。」司馬洛說：「記着，假如警察來向我們問話，我們說什麽都不知道！」

「但是爲什麽呢？」她皺着眉頭，「爲什麽杜思良會死掉呢？」

「似乎祇可能有一個原因。」他說：「那就是有人不想杜思良買到那些畫！」

「是什麽人這樣呢？」茱莉又問。

「能够這樣容易殺死杜思良的，那就不會是等閒人物了。」他說：「杜思良本身已經不是等閒人物！」

天上電光又大閃了一下，好像是一個訊號似的。這時候，大雨便來到了。大得像倒水一樣。那聲音是隆隆然的。

茱莉打了一個寒噤，在窗前轉身，司馬洛已經來到她的身邊了。她忽然撲進他的懷中，用臉緊貼着他的胸。「我害怕。」她嬌弱地說：「司馬洛，我很害怕！」

司馬洛擁着她，輕輕地撫着她的肩：「不要緊，沒有什麽好怕的。這件事與你

無關，就算有什麼可怕的事，不會降臨到你的身上。」

但茱莉還是緊抱着他，把臉埋在他的胸膛上，深深呼吸着，就像要聞嗅他的氣似的，他通過那大雨注視着那部車子的方向，因爲雨太大了，幾乎連那車頭燈的亮光也看不見的。

雖然他在勸茱莉別怕，其實，那陣悚慄的感覺仍然沒有離開他。事情的變化是太詭異了，因此雖然懷中抱着這樣可愛的一具胴體，他一時也沒有什麼邪念。

這樣大的雨，通常是不能持久的，這一場雨也是一樣，大約繼續了十分鐘，它便停了。這時，便看見那部車子的附近有人在走動。司馬洛碰碰茱莉的肩，說：「我看大概是警察來了！」

她抬起頭來，兩個人倚偎着站在窗前看着那邊。那邊的人影動了一陣，後來那雙車頭燈也熄掉了。她嘆一口氣，問道：「他們會把屍體搬走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但不會立即。」

「我……」她撫着自己的前額，「我看我需要一杯酒！」

司馬洛替她斟了一杯白蘭地，她接過來，一飲而盡。他說：「這可以鎮靜你的神經，也可以帮助你睡着，要不要再來一杯？」

她點點頭，司馬洛又再給了她一杯酒，她又一飲而盡。

司馬洛拿起望遠鏡，又回到窗前說：「讓我看看那些警察們幹得怎樣了？」他說着把望遠鏡舉起來，再向那部車子望過去，忽然深吸一口氣，低聲叫道：「不見了！」

茱莉在門口轉身看着他道：「什麼意思？」

「車子和屍體，都不見了！」司馬洛說：「你來看看！」他把望遠鏡交給她。她也用那望遠鏡望過去，果然，剛才那車子和屍體所在的路邊，現在是空空如也。

「也許警方已經把屍體搬走了？」茱莉說。

「不，」司馬洛搖着頭，「不會這樣快的。他們得在附近調查詳情，搜集資料，拍照存案，起碼要兩三個鐘頭時間！」

「但剛才警方不是來了嗎？」她說。

「剛才祇是有人來了，」他說：「沒有肯定那是警方。」

「你的意思是又有人來搬走了屍體？」茱莉吃驚地問。

司馬洛還來不及回答，就聽見遠處警車的嗚嗚之聲大鳴，跟着有兩雙車頭燈出現在遠處。

「唔，」司馬洛點點頭，「對了，這一次是眞的警方來了。剛才來的不是！我也眞笨，剛剛如是警方來，又怎會那麼靜，而且還沒有燈光呢？」他再舉起望遠鏡望過去，看見來的果然是兩部警車，這兩部警車沿着公路慢慢地馳行，停了兩次，終於向司馬洛這間屋子駛過來了。

「他們想怎樣？」茱莉問。

「他們想問話。」司馬洛說：「這附近除了我們這一間之外並沒有多少屋子。但是別急，我們祇要堅持說什麼都不知道就行了！」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不由自主地抖一抖。

那警車繼續向屋子駛來，司馬洛走過去把屋中那隻原子粒收音機開了，放出音樂來，對她微笑：「這樣會像一點。」

「爲什麼。」茱莉困難地咽着口涎，吶吶着問：「爲什麼不就這樣告訴他們算了呢？就把事實告訴他們！」

司馬洛的咀唇歪曲成一個冷酷的微笑：「現在說眞話是太遲一點了，說了他們也不會相信的，我們要把屍體和車子找出來才行。而且我相信這樣也不見得就有什麼好處，說不定這些畫會給他們拿走，那我就損失二十萬元了！」

跟着警車聲就來到了門外了，司馬洛按按她的肩：「你最好盡量少開口，讓我來講話好了！」

他走過去開了門，皺起眉頭，露出一副不耐煩而又有點驚怕的樣子。兩個警官下了車，走到他的面前。

「發生了什麼？」司馬洛問。

「先生，很抱歉打攪你。」那警官很禮貌地對他說：「在過去的兩個鐘頭之內，有發現什麼不對的事情嗎？」

「你是指我們這裏嗎？」司馬洛裝傻地說。

「不，不是這樣的。」那警官說：「我們接到一個匿名電話，說這附近的路上有部車子和兩具死屍。我們趕來看看，但是什麼都看不見。你是住在這裏的，也許你會有所發現吧？」

「屍體？」司馬洛表示吃驚，「你一定是在開玩笑——我的意思是，那個打電話的人一定是開玩笑！」他陪笑着，「總之這裏都很安寧，唯一美中不足的祇是下了！」

起大雨來！」

「唔。」那警官苦笑，「也許這是一個惡作劇的電話吧了！謝謝你！」跟着注意到廳中舖了一地的油畫，「這些畫怎麼了？」

「畫上的油彩還沒有全乾。」司馬洛立即回答，「我要攤一攤才能够收藏起來的。這是我自己畫的。」

「哦，畫得不錯。」那警官稱讚着，其實隔了那麼遠，他根本不可能看清楚，「好了，打攪了你們，眞對不起。」

他跟他的同伴回到警車中，警車開動，那嗚嗚的聲音遠去了。因爲並沒有屍體，也沒有什麼實在的可疑情況，因此他們是不會怎樣落力追問下去的。

茱莉呼出一口氣，軟軟地在沙發上坐下來。她莫明其妙地搖搖頭。「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把屍體搬走。」

「爲了不想警察干涉這件事情。」司馬洛說：「發生了命案，警察就會像螞蟻一樣來了。尤其是死的是杜思良這樣一個人！」

「但——」她還是皺着眉頭說，「爲什麼不早點搬走呢？一殺死時就可以搬走了。」

「也許殺人的人是怕時間不够。」司馬洛說：「因爲我見車子停住不動，一定會去看清楚，他們不想給我碰見。我去過了之後再離開，他們就不怕了。另一個可能的理由就是，他們要給我一個警告：杜思良這樣一個人也要死，要是我不把畫交出，我也會同一命運了！」

茱莉抖了一抖，扭頭望望周圍那些黑暗的窗子：「你的意思是他們快來了？」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着過去斟了一杯酒，一口喝下去，盡量不想讓她知道他也是正在感到恐慌。「假如斯文的話，也許他們會來個電話，對我出價。假如粗魯的話，就簡直要來搶了！」

「哦！」茱莉又投進了他的懷中，顯得嬌弱而可憐的。司馬洛又安慰地擁抱着她。

「我看你還是回家睡覺去的好。」司馬洛說：「不論一會兒發生什麼事情，祇要你不在場，你就不會有危險了。」

「但是——你呢？」她囁嚅地問。

司馬洛笑起來：「我是會保護自己的，不然我也不會活到現在了。而且，你也沒有能力保護我！」他溫柔而堅決地把她推向門口，「走吧，你今天也經歷得够多了。你也實在需要睡一覺。」

茱莉點着頭，露出委屈的表情，就像她是正在給強逼去做一件她所十分不願意做的事情，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忽然又轉身擁抱着司馬洛，熱情地在他的臉頰上一吻。她幽幽地說：「司馬洛，我眞的很喜歡你！」

「我也是一樣。」他說。但是在他有機會還以一吻之前，茱莉已經脫出了他的懷中，溜出門口。

「晚安。」她叫着。她急步跑回她的屋子，司馬洛站在門口，看着她進了屋中亮起了燈光。天上還密雲蔽空，電光閃閃。雨雖然停了，却並沒有天晴的趨勢。他嘆一口氣，關上門，走過去檢驗一下窗口。好在那些全部是鐵枝的鋼窗，人是鑽不進來的。他祇要提防着門口就行了。

司馬洛再看了一遍那些油畫，便熄了燈，上樓回到他的書房中。他今天實在太疲倦了，他需要睡覺——很需要。

他差不多一躺到床上就睡着了，睡得很熟，然而當大雨再下來時他又立即醒過來。司馬洛早已練就了一種本領，假如他睡前是提高警覺的，那麼就是最細微的聲音也可以把他驚醒。他張開眼睛看看窗外，看見那雨又是下得像倒水似的。跟着電光過後，「隆！」雷聲就像有炸彈在屋頂上爆炸似的。

他再閉上眼睛睡着了。入睡和驚醒一樣快。

似乎沒有過了多久，他又驚醒過來了。他是在一陣炸彈爆炸般的雷聲之中驚醒的，不過他却斷定驚醒他的並不是這雷聲。好像前門傳來了一些不尋常的聲音。

現在再細聽一下，他就聽出似乎是有腳步聲正在上樓而來，他一手撈起床頭几上的手槍，便翻身下床，滾到房間最黑暗的角落，蹲在那裏。

時間也是僅僅够而已。他剛剛這樣做好了，房門就給猛然推開，一個人向上直撲！司馬洛慶幸自己並不是留在床上。

那人在床上撲了一個空，祇摸着了一隻枕頭，便驚惶地叫起來：「司馬洛，你在哪裏？」

這却是一把嬌弱的女人的聲音，乃是茱莉的聲音。

雷聲又來了，又是那麼响的雷聲。茱莉尖聲叫了起來。他一跳過去，茱莉好像見了鬼似的連忙退後，還是在尖叫着。司馬洛按了床頭燈的掣，溫暖的燈光把房間照亮了。

「哦，司馬洛！」茱莉如釋重負地嘆了一口氣，投進他的懷中。

「你全身都濕了。」司馬洛注意到她身上是穿着睡衣的，布料本已不厚，濕了水就更加透明：「發生了什麼嗎？」

「我——害怕，」她嗚咽着說，「那雷聲，我——不能睡！」

「那就不要睡吧，」司馬洛說，「我們談談好了。但你得先把濕衣服換下來，去吧，我那浴室裏有毛巾！」

「我知道，」茱莉露出一個微笑，「我已經用過了！」

她走進了那間與睡房相連的浴室，關上門，司馬洛在床邊再坐了下來，點上了一根香烟。

外面的天空又平靜下來了。電光不再閃，祇是大雨在下着而已，因此雷聲也不再响了，過了一會，他在雨聲中聽見茱莉在浴室裏叫：「把燈熄掉吧！」

「爲什麼？」司馬洛問。

「我怕光，」茱莉說。這却似乎是一句完全不合邏輯的話了。她就是爲了怕黑而到這裏來求庇護的，但是現在，她却怕起光來了。

但是一個男人假如老是用邏輯去與女人相處，那他不但討到老婆的機會不大，就是得到女朋友的機會也是不大的，所以司馬洛沒有問理由。他祇是把燈熄掉了。房中黑暗下來。

天上假如有月光，也都被那雨及雲遮掉了，所以很黑暗，幾乎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祇有那香烟的烟蒂有一點火光。

茱莉開了浴室門，在黑暗中向他走過來，當她差不多走到的時候，電光再閃，司馬洛就看到了。那濕衣服已經不在她的身上，但是，她也並沒有裹上毛巾。

在那一閃之中，司馬洛一時還以爲她是穿着一條三角褲。但是，她明明沒有穿一條黑色三角褲的，而且，那塊黑色亦是太小一點了。

「我——找不到毛巾。」她有點難爲情地吃吃笑着。

「不要緊，」司馬洛說，「反正又沒有開燈。」

床褥發出「吱」的一聲响，表示她已經坐下來了。她畏縮地問道：「可以跟你一起睡嗎？」

司馬洛笑了起來：「這是一個我不敢拒絕的提議！」

茱莉在床上轉側着，好一會，她不耐煩地問：「爲什麼你不上床？」

「來了！」司馬洛說着，已經到了她的身邊。

他下床時是穿着睡衣的，現在睡衣已經棄在地上了。因爲他知道她要的是什麼，而且身體很快就緊擁在一起，四隻手都一齊向對方的身子搜索着。

他摸到一個地方很濕，但知道那不是雨水，她已經把身子抹得很乾，連頭髮也差不多全乾了，因此他知道她已經準備好，隨時可以迎接他。

雨仍在外面下着，仍然像倒水似的，

保持相同的節奏。兩個人都軟軟地，享受着那事後的甜美的鬆弛。

後來，當他再願意動的時候，他便坐起身來，輕吻她的嘴唇，輕吻她的耳朵，輕吻她的額，她則享受着這沒有慾念存在的溫柔。

男女之間大概也是祇有此時是完全沒有慾的一刻，因爲慾已剛剛洩盡了，他的吻在她的頸子上告終，然後他就在床頭几上找到香烟，點上了一根。

「我不抽烟，所以我不能明白，」她說，「我聽說事後的一根香烟是甜美的，這是眞的嗎？」

「是眞的，」他的烟頭那點火光在黑暗中一動，表示他是在點頭，「事前的一杯酒，事後的一根香烟，假如沒有，就像欠缺了什麽似的，總之是不够完美！」他深深地吸着香烟，吞着吐着，感覺着她的心跳，因爲她現在是打橫伏在他的胸腹之間。

司馬洛的熱情又逐漸高漲，他剛剛才得到過高度的發洩，想不到現在這樣快又能振奮起來了，她的技巧眞了不起，而幾個鐘頭之前她還在假裝她是一個處女呢，女人眞是不可捉摸的！

不由自主地，司馬洛的手又動起來了，她的熱情也升得和他同樣快，當他感到再不能抑制時，她已躺下來拉他，於是他第二次把她佔有……

小啓：「千劍照紅顏」續稿未到，今期暫停，敬希見諒。

・編者・

在這第二次結束了之後，司馬洛就不由自主地讓自己一直滑下去，滑進了睡鄉，因爲他實在需要睡眠了。剛才他已經是很需要睡眠，現在再經過兩次的精疲力盡，簡直躺倒盡癖，睡眠更是自然而來。

在還未完全睡着之前，他覺得她又在吻他和玩弄他了，他奇怪她的需要怎麽會這樣強烈而又這樣逼促。

但這一次，她的撫弄是祇能帶來舒快，而不能使他振奮了。他仍然繼續滑下去，滑下去，直至昏然睡着。這是很少有的情形，他大概是祇有這種場合之下才會睡到幾乎是昏然不知人事的。

但是，這種昏睡也似乎繼續不了多久。忽然，司馬洛醒過來了。這時雨已經停了，因此周圍就幾乎是一點聲音也沒有。是這突然的靜寂使司馬洛驚醒過來的。他坐起來，茱莉已經不在身邊了。他摸摸身邊的床上，仍然是溫暖的，這就證明她離開了並不很久。也許她已經回家去了。

他聳聳肩，女人是很難測的，他望望窗外，天氣又似乎轉好了，有點月光照下來，外面的景物可以看得相當清楚。

睡房的露台是對着海的，他可以看到海仍然是那麽平靜地躺在那裏，空氣清新得難以置信，似乎那一場大雨把空氣中的一切污穢都洗去了。

跟着，那種奇異的感覺就在嚙咬着他的神經，使他覺得像有些什麽不對了。接着他記起來了。茱莉沒有衣服，怎能回去呢？他可以看見她用過的那條大毛巾仍在浴室裏，那濕了的尼龍質睡衣也是仍掛在浴室中的衣服掛鈎上。假如她要回去的話，起碼也要帶走那條大毛巾，用以裹着身子回去吧？

司馬洛慢慢地伸脚下床，房門是虛掩着的。他悄悄地走出門口，走過走廊，走下樓梯，到了半樓梯，就看見茱莉果然是還沒有離開屋子，她正在黑暗的廳中，站在那些畫的前面，身子仍然是赤裸着的。

她的手中舉着一件東西，一時他也猜不出那是一件什麽東西。跟着輕微的「喀喇」一聲，他就明白了。那是一隻攝影機，而她正在拍攝那些油畫。她一定是在用一隻那種紅外綫攝影機，所以就不必用燈光了。

司馬洛忽然感到全身陰冷起來，原本她也是爲了這個而來的。

她在床上令他再衰三竭，都是爲了使他昏睡，好方便她做這件事，這使他奇怪康伯的「病」又是怎麽回事。她眞是康伯的親戚嗎？

茱莉正在全神貫注地拍攝那些照片，所以完全不知道他在後面出現。她拍了一張又一張，重覆了好多次，似乎怕會拍漏了似的。後來，她忽然聽見司馬洛在叫：

「唏，茱莉，你在嗎？」

她的身子一震，跟着分辨出那聲音是來自樓上的，才鬆了一口氣。她匆匆在廳中走了一轉，應着：「我在這下面！」

司馬洛的脚步亦下樓而來了。當他出現在樓梯口的時候，她正在酒吧那邊倒一杯酒。

「你在這下面幹什麽？」他問。

茱莉舉舉杯子說：「我下來喝一杯酒吧了！」她一點不知道司馬洛這已是第二次下來了。

司馬洛看着她微笑：「原來你在黑暗中也是那麽動人的。」他的眼光貪婪地在她的身上移動着。

她羞赧地交抱兩臂，而且轉側下身，說：「讓我安靜地喝一杯酒也不行嗎？」

「好吧，」他點頭，「但是喝完了之後，你不是打算回家吧？」

「不，」茱莉搖頭，「有什麽特別事情嗎？」

司馬洛下了那幾級樓梯，走到她的面前，把那杯酒接了過來，遞到她的唇邊，說：「來吧！把它喝掉吧，快一點！」

她把酒呷下，司馬洛放下杯子，然後就把她整個抱了起來，她吃吃笑着：「你在幹什麽？」

「你爲我在幹什麽？」他輕吻她的耳朵。毫不費力地，他抱着她踏上樓梯，起先，她掙扎着，抗議着，都無效時，她就軟下來了，似乎他的力大使她陶醉，到了二樓的時候，她輕吻他的胸膛：「天，你眞强壯，你眞强壯！」

「你還有更多機會欣賞我的強壯呢？」司馬洛說。

他把她抱進房裏，向床上一丟。她彈了一彈，就被他熱情地壓住了。近乎粗暴地，他一面吻她，就一面向她侵襲。

「不——呃——呃——」她因爲來勢太急之故，所以是痛苦多於快樂地被完全充滿。

司馬洛就像一部機器似地在動着，完全不讓自己有任何感覺，完全無私地爲她服務，衝擊着衝擊着……

當第四次高峯也登上了之後，她忽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身子軟了下來，兩眼翻白着，口涎失去控制地在嘴角流着，他慢慢地停了下來，雖然一身都是汗，但他的體力仍然存在。因爲他並沒有讓自己享受，他祇是服務而已。

後來，他輕輕搖動她，低聲在她的耳邊說：「茱莉，喂茱莉？」

茱莉完全沒有反應。她已經進入了一種半虛脫的狀態。她需要休息，需要睡眠，事實上她馬上就睡着了。他站在床邊看着她，在那黑暗中狡猾地微笑着，然後他便轉身下樓而去。他相信茱莉至少半個鐘頭之內不會醒過來的。

司馬洛站在廳中的樓梯口，四面張望，茱莉剛才並沒有很多時間，她不可能把照相機收藏得太密的，他的眼光落在廳中的酒櫃上，他走過去打開酒櫃的門，照相機果然就在那裏面。

司馬洛把它拿出來，掀開蓋子，拉出菲林，然後伸手到燈掣上，把燈亮了一亮，這一下已經够了。他仍然狡猾地微笑着，把菲林捲回了，放回相機內。而照相機也放回原位。當茱莉冲晒這菲林時，她就會在感意外了，因爲這些菲林已經完全走了光。

他再站到那些畫的前面，呆呆地看着。既然茱莉用照相機去拍，那麽秘密似乎是在於畫上所畫的東西了。那些風景，值二十萬元，他相信茱莉自己可能也不清楚底細，不然她也不會全部拍下來。不會是每一幅都有價值的。

司馬洛再回到樓上時，她果然還是像一具死屍似的躺在那裏。他不能肯定她知道全部內幕，所以也不打算質問她。還是靜觀其變好一些。司馬洛微笑着在她的身邊躺下來，也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又晴了。茱莉張開眼睛時已經是滿目陽光。她聽見樓下有人在搬動什麽東西的聲音，她吃了一驚，連忙走進浴室裏。她昨夜晾在浴室裏的濕衣服現在已經乾了。她就把衣服再穿上了，然後下樓，她看見司馬洛正在用繩子把那些畫紮起來。

「你在幹什麽？」她奇異地看着他問道。

「回到城裏去，」司馬洛說，「我要把這些值錢的名畫帶回去！」

「你不是來這裏渡假的嗎？」她問。

「假期已經取銷了，」司馬洛說，「煩惱自己找上門來，還渡什麽假？我不想逗留在這樣荒涼的地方。這裏警察都不多一個，給人暗算起來時，眞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嗎？」她低聲地問道。

司馬洛轉過來看着她。「我是很歡迎這樣漂亮的一位女伴的，不過，我得提醒你，這不是孩子玩的遊戲，我們很可能遭到很大的危險的，已經有兩個人死掉了。死掉了！活不轉來的！」

她伸出舌頭來舐舐嘴唇說：「危險的滋味，昨夜我已經嚐過了，好像酒一樣，喝下去的時候有些苦，但後來却是其味無窮的！」

司馬洛看了她一陣，她做着一個介乎可憐與撒嬌之間的表情。「好吧！」司馬洛終於點點頭說：「你去收拾行李吧。」

「我看你一定也需要一頓早餐的。」她說着，便轉身進入了厨房中。

十分鐘之後，她就捧着早餐出來了，那亦不是什麽特別的食物，祇是煎鷄蛋、火腿、牛奶，都是冰箱裏拿出來的東西，不過，早餐通常就是如此的了。早餐應該是簡單的，祇要做到色香動人就是最高境界，而這一點她也做到了。

這時司馬洛已經把行李收拾好。

「眞可惜，」茱莉吃着早餐，有點傷感地苦笑着，「我們結果還是沒有機會去享受一下那家海鮮館的情調。」

「城裏情調更好的地方多着，」司馬洛說，「而且，以後我們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我會回來。當這件事情辦好了之後我還會回來的，我喜歡這個地方！」

茱莉看着他：「你說辦好這件事是什麽意思呢？你打算怎麽辦？照我所知你目前是一點綫索都沒有，你根本不知道這些畫爲什麽會值這許多錢……」

「不錯，我一點綫索也沒有，」司馬洛苦笑，「我可以告訴你，茱莉，假如現在有人能告訴我怎樣可以把這些畫去換錢，我願意與這個人五五對分，眞的，我可以發誓！」他說着的時候，眼睛小心地注視着她。

茱莉的嘴角難以自制地掀動了一下，似乎她是正在受到很大的誘惑。但是她終於嘆一口氣，說：「假如我知道就好了。假如我知道，我就會把這個秘密告訴你，那麽我和你都會發達了。」

司馬洛低下頭來繼續吃他的早餐，似乎茱莉這一句話是眞很可惜，似乎她是眞的也不知道究竟秘密是在何處。

他們默默地吃完了早餐，然後司馬洛站起來說：「我到船上去等你吧，你要多久呢？」

「不超過二十分鐘，」她微笑，「這已經是包括把這些碟子和碗洗好和放好了。我根本沒有什麽行李，就祇有一隻衣箱吧了，祇要一拿就行。」

他點頭，一手提起了衣箱，另一手就把那疊油畫舉到肩上，出門而去。她動手收拾好了那些碟子，拿進了厨房。當她從厨房裏出來時，她就走到窗前窺看一下，看見司馬洛已差不多到達碼頭了，於是她便轉身，轉速走到酒櫃前面，拉開櫃門，把那隻照相機取了出來。

迅速而熟練地，她從照相機內取出了菲林，就把襯衣的衣脚拉起，而拉開牛仔褲的拉鍊，又把裏面三角褲的褲頭的橡筋帶拉開，而把菲林塞了進去，再拉回拉鍊。菲林在褲內是隆起成爲一個小團的，但是她把襯衣放回下去，就遮住了。她四面望望，終於選中了長沙發後面的牆角，而把照相機放進去。這樣，假如沒有人搬動傢俬，就不會發現這隻照相機了。

然後，她就跑進厨房，匆匆洗好了碟子，放回架子上，然後離開屋子，向她的屋子跑回去。當她提着她的衣箱到了碼頭，踏上司馬洛的船的時候，剛好是在十分鐘之後。這時她的褲子已經沒有一團隆起。當然，她是已經有機會把菲林轉到箱子裏去了。

司馬洛解了纜，把遊艇開動。他是乘遊艇來的，因此也是乘遊艇走。而且，由水路回到市區去，反而要比從陸路近得多了。

他在城裏也有一間住宅，那是在一家住宅大廈裏的一個單位。不算大，但是佈置得很舒適。

天黑的時候，司馬洛與茱莉已經在這住宅那間小小的廳中喝着酒，享受着一頓從餐廳裏叫來的晚餐。那叠油畫就放在沙發上。

茱莉望望窗外。這廳中的窗子是風景大窗，而這單位是在十七層高的樓上的。

「唔，可以看到海景，」她讚嘆地說，「在這裏渡假有什麼不好呢？」

「城市裏麻煩太多，」司馬洛說，「天天都會自動找上門來，不過我逃避也逃避不了的。我不是又給麻煩找回城市裏來了嗎？」

他也出神地看着外面那美麗的風景。

「現在你打算怎麼辦？」茱莉問，就在這裏，等着事情自己發展嗎？」她四面望望：「唔，在這個地方等也不錯，我倒不介意在這裏等幾個月呢！你知道我一向住的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嗎？一間小小的房間，冬冷夏熱，而且還要跟一位女朋友同住，我一向夢想的就是這樣一個單位，自己一個人住——」

司馬洛奇怪她說的話又有多少眞實的成份。她不是說過她是當女秘書的嗎？女秘書的薪金也許不是天下一流的，但似乎也不致於低到要和一位女朋友合住一間糟到不能住的小房間吧？但是司馬洛當然沒有揭穿她。

他微笑：「那麼你很快就有機會獨佔這二層樓了——至少暫佔一夜！」

「甚麼意思呢？」她奇異地看着他。

「因爲我要出去一趟，」司馬洛說，「我很可能要明天早上才回來，所以要你來鎭守大本營了。」

「出去？」茱莉顯得有點吃驚了，「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司馬洛聳聳肩：「我找一些朋友，問一些綫索。也許我的朋友們會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的。」

茱莉慌張地四面望望，就像覺得有點冷似的。她說：「你以爲這裏會不會有危險呢？」

「我不知道，」他說，「但是你可以把門窗全部關緊——開了冷氣機，你可以很舒服的。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要放進來。我會留下一把槍給你。誰要硬闖進來的話，就格殺勿論好了！」

茱莉困難地咽了一口口涎：「在吃東西的時候可以不殺人嗎？」

「我答應我會在明天中午之前回來。」他說。

茱莉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你是老板，我就是反對也沒有用的，對嗎？」

「好孩子，」司馬洛把椅子推後而站起來，走進睡房。他在穿衣服的時候，茱莉站在門口看着他。

「不能遲一點起程嗎？」她低聲問。她的語氣表示她需要親熱。

「早一點起程可以早一點回來，」他微笑着把槍的機件檢驗過，插進腋下的槍袋裏，「我們不是仍然可以做我們要做的事情嗎？而且那時可以做得更放心！」

「我會等着你的。」她柔聲說。

他打開床頭櫃的抽屜，從抽屜中取出許多日用品，如香烟，打火機等等，另外還有幾顆不同顏色的藥丸，都一一放進衣袋裏。

茱莉奇怪地皺起眉來：「那些藥是幹什麼的？」

「那些是救命藥！」他對她作了一個神秘的微笑。

茱莉看着他，頗有一點毛骨悚然之感：「你有一種會時時發作的急病嗎？」

「是的，」司馬洛說，「這急病就是常常會有人企圖殺我，而這些藥丸可以救我的命，你當然是不明白的，但是遲一些我再對你解釋好了，我現在沒有時間！」

茱莉聳肩走出去了。當司馬洛穿上外衣時，她就在廳中收拾着碗碟，就像一位妻子似的。對司馬洛這個人來說，這倒是一件新鮮的事。女人在這裏過夜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女人爲他收拾，那却是比較少了。他是一個不相信結婚的人。雖然不少女人願意爲他做家務，他却從來沒有興趣讓任何一個女人爲他做！不過，茱莉的情形則是特別的。

司馬洛摸摸袋裏的藥丸，又微微笑起來。那些藥丸果然是他的救命藥丸，那裏面有一種是濃縮炸藥，有兩顆是迷烟藥丸，有兩顆是烟幕藥丸，祇要把上面連着那條幼綫一拔，就可以發揮它的作用。那條幼綫沒有拔去的時候，却是很安全的。

他走到到門口。茱莉送他出去，他再向那些畫瞥了一眼，伸手拍一拍，說：「好好地保護着它們。」

「槍呢？」她問。

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一把小口徑的手槍來遞給她：「拿去吧，不要怕使用它！」

「放在几上吧，」她說，「需要的時候我會去拿好了！」她似乎盡可能避免碰觸到這件可怕的武器。

他把槍在電話几上放下，她跟到門口。他打開了門，溫柔地和他吻別。

他出去，關上了門。茱莉馬上就把防盜鍊拉上了。

跟着她又把門閂關好，又把那隻保險掣扭上了。她再走上前，把眼睛湊到門洞前去張望，她剛剛來得及看見司馬洛被升降機吞沒，於是，她便匆匆走過去，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那邊馬上有人接聽了，也是一個女人的聲音。這個女人的聲音問道：「怎麼樣，茱莉，拍到了嗎？」

「行了，」茱莉說，「連那些畫現在也是在我的手邊，我祇要把它們拿出門口，就可以逃之夭夭了。他就是那麼信任我的！」

「別碰那些畫，」那邊的聲音說，「這並不是我們的任務。我的任務祇是把畫拍下來。既然已經拍到，那就大功告成了，你現在在哪裏？」

「在他家，他出去了！」茱莉說。

「菲林呢？」那女人的聲音又問。

「在我的箱子裏。」茱莉說。

「那你還等什麼？」那邊的人說，「快點離開他，把菲林帶回來吧。」

「我有點情報要告訴你的，」茱莉猶

疑地說着，好像有點怕有人會責罵她似的，「昨天，有人曾經出價二十萬元買那些畫！」

那邊那個女人沉默下來了。好一會，茱莉才繼續問：「我現在就是一個人跟這一批價值二十萬元的畫在一起，祇要我們知道怎樣可以把它們變錢，我們就發達了！吉蒂，你可知道它們爲什麼會值二十萬元嗎？」

那邊那個叫吉蒂的女人又沉默下來了，好一會，才終於說：「不，我不知道，但是我贊成你不要管閒事了，茱莉，把菲林拿回來吧。我祇知道這些菲林對我們值一萬元。」

「不，」茱莉說，「我要留在這裏，我不能讓二十萬元從我的指縫中飛走的。你來拿菲林吧，我要留在這裏，查出這些畫爲什麼值那許多錢，然後，我就想辦法佔一份。」

吉蒂終於嘆了一口氣說：「我來拿菲林好了，你告訴我地址吧！」

茱莉把地址告訴了她，再三叮囑道：「你得馬上來！」

吉蒂在二十分鐘之後就來到了。那時，茱莉已經把那些畫在廳中的地上擺了開來，仔細地研究着。但是她當然是研究不出什麼來的。既然司馬洛研究了許久都研究不出來，她也沒有理由可以馬上就研究出來的。門鈴一响，茱莉一跳起來，首先跑過去把几上那手槍拿了，然後如臨大敵地走到門口，從門洞向外張望。外面是一個頭髮剪得短短，身裁很高的年輕女郎，鼻子上架着一副那種大大的新潮眼鏡。她穿一件花襯衣和一條窄窄的黑褲子。人並不難看，就是似乎男性化一點。她就是吉蒂。

茱莉把防盜鍊拉開了，又把幾重門閂拔出來，然後開了門。

「茱莉，」吉蒂專心地看着她，「你還好吧？」

她從襯衣袋裏把那捲菲林掏出來，塞進吉蒂的手中。「拿了它走吧，」她說，「你不方便在這裏逗留太久的！」

「但——」吉蒂張開咀巴要說話，茱莉已經把門關上了。

「我以後再跟你聯絡！」茱莉一面向外面叫着，一面就將那門閂推上，防盜鍊也拉好了。

吉蒂站在那裏，看着前面的那度大門，呆了好一會，終於聳聳肩，離開了。她踏進升降機，乘升降機降到樓下，出了街上。她上了她停在路邊的一部汽車，開走了。

這個時候，司馬洛從對面街的街燈柱後面走進來，走過街心，回到這座大廈的門口。吉蒂來時，他曾經過來看過升降機頂上的燈號，他就知道吉蒂是到了他所住的那一層，因此也猜到她大概是來幹什麼的了。現在她走了，他就開始行動了。她踏入升降機，却是按了頂樓的按鈕。

升降機一直把他帶上了那座大廈的頂樓。他踏出升降機，跑了兩層樓梯，便到了大廈的天台。他在天台上走了一匝，看清楚天台上沒有別人，便走到一處欄河邊。那却不是向着街的欄河邊，而是向着大廈中間的天階的。

那是大廈的一處通氣的空間，在天台上就像一個方形的井口。「井口」裏面，全部都是大廈各處的浴室的窗口。這個「井口」的裏面，沿着牆壁有不少粗大的水渠。現在，他爬上了欄河，扶着其中一條水渠，就沿着這條水渠爬下去，就像小偷似的，祇不過，小偷是不會爬這裏的，因爲浴室的窗子全都是鋼窗，全部有鋼條欄着。

有這些鋼條欄着，人是爬不進窗內的。司馬洛就是從這裏爬下去。

沿途的美景也眞不少，通過半掩着的浴室窗子，也看到好幾個入浴的人，而第四個就是茱莉。因爲此時，司馬洛也已經到達了他自己那層樓的浴室的窗外了。茱莉並不是洗澡，她祇是在用洗手間。司馬洛就在窗外等着。

她做完了她要做的事，便出去，把浴室的燈熄掉了。

司馬洛微笑着伸手到浴室窗子的中間的一條鋼條上，手指沿着鋼條摸索，找到了一點什麼，把它撕了下來，原來那是一條膠布。那鋼條是漆成白色的，膠布也是白色的。假如就這樣看上去，是不容易發覺膠布的存在的。黏着膠布的地方有兩處，司馬洛把兩處的膠布都解了下來，然後把鋼條一托，鋼條便脫落下來了。

原來那鋼條本來已是鋸斷了的，不過鋸斷之後仍放在原位，用膠布黏着而已。現在，鋼條拿開了一條之後，他就可以很從容地爬進浴室了。他爬進了浴室，把鋼條放在馬桶上，輕着脚步走到浴室門口，向外面張望，浴室外面是一段短短的走廊，走廊通到廳中，他可以看到茱莉正在那裏，在看那些油畫。她的背正向着走廊。

他的屋子的地板是滿鋪地毡的，因此走起路來一點聲音都沒有。他幾步就跨到了茱莉的後面，手掌舉起劈下去。堅硬的掌緣劈中了她的頸背，她的身子一軟，就仆倒了。

「對不起！」他輕拍一下她的臉，然後就走回浴室裏去。他在浴室裏第一件事先要幹的，就是把那根鋼條放回原位，然後把那兩條膠布也貼好了。

這樣，他的窗子便又看不出有什麼異樣了。要有非常豐富的想像力，才能够想得出來這裏有一個這樣的入口！司馬洛在許多地方的住宅都有這樣設備的。他不常應用，但是需要時却是很方便的。

當他從浴室裏出來時，茱莉仍在那地毡上昏迷未醒。他也不心急。他知道自己用了多少氣力，他也知道茱莉要好一段時間才會醒過來。他慢條斯理地把那些油畫收拾好，找來了一些鷄皮紙，把它們全部包裹了起來，又用繩子紮住了。他就提着這隻可能值二十萬元以上的包裹，出了門口，離開了。

茱莉仍然躺在地毡上，昏迷了的她，對這件事是一無所知的。

當茱莉再張開眼睛的時候，司馬洛又已經在她的身邊了。司馬洛正在搖她。「茱莉，茱莉，」他關心地說，「你沒有事吧？」

「我——」她嬌弱地呻吟着，忽然若有所憶地一跳起身。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小說

賊贓

文・鷹黃
圖・基耀黃

前文提要：

金、銀元寶，主要找的是月華軒珠寶，那兩箱珠寶內最名貴的有翡紅—翠—綠雕出來的玉樓船；內外十二金釵共二十四個美女，栩栩如生，還有用一條黃金綫沒有接駁口織成的金龍，嵌滿了七彩寶石，可說比美曾有中國皇帝死後穿的那件金縷衣，他們正想搬走，而楊威方驄及時趕到將他們殺死了，二人正商量如何運走這批金銀珠寶，石室門口又出現高玉盛江飛霞，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到底「寶」落誰手，還是物歸原主呢？楊威方驄正考慮如何戰勝這一對下一代的小蜘蛛。……

小蛛一雙　刼運難逃

「機關？」楊威一呆，隨又大笑三聲。「有什麼機關人皮地圖上那還不清楚，趙氪他們進來的時候那還不弄掉，否則那還不拿來對付我們？」

方驄說道：「也許那地圖早就已給改掉。」

江飛霞冷笑接道：「只是改了一處，但已經足够。」

楊威立時笑不出來，隨即仰首望去，那之上並沒有刀鬧什麼，再看脚下，地面也並無任何特別之處，方驄也就在這時候道：「也許那是一道暗門或者什麼，可以將我們關在這個密室內。」

楊威大笑道：「那他們是不要這些金銀珠寶了，少爺就在這裏頭數數元寶，玩玩珠寶，何等快活。」

方驄搖頭道：「可惜這些東西不能塡飽肚子，否則就更快活了。」

楊威又笑不了出來，雙手不由落在肚子上，那肚子裏隨即「咕」的一响。

方驄接道：「我們好像也已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沒東西下肚了。」

楊威肚子叫得更响，突然向方驄眨眨眼睛，方驄歎息一聲道：「眨眼睛也沒用的，控制機關的機括只怕就在他們身旁，你我就是動作再快，只怕也快不過他們的手。」

江飛霞笑應道：「好聰明的孩子。」

楊威接道：「好壞的女人，不知還有什麼花招？」

江飛霞道：「沒有了。」

楊威轉問方驄：「你看他們眞的有這個耐性？」

方驄道：「他們在外面日子過得快活，而且大概不用十天我們便已經餓得連爬也爬不動的了，不過，還好——」

「怎樣了？」楊威急問。

方驄目光一轉，道：「這裏有三具屍體，我們省着吃，應該可以吃一段日子。」這番話說完，他突然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楊威簡直就毛管倒豎，一副要吐的樣

子，江飛霞居然還笑得出來。「你們能够嘗到人肉，應該還很感激我們才對。」

楊威瞪着方驄。「我還以爲在這個時候你就是沒有句好話，也應該有個好主意的。」

方驄歎了一口氣，回答道：「大概這幾天跟你太接近了，所以連說話也變得懷疑起來。」

楊威這一次沒有動惱，揮手道：「還不快想想，看看有什麼好辦法？」

方驄還未回答，江飛霞已笑接道：「兩位就在這裏慢慢的想清楚好了，我們可要失陪了。」

「你——」楊威手指江飛霞，却是什麼也罵不出來。

高玉盛隨即探手抓住旁邊一座嵌在牆壁上的石燈，道：「只要我一扳這個燈座，就會有一道鐵門落下來，雖然不太厚，不太重，但一年半載，兩位大概還弄它不破，希望兩位能够支持到那個時候。」

江飛霞接道：「有時間我們會來探望你們的。」

方驄揮手道：「兩位慢行，恕我們不送了。」

江飛霞嬌笑道：「方公子畢竟是書香世代，這個時候仍然能够保持這麼良好的風度。」

楊威冷冷一笑，說道：「我也不錯的，最低限度到現在還沒有撲上去阻止你們。」一頓接道：「有空閒請來坐坐，不送不送——」

江飛霞笑得花枝亂顫。「原來楊公子也懂得這樣說話，得罪得罪。」她輕扶着高玉盛的肩膀，接道：「表哥——」

高玉盛頷首，按住石燈上的手用力一扳，那座石燈立時脫出了牆壁，滾冬瓜也似滾下石階。

石燈後有一條鐵棒從一個牆洞內伸出來，却已被弄成一團，堵住了那個牆洞。

高玉盛目光及處，面色大變，江飛霞亦花容失色，脫口道：「怎會這樣的？」

楊威在高玉盛手一扳那剎那已不由一閉眼睛，隨又張開來，應聲道：「鐵門在那兒，怎麼看不見？」

方驄笑笑道：「哈哈，給我變魔術變掉了。」

高玉盛沉聲道：「姓方的——」

方驄應聲道：「我一直就在懷疑這可能是一個陷阱，否則趙寬他們沒有可能這麼順利跑到這裏來。」

楊威帮腔道：「對啊，我就是不相信地圖這麼多年你江姑娘竟然都沒有發現，早就說這是一個陷阱的了。」

「是麼？」江飛霞冷笑。

楊威接道：「當時我們就已在考慮，考慮——」他想着一肘撞上方驄的胸膛。

「考慮什麼？」

「考慮其中一定還有什麼曲折。」方驄揉着胸膛接道：「可是怎也想不到做女兒的竟然會爲了替父親報仇，不惜將母親送進地獄。」

「可不是。」楊威接道：「天下那有這樣狠毒的女人？」

方驄又說道：「碰巧這些年來，一直跟那些盜賊過不去，多少都學會了一些機關消息的學問，一路走來一路小心着，結

眠……」

楊威緊接道：「發現了這座石燈的秘密。」一頓壓低了嗓子。「你其實是什麼時候弄壞的？」

方驄低聲道：「就在你跟趙寬他們大談條件的時候。」

「你這個臭小子，到現在才說，害少爺飽受一場虛驚。」楊威又一肘打去。

這一次方驄已經有準備，以手掌擋下，說道：「她是女孩子，又費了這許多心思。」

楊威立時提高嗓子道：「可是，我們堂堂男子漢，總不能這樣欺負一個女孩子，讓你太失望，所以商量下來，還是先讓你白開心一場，然後才迎頭給你澆一盆冷水，讓你清醒一下。」

江飛霞氣得臉都青了，高玉盛目光閃爍，只看如何將機關發動，方驄隨即道：「我看高少爺不必再費心了。」

「對啊！」楊威接叫道：「若不是這機關再也兇不出來，我們也不會這樣輕鬆，這樣放心站在這裏跟你們說話。」接又拉起方驄的一隻右手，道：「你們大概不知道，他練的是密宗大手印，少林羅漢金剛手，武當鐵指功，楊門無敵氣功——」

「什麼？」方驄一怔。

楊威瞪眼道：「楊門就是楊家，也就是我家，我家的無敵氣功你雖然還沒有我這般火候，但要將那麼一條鐵枝弄成一團，可也是輕而易舉的一件事。」

方驄也沒有跟他分辯，笑笑踱了開去，楊威這一次倒也謙虛得很，接道：「我無敵，他也是無敵，加起來就是兩無敵，你們惹上了我們，就是你們的不幸，乾脆就認命，也不要埋怨什麼的了。」

高玉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一揮手，道：「表妹，走！」

楊威應聲道：「那走得這麼容易！」

高玉盛笛子一抬，即時破空聲响，一個個金元寶向他飛來，那是發自方驄雙手，奇勁無比，高玉盛顧不得向楊威發射暗器，急急後退。

金元寶擲在牆上，竟然嵌進去，楊威看着歎了一口氣，說道：「你這個敗家子，幸好擲得出，拾得回。」隨即拔步追上前去。

方驄同時撲出，搶在楊威之前，抓在手中的金元寶擲出，隨又抓起了石階下劉全的屍體。

× × ×

江飛霞才出暗門，高玉盛亦掠了出來，半身一蹲，笛往唇一按，三枚毒針迅速從笛管射出，一個人即時從暗門冒出來。

三枚毒針不偏不倚，齊射在哪個人的身上，高玉盛却笑不出來，他已經看出那冒出來的既不是楊威也不是方驄，乃是劉全的屍體。

劉全的屍體緊接飛起來凌空向高玉盛壓下，方驄與之同時從暗門中竄出，向高玉盛撲去。

江飛霞同時一旁掠來，凌空一式裙裏脚，踢向方驄的咽喉，方驄伸手欲擋，那刹那突然看見踢來那隻小蠻靴的靴底赫然嵌着一支利刃，他的反應也算敏銳，欲擋的右掌一沉，中指一彈，正彈在刃身上。

江飛霞一個身子立時被彈得倒翻開去

，她的身手也不弱，凌空滾身，另一脚緊接踢出，方驄却已不在原地，繼續向高玉盛撲去，楊威這時亦已從暗門內竄出來。

江飛霞身形落下，立即轉撲楊威，迎胸就是一脚，楊威下意識地身子一閃，讓開這一脚，大笑道：「你這個小三八，有多少斤氣力，少爺就是讓你踢上幾脚又何妨。」

方驄的語聲即時傳來：「小心她靴上的利刃！」

楊威已準備挨她一脚，順手將她的脚抓住，再將她摔在地上的了，一聽忙將胸膛縮回去。

江飛霞連環雙脚踢至，裂帛聲中，楊威的胸膛被削破了兩道口子，說險，可眞險得很。

「好厲害的脚。」他居然還笑得出來。「幸好少爺目光銳利，一眼便瞧出你靴上另有花樣。」

江飛霞冷笑再出脚，兩隻脚踢得又高又勁，植威不敢硬接，雞手鴨脚的東一閃西一避，居然給他閃開了連環三十六脚。

江飛霞沒有踢出第三十七脚，順勢一個鐵板橋，腰身一個翻滾，食中指一併向楊威點去。

「呵呵呵，學人點穴來了，少爺一身皮堅肉厚，看你如何點得進來。」楊威一閃再閃，到江飛霞第三次點到，以胸膛迎去。那之上沒有穴道，他絕對有信心硬挨這一下，再順勢將江飛霞拿下。

江飛霞也就在這刹那深深的吸了口氣，食中二指與之同時一指，點在楊威胸膛上，只聽「嗤」的一聲，楊威胸膛的衣衫迎指裂開，肌膚也一樣，鮮血隨着飛濺。

楊威也總算知機，及時抽身倒退。

「你這個小三八，居然懂得劍指？」楊威這才收起輕視之心。

江飛霞吐氣吸氣，左右雙手劍指齊動，窈窕的身子穿花蝴蝶般一舞，疾舞了過來，楊威大喝，一輪快拳護住全身上下。

江飛霞劍指連點都攻不進，眞氣一下接續不上，楊威雙拳已「雙龍出海」，齊打了過來，一面呼喝連聲，震耳欲聾。

這氣勢果然立即壓倒了江飛霞，楊威奮勇繼續殺奔前去，攻勢排山倒海般。

「你叫什麼？」江飛霞忍不住叱道。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楊威應聲又呼喝起來，而且更加响亮。

「靜一靜難道不可以？」江飛霞是眞的給他喝得有些心煩意亂。

楊威道：「不可以！」接又呼喝着攻前，聲音越來越怪。

江飛霞越聽越覺不舒服，連連倒退，楊威緊迫不捨，忽又道：「誰叫你這樣子惡毒？否則，只要你一聲不許，我那敢吵嚷什麼？」

他這一說話，江飛霞立即迫回來，雙手攻向要害，抽冷子踢脚。

楊威倒退了三步，怪叫道：「好快的身子，難怪將蜘蛛死亡帖貼在蕭觀音背後，蕭觀音也不覺。」

江飛霞沒有作聲，繼續搶攻，楊威忙又呼喝起來，吵得震天價响。

他越是呼喝拳勢便越是強勁，江飛霞不由又心煩意亂起來，她武功雖然很不錯，到底缺乏臨陣的經驗，尤其是拚命的經驗。

楊威雖然一見勢色不對就拔脚開溜，但必須拚命或者可以拚命的時候他還會拚個明白，現在他非獨有把握拚倒江飛霞，而且還發現了江飛霞這麼大的一個弱點，又怎會輕易錯過，怎會不拚下去？

他中氣充足，等閒可以喝上三兩個時辰，却絕不以爲要三兩個時辰才能夠將江飛霞拚倒，所以他索性放開喉嚨大聲呼喝，人也因此變得龍精虎猛，招式用來特別暢順靈活，變化多端。

江飛霞很快又被迫回去，也隨即改變方式，不再與楊威硬拚，繞着楊威遊走起來，楊威一見又打了一個「哈哈」。「彫蟲小技，也來獻醜。」

他說着移步走向高玉盛，看樣子是要抽冷子襲擊高玉盛，江飛霞不得不回到楊威面前阻擋，再與楊威惡戰硬拚。

她當然明白，高玉盛若是給擊倒，憑她的本領，就是方驄不出手，也難免一死，而高玉盛與方驄看來不過半斤八两，若是加上一個楊威，非敗不可。

現在她只希望能够支持到高玉盛將方驄擊倒，然後再解決楊威。

她看得出想得到的楊威又怎會看不出想不到？所以也立刻改變了方式，裝腔作勢，要攻向高玉盛。

江飛霞看出楊威是故意如此，却看不出楊威是否眞的要攻擊高玉盛，只有盡力去阻止，楊威與之同時眞氣運上雙臂，連環撞向江飛霞的一雙纖纖玉手。

江飛霞不接，楊威便衝向高玉盛，一接那種滋味當然不好受。

楊威也擺出一副恃勢凌人的樣子，拳脚之外，一有機會便提身撞去，就是欺負江飛霞一個身子窈窕不敢跟他硬碰硬接。

江飛霞眞給他迫得喘不過氣來，一急之下脫口道：「你這算什麼英雄好漢？」

楊威大笑道：「我本來就不是什麼英雄好漢，現在更加不是了。」

這個人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必要時並不在乎要做什麼英雄好漢，聽他這一說，江飛霞當然什麼話再也說不出來，只好硬着頭皮接下去。

楊威繼續連聲呼喝搶攻，他其實也很着急將江飛霞擊倒，因爲他已經看出高玉盛跟方驄並不是半斤八两，斤两還是高玉盛重一些，只是高玉盛不時向江飛霞這邊望來，未能够集中精神，方驄才能够跟他打成平手。

連他也看出，方驄當然心中有數，他是很想乘高玉盛分心的時候將之放倒，可是高玉盛非獨招式變化巧妙，反應的敏銳尤其過人，何況還有那管鐵笛，暗器一吹，方驄取得的優勢便失去。

高玉盛也知道自己太分心，却心不由已，楊威的呼喝聲也實在令他太困惑，不看一眼江飛霞，實在難以放下心來。

他也的確太分心，鐵笛裏的針用光了也不覺，仍然吹下去。

方驄見他的鐵笛移向嘴唇，已經很小心，看見沒有針吹出來，却知道是機會，立即搶進。

高玉盛也立即察覺，左掌右笛急護，但仍慢了一分，胸腹各中了一拳，悶哼聲中，倒飛了出去。

方驄得勢不饒人，乘勢追擊，身子半空中翻騰，雙拳疾打向高玉盛後背。

高玉盛沒有回身，鐵笛從脅下伸出，突然一下兵刃出鞘聲在笛上响起來。

那管鐵笛也就在响聲中暴長，三尺變成了一丈，撞在方驄的小腹上，這還是方驄反應敏銳，半空中身形硬硬擰轉，避開了要害。

鐵笛子仍然撞上他的小腹，撞得他倒飛了回去，高玉盛緊接落下，右手已多了一截槍尖，往管口一按，鐵笛便變成一支纓槍。

他身形再動，纓槍有如毒蛇般刺向方驄的咽喉，方驄伏地滾身，雙掌翻飛，好不容易才接下高玉盛纓槍的連環三十六刺，人已給迫到了楊威身旁。

高玉盛叱喝聲中身形亦挨向江飛霞，槍勢再動，急刺楊威。

不等他纓槍刺到，楊威已倒退，一面退身子一面翻騰，閃得雖然驚險百出，到底閃開了。

方驄立即把握機會揉身撲回，高玉盛槍勢已盡，却順勢將纓槍交到江飛霞手上，翻身迎向方驄。

四個拳頭迅速撞在一起，兩人同時倒退一步，方驄有些詫異的說了一聲：「好拳頭。」

高玉盛冷笑，道：「手脚永遠是最方便的殺人兵器，一個殺手不好好的鍛練他的手脚，絕不會成爲一個成功的殺手。」

說話間他拳脚不停，攻向方驄，肌肉的堅實，絕不在方驄之下。

方驄一面硬接一面道：「這是說你是一個成功的殺手了？」

高玉盛冷笑道：「這大概還沒有人反對。」

方驄笑笑道：「可惜你的感情還是太豐富，你大概也聽說過，感情永遠是殺手的墳墓，一個殺手動了感情，便已離死不遠。」

高玉盛又一聲冷笑：「你是說，我不該將鐵笛，將那支纓槍放下？」

方驄道：「你有兵器在手，我遜你三分。」

高玉盛冷截道：「你難道看不出，這是因爲我發現不用兵器也能够輕易將你擊殺？」

方驄笑笑道：「我只是看出，你恐怕江飛霞傷在楊威的手下。」

高玉盛突然道：「我却是看不出，你這個人雖然是一個男人，但比女人還要多嘴。」

方驄道：「你要我閉嘴還不簡單。」

高玉盛說道：「那我便三幾手打殺了你。」

方驄道：「或是讓我殺掉你。」

高玉盛沒有再作聲，拳脚更急更勁，方驄硬封硬擋，毫不讓步，他絕對有信心在拳脚上壓倒高玉盛，這種信心，當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得來的，一直以來，在江湖上他還沒有遇到過一個拳脚比他更凌厲的對手。

現在他遇到了，高玉盛一樣硬碰硬封，神色也竟然始終自如。

另一方面，江飛霞一槍在手，盤旋飛舞，已然將楊威迫得手忙脚亂，在槍上，她顯然也下過一番苦功，用的竟然是正宗楊家槍法。

楊威躲着閃着，跳躍騰挪，突然大叫道：「你這個女人到底要不要臉？」

江飛霞冷笑道：「沒有規矩不許我用兵器。」

楊威道：「我是說你所用的槍法。」

「這槍法有什麼不對？」江飛霞槍勢再緊，槍花一蓬緊接一蓬當頭洒下。

楊威閃避得有些狼狽，却還是閃避過去，接襲道：「這難道不是楊家槍法？」

「楊家槍法又怎樣了？」

「你這個沒良心的，學的是楊家的本領，一出楊門，便拿來對付楊家的人？」

楊威又喝道：「告訴我是那個畜牲傳你這槍法？」

江飛霞冷笑道：「不是你這個畜牲就是了。」接又一槍。

楊威貼地滾身避過，順勢抓住了劉全留在地上的雙刀，他所以這許多說話，其實就是要引開江飛霞的注意。

江飛霞發覺他的意圖之際，那裏還來得及阻止，槍勢只有再一急，希望幾下子盡快將他刺殺槍下。

沒有兵器的時候刺殺他已經不成，現在又談何容易。這幾下急刺江飛霞無疑已盡全力，用的又是楊家槍法的精萃，但楊威雙刀在手却是如虎添翼，一趟地趟刀法施展下來，非獨接下了槍勢，而且一團刀花直滾到江飛霞脚下。

江飛霞一個身子急往上拔起來，楊威也拔起，一面大喝：「小心左脚！」

江飛霞左脚不由一縮，身子同時受影响往右一偏，楊威雙刀即時落在槍桿上，「叮叮噹噹」的一陣亂响，削向江飛霞持槍雙手。

他若是不敵，雙刀直削上去，江飛霞的一雙纖纖玉手就是不成雙也有一隻給削下來，可是一看那冰雕玉砌也似的一雙手，他却又實在狠不起心腸削下去，所以仍然給江飛霞一個縮手的機會。

江飛霞也不得不縮手棄槍，翻身落下，楊威緊接落在地上，雙刀一探，又到了江飛霞面前，砍豬肉的左右猛劈，口上也配合着一連串的：「劈劈劈——」

刀鋒總是在寸許距離停下，江飛霞却已被嚇得花容失色，直往後退。

楊威口中一面劈過不停，雙刀也不停，亦步亦趨，他只是想嚇唬江飛霞一下，冷不防方驄一個身子飛來，撞上後背，身子不由得往前一衝，雙刀立時扎進了江飛霞體內。

江飛霞慘叫，一個身子往前一栽，楊威那刹那不由亦怪叫一聲，急忙鬆手，江飛霞失去支持，立時帶着雙刀仆在地上！

刀柄撞在地上，刀鋒沒入更深，半尺長的兩截刀尖從江飛霞後背穿出來，江飛霞却再沒有任何反應，也再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楊威方驄同時轉身，手指對方，一聲：「你——」

「我什麼，是你撞上來的。」楊威接一手將方驄的手指推開。

方驄歎了一口氣，道：「我却是給踢過來的。」

這也是事實，高玉盛看見江飛霞形勢

危急，亦着急起來，一陣瘋狂搶攻，將方驄攻得毫無招架之力，抽冷子一腳，更就將方驄踢飛出去。

方驄及時雙手擋住，卸去了所有的力道，總算沒有受傷，身子却不由倒飛了出去。

他雖然差不多已等於腦後長着眼睛，這一腳力道的强勁仍然在他意料之外，不由得撞上楊威的後背。

高玉盛也實在想不到方驄這樣子招架，這一腳的後果更就大出他意料之外，當場怔住，然後突然發出一聲撕心裂肺，天崩地裂的吼叫聲。

楊威方驄如夢初覺，這一次反應最快的是楊威，身子一轉，看似便要開溜，仍不忙手指方驄。「可不關我的事——」

方驄忙截道：「刀是他拿的。」

楊威急叫道：「是他撞上來的。」

方驄接向高玉盛道：「你若是不踢那一腳，根本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楊威不覺也幫腔說道：「所以罪魁禍首……」

話口未完，高玉盛已又大吼一聲，疾向他們衝了過來。

楊威急喝一聲：「上！」

方驄却問：「是你還是我？」

「一齊吧！」楊威這句話出口，高玉盛已撲到來，拳脚齊飛，他的神態已接近瘋狂，拳脚也一樣。

楊威方驄急忙招架，交手不過三招，兩人便已給打踢得飛起來，高玉盛的武功本來未到這個地步，江飛霞的死却激發了他所有的潛力。

方驄楊威再上，這一次，才兩招兩人便已變做滾地葫蘆。

高玉盛緊接撲向楊威，只嚇得楊威連滾帶爬，倉皇後退。

「罪魁禍首——」楊威的手才要指向方驄，高玉盛已追到，一脚將他踢了個元寶大翻身，他的腰力也總算够强勒，一彈而起，一隻狗也似狂逃了開去。

高玉盛一下子又追上，還未出手，方驄已從後撲上，向他撲擊，他憤怒中反應仍然敏銳，立即回身招架，接兩拳，挨一拳，一脚將方驄踢翻。

楊威及時一把扶住，一面道：「想不到你這個人還有點義氣。」

高玉盛的拳頭已到，方驄急忙架住，道：「那麼你？」

「我怎樣了？」楊威一面應，一面替方驄擋開了一拳。

方驄歎口氣，道：「雖然沒有我的義薄雲天，也很不錯的了。」

楊威正要說什麼，高玉盛拳脚已到，連氣也喘不過來。

高玉盛暴喝聲中，拳脚一陣狂攻，又將二人踢倒得飛開九丈。

方驄楊威相顧一眼，一齊再次撲上，很快又被打得飛開去，接連四次，口青面腫。

高玉盛這才再運氣，雙臂的肌肉就好像有幾隻小老鼠在裏頭走來走去。

楊威方驄正要再撲前，一看這情形，不禁爲之面青。

「你看他，就像玩魔術的。」楊威居然還笑得出來。

方驄道：「內功練到他這個地步的人並不多，我們兩個無敵的加起來只怕也不是他的敵手。」

「只怕？」楊威咬牙切齒的。「你這個小子是不是還有什麼壓箱底的本領沒有拿出來？」

方驄苦笑道：「這個時候還藏着幹什麼？」

「問你了。」楊威抽動着鼻子。

方驄的鼻子亦有血淌下來，抬手一抹，道：「看情形，這一次不拚命是不行的了。」

楊威道：「你拚還是我拚？」

「你也好我也好。」方驄一頓接道：「我若是給放倒了，你替我將珠寶送回月華軒。」

「還有你的屍體？」

「當然了。」方驄道：「棺材買柳州的，那屍體便是送到去也不會變壞。」

「放心，我一定吩咐他們落足材料，度身訂做。」

「我知道你這個人看來好像很壞，其實並不太壞。」

「所以你只管放心，我若是分多你一兩半兩，就不是楊門好漢。」

方驄道：「不放心的是孫子。」

楊威接問道：「你還有什麼遺言？」

「沒有了。」方驄隨即運起眞氣，原地跳躍了幾下。

楊威奇怪地接問道：「你怎麼不問問我有什麼遺言？」

方驄沒有回答，楊威叫起來：「你這個臭小子，原來準備自己拚命。」

語聲未已，高玉盛一聲長嘯，一股旋風也似疾轉了過來，方驄同時暴喝迎上前去。

高玉盛連環百零八拳，方驄硬接，同時接下二十七脚，兩人的身形這才一分，也就在這剎那，楊威突然飛將軍從天而降，一隻猴子也似的從背後將高玉盛摟了一個結實。

高玉盛發覺要將楊威摔開的時候那裏還來得及，要反肘撞擊，雙臂却給楊威的雙手雙膝纏阻着，方驄又怎會錯過這個機會，立即衝前來，「雙龍出海」，揮拳痛擊高玉盛的胸膛。

他出拳既快且重，高玉盛早已領教過，這下子封擋來不及，便要扭轉身子，以背負着的楊威去擋，那知道楊威非獨一座山也似壓着他，而且同時向相反的方向扭動。

高玉盛一轉不開，方驄雙拳已經打上胸膛，連環十八拳，只打得高玉盛五臟離位，血氣翻騰，一個身子直往後退，他也就索性暴退，全身撞向後面那座亭子的柱子。

楊威在他背後，這一撞受苦的當然只是楊威，那知道楊威後腦竟也一樣像長着眼睛，雙脚一長，靴底及時截住了柱子，隨即全力一蹴，高玉盛一個身子不由得倒衝回去，正好迎上方驄的拳頭。

方驄咬牙切齒，雙拳連環又一陣亂捶，將高玉盛一個身子硬硬撞回去。

楊威即時又一聲怪叫，雙脚往柱子一蹴，將高玉盛迫回來。

方驄再出拳，每一拳都打在要害上，

高玉盛口吐鮮血，一個身子跌跌撞撞的倒退。

楊威大聲叫好，一個「死人提」，從高玉盛頭上翻過來，大叫一聲，肘力撞向高玉盛胸膛，與之同時方驄亦全力一拳擊向高玉盛，他打得性起，這一拳幾乎是閉着眼睛打出去。

楊威那一個死人提却是在方驄的意料之外，他算準了這一拳，高玉盛一定閃避不開，一發當然是有去無回之勢。

高玉盛到底不是鐵打的，在方驄重拳之下，眞氣一破，肺腑盡碎，楊威那一肘方驄那一拳就是不打上去，也非死不可，只是打上去，死得快一些。

楊威那一肘當然是先打在高玉盛胸膛上，高玉盛的胸膛立時被打塌，一口鮮血噴出，倒撞在後面的柱子上。

方驄那一拳同時打上了楊威的胸膛，也打得楊威一個身子離地倒飛出去，撞在方驄的身上，那口鮮血，立時都噴在他面上。

拳還未打上，方驄已經發覺，那剎那却是如何收得住，脫口大叫一聲道：「楊威——」

楊威雙手一攤，與高玉盛爛泥般的倒下。

方驄一個箭步急忙衝上去，一把抱起楊威，搖撼道：「小楊——」

「不小的了。」楊威有氣無力的應一聲，一雙眼似開還閉。

「你怎樣了？」方驄急問。

楊威含糊地說道：「我看是這麼大的了。」

「不會的，你又不是七老八十。」

「你那一拳却沒有八百斤，也有七百兩。」

「我不是有意的！」

「那是我倒霉了。」楊威大大的歎了一口氣。「誰叫我跟你一起玩。」

「我們是好朋友。」

「好不好還不是一樣，跟你一起，倒霉的總是我，幸好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別說這種話……」

「人難免一次的，你就當我睡着好了。」楊威又歎了一口氣，說道：「若是你够朋友，唱個歌兒，讓我去也去得快樂一些。」

「怪難爲情的。」

「一場朋友，這也做不到，還說什麼義氣？」

「可是唱什麼？」方驄苦着臉。

「月光光，照地堂也會唱的吧。」楊威的語聲越來越弱。

方驄終於唱起來，雖然不太動聽，却充滿感情，楊威也就在這歌聲中閉上了眼睛！

這看在眼內，方驄的歌聲不由更凄苦，仰首向天，也不知是否要藉此不讓眼淚掉下來。

然後他突然發覺懷中的楊威身子一動，又一動，垂頭望去，只見楊威單着一隻眼，腮帮鼓得高高的，顯然要笑却又忍住笑不出來。

看他的樣子，已忍得很辛苦，方驄不由得一怔，楊威也就在這剎那抬手一把摑在他的臉上，大笑着跳起身子，一面道：「那有你唱得這麼難聽的，再要聽，我寧可去見閻王爺了。」

「那你去好了。」方驄破口大罵，一把推去。

楊威給推得仆開去，他正在樂不可支，大笑着直在跳脚，下盤虛浮，給這一推，仆出三丈之外。

「你這個臭小子，跟少爺開這種玩笑……」方驄罵了一句，突然住口！

楊威的笑聲也是突然斷去，那一仆，他正仆在江飛霞的屍體上，穿透屍體那兩柄刀的刀尖立時插進了他的胸膛。

他掙扎着站起來，踉蹌着走了幾步，胸膛血如泉湧，傷的竟是要害。

方驄怔了一怔，失聲大叫起來：「小楊——」

「這是意外，與你無關。」楊威把手亂搖。「媽媽生前時常都教訓我，勤有功，戲無益，是不是？玩什麼？」

語聲未落，他已倒下去，嘴角綻着笑意，却是再也笑不出來。

「小楊——」方驄嘶聲大叫，急步衝前。

眼淚終於從他的眼眶淌下來，在急風中飄飛。

（全文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劍勁退强敵胆氣侵山主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立忠制服了牟占春，雲天流兩位總管之後，突見武狂龔一夫和武妖巫馬明走前，稱讚俞立忠幹得好，並願意將十五輛鏢銀無條件奉送，接着立即飄然離去，俞立忠看得一呆，遂即醒悟過來，忙趕前去向兩人道謝，原來那武狂，武妖正是武英武棍所番扮，他們正是俞立忠發信求援的人……俞立忠獲得武英武棍的幫忙而將鏢銀封到手後，唯一賴爲偵出「老山主」總壇的雲、牟二總管却一死一自殺，雖然鏢銀封到手，但這兩人一死，可是得不償失，而就在這個「山窮水盡」的時候，艾北村忽然路經水七里，這帶給俞立忠一綫曙光……艾北村找不到鏢車後，放棄搜索離去，俞立忠遠遠在後跟踪。

巢湖戰七蛟

儘管跟踪艾北村遠較跟踪雲牟二總管要危險和困難得多，但俞立忠已決心使出渾身解數跟艾北村周旋一番。

這一夜，艾北村沒有停宿，他沿着九華山麓一路北上，天亮之時，正好趕到貴池。

也許是連夜奔馳腹中飢餓之故，一入縣城，艾北村就找上一家飯館。

那家飯館設備簡陋，俞立忠斷定它不是「老山主」的暗樁之一，因此不放在心上。

藉艾北村進入飯館吃飯的機會，他隱入一條僻靜的小巷，把身上的一件特製藍外衣脫下，翻轉過來，變成青衣再穿上，然後取出一面小銅鏡，匆匆改變了面貌，這才施施然走了出來。

適時，艾北村也由飯館走出，他似乎也顧慮到會有人跟踪，站在飯館門口，精眸四下掃視一遍，然後舉步往城門走去。

出了北城門，迎面便是長江，假如要過渡的話，那是非同船不可了。

爲此，俞立忠悄悄地把背上的長劍丟掉！

果然，艾北村一直走到江畔，混入一羣等候過江的人羣中。

俞立忠不敢馬上走過去，等了一會，見有一對老夫婦各拎着沉重的包袱由城內走出，便迎上前笑道：「兩位老人家也要過江麼？」

「哦……」

「小可也要過江……」

「哦……」

「來，小可帮您老提包袱。」

「這……這……這怎麼好意思？」

「不打緊，只化一點力氣嘛。」

「謝謝，謝謝，小哥兒，你不是本地人吧？」

「嗯，啊唷，這包袱不輕，甚麼東西呀？」

「一袋花生，送我女兒的。」

「你家女兒嫁在江那邊？」

「正是，老身生了七個兒子一個女兒，看來看去，還是只有女兒不嫌我們兩個老不死的，所以我們一年總要去看她幾次，順便帶點吃的給她。」

來到江畔，剛好有一條渡船由對岸駛到，等船上乘客全數下船後，俞立忠便一手拎包袱一手扶老太婆上船，裝得很像是老夫婦的兒子。

艾北村上船坐下，眼睛在衆人臉上溜來溜去，視綫移到俞立忠臉上時，似乎並未引起他的懷疑，俞立忠看見他那麼機警，心中慶幸不已，暗忖道：好險，幸虧有這對老夫婦做爲掩護，否則難逃過這老傢伙的眼睛……

渡船開始緩緩向對岸駛去。

約莫半個時辰後，渡船方才靠上對岸碼頭，全船乘客下船，紛紛離船上岸。

俞立忠等到艾北村上岸後，扶着老太婆下船，把包袱還給她，立即又遠遠跟在艾北村身後……

一天，過去了。

當夜幕垂下時，艾北村來到廬江縣城，投入城中一家「福來客棧」過夜。

可巧「福來客棧」的對面也有一家客棧，俞立忠就投入開了一間上房，打算跟着艾北村過夜。

廬江距皖中舒城約僅五十里路，所以俞立忠斷定艾北村確是欲回總壇不錯，而如果他的總壇就在舒城附近，則艾北村很可能會在半夜動身，因此俞立忠決定一夜不睡覺，暗中監視他的行動。

更深人靜，他跳上客棧屋脊，找到一處可眺望「福來客棧」的暗隅蹲下來。

然而，一直守候到破曉時分，對面的「福來客棧」始終毫無動靜。

俞立忠並不後悔，他只要不把艾北村跟丟，甚麼苦頭都不在乎。

俞立忠，際之際離去漁船登上欲正村艾北
。視監林叢在躲夫樵扮假忠

天亮不久，艾北村出現在福來客棧的門口，似乎經過一夜的睡眠，他的精神顯得特別矍鑠，邁開大步便往城外走去。

俞立忠在街上買了一頂笠子和一支扁担，化裝成樵夫模樣尾隨而去。

出得城門，艾北村轉向東北前進。

他走得很快，是以一個半時辰後，便已到達巢湖！

巢湖，在合肥、廬江、舒城、巢縣四縣之間，大小港灣三百六十，納諸以注大江，爲淮西巨浸，湖中有一座姥山，傳說巢湖原爲巢縣之地，將陷落爲湖時，有老嫗預知而升此山，救了不少人……

看見巢湖，俞立忠不由心頭一動，暗忖道：「咦，莫非他們的總壇就設在巢湖之中？」他閃入一棵巨槐後，遠遠而望，只見艾北村走近一處港灣，站着和一名漁人講了幾句話，便登上一條小漁船，由那名漁人撐篙，划向湖中而去。

俞立忠丟下扁担和笠子，繞到別處港灣，見湖邊停泊着三條小漁船，三個漁人有的在補魚網有的在修補船艙，乃「信步」走了過去，向那名正在補魚網的老漁人搭訕道：「老人家，魚多不多？」

那老漁人抬頭看他一眼，又低頭去補魚網，慢吞吞道：「唔，還好……」

俞立忠縱目眺望湖面，見艾北村已在三十丈外的湖面上，便又向老漁人道：「這地方漁船倒眞不少，有那麼多魚麼？」

登上漁船，老漁人立將漁船撐離岸邊，問道：「小哥兒，往那裏開！」

俞立忠舉手一指艾北村乘坐的那條漁船道：「一直駛過去好了。」

老漁人依言向前駛去。

「姥山！」

「風景如何？」

「馬馬虎虎。」

「有沒有住着人家？」

「沒有，誰肯住在那山上。」

「爲甚麼？」

「四面環湖，買東西不方便。」

「哦，這倒也是的……」

「小哥兒那裏人？」

「遠了，小可家住太平。」

「黃山附近的太平？」

「嗯。」

「遠巴巴的來此遊巢湖？」

「不，小可在盛家橋有一門親戚，我是找親戚來的，順便來此玩玩。」

「唔……」

遠處，艾北村的那條船已駛近姥山，但似無靠岸之意，船頭又慢慢轉向東方駛去。俞立忠暗感奇怪，便又開口問道：「老人家，這巢湖除了這姥山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山？」

老漁人道：「沒有，只有幾座凸出湖面的小島嶼。」

俞立忠道：「所謂小島嶼，小到甚麼程度？」

老漁人道：「小到不能蓋間房子。」

俞立忠道：「這眞奇怪？」

老漁人道：「這有甚麼奇怪。」

俞立忠道：「沒有甚麼……」

頓飯工夫後，艾北村乘坐的那條漁船和俞立忠乘坐的漁船都已將姥山拋在腦後，迎面是一望無際的萬頃碧波。

「小哥兒，這裏是巢湖的中央了。」

「哦？」

「小哥兒會不會游水？」

「不會，小可是旱鴨子。」

「咦，小哥兒你看，有十多艘漁船正向咱們包圍過來呢！」

俞立忠舉目四望，果見有十五條漁船正向自己包圍過來，不由心頭大震，暗忖道：「不好，落入艾北村的圈套了。」

那十五條漁船來勢甚快，轉眼已駛至七丈之近，將當中的俞立忠團團圍住。

俞立忠轉頭看老漁人時，發現他臉上露着惡笑，心知老漁人也是對方人物，不由得眉毛一軒，舉步向他走去，沉聲冷笑：「老人家，你恐怕也不是好東西呢！」

老漁人哈哈大笑，倏地仰身倒縱而起，「撲通！」一聲，投入湖中去了。

俞立忠知道他下一個步驟就要鑿破漁船，當下不敢怠慢，急將上衣和鞋子脫下，抽出一把匕首握在右手，將身一縱，也潛入湖中。

湖水清澈，人在水中，視界可達尋丈，俞立忠潛入一丈五六深，身子打了一轉，睜眼往上一望，眼前一片黯濛濛，看不見一點東西，他立刻划動雙臂游上六七尺，很快就發現頭上有一大一小兩條黑影，大黑影靜止不動，那是漁船，小黑影是老漁人，他已靠上船底，正要揮動一柄短劍鑿破漁船！

看情形，他眞以爲俞立忠是旱鴨子，還在漁船上哩！

俞立忠暗感好笑，當下悄悄往他身後游去，在靠近他背後兩尺左右時，手中匕首猛刺而出，取其臀股！

「哇！」

依稀聽得老漁人怪叫了一聲，只見他慌亂的在水中翻騰幾下，急急往湖面上沖去。他的屁股，拖了一條血帶！

俞立忠倏又往下潛入數尺深，然後向前潛游七丈多遠，再慢慢向上冒起。

他估計得相當正確，距湖面尋丈深時，已看到頭上正有一條大黑影，那是十五條漁船之一！

他筆直冒起，一手抓住船尾，把頭慢慢伸出水面上。

原來，此刻十五條漁船上的人，視綫都集中在那老漁人的身上，他正被一條漁船上的人救起，一手按着屁股上的傷口，大叫道：「點子硬，東海七蛟！快下去擒人！」

「撲通！撲通！撲通……」

七條彪形大漢，應聲竄入湖中！

俞立忠知道自己絕對無法在水中以一敵七，故一見「東海七蛟」潛入湖中後，立即一躍而起，宛如飛魚般縱上漁船，揮掌猛劈過去。

這條漁船有三名黑衣大漢，他們剛想舉起手中的鬼頭刀時，已先後被俞立忠劈中，三條龐大的身軀在「砰砰砰」聲中，離船飛起，跌入湖中去了！

其餘十四條漁船上的人一見之下，嘩然大叫起來，那負傷的老漁人顯然是十五條漁船的小頭目，他一看俞立忠勇若天神，大驚失色，急叫道：「兄弟們快圍上去，別讓他跑了！」

十四條漁船登時一齊駛動，企圖將俞立忠困在核心，與此同時，東海七蛟在水中找不到俞立忠，也紛紛冒出水面，他們一看俞立忠站在船上，立又潛入水中，往俞立忠的漁船潛游過來。

俞立忠冷笑一聲，俯身拆下一塊木板，往其中一條漁船的中間湖上拋去，人跟着飛步縱出，一跨四丈有奇，在拋落湖上的那塊木板上一點脚，接着身形再起，朝那漁船撲去！

人未到，雙掌齊揚，眞力突發！

「蓬！蓬！蓬！」

船上的三名黑衣大漢那裏抵擋得住他的正宗內家劈空掌，慘叫聲中，也跌入湖中去了！

俞立忠跳落漁船，俊目四掃，見每條漁船都只有三名黑衣大漢，此外並無特殊人物，不禁心中大喜，暗忖道：「大概只有那老漁人和『東海七蛟』有點名堂，我先打發這些黑衣大漢，然後再來對付他們吧！」

思忖電閃之後，俞立忠立即又俯身拆下一塊木板，往其中一條漁船的中間湖上拋出……

轉眼間，十五條漁船已有七條被他擊潰了！

那東海七蛟原想上船助戰，但一看俞立忠神勇無匹，不覺胆爲之寒，那敢上船，只在湖面上潑水吶喊。

俞立忠哈哈大笑，正要將手中的一塊木板拋出之際，驀聞遠處湖面上傳來一聲嘹亮的遏雲長嘯，他一聽那嘯聲，就知來人功力奇高，不由心頭一震！

轉頭循聲一望，他的心頭發毛了！

那是一個身材清瘦的黑衣老人，他正揮動雙袖施展「登萍渡水」的上乘輕功，朝這邊疾奔而來！

當今武林，就連號稱十二無敵的十二金衣特使，也沒有一人能够在遼闊的水面上飛行，此刻來的這個黑衣老人無疑是「十二武煞星」中的人物了！

俞立忠心中十分着急，但臨此欲逃無路的局面下，他只好勉力鎭定心神，決心與對方拚死一搏。

一霎間，黑衣老人業已來到近處的湖面上！

鼠目、尖嘴、招風耳，整個神態充滿尖刻酸腐，好像是個老帳房。

他似乎有意賣弄自己的輕功，來到近處，並不上船，就在湖面上立定，手捻頦下一撮山羊鬚，含笑望着那漁人道：「楊大海，你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那老漁人又驚又喜道：「是的，這小子不簡單，褚老前輩您來得好！」

姓褚？

那麼，這黑衣老人是武怪褚一民不錯了！

俞立忠曾經聽師祖武翁房玄齡說過，這武怪褚一民不僅武功古怪，連人也怪得出奇，每次與人動手之前，總要先問問對方的屬相和生辰八字，然後與自己的屬相和生辰八字「對算」了一番，如果雙方不相尅，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也會放對方一條生路，否則便視相尅的輕重而定對方的傷亡，如果對方畏懼而不敢報出自己的生辰八字，他就將對方的雙耳割下，掉頭而去，當眞是武林一大怪人！

這時，武怪褚一民聽了老漁人的話後，便轉對俞立忠笑道：「喂，小娃娃，你身手不劣呀！」

俞立忠俊逸一笑道：「那裏，是你們這些手下太不中用！」

武怪褚一民見俞立忠答得從容，覺得很對胃口，不覺連連點頭，說道：「不錯，不錯，那艾北村也太不禮貌，竟派出這些小嘍囉來對付你，呃！你叫摘星劍狄什麼？」

俞立忠道：「狄化龍！」

武怪褚一民注目望他，笑問道：「那柄『摘星劍』呢？」

俞立忠道：「丟掉了！」

武怪褚一民笑道：「老夫借你一柄如

何？」

俞立忠笑道：「不必，我這手也會打死人！」

武怪褚一民更高興，一翹大指拇笑道：「要得！你屬什麼相？」

俞立忠道：「龍！」

武怪褚一民又笑道：「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俞立忠說道：「丁未年三月十八日子時！」

武怪褚一民「唔」了一聲，閉目喃喃地「算」了一會，睜目笑道：「呃，不大好！」

俞立忠微微一笑道：「我們兩人必須死掉一個麼？」

武怪褚一民搖頭道：「不，沒那麼嚴重！」

俞立忠知道對方雖是邪派人物，但說話一是一二是二，從不反悔胡賴，聞言心頭大寬，笑道：「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解決？」

武怪褚一民道：「對三掌，誰勝誰負，誰死誰傷，一概聽天由命！」

對這位與自己師祖同輩的武林大煞星，俞立忠不敢存有半絲勝望，但若說只對三掌，俞立忠倒有自信可以不致受傷，當下點頭一笑道：「很好，請上來吧！」

武怪褚一民左脚微抬，飄然登上俞立忠踞立的漁船船頭上！

俞立忠隨即退到船尾站住，抱拳一拱道：「褚老前輩請發掌！」

武怪褚一民道：「我們同時發掌，由楊大海發令，他說動手，我們就動手，如何？」

俞立忠含笑道：「悉聽尊便！」

武怪褚一民轉對老漁人楊大海大聲道：「楊大海，你聽見了沒有？」

楊大海屁股挨了一刀，正痛得難過，但對於武怪褚一民的命令却不敢不服從，聞言忙答道：「是，聽見了！」

武怪褚一民回望俞立忠笑道：「好，我們開始準備！」

語畢，閉目行功運氣。

俞立忠那敢怠慢，忙也閉上雙目，深深吸了一口氣，提聚八成眞力貫注雙臂，然後慢慢睜開眼睛，準備迎擊對方石破天驚的凌厲掌力。

楊大海見他們兩人都已準備停當，於是張口大叫道：「動手！」

「嘿！」

兩人同時發出一聲沉喝，四掌齊揚猛推而出！

「轟！」

一聲沉悶巨响之後，湖面上响起一片驚呼聲！

原來，武怪褚一民和俞立忠所發出的掌力懸空一接，由於掌力相差無幾，因此強烈的掌風便向左右撞去，頓使平靜的湖水掀起了兩道巨浪，而巨浪去勢之快之猛，有如萬馬奔騰，差點把附近的幾條魚船掀翻，因而使船上的黑衣大漢失聲驚叫起來。

而武怪褚一民和俞立忠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從掌力上觀，似乎相差無幾，但從兩人的「身形」上看，相差就大了。

武怪褚一民身形紋風不動，穩若泰山，而俞立忠一個身子却如風中的蓬草，搖幌了好一陣後，方始拿樁站穩！

這，其實是俞立忠裝模作樣的詭計，他和武怪褚一民接實一掌後，立刻發覺對方只用了五成眞力，他知道這是對方輕敵之意，爲了不使對方看出自己的實力，也爲了使後面二掌容易抵擋得起，他便「將計就計」搖幌起來。

武怪褚一民那知就裏，看見俞立忠搖搖欲墜，不禁哈哈大笑道：「小娃娃，你雖非老夫敵手，但年紀輕輕有此成就，也很不錯啦！」

俞立忠笑笑不語，再度深吸一口眞氣，準備迎接第二次的對掌。

他心知對方二度發掌時，必會把眞力增加到七成左右，故暗中將自己的眞力提高到十成。

靜寂片刻之後——

「動手！」

「轟！」

情景跟先前大同小異，只是這一次雙方都增加了眞力，因此被激起的波濤較爲猛烈，竟將兩條漁船掀翻，船上的六名黑衣大漢一齊落水，狼狽不堪！

武怪褚一民一見俞立忠的身子跟先前一樣搖搖幌幌，却未跌入湖中，不由大感驚奇，詫聲道：「咦，你這個小娃娃到底有多大能耐？」

俞立忠喘氣笑道：「老實說，褚老前輩只要再來這麼一掌，小可就非沉屍湖底不可了。」

武怪褚一民尖叫道：「瞎扯！我看你小子有點名堂！」

俞立忠暗自心驚，仰天朗笑一聲道：「當然有一點，不過，小可的確不是你的對手，你若要小可死，只稍再加一分眞力就行了！」

武怪褚一民笑道：「你怕死？」

俞立忠道：「螻蟻尚且貪生，人那有不怕死之理？」

武怪褚一民道：「老夫不管你的死活，你只要再與老夫對一掌就是了！」

俞立忠道：「我知道！」

於是，兩人又開始提聚眞力準備做最後一搏。

「動手！」

俞立忠一聲沉喝，雙掌傾力而出！

又是「轟！」的一聲巨响，俞立忠如中巨杵，頓覺五臟翻騰，目冒金星，一個身子眞個似斷了綫的風箏，離船飛出三丈開外，跌入湖中去了！

等候在湖中的東海七蛟齊聲歡呼，搶「繡球」似的急泳過去。

俞立忠只是稍受震動，其實並未受傷，他跌落湖中後，四平八穩的仰躺在湖面上，利用東海七蛟尚未游到自己身邊的短暫時間，做了兩次深深的吐納。

很快的，他的神智完全清醒過來了！

而這時，東海七蛟也游到他身邊，其中兩個見他雙目緊閉，以爲他已昏絕過去，便伸手抓住他的雙臂，打算將他拉上漁船。

就在此際，俞立忠雙臂眞力突發，猛可分左右向那「二蛟」飛劈過去。

「啊呀！」

「嘔……」

兩聲慘叫同時發出，但他們沒有死，只是肋骨各斷了兩根！

那其餘的五蛟一見之下，大吃一驚，一齊仰身倒竄出去。

武怪褚一民說一不二，看見俞立忠沒有受傷，果然不想出手，竟在漁船上盤膝坐下，拍手怪叫笑道：「哈哈，要得！要得！東海七蛟，這下看你們的啦！」

五蛟面面相覷了一陣之後，突然吶喊一聲，十隻手掌同時推出，向俞立忠潑起水來。

剎那間，俞立忠被包圍在飛濺的水花中了。

俞立忠頗感啼笑皆非，但他閉目不動，他知道自己的水底功夫不如東海七蛟好，假如自己主動採取攻勢，反而會給五蛟可乘之隙，故決定不理會五蛟的「水」攻，以靜制動。

五蛟不停的潑水，不停的吶喊，好像潑水就可以將俞立忠埋葬似的。

驀地，俞立忠突覺雙脚被人一把扣住，心中一驚正想揮掌劈出之際，整個身子已被人拉入湖中！

下沉極快，顯然拉他的不止一人！

俞立忠掙扎中睜眼張望，發覺抓住自己雙脚的正是五蛟中的二蛟，當即抽出插在腰間的兩柄匕首，上身俯衝而下，雙手匕首向二蛟刺去。

那知二蛟水底功夫十分了得，倏地身軀一折，拉着俞立忠的雙脚向後上方潛去，俞立忠俯衝的身子被他們拉直，兩柄匕首全刺了個空！

俞立忠又一連向下俯衝數次，仍被二蛟巧妙的避開，原來俞立忠和武怪褚一民對了三掌後，雖說沒有負傷，但畢竟眞力損耗過多，是以這時被二蛟抓住雙脚，竟已無力掙脫。

三人在水中糾纏了好一會，另外的三蛟隨後潛入水中助戰，於是沒幾下功夫，俞立忠的雙臂又被拉住，接着腰上一麻，頓時失去了抵抗能力！

東海七蛟是同胞兄弟，剛才被俞立忠打斷肋骨的是老大和老二，因此五蛟恨透了俞立忠，他們在水中把俞立忠狠狠揍了一頓後，方才把他拉出水面來。

這時，俞立忠已昏迷不省人事了。

× × ×

當俞立忠神智恢復後，他發覺眼睛被人用布綁住，全身也被緊緊的綑綁着，而且從不停的震動和「轆轤」的聲音判斷，他知道自己正在一輛飛馳的馬車中。

他試圖掙扎，但渾身動彈不得，除了清醒的神智外，全身好像都已不屬於自己的了。

圓場門餓虎

咦，他們要把自己送赴何處呢？

總壇？不錯，一定是去總壇，但爲什麼要坐馬車？

難道說，他們的總壇當眞不在巢湖的姥山上？

然則，他們在巢湖何以有那麼多現成的爪牙？

是了，一定是艾北村在路上發現自己在跟踪他，故派人趕回總壇報告並提出他打算誘捕自己的計策，哼！好厲害的艾北村。

俞立忠想到這裏，不由又想起了艾菁，心想雙方發展到這地步，即使艾菁在獲知自己是俞立忠而仍肯嫁給自己時，艾北村也一定不肯答應，艾菁性烈如火，動不動就尋死覓活，這一段情，可眞不好了結呢！

接着，他想起那個比艾菁更天眞活潑的紅小萍，正想得神馳意蕩，忽覺胸口被人輕拍了一下，旋聞武怪褚一民的聲音道：「喂，俞立忠，你醒了沒有？」

俞立忠沒想到武怪褚一民竟是與自己同車，聞言吃了一大驚，失聲道：「啊，我不是俞立忠！」

武怪褚一民哈哈大笑，伸手捏捏他的面頰道：「算了，你臉上的易容膏已被湖水洗掉啦！」

俞立忠一聽之下，渾身涼了半截，沉默良久之後，方才開口道：「好吧，褚老前輩，小可將被送去何處？」

武怪褚一民笑道：「你喜歡去的那個地方。」

俞立忠道：「它不是在巢湖的姥山上麼？」

武怪褚一民搖頭道：「不，在另外一個湖中的山上！」

俞立忠道：「爲什麼把小可的眼睛蒙起來？」

武怪褚一民道：「爲的是我們可以讓你去總壇見識見識，但你却不能知道我們總壇的所在地！」

俞立忠笑道：「怕我大破匪窟麼？」

武怪褚一民道：「等下見到老山主，你最好在字眼上多修飾一下！」

俞立忠笑了笑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武怪褚一民輕笑道：「你想計算路程麼？」

俞立忠暗佩對方的心思靈敏，當下又笑笑道：「褚老前輩若是不放心，不說就是了！」

武怪褚一民笑道：「告訴你也不妨，這是第二天的午後啦！」

俞立忠微笑道：「哦，小可倒覺得全身衣服還沒有乾呢！」

武怪褚一民說道：「這是暮秋，而且你又一直躺在這馬車上，所以衣服不容易乾！」

俞立忠又問道：「到總壇還有多少路程？」

武怪說道：「快了，大約還有三四里路。」

俞立忠道：「褚老前輩可否把小可身上的索子解開，讓小可出去解個溲？」

武怪褚一民道：「你衣服未乾，尿在褲子裏也一樣！」

俞立忠心知對方不會上當，乃故作不悅的「哼」了一聲，不再開口說話。

馬車不停的飛馳着，約莫馳過三里多路後，速度忽慢，最後「嘎」的一聲停下來了！

俞立忠只覺被武怪褚一民攬腰抱起，跳下馬車，向前走出十來步，接着身子「浮沉」了兩下，分明是登上一條船！

船，慢慢駛動了！

俞立忠忍不住開口道：「褚老前輩，是你抱着小可麼？」

武怪褚一民回答道：「正是，很受用吧？」

俞立忠道：「何不把小可放下來？」

武怪褚一民笑聲道：「放下後，你就可以憑觸覺而斷出所乘的那種船隻，對不對？」

俞立忠笑道：「褚老前輩眞夠厲害，小可服了你啦！」

武怪褚一民哈哈笑道：「好說，老夫對你這個『一劍震武林衞壽』也佩服得緊呢！」

俞立忠道：「小可有自知之明，今番進入你們總壇大概有死無生，褚老前輩何必這麼謹愼？」

武怪褚一民笑道：「話雖如此，提防萬一總是不錯的！」

俞立忠問道：「這船還要乘多久？」

武怪褚一民道：「馬上就到。」

他說得不錯，過了一會後，只覺船頭半轉，船底「篤」的一聲碰着了水中岩石，靠岸了。

緊接着，俞立忠覺得被抱着的身子突「飛」而起，耳邊風聲呼呼，不看即知武怪褚一民抱着自己正向一座峻峭的山上飛登！

俞立忠眼睛雖然看不見，但他確信此刻正在飛登的這座山一定是在某一湖中的孤山，否則是話，武怪褚一民就不必帶着自己乘船過一段水路了。

皖境多湖，較大的有巢湖，洪澤湖，石臼湖，南猗湖及東湖西湖等，除了巢湖之外，還有那個湖的湖中有山呢？

對了，武怪褚一民說，現在是第二天的午後，假如他的話屬實，以路程計算，只有石臼湖才能在兩天之內趕到，而石臼湖中好像也有一座島嶼……

正思忖間，驀覺上升之勢忽止，武怪褚一民由飛縱改爲奔跑，地勢似極平坦。

拐彎抹角，轉眼工夫，奔跑也一頓而止！

到了！

不錯，俞立忠發覺武怪褚一民已將自己放落地上，旋聽武怪褚一民開聲道：「老山主，你道跟踪令徒艾北村的這個『摘星劍狄化龍』是誰？」

俞立忠一聽「老山主」三字，不由心弦一緊，既興奮又緊張，暗忖道：「好極了，今天終於能夠見到這個統御武林羣魔的大魔頭，不知他可有長得三頭六臂？」

思忖間，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唔，是那個破壞本山主刺殺葛懷俠計劃的俞立忠麼？」

嗓門老邁而不帶勁，聽起來很像是個毫無武功的老頭子。

旋聽武怪褚一民答道：「是的，也就是曾經化名『一劍震武林衞壽』在長安開設『萬象鏢局』的俞立忠！」

老山主以略帶喜悅的聲音道：「很好，褚老請將他眼上的黑布和身上的索子解下，讓他暫坐一旁，等本山主處理井厲應玄的事後，再來發落他！」

於是，俞立忠眼上的黑布和身上索子被解開了。

呈現在俞立忠眼前的是一間富麗堂皇的大殿，四面雕樑畫棟，金碧輝煌，地上是光滑如鏡的大理石，正中的殿上隔着一道蟬翼般的輕紗，那位老山主就坐在輕紗之後。

他坐在一張「龍案」後面，渾身一色黑服，頭臉罩着一隻特製的黑袋，這黑袋一直罩到雙肩上，除了黑袋上開着兩個眼孔外，根本看不見他一丁點兒的皮肉！

在他的身後，侍立着一羣美女，個個嫣紅膩翠，嬌麗如花，有的捧劍，有的抱琴，有的拿扇，有的執巾帨……

輕紗的殿中，雁翼般排列着兩排交椅，每排有十二張之多，此刻二十四張交椅上都坐滿了人，個個肅容靜坐，氣氛極爲嚴肅！

俞立忠俊目環顧，只認得當中十人，那是武狂龔一夫，武妖巫馬明（這兩人俞立忠並未見過，而是數日前武英皇甫奇和武棍甘露民化裝他的面貌幫助刼鏢而知道的）艾東村，艾南村，艾北村，黑衣蒙面少年司空英及正雙雙跪在殿上的胖瘦雙魔井厲應玄！

胖瘦雙魔因何跪在殿上呢？

俞立忠對此不大感興趣，倒是那端坐在交椅上的另外十三人使他暗暗心驚，他知道那十三人中有七人是「十二武煞星」中的武毒、武顚、武淫、武狼、武丐、武鬼、武夫！

這羣昔年驚天動地的大魔頭，如今竟都成了老山主的部下，怎不令人心驚？

俞立忠正自驚異間，只見武怪褚一民向殿上的老山主躬身問道：「山主，俞立忠麻穴受制，要不要給他解開？」

老山主答道：「解開吧，他若逃得出這間白虎堂，那是他命不該絕！」

武怪褚一民立即轉向俞立忠，俯身運指解開了他的麻穴笑道：「你稍候片刻，要坐要立隨你，就是不准妄動，你是明白人，了解老夫的意思吧？」

俞立忠當然十分了解，此刻在這白虎堂上，在座的二十四人中，至少有十個人可在彈指之間殺死自己，故不敢生逃走之念，當下由地上站起，點頭會心一笑道：「褚老前輩請放心，小可絕不做沒有把握的冒險！」

武怪褚一民含笑一嗯，走去一張空交椅坐下。

俞立忠負手而立，仰觀堂壁上的許多雕刻，一副從容不迫之態。

經過一陣短暫的肅靜後，老山主開口了，他以平靜的口吻向跪倒大堂上的胖瘦雙魔說道：「井厲，應玄，你們可以開始爲自己辯護了！」

胖瘦雙魔渾身一顫，胖魔井厲磕頭顫聲道：「啓稟老山主，卑職兩人實因早年吃過武翁房玄齡的苦頭，所以一聽『霹靂三擊』就不由氣餒，要是知道那人是『鐵面閻羅斬正倫』，卑職兩人說甚麼也不會不戰而逃，如今卑職兩人願拚死將斬正倫頭顱帶來總壇將功折罪，只求老山主破例寬赦一次！」

俞立忠一聽說到自己的師祖和師父，心中一驚，聽到後來，方知說的是數月前第八號金衣特使盧儀南在隆中山中敵貉阱，將要慘遭剝皮時，師父（鐵面閻羅斬正

倫）適時現身搭救，之後胖瘦雙魔現身尋釁，爲師父的「霹靂三擊」驚走之事，心想胖瘦雙魔根本不是師父的對手，他們不戰而逃，可說是聰明之舉，這有甚麼不對呢？

只聽老山主冷哼一聲，緩緩道：「這就是你們兩人的辯護麼？」

胖瘦雙魔齊聲道：「是的，求老山主饒恕！」

老山主沉默半晌，開口喊道：「司刑堂主！」

在座一位殘眉老人起身抱拳道：「卑職在！」

老山主又說道：「臨陣脫逃，該當何罪？」

殘眉老人恭聲道：「縛入虎欄與虎搏鬥，敗則餵虎，勝則赦！」

老山主笑聲道：「聽到沒有？井厲應玄，你們還有一綫生機！」

胖瘦雙魔却比聽到「五馬分屍」更恐懼，渾身皺皺發抖起來了！

老山主頭微轉，向座中的艾北村道：「北村，去將俞立忠的眼睛綁起來，我們都去虎欄邊看虎吃人！」

艾北村應聲而起，走到俞立忠面前，拿起先前那條黑布，面泛冷笑道：「俞立忠，來啊！」

俞立忠自知抗拒無益，便轉身讓他綁眼睛，一面笑問道：「老東家，你是在甚麼地方發現我在跟踪你的？」

艾北村一邊綁眼睛一邊「嘿嘿」冷笑道：「老實說，我根本沒有發現你在跟踪我，也根本不知你是俞立忠！」

俞立忠微怔道：「眞的？」

艾北村道：「不假，但我確信你會跟踪我，所以我路經某分舵時，放出了一隻信鴿！」

俞立忠讚道：「妙，你眞是一位好對手！」

艾北村綁好他的眼睛，伸手扣住他右手脈門，說道：「走吧，我帶你去看虎吃人！」

俞立忠瞎子一般任他拉着走，走出白虎堂，轉右行約五十步，停住了。

只聽幾下「叮噹」聲响，似是在開一門鐵鎖，隨着是開門聲，只聽艾北村說道：「入門就是一條向下伸的石級，你小心走！」

俞立忠道：「謝謝，我嗅到一股腥臭味了！」

艾北村不答腔，拉着他走入一道鐵門，往一條伸入地下的石級一步一步走下。

俞立忠心中默數着，走下四十級，發覺那股腥臭味更濃烈，因笑問道：「老東家，到了吧！」

一語甫畢，剛好一脚踏落寬闊的地面上。

艾北村又帶着他向前走了幾步，方將他眼上的黑布解下來。

俞立忠睜眼一瞧，不覺抽了一口冷氣，暗叫道：「我的天！這位老山主敢情喜歡玩虎！」

原來，他此刻已置身一間圓形的地下廣場上！

這片地下廣場有十丈寬闊，高約四丈，四邊圍繞着三排梯形座位，廣場四周圍中繞圈子。

這是猛虎撲人之前的動作，胖瘦雙魔臉色蒼白如紙，冷汗簌簌而下，胖魔井厲不禁顫呼道：「山主，求求您——」

那九隻猛虎對於選擇「食物」本無成見，可是一聽胖魔井厲的呼叫突然一齊縱身向他猛撲過去！

猛如狂風，迅若閃電！

胖魔井厲驚叫一聲，慌忙頓足跳起兩丈多高，由那九隻猛虎的頭上越過，降落於廣場一角，落地之時，脚下踉蹌顫出數步。

原來，人在縱跳時，雙手也有平衡身形的作用，現在他雙手被反縛着，身法自然不靈活了。

那九隻猛虎一撲未中，頓時兇性大發，怒吼如雷，倏地旋轉身子，五隻猛撲胖魔井厲，四隻猛撲瘦魔應玄，去勢奇快無比！

胖瘦雙魔那敢攖其鋒芒，趕緊又跳起老高，逃了開去。

兩個人和九隻猛虎，就在廣場上展開一場追逐，畢竟胖瘦雙魔跳得比猛虎高，而且應變迅速，因此九隻猛虎一連撲了十多次，依然沒有撲中他們兩人。

一會之後，那九隻猛虎忽似改變了戰略，其中有七隻分散在廣場各處伏下，裝出「棄權」的姿態蹲伏不動，另兩隻則繼續撲捉雙魔。

這一來，雙魔可就險象環生了！

因爲，不管雙魔跳到哪裏，那裏就有一隻猛虎在等候着他！

果然，胖魔井厲在逃過一隻猛虎的攻

擊後，脚下尚未站穩，一隻蹲伏在地上的猛虎「吼！」然直撲過去！

胖魔井厲逃避不及，身形疾翻，就地一滾，以毫厘之差逃開了一雙利爪。

可是，慘烈的情景也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

另一隻猛虎，悄悄疾撲而至，一下撲上胖魔的胸膛，利爪尖牙雙管齊下！

胖魔井厲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身軀顫抖了片刻，雙脚一蹬，登時一命嗚呼哀哉！

剎那間，肉碎骨折，血肉模糊。

另六隻猛虎立時一擁而上，咬手扯腿，搶作一團……

一個死有餘辜的惡徒，當他死在人的手裏，並不會引起旁人的同情，但是如果死在一隻毫無理性的禽獸利爪之下，却給人一種不忍心之感，基於此，俞立忠一見那些猛虎在搶吃胖魔井厲的屍體時，不由得熱血沸騰，霍然由石板上站起來。

艾北村道：「坐下！」

俞立忠冷「哼」一聲，身形一幌，閃電般跳近鐵柵門，拉開門閂，一閃而入！

「啊！」

老山主及在座的二十餘人，口發低呼，一齊起立。

艾北村怒喝一聲，一步跳到鐵柵門，打算入場將俞立忠抓出來。

老山主冷聲道：「不必！」

艾北村一哦，滿臉錯愕之色。

老山主道：「讓他試試也好！」

艾北村恭聲應是，退回石板坐下。

俞立忠默察情勢，見瘦魔應玄已被兩隻猛虎攻擊得走投無路，於是舉步朝其中一隻走過去。

那隻猛虎看見又來了一個人，大吼一聲，縱身撲了過來！

俞立忠站住不動，容得牠撲到面前，倏地身形一伏，讓過牠一雙利爪，同時右掌一揚，一把扣住牠尾巴，順着牠的撲勢向前邁出兩步，然後一聲沉喝，拉住牠尾巴在空中旋轉一圈，猛可往地上摔落！

「轟！」的一聲，那隻猛虎被摔了個四脚朝天，只見四脚抖動了幾下，便寂然不動了！

瘦魔應玄一見大喜，急忙飛步奔到俞立忠身後，將那隻追撲他的猛虎引誘到俞立忠面前。

那隻猛虎那知厲害，見人就撲，一看俞立忠近在眼前，自是不肯放過，一聲暴吼，直向俞立忠撲到。

俞立忠身形右傾，手起掌落，「砰！」然一响，那隻猛虎登時頭腦碎裂，倒斃於兩丈開外！

身手乾淨俐落，看似不費吹灰之力！

老山主輕「哼」一聲道：「俞立忠，你只能一隻一隻來麼？」

俞立忠瀟洒一笑，移步向那七隻正在啃吃人肉的猛虎走過去。

「吼！」「吼！」

那七隻猛虎正吃得津津有味，看見俞立忠走過來，只是咧嘴猙獰低吼着，並不起而攻擊。

俞立忠驀然一個飄身跳入牠們中間，張口大叫了一聲！

這一下，那七隻猛虎被惹怒了，突然一齊撲出，將俞立忠罩入利爪之中！

俞立忠長笑一聲，身形微挫，雙掌分揮而出，一片掌影飄盪中，七隻猛虎各挨了一掌，狂吼着跌落地上，翻滾不已！

牠們沒有死，但爬起來沒走出一步，又復跌了下去，原來每隻猛虎的前脚骨頭均已斷折，無法行走了。

老山主由石板上緩緩站起，說道：「很好，俞立忠，你可以出來了！」

俞立忠拍拍手，舉手一指呆立一邊的瘦魔應玄笑問道：「這一位呢？」

老山主聲調一沉，冷冷道：「那與你無干！」

俞立忠含笑說道：「山主可願聽我一言？」

老山主冷聲道：「你想替他求情？」

俞立忠搖頭笑道：「不，小可沒有這個資格，小可所要說的是：家有家法，幫有幫規，胖瘦雙魔犯了過錯，山主認爲他們該死，那就給他們一個痛快，大可不必用這種殘酷的手段來對付人！」

老山主突然哈哈笑道：「怎的，你小子怕看到殘酷的事麼？」

俞立忠點頭道：「是的，凡是有人性的人，都不喜歡這種殘酷的手段！」

老山主笑道：「本山主對『人性』兩字却不大欣賞！」

俞立忠微微一笑，道：「這個小可很明白，但山主如此小家氣，未免太令人惋惜！」

老山主笑聲一斂，沉聲道：「哼，本山主有哪一點小家氣？」

俞立忠道：「山主能統御昔年名震天下的十二煞星，足證山主能耐驚人，以武學而論，可謂一代大宗師而無愧，像你這樣一位大人物，行事應該大大方方，對部下的賞罰也應該大大方方才對，但以你今天處置胖瘦雙魔的情形看，似乎看出你的心胸太狹窄，一點也沒有大家風度！」

這一席話，出自一個身陷魔窟之人，可謂胆大包天，但俞立忠侃侃而言，竟然毫無懼色！

在座二十餘人一齊轉朝居中而坐的老山主，他們知道老山主要大發雷霆了。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老山主並未冒火，他靜注視俞立忠一陣後，突然仰頭縱聲大笑道：「哈哈哈，好，好！數十年來，敢於當面批評他的，你俞立忠是第一人！」

他的笑聲並不宏渾，如以笑聲推測他的功力，他似乎只是個二流脚色。

而使俞立忠驚奇的却不是這一點，他聽了對方的話後，不禁在心中驚忖道：「數十年？這老魔頭出現武林還不到一年，他怎說數十年？莫非他曾經是縱橫武林的大人物，最近才改用『老山主』的名號重出武林的？嗯，不錯，他過去一定在武林闖蕩過，否則就不必蒙着臉孔了，但他說敢於當面批評他的，我是第一人，如此說來，他的武功必然非常厲害，可是從他此刻的笑聲聽來，似乎他的功力並不怎樣高強啊！」

俞立忠聰明之處就在這一點，他能够由對方一句不留心的言語中推測出許多道理來，他現在已斷定老山主是個武林中有名的人物，但他搜索枯腸也想不出武林中

有哪一位高人够資格把十二武煞星收爲部下。

思忖電轉，俞立忠聳聳肩笑道：「小可是個喜歡講道理的人，假如山主認爲小可批評不當，山主儘可提出反駁！」

老山主笑道：「不，你批評得很對，本山主的確太小家氣了！」

俞立忠微笑道：「那麼，山主打算如何處置瘦魔應玄這個人？」

老山主轉對右邊末座的艾西村說道：「西村，你把應玄帶出去，給他一個痛快吧！」

艾西村應聲立起，走到鐵柵門邊，向瘦魔應玄招手道：「應玄，你出來！」

瘦魔應玄垂頭喪氣的走出鐵柵，艾西村一把抓住他臂膀，推着他向出口那條石級走去。

走到石級前，瘦魔應玄忽然停步不走，回頭大聲道：「俞少俠，我告訴你，他就是——」

「砰！」

艾西村一掌疾揮而出，劈中瘦魔應玄的頭額，登時將他打得頭額碎裂，倒地而亡！

這一意外變化，頓使全場衆人看得呆了。

老山主似極憤怒，藏在黑頭套中的那對眼睛發射出令人不寒而慄的銳光，怒望業已斃命的瘦魔應玄好一會後，吐出異常冷酷的聲調道：「西村，把他的屍體帶下去餵鱷魚！」

「是！」艾西村抱起瘦魔應玄的屍體，走入場邊一條黑暗的甬道裏去。

甬道內陰凉而潮濕，俞立忠跟着司空英走入，見甬道黑得可怕，不禁輕嘆一聲道：「正邪不同之點就在這裏，四海同心盟雖然也有地牢，但那裏光綫很够，設備也比這裏好得多呢！」

司空英沉默不語，帶着他一直走入三丈多深，來到一排鐵籠式牢房前，背着俞立忠不知用甚麼手法打開了一間牢房的門，然後側身讓開，向俞立忠冷冷道：「進去！」

俞立忠彎身鑽入，但身軀才進入一半，屁股就挨了重重的一脚，整個身子便向牢房內撲去，跌仆於地！

「刷！」

一聲鐵鳴，牢門閉上了！

俞立忠勃然大怒，翻身跳起，瞋目厲叱道：「好小子，你只敢在背後打人？」

司空英醜惡的臉上升起了一抹殘酷冷笑，緩緩地說道：「我這樣對你已經算很客氣了，老實說，我恨不得食你肉寢你皮呢！」

俞立忠發覺他對自己似有滿腔怨恨，不由反爲之一怔，訝問道：「你如此恨我，原因何在？」

司空英怒道：「你裝甚麼糊塗！」

俞立忠皺眉想了想啞笑道：「是了，你是恨我破壞你在少林寺的陰謀，把你捉去同心盟吃苦頭，其實你該想想，你害我差點丟命可以不論，就以你殘殺五派門人的行爲來說，你就死有餘辜哩！」

司空英獰笑道：「別扯到旁邊去，我問你，你把她藏到那裏去了？」

俞立忠一愣道：「誰？」

司空英道：「艾菁！」

俞立忠恍然一哦，失笑道：「哈，原來你說的是艾姑娘呀！」

司空英沉聲道：「不錯，她此刻在何處？」

俞立忠存心逗他一下，因而笑着問道：「奇怪，她父親艾北村對此連問都不問一句，你是她的甚麼人，倒要你來替她担心？」

司空英醜臉發紅道：「我是她的未來夫婿！」

俞立忠「啊喲！」笑叫道：「恐怕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吧？」

司空英瞪目怒聲道：「胡說，這是我師父答應了的，我師父一句話，比甚麼都靈！」

俞立忠笑了一笑，問道：「他要你去殘殺五派門人，然後就把女兒嫁給你，是麼？」

司空英悍笑道：「是又怎樣？」

俞立忠道：「那你就是大傻瓜，我告訴你，艾姑娘對你毫無情意！」

司空英道：「那沒關係，只要她父親答應，她不願意也得願意！」

俞立忠道：「不對，你要娶的是她而不是她父親！」

司空英怒喝道：「廢話少說，你到底把她藏在何處？」

俞立忠笑了笑，又道：「假如我不說呢？」

司空英咬牙切齒地說道：「那你會後悔！」

老山主輕輕怒哼一聲，回望俞立忠道：「小子，你的心意白費了！」

俞立忠彎身走出鐵柵門，淡淡一笑道：「胖瘦雙魔犯的過錯本不致死，你山主却要制他們於死命，自然使他們生出背叛之心了。」

老山主「赫赫」震笑道：「你看我徒弟出手不慢吧？」

俞立忠微哂道：「你別得意，只要我不死，總有一天，我會把你的狐狸尾巴掏出來！」

老山主笑聲一頓，沉叱道：「好小子，你敢出言不遜，本山主馬上叫你橫屍場上！」

俞立忠聳聳肩，含笑不語。

老山主怒道：「看起來，你小子好像自以爲很了不起，是吧？」

俞立忠笑笑道：「小可現在是虎落平陽，無話可說！」

老山主斷然說道：「這樣好了！本山主就放你『同山』去，咱們再來鬥一次看看！」

俞立忠訝笑道：「哦，有這麼好的事麼？」

老山主道：「不錯，但死罪既免活罪難逃，本山主先要把你關禁一個月，然後才能放你同去！」

俞立忠笑笑道：「刀下之俎，沒有意見！」

老山主話鋒一頓，改以温和的聲音道：「另外本山主想問你一件事，聽說你父親死於少林、武當、華山、崆峒、崑崙五派掌門人之手，你身爲人子，不思報仇已屬不孝，爲何還幫助五派擒拿本山主的徒孫？又爲何當上了四海同心盟的金衣特使呢？」

俞立忠冷笑道：「說到這件事，小可也想請教山主一件事，聽山主的口氣，好像對先父之死甚表同情，既然如此，山主爲何派令徒孫去殘殺五派中人，嫁禍於小可？」

老山主轉頭一望那個「敬陪末座」的司空英，再回望俞立忠笑道：「老實告訴你，本山主與少林、武當、華山、崆峒、崑崙五派有一段仇恨，今後將逐步展開報復行動，本山主徒孫司空英之以『黑衫幪面少年』的面目出現，只是本山主報復的第一步棋，最初我們並無嫁禍於你的意思，後來反是五派去同心盟控訴你殺人，本山主覺得他們的誤會對本山主很有利，所以就將計就計了！」

俞立忠沉臉冷笑道：「那等於拿小可的性命去跟同心盟開玩笑！」

老山主頷首笑道：「是的，這因爲我們之間沒有交情！」

俞立忠問道：「這種無妄之災，假如是加在山主頭上，山主將會採取甚麼行動呢？」

老山主笑「哦」一聲道：「這就是你幫助五派擒拿本山主徒孫及就任金衣特使的原因？」

俞立忠點頭道：「當然，山主自稱與少林等五派有一段仇恨，就用這麼殘酷的手段去報復，而小可與山主無仇無恨，却差點被你害死，小可若不採取行動，實在太對不起自己了！」

老山主頻頻頷首笑道：「有道理！有道理！那麼本山主再問你，你擒住了本山主的徒孫送往同心盟，挑翻了本山主在洛陽桑苧茶莊，破壞了本山主刺殺葛懷俠的計劃，數日前又刦了本山主一筆銀子，這難道還不够麼？」

俞立忠微微一笑道：「私仇是够了，公仇却還沒完！」

老山主問道：「何謂公仇？」

俞立忠道：「小可現在是四海同心盟的第十三號金衣特使，有爲同心盟效力的責任。」

老山主冷笑道：「這麼說，我們之間是沒有完的時候了？」

俞立忠道：「總有完的一天，那時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老山主突然縱聲大笑道：「哈哈哈，好極了，但本山主告訴你，你俞立忠雖然曾化名『一劍震武林衡濤』而轟動了一些時日，但如想跟本山主對抗，本山主管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俞立忠又聳聳肩道：「小可剛才已說過，小可現在是虎落平陽，無話可說！」

老山主隨即轉對「黑衣幪面少年」司空英喝道：「英兒，帶他入牢！」

司空英恭應一聲，起身向俞立忠冷冷道：「俞立忠，到這邊來！」

俞立忠自知在「十二武煞星」及艾家四兄弟面前動手反抗只有死路一條，當下舉步走過去，含笑問道：「牢房在何處，帶路吧！」

司空英冷冷一笑，轉身朝另一條黑暗的甬道走去。

（未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濕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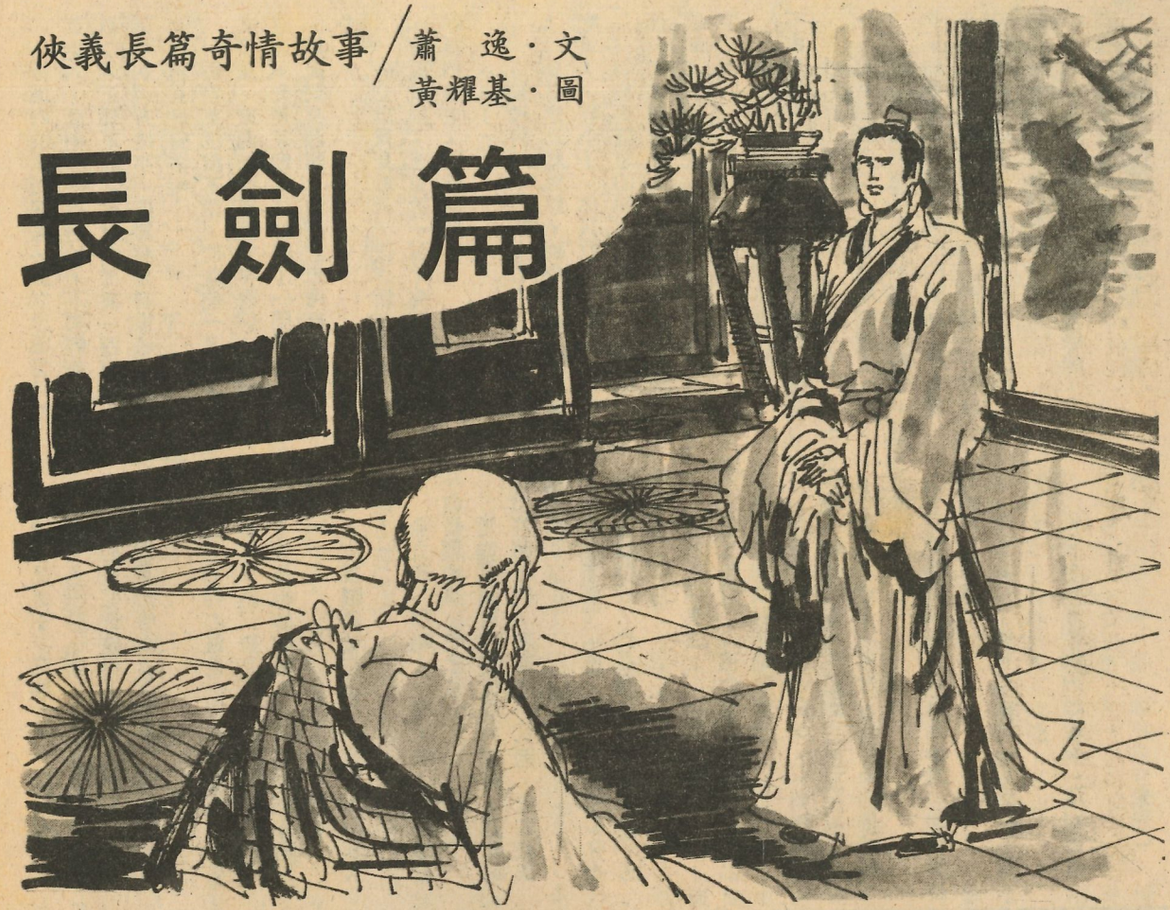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長劍篇

燕門傳繼後 和尚說因由

文・逸 蕭
圖・基耀黃



前文提要： 手穿牆」武功，自己跑到石頭嶺出雲寺，住持出雲老和尚接見，請老和尚下山去麥家協助抗擊金翅子，說明自己的「鐵胎功」功力，敵不過「黑手穿牆」，以老和尚的「玉琵琶」武功，加上燕家絕技，就可以將金翅子制服，老和尚叫他不要管這閒事，並將他伯父燕子清過往斷臂之事告誡一番，但關雪羽爲了麥家生命安全，關係到臨淮的地方安全，出於俠義心情，爲民除害，苦苦敦請老和尚下山解救，出雲老和尚說出佛偈，勸他不要去，恐遭厄運……

關雪羽看了老和尚一眼，這一霎，他心情亂極了。

老和尚點點頭道：「你大伯的一生，就因爲失了一臂，整個的毀了，日後雖然蒙你祖父破格造就，最終學成了絕技，但是較之你父親獨得燕家門眞傳的蓋世身手，可就差得遠了！」

微微一笑，老和尚那對精華內蘊的眼睛，深深注視過去：「我與你們家稱得上是三代論交了……小燕兒，就算我托個大吧，你燕門絕技不現江湖已近十年了。你父親何以『青燕拳』閉門深居，永世不出，你母親又爲何長伴青燈，看破紅塵，晚年向佛……這些你可明白？是否與波譎詭異凶險的江湖生涯有關？……你父親是錯了，不該要你來投奔我的！」

關雪羽冷笑道：「這又爲甚麼？」

老和尚搖搖頭：「爲甚麼！我也得管得了你呀！」

「好了……你不要再說了！」

關雪羽站起來，又走向窓前。

雖然陽光正燦，這裏却「高處不勝寒」，颼颼寒風吹過來，臉上就像是被針了那般的疼痛滋味！

他强自壓迫着那顆激動的心！一言不發！

「小燕兒，讓我再來問你一句話，好嗎？」背後傳過來老和尚的聲音。

關雪羽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氣忿，一想到麥家全家大小，他眞的在這裏挨不下去了。

「你就問吧！」

老和尚冷森森的一笑：「你自信較之當年你大伯父身手如何？」

關雪羽緩緩的回過身來：「你要親眼一看麼？」

老和尚搖搖頭含笑道：「那倒不必，你是在笑我看不懂是吧？」

關雪羽哼了一聲道：「你素知我父親的人，他如果認爲我武功不足，是不會讓我下山的！」

老和尚點點頭，相信這確是眞的。

「那麼令堂那邊呢？」

「家母那一邊却是更爲嚴格，但是我總算勉強也通過了！」

「嗯——你母親可有甚麼關照？」

「沒有！」關雪羽接下去道：「她老人家確是愛子情深，竟然偷偷把燕家家傳之寶『金燕護心寶甲』交給了我！」

「阿彌陀佛——」老和尚低低的喧了一聲佛：「這麼說，你們燕家的『鐵胎神功』，你還沒有練熟囉？」

關雪羽點點頭道：「不錯，我剛才已經告訴過你……如果我有十成火候，今天也就不來看你了！」

「無量佛——小燕兒，你可知那隻長白金鷄的厲害？你知道……麼？」

「我當然知道！」

「你顯然還不太清楚！」老和尚目光湛湛的看着他：「此人六歲從師，練洗骨易髓之功，全身上下兵刃不進，更不怕掌脚肉掌加害！如果你的鐵胎功練成了，也許還可與其一較長短，但如今，你顯然已非其敵！」

關雪羽呆了一呆，他只知那隻老金鷄「黑手穿牆」功十分了得，却不知對方還有這一門功夫。

然而，不知怎地，他心裏却是一直燃燒着與他一見高下的火焰——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強者」心胸了，更何況這其中還包藏有「俠義」二字！

「你也許還不十分清楚！」老和尚習慣性的又喧了一聲佛：「阿彌陀佛——我再多告訴你一些，這人姓過名叫龍江。出身黑龍江畔，六歲從師，他師父是個埋名隱姓的異人，出沒白山黑水，以採參爲生，當地人都叫他『老人參』，這個過龍江從他習技，除了練成洗骨易髓刀槍不入的一身能耐之外，由於每日隨師翻山越嶺，食盡靈藥，是以也練成了凡人難望其背項的一身輕功，其成就據我所知，也只有你父親燕追雲與另一個人才可與其一較高低，你的輕功極好，是否能如他可就不知道了！」

接着他嘆了一聲道：「……這些都是他早年的出身，至於以後如何又打入黑道，顯然是另有一番奇特的遭遇了，這些你父母親就又比我清楚得多了！……他們難道沒有告訴過你麼？」

關雪羽搖搖頭，心裏不禁有些怯虛！

父母親豈能眞的沒有告誡！母親甚至於再三的囑咐，要躲着這個人，千囑萬囑，要自己足跡不可涉及遼東，看來確實對此人大存戒心，却是怎麼也沒有想到，鬼使神差的，這隻老金鷄，竟然飛出了遼東，來到了中原內陸，偏偏來到了臨淮，眼前就將要幾乎與自己見面了！

——這可眞是冥冥中的安排！

「這就是你父母的不是了……」老和尚聳了一下長眉，像是有話要說，却又吞進了肚子裏！

過了一會兒，他才又道：「……也許這正是你父母的苦心……無論如何，我可以斷定，你父母是不希望你與這個人見面的……」

關雪羽點了點頭，不能否認！忍不住地問道：「這又爲了什麼？老和尚你知道麼？」

出雲和尚搖了搖頭道：「不可說，不可說，你應該相信你雙親之言……不見的好！」

關雪羽嘆了一聲道：「老和尚，你的意思，莫非要我見死不救？」

「非不爲也，乃不能也——」老和尚吶吶的喧了聲佛號：「阿彌陀佛——明知不能而偏爲之，愚夫也，小燕兒——你要知道，『燕字門』如今只有你這一脈單傳了，你父母既把你托付於老衲，顯然有讓我就近教管之意……無論如何，我不能讓你離開！」

關雪羽冷冷一笑，正要說話，却見老和尚已自站起，微微含笑道：「從現在算起，二十四個時辰之內，你暫息在我這禪房之內，前殿還有事情，老衲我這就失陪了！」

關雪羽怔了一下，來不及說話，老和尚已轉身步出。

禪房裏頓時只剩下了他一個人。

關雪羽一時大爲氣悶，但却又不能發作。

——他並非凡事任性的人，老和尚方才一番勸誨，未嘗沒有道理，當日來時，父母一再關說，凡事要與這和尚商量，對他推崇十分，自非沒有道理，父親常批評自己秉性剛毅，剛愎自用，何以又令自己千里投奔，從這老和尚研習佛門經典，每日唱「大悲咒」百二十遍，以及抄寫經文等不着邊際之事，莫非這其中含有深意不成？或是看出自己眼前有什麼不祥之災，要出雲和尚爲自己佈施消災？

——可眞是讓人糊塗了。

偏偏老和尚行事與他說話一般，常常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令人捉摸不定，眞正氣悶。

禪房已經是大亮了。

石案上那盞油燈，噗地一聲忽然冒了個火花，遂即爲之熄滅！

他心裏像是壓着一個石塊那般的不開朗。

他像是無可奈何的由位子上站起來，步向窓前，陣陣晨風襲過來，意外的，他發覺到，兩行水仙開得異常燦爛，却有一個白首禿頂的和尚，正蹲在那裏整理，不由心裏動了一動！

水仙花在這一個時令裏盛開，似乎是早了一點，或是山上寒冷，連花兒也亂了規矩，妙在這片景緻那麼好，自己方才來時，竟然是沒有發現。

那個禿頂老和尚也不知是誰，從背影上看，像是這裏的「佛淵閣」管理師父，法號「大昌」，自己與他不過前此留寺時，見過一面，不甚熟悉，也就不必打什麼招呼了。

勉強耐着性子，在屋裏獃了半個時辰，老和尚竟是還沒有轉回！自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一向本來很沉得住氣的性情，今天竟像是說不出的氣燥，想一想也是不解，爲恐出雲和尚轉來發現了，又出言奚落，便耐下性子來，在蒲團上蚌坐運功一回！

也許是方才吃了那株「粉頭烏」，又喝了些輕身益氣寧神的藥汁補物，這一運功坐息，先是思潮起伏，漸漸鎮定下來，他原意不過是略作調息，使得精力恢復即

可，那裏知道竟自入定了過去！

——或許是那些食物的特殊功能漸漸引發生效，關雪羽只覺得通體上下一氣相通，曖洋洋，溫酥酥地，一氣貫穿奇經八脈，繼而三十六重樓，正所謂「三花蓋頂，五氣朝元」，整個感觸完全浸之於「坎離相交」之中，此時此刻，自是人我兩忘矣。

說是「一覺醒轉」，也未嘗不可，像關雪羽這類深精異功的奇人，原本把內功調息「入定」功夫，當作睡眠，時間可長可短。

平常關雪羽運功入定，至多不過個把時辰，即可自行醒轉，今天却不知怎地把例行的功課時間延長了。

促使他醒過來的直接原因，是映在眼前的刺目紅光！待到他睜開雙眼，才猝然發覺到敢情已是日暮黃昏時分！

幾隻白羽山禽，低飛翱翔在出雲寺頂，發着「呱呱」刺耳的鳴叫之聲，顯然「倦鳥思歸」，正是一日將盡！

關雪羽由蒲團上站起來，只覺得一派神清智爽，等到他確定了眼前時刻，由不住心頭一驚！

出雲老和尚分明還沒有轉回，另一個和尚，顯然却已經等候着他了。

禿頭、白眉、清癯、瘦小——

就是方才在院中弄水仙花的那個「佛淵閣」的師父「大昌」和尚。

「阿彌陀佛——少施主醒了？該是晚膳時間到了！」

一面說，這個和尚緩緩由椅子上站起來！

關雪羽怔了一下，打量着他道：「是大昌師父麼？……我竟然不知道你什麼時候來的！出雲老方丈呢？」

一面說，隨即四下張望一眼，却不見老方丈的踪影。

大昌和尚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老方丈暫移前殿，要少施主在此靜居三日，才可下山……老僧奉命服侍，待與少施主講上一卷經文，阿——彌——陀——佛！」

「哼哼……」關雪羽冷笑了一聲，暗忖着好個狡猾的出雲和尚，自己不現身，却要這個大昌師父來應付我，想我要在此居留三天，豈非作夢！

當下直視向大昌師父道：「多謝大師父，在下此刻無意聽什麼經文，請領我與貴方丈一見，我這就要走了。」

大昌和尚微微一笑：「少施主大概還不明白，老方丈在前殿坐禪，囑咐老僧說，要三日之後才能醒轉，少施主三天之後再見他吧！」

關雪羽點頭道：「原來如此，好吧！既然他無意見我，我也就不見他了，就煩大師三日之後，代向他轉告一聲，我這就下山去了！」

說時向着對方大昌和尚深深一揖，邁步向外就走。

不意他這裏脚下方一邁動，却只見眼前人影一閃，一片微風掃過，大昌和尚已是當門而立。

好快的身法，敢情身手不弱！觀其站立之處，不偏不倚，正好攔在門道之中，擋住了關雪羽的去路！

這麼一來，關雪羽可不能再等閑視之了。

他「燕」家身法，果眞是虛實莫測，大昌和尚雙手方自向下一按，倏忽間，眼前清風一陣，人影乍飄，手上一鬆，已自落空。

大昌和尚心頭一驚，脚下一個搶步，擰身現掌，正待向對方身上擊出，關雪羽却遠較他要快上了許多。

一股奇熱氣息，隨着凌厲的掌風，已向他身後「志堂穴」上攻來。

掌出如電，簡直不容大昌和尚少緩須臾，再想抽身已是不及，登時只覺得後肩上一陣奇熱，却已爲對方凌厲的掌力逼上去，足下閃了一閃，向前一連踉蹌了三步，才得拿樁站穩。

關雪羽當然無意傷他，是以臨時存了仔細，這一掌如果眞的打實了，大昌和尚非受傷不可，此刻却只是把對方身子逼開去而已。

「失陪了！」

隨着他的話聲出口，身形一閃，已奪門而出。

原來這個大昌和尚受了出雲老方丈的囑咐，表面上來此與關雪羽講授佛經，實則却也有看守他不令外出的任務，現在乍見對方少年，已將奪門而出，職司所在，如何依得！

「少施主你走不得！」

嘴裏嚷着，情急之下，這個和尚足尖力點之下，施了一個虎撲之式，兩隻瘦掌交錯着，用「白猿獻掌」的一招，直向關雪羽兩掌上拿去！

和尚用心，只待着這一雙手掌搭上了對方肩頭，則可施展佛門「分骨術」手法，先將對方一雙手臂拿脫節再說，這麼一來，對方想必就老實了。

那裏想到對方這個年輕人，竟是這般扎手，他這裏雙手方自遞出，即見關雪羽身子向下一收，緊接着一個急旋，有如飛雲一片的已閃了出去。

大昌和尚「唔！」了一聲。

他既爲出雲和尚看重，當然不是無能之輩。

眼前一見關雪羽要走，更是情急，一聲叱道：「那裏走！」

灰衣翻揚之處，即由其肥大的袖口內，蛇也似的飛出了一根杏黃色的絲繩。

原來在這根絲繩上，大昌和尚有幾手絕活兒，他早年有個外號，人稱「飛索僧」，出身少林，爲少林寺內習此索技僅有之二僧之一，如今這門索技，也早已失傳武林，出雲和尚深知他有此一技，很可能便由於如此，才令他看守關雪羽。

關雪羽身形方自縱出，在空中將下未下之間，只覺得足下生風，一根軟繩已臨足下。

和尚這一手功夫，堪稱巧妙至極，這根絲繩一經拋出，在空中成了一個「之」字形，由下而上，直向關雪羽全身上下套來。

也是關雪羽一時大意，由於方才一試之下，雖知和尚武功不弱，可也絕難是自己對手，因而並不曾把他放在心上。

這時見狀，却也並不十分在意，左足一挑，脚尖上暗用力道，直向着這根絲繩上挑去。

待到他足尖方自與繩端一接觸，才知不妙，敢情那長有十丈的軟索，其上竟似絲毫不着力道，出奇的軟。

關雪羽一驚之下，不容他抽招換勢，足下軟索已如同怪蛇也似的乘勢而上，力道運用之巧妙，堪稱一絕。

只聽得「唰！」地一聲，已將關雪羽全身上下套了個緊，緊接着在空中打了個螺絲旋兒，直栽了下來。

關雪羽一時大意，爲對方拿住，畢竟他「燕字門」出身之人，功力大是可觀——饒是如此，却也絲毫不着敗像，身子一溜烟的墜落地面，兀自直立未倒！

大昌和尚一聲叱道：「倒！」

只見他單手運勁，霍地向外一帶，這一帶之力，其力至劇，誰知對方年輕人直直站立的身軀，竟是絲毫也不曾搖動。

大和尚第二次運勁，足下跨馬單襠，右手用「左銅錘」巨力，第二次力帶之下，決計要把對方這個年輕人扳倒了。

這一帶之力，何止千斤？即使是一座石碑，也能爲他扳折了。

關雪羽偏偏是直立不倒，大和尚的千斤力道，看上去有如蜻蜓撼石柱，顯然是又白施了。

兩個人——一個一俗遙遙對立着，有如石頭人一般，介乎兩者之間的這根絲繩，像是鋼索一般綳得那麼緊，大昌和尚可是施出了全身力道。

他單腕纏索，身形半偏，一次又一次的把全身內力貫注進入絲繩之上，一霎間面紅如血，額頭上青筋直跳，浮起了一片汗珠！

兩個人可就較上了勁兒了。

關雪羽顯然被對方這個和尚逼惱了。

「大和尚你是扳不倒我的，就讓你見識見識吧！」

一面說，他自丹田內徐徐提起了一股勁道，曲徑通幽的灌疏於一雙手指之間，遂即向着那根被拉扯得筆直，形同鋼索一樣的絲繩上落下去！

大昌和尚那張臉已成了豬肝顏色，這時見狀，只嚇得瞪大了雙眼——他不敢相信對方這雙手指，竟能把貫注有無限內力的這根絲繩剪斷。

事實確是這樣。

就在關雪羽這雙手指落下之處，耳聽得「崩！」的一聲輕响，這根較姆指還要粗上一倍的絲繩，竟自從中折爲兩斷。

由於力道過劇，大昌和尚整個身子震地向後直仰了下去，一個咕嚕！翻出了丈許開外。

站起身來的大昌和尚，一面氣喘着，先時通紅的臉這一霎却顯然又過白了。

「阿——彌——陀——佛——」雙手合十，大昌和尚那麼驚悸的打量着對方：「少施主好俊的功夫——老衲自愧不如，拜服之至……」

關雪羽却已將身上繩索脫下，微微一笑道：「這麼說，我可是走得了？」

大昌和尚嘆息一聲，道：「老衲無力阻攔，也只有悉聽尊便了——阿——彌——陀——佛——」

關雪羽冷笑道：「那就請和尚你轉告老方丈一聲，說我走了。」

話聲才出，立刻就覺出身後有異。

關雪羽身形向前一壓，捷如怪蟒一般的已把身子轉了過來——却是一片三菱紅葉，直向他頭頂上飛來！

觀諸這片紅葉的飛落之勢，稱得上至爲巧妙，關雪羽一經發覺，這片小小紅葉，已取垂直落勢，直向其頂門上直穿力落下來！勁道之猛，大出常態。

關雪羽心頭一驚，觀諸眼前情勢，如果用尋常閃躲或是接收暗器之手法，都不適合。

總算他的「燕字門」手法特別，一式「反摘金鈎」，被公推爲燕門不傳絕技之一——

眼前情形，對方所發之暗器，雖祇是小小一片紅葉，一經傑出的內家功力注入，其上力道，較之金鐵毫無少讓，尤其像是眼前這般直角折落之勢，更是武林罕見，爲關雪羽平生僅見。

「唏——」一股尖銳風力，透過那片小小紅葉尖端，直向關雪羽頂門之上力投直下。

情勢之險急，局外人實難想像，却也只有當事人自己心裏有數——關雪羽似乎已無能躲閃，偏偏他那隻反擰過來的手掌，竟有摘星拿月之妙！只一下已將來物兜入指掌之間，看來固是險到萬分，却連關雪羽髮梢也沒有沾着。

關雪羽原以爲那片紅葉有破石穿革之力，待到入手之後，才覺出其上敢情並未曾着有絲毫力道，輕若鴻羽，心內暗吃一驚，領會到對方這種「力道中抽」的手法，的確高明。

武林中具有這等手法的，他自忖除了父親之外，至少這還是第一次遇見，當然，立刻他也就知道發放暗器的這個人是誰了。

——除了「出雲」老和尚之外，似乎沒有別人有這般功力。

當前竹影裏傳出了一聲輕嘆，一個人輕聲道：「還有這個！」

關雪羽一聽聲音，就知道自己沒有猜錯，正是出雲和尚本人，却是沒有時間容得他打二聲招呼。

緊接着老和尚話聲之後，只聽得竹叢中一陣亂響，隨着搖動的竹梢，千百片竹葉有如飛蝗萬點，更似亂箭齊發，一股腦的全數直向着關雪羽全身簇擁了過來。

暗器手法有所謂的「滿天花雨」打法，觀之眼前的一天竹葉，却是較諸前者要高明多了。

千百片紅葉乍觀之下，形若一片碧海，呼嘯狂湧而來，似乎每一片竹葉上都灌注有充沛的勁道，只聞着凌厲的呼嘯聲，已有驚心動魄之勢。

關雪羽猝然一驚之下，發覺無論攻守走防，都已無能爲力。

很明顯的，老和尚這是逼着自己要見眞章了。

關雪羽雖不情願上來現出他燕家不傳絕技，可是情勢所逼，却又似乎非施展不可，雖然說這門功力，自己並未練就十分火候，却也大可一用。

驀地，他長吸一口氣，右手飛掄處，一件長衣已凌風抖出。

空氣裏像是摔碎了一個瓶兒那般的脆響了一聲，却只是一出即收。

隨着他抖動的長衣，大股疾風，怒濤排空般的炸了出去。

風捲、葉落、衣出、衣收——四股不同變化，看起來形同一式，這種「猝發即止」的出手，儼然是一派宗祖的大家之式了。

風飄衣影，其勢如鷹。

出雲老和尚已來到了眼前。

四隻眼睛對視之下，老和尚清癯的臉上，洋溢着無限欣慰之情——却又似幾分淒涼。

「阿彌陀佛——老和尚總算老眼不花，燕家門終將有後……我已無能阻你……且由你走吧！」

不知是過份欣慰，或是別有感觸，話聲一頓，一串清淚，竟自簌簌奪眶而出，點點滴滴跌落塵下。

關雪羽原已激起的一腔怒火，目睹及此，竟是發作不得！

事屬昭然，老和尚這是在測驗自己的功力，顯然他已經放棄了再阻攔自己的決心。

關雪羽這一霎，內心眞是矛盾極了。片刻心神交戰，他才向對方這個深愛自己的老和尚抱了一下拳，一言不發的轉身自去！

山頂上原已聚滿了霧氣，敢情暮色已沉！

關雪羽去勢又疾，很快便已消失在暮色之間。

兩個老和尚，四隻眼睛那麼悵望着！

「阿彌陀佛——」良久，大昌和尚才喧了一聲佛號，轉向出雲和尚喃喃地道：「這位少施主，原來是『燕家門』的出身，怪道有這般身手……」

出雲和尚點點頭，吶吶道：「他的確身手驚人，只是却未必能逃脫眼前一步大難……」

說着，他隨即發出了一聲浩嘆。

「這……」大昌和尚顯然怔住了。

「老衲已是無能爲力……」出雲和尚喃喃合十道：「我佛慈悲……保佑燕家這個僅有的根苗吧！」

× × ×

八月十五日。

凌晨。

鳳陽城西：長淮衞近郊，「薛家老坊」！

天不過才約約的有些兒明意，「薛家老坊」已開門應早市了。

早市。

燒餅，麻花兒，油條果子，紅米粽子，紅米粥，糯米糕，油餅，豆腐腦兒，豆漿……大概就是這些了。

「薛家老坊」顧名思義，當知是一塊老字號了。

老字號必然有老顧客，薛家老坊可就是全靠這些老顧客捧場，才得生意鼎盛，遠近馳名！

山不在高，有神則靈，「店不在小，有客則昌」！

別瞧薛家老坊的店面兒不大，說到早市生意，整個長淮衞地方，可就數他這一家最盛了，就連鳳陽府也算上，勝過它的可也不多！

吃過的客人都知道雖然是普通的幾樣早點，薛家老坊作出來的味道，就是與旁人不一樣，莫怪亦有人大老遠的由鳳陽府趕來，爲的是一快朵頤！

年頭固然不對了，地方奇旱，長淮衞竟是托老天爺的福，居然與臨淮關一樣，尚能勉强維持——因薛家四口老井，已乾了兩口，下剩的兩口出水也不多，爲了他們這塊多年的老字號，不得不勉力的苦撐着。

小夥計李昆才一撤下了門板，一條長長的人龍，已經排在外面了。

都是些老街坊了，大姑娘，小媳婦老奶奶拉着小孫孫……油條麻花，豆漿燒餅，你嚷我喊的，薛家祖孫三代都出動了，還是忙得團團打轉。

他這裏也有十來張桌子，開門應市，門一開啓，衆人一擁而上，馬上可都坐滿了。

關雪羽晚了一步，輪不到他上桌子，買了兩套燒餅油條，一張油餅，待將離開，却被好心的薛家爺爺，一支旱烟袋桿子攔住了。

「客人你老不是本地人吧！」

「嗯——」嘴裏遲疑了一下，關雪羽點點頭：「不錯，我是……外地來的……你……」

「哈哈……」老爺爺咧着嘴笑着：「趕了夜路？瞧瞧這一身的土！來來來……弄個座兒坐下歇歇……」

人可眞够熱心，一隻手拉着關雪羽，旱烟袋分撥着前面的人：「勞駕，借光，借光——」

這可就把關雪羽帶到了座頭兒上。

倒也不是空座頭，早有一個人大馬金刀似的坐在了那裏——嘿！好小子，一個人佔着整張八仙桌子！

「對不起，爺兒們！」薛老爺爺一面拉出一張椅子讓關雪羽坐下，一面向那位客人打着招呼：「人多，委屈您啦——擠一擠吧！」

「混——」下面一個「蛋！」字沒出口，算是給對方留了些面子，這位客人呼拉一下由位子站了起來，敢情是不樂意！

不要說薛老爺，就連關雪羽也給怔住了。

咦？老爺爺臉上可有些掛不住了，一面打量着這個不通情理的主兒。

灰白灰白的一張尖臉蛋子，吊梢眉、高個頭，腰彎下來活像個大蝦米，一身皮包骨頭，全身上下加起來，大概沒有四兩肉！

好不講理的是一張臉子！

背上揹着馬連波的一葉大草帽，一身夏布短長褲，足下是一雙多耳芒鞋，桌面上紅菱子包着個長方的窄細匣子，這漢子怒睜着一雙三角眼，打量着薛老爺爺。

「老東西，沒瞧着座兒上有人麼，幹什麼還往這裏拉人？不看看你老，我這就剝了你的皮——」

好傢伙，這麼橫的客人，還眞不多見呢！

一聽見要剝皮，薛老爺爺可捺不住了，早年練過幾年拳脚，雖然七十多了，身手可也不含糊，再說在地方上混了這麼些年，晚年生意發財，誰見面不笑着哈腰，先給他老人家打上一聲招呼，請安問好，這小子算是老幾？居然給臉不要臉，上來就要剝皮。

「你……這個混……小子……」

心裏一氣，老頭子赤着臉，連身子骨都抖顫了，一根旱烟袋桿子，幾乎都要指在那漢子的臉上！

一看要生事，關雪羽第一個皺起了眉頭，他可不願意惹事生非，尤其是這當口兒。

「算了，算了……老爺爺，你坐下來吧……」

嘴裏說着，就把薛爺爺按坐下來，一面打量着對方那個不講理的客人：「老兄這是怎麼說的？何必出口傷人？」

「你又算老幾？給我起來！」

這麼一叫嚷，自然語驚四座，頓時舉座無聲，一看要鬧事，薛家幾口子，可都聚集了過來。

當家掌櫃的薛托，四十來歲，膀大腰圓，一張黑裏透紅的臉，鬍茬子根根見肉，就看這副長相，豈是好欺侮的。

他這裏一現身，先向着關雪羽陪笑拱手說道：「客人，沒有您的事，您坐，您坐……」

「好好……你來的正好！」老爺爺氣得直翻着白眼，一面指着那個瘦子：「這位客人是屬螃蟹的，橫行霸道，他要剝我的皮呢，你倒是給我說說看，有這個理字沒有？」

薛托冷眼上下一打量對方這個客人，心裏可就有了數，江湖上跑的人，講究的是「識相」二字，一看對方這張陰陽怪氣的臉，就知道不是好相與！

做生意，講究的是八面光，又謂之「和氣生財」，別看薛托一副膀大腰圓的架子，說到作生意，可比他老子要靈活得多了。

「客人有話好說，這是怎麼話說的？……您這麼一嚷嚷……咱們這生意可就不好作了……有話好說嘛，來來……坐坐……」回頭叱喝一聲：「來！給二位客官看茶！」

關雪羽固是見怪不怪，坐着不動，那個瘦漢子，倒像是觸及了什麼，一時也不想發作了。

冷笑了一聲，瘦客人坐是坐下了，兩隻眼睛裏，可是怒火未熄。

「凡事有個規矩，我先來的——再說，我們還有人來，我也不是不給錢！」

說到錢字，瘦子一隻手已摸出了老大個兒的一個元寶——足足有十兩重的一錠官銀！

「哼！够不够？這張桌子我是買下來了！」

手按，銀落，跟着拿開了手，嘿嘿——大家夥眼睛可都直了。

八仙桌子上多了一個大窟窿，却與那錠銀子一般平齊，元寶可是齊邊兒的嵌進去了。

在場各人，目睹如此，可都傻了臉啦，一個個目瞪口呆！

先是瘦漢子的出手，已够驚人，這年頭兒，十兩重的大元寶，吃一餐早點？簡直是斜門兒，敢情是財神爺上門來了，繼而，接下來的那一手功夫，更是駭然，練過幾年拳脚的薛托父子，看在眼裏，嚇在心裏，尤其是薛老爺爺，先時的一肚子邪火兒，早就飛得沒影兒，剩下的只是害怕的份兒了。

「這……客人你這麼一說，倒是小老兒冒犯了……失敬……失敬……」一面轉向關雪羽，抱拳怪不得勁兒的道：「這位相公沒得說的……您請這邊擠擠吧！」

隣座的好心怕事的客人，趕忙讓了個空位，起身相邀——關雪羽端起茶喝了一口，搖頭一笑，這當口兒，他倒是不想動了。

「這位相公，您老就委屈委屈吧，人家還有朋友，您就挪個座兒吧！」

掌櫃的話鋒一轉，顯然站在瘦客人這邊了。

瘦客人兩隻眼裏厲光奪人，那樣子恨不能一口把關雪羽吞進了肚裏。

偏偏關雪羽坐在板櫈上的身子，穩如泰山，一杯熱茶下肚，就更不想動了。

瘦子冷冷一笑，正待發作，只聽得門前蹄聲得得，間以傳過來一陣極爲悅耳的小小串鈴聲。

對於久處北地的朋友來說，這種聲音，固是一聞即知，——那是拴在牲口頸子上的鈴鐺聲音，只是耳邊上這串聲音，却顯得小巧細緻多了，聽在耳朵裏分外悅耳可人！

瘦客人原本發作的臉，在忽然聽見了這陣子鈴、蹄之聲，不禁微微一變，慌不迭的離座而起，閃身直直的侍立一邊。

這個奇異的動作自然引起了各人的好奇，俱都情不自禁的向着門外注視過去。

一匹油光水亮的紅鬃大馬，騎着個長身細腰的大姑娘，就在衆人聞聲注目的一霎間，來到店前。

馬俊，人嬌，可都是好樣的——

百十雙眼睛，俱都呆住了！

不過是十八九的年歲，長長的一頭黑髮，斜着梢兒，自一邊搭落下來，紮着金絲帶子，上面墜着光華奪目，老大的一顆明珠，紅緞子對襟單衫，配着碧海天青的八幅風裙，只瞧瞧這身衣着，已知不是尋常人家之所能及，更別說模樣兒多麼逗人了。

一人一馬，猝然的來臨，對於「薛家老坊」上百的客人來說，豈止是眼前一亮？張着嘴的閉不上，閉着的嘴張不開，小地方嗎，見過多少世面？

打量着這般衆生相，馬上少女先就不樂，眉毛微微皺着，自顧自的嘀咕了一句「討厭！」，腮幫子可就撐向一邊去了。

大家夥這一會子才像是喘過了一口氣兒。

小夥計李昆，像是驚了風的打了個哆嗦，這才想到了應對之方，往前趕了一步，險些兒還摔了個大馬扒。

等到他來到了人家跟前，想接過馬韁，却有人比他快了一步。

馬韁固然是到了人家身上，李昆身上還被人拐了一肘子：「閃開！」

聲音出奇的刺耳，可不比剛才那聲嬌滴滴的「討厭」叫人聽着舒坦。

這一肘子可是够李昆受的了，嘴裏唉喲一聲，死人也似的往下直躺了下去。

「哧！」——緊接着又是一鞭子。

李昆聞聲先來了一聲怪叫，怪道的是，鞭子抽在頸頸子上，倒不怎麼痛，一勾一帶，隨着對方那個拉的勁頭兒，李昆想賴在地上不起來都不行，硬是活活的給拔了起來——

「我的媽！」心裏嘀咕着，這個傻小子簡直還鬧不清是怎麼回事兒！

站在他面前的可是兩個人。

一個長身玉立的標緻姑娘！

一個尖臉猴腮的瘦漢子。

這位主兒，李昆可是認識得緊，正是剛才店裏鬧事的那一位！不用說，方才那一肘子，就是他賞給自己的，至於後來的那一馬鞭子，却是出自對方那個標緻姑娘的纖纖玉手了，這一點無須置疑，因爲馬鞭子還在對方手上！

小夥計李昆可就摸着頸子發起了傻來，怎麼也想不通，鞭子抽在頸子上還會不痛？

人家姑娘瞧着他的眼神兒，可是够狠的，李昆那敢正眼看，低着頭就一邊去了，却忍不住在邊上偷偷打量！——別瞧尖臉漢子剛才在店裏耍銀子罵人，像那麼一回事似的，這會子在眼前這個長身玉立的姑娘面前，却顯得畢恭畢敬，一副順從的模樣！

在小夥計李昆的眼裏，眼前這個大姑娘可眞是太美了，美得比過年時貼年畫上面的五色仙女還美！

她的臉、手……凡是露出來的地方，其白如玉，再着上一點兒紅暈……就是那個顏色。

他聽過說書的先生，說過楊貴妃的臉：「新剝了皮的鷄蛋子兒，在胭脂盒兒裏打上三轉，說白不白，說紅不紅。」對了——就是這個顏色，早先他還不信人的臉會有這個顏色，可是在此一刻，目睹對方姑娘的這一霎，他算是死心塌地的信了，眞的信了！

然而，美固是美極矣！却叫人看着害怕，尤其是對方冰冷的那雙大眼睛裏所露出的眼神兒，那怕是被她飄上這麼一眼，也叫你心裏打顫！

「他娘的！女仙——不……妖婦，狐狸精……」心裏嘀咕着，凡是他知道用來形容漂亮女人的字眼，都想遍了，總覺得還是不恰當！却非得狠狠的咒上這麼幾句才能解饞！

人家姑娘可不是老站着，讓他儘自的打量。

這一會的工夫，尖臉漢子已把姑娘那匹上好的紅鬃大馬拉到了槽裏，仔細的拴着，這才轉回去，頭前帶路，領着姑娘進了「薛家老坊」。

百十張臉子，都成了斜眼的公鷄——莫怪乎大姑娘面罩寒霜，那有這麼盯着人家看的？

尖臉漢子就像是跟在皇妃娘娘跟前的太監，一路的引着紅衣少女來到了早先他佔住的那個座頭兒，忽然怔了一下！

你道爲何？

敢情關雪羽還坐在那裏，這麼久的工夫，他老人家連股屁都沒有挪一下！

他還是眞沉得住氣……你們來歸來，我吃歸吃，兩套燒餅果子已經下肚了，正自安詳的喝着豆漿！

紅衣少女站住了身子，面色輕嗔，拿眼神睨了尖臉漢子一眼，那意思像是在說：你這差事是怎麼當的？

尖臉漢子那張吊客臉，，可有些掛不住了。

「你——怎麼還沒走？」

聲音却氣抖了，再也顧不得身後主子平日怎麼關照他的，脚下一上步，五指皆分，如鷹拿兔，直向着關雪羽的背上抓下來！

天下事，可眞有這麼巧的。

這位關相公，早不移身子，晚也不移身子，單單就在這個時候，身子往前挪了一下！

尖臉漢子的「爪子」，居然抓了個空！擦着對方在邊落了下去！

事情似乎再自然不過——」雷霆萬鈞，冰雪一片」，竟是絲毫不着痕跡！

誰也看不出一些兒破綻！

尖臉兒眞優了臉，一咬牙，第二次運掌，指尖一挑，暗施眞力。

這一手叫「魚躍鷹飛」，倒是武林中不常見的厲害招法！

忖度着，一派斯文的關雪羽，如何當受得住？一經着上，怕不立刻來上五個血窟窿！

眼看着關雪羽萬難躲閃，就在這危機一瞬的當兒，半截鞭穗兒，忽然搭在尖臉漢子的手腕上，力道兒够勁的，硬硬的止住了他的下落之勢。

尖臉漢子半聲不吭的收回了手，停立一邊。

（未完）

臥龍生　司馬翎
黃　鷹　司馬紫烟
獨孤紅　諸葛青雲

六大名家
聯合執筆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地鐵站有售

經已出版
全套兩集H.K.$12.00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H.K.N.G